

復仇之路（新派武俠奇情故事）秦紅．新撰著

作者以清麗簡潔之筆調，曲折動人之情節，嘔心瀝血為本刋撰著本故事，本文故事離奇新穎，文筆栩栩如生，纏綿處，哀感頑艷，豪放處，血脈俱張，實為作者之代表作。愛好秦紅先生小說，幸勿錯過。

$3.00

1037

編者話

今期刊登的巨型小說是秦紅先生之「復仇之路」，是繼「決鬥三十年」後又一佳作，秦紅先生向以文筆秀麗流暢，描述細膩見稱的東南亞名武俠小說作家，今期的「復仇之路」更是內容新穎的一篇，情節發人深思，字字珠璣，句句眞理，令你感動，心絃震撼，賺人熱淚，嘆惜不已……故事中的仇如海由一個孤兒變成一名身懷絕技的少年，他身負師父所交給他的重任，前往百獅堡，要找堡主韓天獅復仇，只是當他了解到韓天獅是個好人時，他無勇氣下殺手，只怨自己投錯胎，他處於矛盾的隙縫中，無法決擇，……最後，仇如海如何處理他師父與韓天獅之間的矛盾呢？欲知其詳，請閱本文。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凌波先生的「毒龍大俠」，故事中的一位少年英俠，才露出頭角，經已威震江湖，搏得了個「毒龍」的稱號，究竟是如何狠毒？陰毒？惡毒？殘毒？在作者細膩的筆觸描述下，刻劃得淋漓盡緻，欲知詳情如何，到時請拭目一看。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復仇之路（新派武俠奇情故事）

一個正義、剛直的少年，在五位高明師父的全力教導下，練就一身絕技，此刻他正要爲師父報仇，誰知他要對付的仇人却是個好人，使他無法下手，內容感人，情節曲折……秦　紅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絕代英豪（俠情短篇故事）

尋訪明師　關山險阻……楊　威 40

風塵鐵漢（精選兩期完武俠小說）◀上▶

巾幗紅粉女　痴心相我郎……朱　羽 5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英雄槍下美人血（俠情中篇連載）◀四▶

荊家鎭五絕　初逢九絕劍……龍乘風 65

罪惡之園（東方四女俠傳奇小說）

不惜同玩命　各以死相搏……司馬紫烟 73

勾魂香（浪子奇行錄故事）◀三▶

逃出虎口　又入狼羣……馬　雲 8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浣花洗劍錄（湖海恩仇錄）

黃鶴樓大會　高歌別紅塵……古　龍 89

劍氣白雲（俠義奇情）

造詣未登峯　決另訪明師……蕭　逸 98

金筆點龍記（正宗俠情）

出入五毒門　處變而不驚……臥龍生 105

叢書掌故・古今鬥智逸事

蔣天石（叢書掌篇）……混沌書生 50

詳察敵人的內情（孫子兵法）…賽孫賓 62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 14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 15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3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五怪援小徒　只爲報夙仇

派武俠巨型奇情故事

復仇之路

秦紅・文
子成・圖

三伏天的中午。

火傘下的大地，沒有一點風，草木垂頭喪氣，樹上的鳥兒都不知飛到哪裏去了，只有一隻老烏鴉在張嘴喘氣，牠那茫然無助的神情，使人不禁產生許多感慨，覺得各種生命都不能老，一老就束手無策，就無力抗拒或逃避各種各樣的侵犯……

這裏是一大片平廣的荒野，看不見幾棵大樹，不論視綫投向哪一方向，都可看到幾里遠的景物，也都可看到地平綫。

一輛馬車在地平綫上出現，正在由遠而近。

那是一輛大型的馬車，由一黑一白兩匹駿馬拖着，白馬通體雪白，黑馬全身烏黑，形成强烈的對比，但牠們都那麼神采飛揚，生氣蓬勃，揚蹄奔馳的步調始終一致，分不出强弱，也似乎永遠不會疲倦！

在某一方面，黑色代表邪惡，代表黑暗；白色代表正直，代表光明；這輛馬車的主人使用一黑一白的兩匹馬，是他個人的嗜好？抑或代表着甚麼意義？

沒有人知道！

「嘿喔——！」

駕車的漢子一聲喊叫，手上的韁繩隨之一扯，馬車很快就停住了，停在一棵高大的老楡樹下。

這棵老楡樹的樹齡可能已在兩三百年以上，像一把巨傘撐在荒野上，樹上爬滿了長春藤，密密麻麻的糾纏在樹幹和枝椏間，有些從樹梢倒掛下來，形如渴蛟飲澗的姿態。

馬車一停，駕車的漢子便從車座上站起，手搭涼篷向四面八方眺望着。

就在這時，車廂中透出一個蒼老而嚴峻的聲音：「有沒有人？」

駕車的漢子答道：「沒有。」

「再仔細看看！」

「是。」

有句話說「明見秋毫而不見其薪」，還有一個笑話說：某人騎在牛上數他的牛隻，再怎麼數都少了一隻，因爲他忘了把自己乘坐的一隻計算進去；現在這個駕車的漢子就犯了這個錯誤，他只看遠方而不看近處，如果他抬頭去看看頭上的老楡樹，也許會發現樹幹的分枝處躺着一個正在午睡的人！

「有沒有？」

「沒有。」

「確定？」

「是的！」

「好，下車！」

第一個從車廂中跳出的是個青年，二十三四歲的年紀，五官端正，眉宇間透着一股堅毅的英氣，眼神堅定而凌厲，可以看出他是經過長期磨練的人！

第二個下車的是個斷了一隻右胳臂的老人，五十多歲，身材雄偉，國字臉型，滿面麻子，看上去是個冷酷無情的人！

第三個下車的是個斷了一隻右腿的人，年近五旬，身材瘦長，相貌清癯，有一對很粗的黑眉，腋下撐着一枴，給人的印像是精明强悍！

第四個下車的是個瞎子，雙目深陷，看不見眼球，年紀約在四旬出頭，手上拿着一支竹棒，要不是有眼無珠，看起來還相當英俊！

第五個下車的是個婦人，也是四十出頭，身段還保持着年輕女人的美姿，可惜容貌奇醜無比，鼻子沒有了，只剩兩個鼻孔，加上長髮披肩，乍見之下，會使人以爲見了厲鬼！

第六個下車的是個矮胖健壯的老人，年約六十幾，一臉橫肉，缺陷是雙手只剩下大姆指和食指；中指、無名指和小指都沒有了，兩隻手就好像兩把鉗子！

除了最先下車的青年之外，四男一女竟然都是殘缺的人！

他們五人下車之後，就圍立在青年的四面，但沒有一絲敵意，反而很親切，斷指的矮胖老人首先開口道：「海兒，咱們就送你到此爲止。」

青年恭聲道：「是的，大師父！」

那個斷了右胳臂的老人接口道：「怕不怕？」

青年人道：「不怕，二師父！」

那個斷了右腿的老人第三個開了腔，微微一笑道：「你是一隻羽毛已豐的鷹，今天我們放你出去，從此你要單獨一人面對一切，希望你謹記過去十年我們對你的敎導！」

青年人以堅定的口吻道：「三師父請放心，海兒不會令五位恩師失望的！」

沒有鼻子的醜女人尖聲笑道：「最重要是你一定要完成我們交給你的使命！」

青年道：「是，海兒一定辦到！」

中年瞎子冷冷道：「我們等了十年，等的就是今天，所以你的使命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你要小心行事，謀定而後動，切忌急躁，因爲你有兩個月的時間！」

青年點點頭道：「是的，十年養育之恩，海兒絕不會忘記，如不能完成五位恩師交付的使命，海兒願以死謝罪！」

斷指老人突然拾起一顆拳頭大的石頭，向青年拋了過去，喝道：「再讓爲師看看你的『無極風雷掌』！」

「拍！」

青年一掌推出，迎上了打到的那顆石頭，好像推出的不是肉掌，而是一塊鐵板，石頭應聲碎裂迸飛！

中年瞎子緊接着大袖一揮，厲叱道：「再接這個試試！」

五枚銅錢，似一朵梅花撲向青年，疾如流星攻向青年的胸前五處穴道！

青年身形快速的展動，只一瞬間，中年瞎子的五枚銅錢便全到了他的手中。

不，有一枚被他用牙齒咬住了！

斷腿老人喝采一聲，突然單足一頓，以奇快無比的身法欺近青年，手中木枴以雷霆萬鈞之勢「呼！」的掃向青年的腰部，大喝道：「龍飛九重天！」

青年身形往上縱起，右脚尖很準確的在掃到的木枴上一點，借力向上冲起三丈多高，似一隻巨鷹飄落在老楡樹的一枝細椏末端上！

那枝細椏的末端根本承受不了一個人的重量，豈知青年落到那上面時，那枝椏只下沉數寸，好像承受的不是個人，而是一隻鷹！

斷腿老人哈哈大笑道：「好！好！我們的心血總算沒有白費，下來吧！」

青年隨飄然而下，落地無聲，點塵不揚！

斷指老人沉聲道：「海兒，以你目前的成就，放眼天下已是罕見的一流高手，不過比起那老傢伙却還差一大截，你可千萬大意不得！」

青年肅容道：「是的，大師父！」

沒鼻子的醜女人突又尖聲尖氣道：「小兄弟，你貴姓大名？」

青年一怔，但隨即拱手一揖，對答如流道：「不敢，敝姓仇，賤字如海。」

「爲甚麼叫仇如海？」

「爹娘取的名字，小子亦不知其中含意。」

「何方人氏？」

「小地方，蜀東南溪。」

「幹麼到南方來？」

「投親不遇。」

「幹麼投親？」

「爹娘亡故了。」

「你會幹甚麼活兒？」

「養馬、打雜、跑腿、打獵樣樣也在行。」

「會武功麼？」

「不會。」

醜女人表示滿意了，笑道：「好，揹起你的包袱，上路去吧！」

仇如海從車廂裏取出一只長包袱，揹在背上，却沒有立刻上路。

斷指老人道：「去呀！」

仇如海躬身說道：「海兒恭送五位恩師！」

斷指老人一笑道：「難得你有這份孝心……好，我們回去了，希望你達成使命，平安歸來！」

於是，斷指老人、斷臂老人、斷腿老人、中年瞎子，沒鼻子的女人一一上了車，駕車的漢子隨即開車回頭，雙方揮手而別。

馬車漸漸地遠去，最後消失在地平綫上。

仇如海一直站着沒動，直到看不見馬車，才開口冷冷道：「朋友，請下來！」敢情他早已發現樹上躲着人！

「嘻！」一聲輕笑，從樹上跳下來一個老叫化子！

這老叫化頭髮巳白，可是滿面紅潤，身手極之靈活，從樹上飄下時，就像落下一片樹葉！

他一襲百補鶉衣很髒，腰上掛着一只酒葫蘆，手上拿着一支光溜溜的竹棍，樣子蠻親切的，一落到樹下就笑嘻嘻道：「小兄弟，你貴姓大名?」

「仇如海。」

「何方人氏?」

「蜀東南溪。」

「爲什麼名叫仇如海?」

「爹娘取的名字，小子亦不知其中含意。」

「到南方來幹麼?」

「投親不遇。」

「爲何投親?」

「爹娘死了。」

「你會幹甚麼活兒?」

「養馬、打雜、跑腿、打獵樣樣也在行。」

「會武功麼?」

「不會！」

老叫化張口哈哈大笑起來。

仇如海冷森森地道：「你笑甚麼?」

老叫化笑道：「你知道老叫化在笑甚麼?」

仇如海滿面敵意道：「你以爲這些都是揑造的?」

老叫化含笑道：「老叫化不管是眞是假，只是覺得很可笑！」

仇如海冷冷道：「尊姓大名?」

老叫化似乎很愛笑，又哈哈笑起來：「小兄弟，你身手的確不凡，可惜沒有一點江湖見識！」

仇如海道：「怎麼說?」

老叫化笑道：「你不該向我們叫化子問姓名，凡是稍有一點見識的人都不會向叫化子請教姓名！」

仇如海臉上有一些發紅，這表示他還相當嫩，是個初出道的雛兒，但是他反應很快，立刻反駁道：「我請教你的姓名並沒有錯，因爲你不是個普通的叫化子！」

老叫化道：「也對，有人叫我『醉鄉客』，你就叫我『醉鄉客』好了。」

仇如海覺得這個綽號相當有趣味，不禁莞爾道：「爲甚麼叫『醉鄉客』?」

醉鄉客笑道：「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

仇如海道：「如此說來，你是傷心人別有懷抱了?」

醉鄉客搖搖頭道：「沒甚麼，你小兄弟若問我爲甚麼當叫化子，一句話：當了三天叫化子，連皇帝老子都不想幹了！」

仇如海神色一正道：「你很風趣，但我希望你正經的回答我的問題：你躲在這兒幹麼?」

「躲?」醉鄉客爲之失笑：「小兄弟，老叫化先問一句：你們可曾告訴別人要在這兒停車?」

「沒有。」

「那麼，你認爲我老叫化是神仙?有未卜先知的能耐?」

「你的意思是……」

「老叫化路經此地，由於日頭太毒，而且老叫化又有午睡的習慣，因此上樹去打個瞌睡，就是這麼一回事！」

仇如海只凝視着他，再也想不出質問的理由了。

老叫化笑問道：「那五個人是你的師父?」

仇如海點點頭。

老叫化道：「五個人敎一個徒弟，這一定有重大的目的！」

仇如海面容一沉道：「醉鄉客，我看得出你是武林前輩，所以我要鄭重的勸告你：忘了你剛才所看到的一切，這樣你才能多活幾年！」

醉鄉客解下了腰間的葫蘆，拔去瓶蓋喝了幾口，這才愜意的笑了笑道：「小兄弟，你如果認爲這是一樁不能被人發現的秘密，剛才你那五位師父在場時，你爲何不道破老叫化的形藏?」

仇如海道：「因爲我判斷這是巧合，我不希望你死得不明不白。」

醉鄉客笑道：「這麼說來，你是個明辨是非又有一副慈悲心腸的青年了。」

仇如海道：「人應該恩怨分明。」

醉鄉客突然眉頭一皺道：「怪事！」

仇如海道：「怎麼呢?」

醉鄉客道：「昔日名震江北的五怪所收的徒弟竟是個明辨是非而又有慈悲心腸的人，委實大出我老叫化意料之外！」

仇如海面色一變，問道：「你認得他們?」

醉鄉客表情嚴肅的盯着他：「小兄弟，老叫化今年七十二，在你出生的時候，老叫化巳在江湖上混了好幾年，風雷神寇樹基、血劍譚天麟、花蝴蝶屈翎、千手怪惲寒星、浪女浦夢珠這五人當時名氣不小，老叫化怎麼會不認識呢?」

仇如海沉默着，心情很複雜。

醉鄉客接着道：「所以，老叫化對他們江北五怪的了解可能比你還多，他們以前的所行所爲，老叫化可以如數家珍的說給你聽……」

仇如海突然道：「不，我不要聽！」

醉鄉客道：「爲甚麼?」

仇如海冷冷道：「不爲甚麼，我就是不要聽！」

醉鄉客靜靜的打量他半晌，忽然微笑道：「小兄弟，你今年幾歲?」

「二十三。」

「你跟他們十年了?」

「嗯！」

「十年之前呢?」

「孤兒！」

「這麼說，老叫化明白了！」

「你明白了甚麼?」

「你剛才說得很對，人應該要恩怨分明。」

「怎樣?」

「不管江北五怪要你去替他們辦甚麼事情，你都該替他們去辦，但是老叫化要奉勸一句：人活在仇恨中是痛苦的事，得饒人處且饒人，退一步更可保百年身！」

老叫化說完這話，掉頭就走了。

他巳是古稀老人，再也沒有多大精力去過問武林是非了，他巳經徹底了解到武林中的是非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所以他現在只喜歡喝酒，只想獨善其身，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

× × ×

仇如海現在來到一個小鎮上，在鎮上一家酒館裏打尖，吃着刀削麵。

這裏不是山西，這裏是湏北的一個小鎮，就因這裏不是山西却有刀削麵可吃，而以這家酒館的生意特別好，還不到掌燈時分，巳是座無虛席了。

仇如海默默的吃着刀削麵，從外表看，他很冷靜沉着，但其實他內心很徬徨，十年來他一直活在一個受寵愛的籠子裏，現在他被放出來了，從此他要面對陌生的一切，因此他感到孤單與徬徨。

他的思潮在腦中澎湃，他想起自己小時候的情形，清楚的記得七歲那一年爹娘先後病死了，後來自己被安排在二叔家過日子，可是二嬸的白眼使他受不了，終於有一天自己出走了，成了一個流浪的孤兒，那段日子好苦呀！乞討、偷竊，每天掙扎在死亡邊緣……唔，自己爲甚麼不殺死那個醉鄉客?五位恩師所交付給自己的使命是這麼重要，醉鄉客巳知道自己是江北五怪的傳人，他很可能巳猜到自己要去幹甚麼，自己應該殺了他才對……不，自己不也當過小叫化麼?同是天涯淪落人，何況又與自己無寃無仇……可是五位恩師對自己的十年養育，其恩惠猶如再生父母，自己即使粉身碎骨也是應該報答的啊！

唔，天快黑了，今夜投宿何處?

不，不要住店，繼續趕路吧，等走到累了再說，夜間趕路較爲涼快……

他想到這裏，正要把剩下的幾口麵扒入嘴裏，忽然發現自己的座頭跟前站着一個女人的下半身——

好漂亮的一身淡黃綉花勁衣，是個姑娘吧?

他慢慢抬起頭，就看到了那個姑娘的容貌，他的一張臉突然發紅了。

因爲，這姑娘好美，他從來沒見過這般標緻的姑娘，也從來不曾這樣被一個姑娘看過，是以一時有些手足無措，而爲之臉紅心跳起來。

這姑娘的年齡不會超過十八歲，一身淡黃勁衣，頭上也包着一方淡黃絲巾，背上斜揹着一柄長劍，看來竟是一個行道江湖的俠女。

不過，任何人都看得出她稚氣未脫，尤其她那對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裏，明顯的告訴人她還是個天眞無邪的小姑娘！

她歪頭瞅着仇如海，當仇如海抬起頭來的時候，她一扭嘴唇，落落大方地道：「你要我等多久?」

仇如海愕然道：「甚麼事?」

小姑娘不高興地道：「我在等你這個座位，你一碗麵要吃多久呀?」

仇如海一聽，連忙站起道：「對不起，姑娘請坐，我不吃了。」

小姑娘道：「不成！」

仇如海一怔道：「怎麼啦?」

小姑娘一指他碗裏的麵道：「你要吃完！」

仇如海搖頭道：「吃不下了。」

小姑娘道：「這裏的刀削麵很有名，你爲甚麼吃不下?」

仇如海道：「飽了。」

小姑娘道：「我看你不是來吃東西的，而是來出神的，幹麼神不守舍呀?」

仇如海笑而不答，提起包袱，走去付了賬，隨即出門上路。

此際，天巳黑下來。

鎮上有棧房，但他不想去投宿，他覺得精神很好，決定繼續上路。

出了小鎮，眼前又是一片荒野，他踽踽獨行，雖然覺得有些孤單，却又覺得這樣很好，過去的十個寒暑，天天有五位恩師陪着，但那是一段被支配的日子，現在雖然是孤身一人，反而覺得自己擁有了一切……

走着走着，不覺夜巳漸深，下弦月隱入雲中，大地變得一片黑暗……

忽然，一陣馬蹄聲從身後路上响了過來！

仇如海沒有回頭去看，他的腦中只想着去完成使命，以報答五位恩師的養育之恩，此外對一切事物都沒興趣。

馬蹄聲更近了，不久巳响到他身後，他就靠路邊走，要讓來騎過去，但來騎却在他身邊放慢下來，與他並肩而行！

抬頭一看，原來就是剛才在酒館裏見過面的那個小姑娘！

她騎着一匹棗紅駿馬，好神氣！

「喂，你哪裏去?」

仇如海沒回答。

小姑娘笑道：「怎麼不理人呀?」

仇如海淡淡地道：「我哪裏去，跟妳有關係?」

小姑娘道：「你這人好沒禮貌，我是好心好意在問你呀！」

仇如海道：「我沒法回答妳……」

小姑娘道：「爲甚麼?」

仇如海道：「因爲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裏，我只能說我在走路，走到哪裏算哪裏。」

這話更引起小姑娘的好奇心，她目光一注道：「你沒有家?」

「沒有。」

「父母呢?」

「死了。」

「那麼，你是在流浪?」

「對了。」

「你叫甚麼?」

「…………」

「不會連姓名也沒有吧?」

「姑娘，妳走妳的路吧！」

「哼！」

小姑娘一賭氣，手上的韁繩一抖，縱

馬向前疾馳而去，一轉眼就巳消失在黑茫茫的夜色中……

仇如海仍然踽踽獨行，心情忽然很沉重很抑鬱，雙眉好像扛着兩座山。

又走了十幾里路，看見路邊山坡上有一座破廟，便轉向山坡上走去，他本想走一個晚上的路，但現在情緒不知怎麼巳轉爲低落，故決定去那破廟過夜。

一腳跨入廟門，突然呆住了。

因爲，有一柄刀橫在他面前！

明晃晃的一柄九環鋼刀，像門閂一般橫擋在廟門上，明顯的是在阻止仇如海進去！

刀握在一個人的手上，那個人側立在門邊，由於廟殿上沒有點燈，裏面一片漆黑，無法看清那人的相貌，只看出他穿着一身黑衣。

仇如海呆了呆道：「怎麼回事？」

黑衣人冷冷道：「要過夜，請到別處去！」

仇如海道：「爲甚麼？」

黑衣人道：「這裏巳經太擠了！」

仇如海目光一掃整個廟殿，並未發現其他人，不過他不想惹事，五位恩師曾經諄諄告誡他不要惹是生非，說他的使命只有一項，除此而外天塌下來都不要去管，他決定遵從恩師的話，當下默默的掉頭走去。

「喂！」

忽然，廟中有人叫了一聲！

是個女的！很像是在酒館和路上遇見的那個小姑娘！而且聲音透着驚急，一聲「喂！」之後，就好像被人蒙住嘴巴了！

仇如海心頭微震，不覺剎住了腳步。

黑衣人却在廟內開了口，陰森森地道：「繼續向前走，這樣你的爹娘才能再見到你這個兒子！」

言下之意，當然是在警告仇如海不要管閒事，否則會丟掉小命！

仇如海站着沒動，理智與感情開始在腦中交戰着，不知道該去救人或該聽從恩師的話。

黑衣人見他站着不動，又發出嚴厲的恫嚇道：「小老弟，你要是聽不懂我的話，我再說一遍：趕快離開這個地方，否則你就回不了家！」

仇如海慢慢轉回身子，堅定的面向廟門站着。

黑衣人立即一閃出廟，手中九環刀一抖，匡瑯瑯一陣響，陰惻惻的悍笑道：「哼！你不怕你爹娘再見不到你？」

現在，仇如海看清楚他的模樣了，但看清楚又等於沒看見一樣，因爲對方蒙着臉，只露出一對熠熠如星的眼睛！

仇如海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只知那個小姑娘落在他的手中，只覺得自己不能見死不救，當下冷冷的問道：「那個姑娘怎麼了？」

黑衣蒙面人目中閃動着强烈的殺氣，暴聲道：「小子，你不怕你爹娘傷心！」

仇如海道：「我爹娘早巳死了。」

黑衣蒙面人微微一怔，隨即發出裂帛般的大笑道：「沒爹沒娘的孩子更該愛惜性命，否則你們家會斷了香烟！」

仇如海好像沒聽見他的話，又冷冷問道：「那個姑娘怎麼了？」

黑衣蒙面人聲調一沈道：「別問，你要是活得不耐煩就只管上來！」

仇如海走了上去。

黑衣蒙面人勃然大怒，九環刀猛吐，刀光如虹抹向仇如海的頸子！

但刀招一出他就呆住了，因爲他突然發覺仇如海巳消失無踪，好像會隱身術似的，這是怎麼事呀？

「砰！」

還弄不清是怎麼回事時，他的腰巳被仇如海的手肘撞中，是非常猛烈的一擊，他的身子登時破空飛去，一直飛出三四丈遠，落地之後，動都沒再動一下！

仇如海舉步跨過廟門。

「呼！呼！」

一把吳鈎劍和一支狼牙棒同時由兩邊門後劈出，好像兩道閃電從空而降！

仇如海縮回跨過門檻的那隻脚，他的動作看來慢騰騰，却恰到好處的避過了吳鈎劍和狼牙棒的襲擊，更妙的是當吳鈎劍和狼牙棒劈空而擊落地面的一刹那，他縮回的那隻脚又跨了過去，人就從那兩件武器上跨過而進入到廟殿上！

一入廟殿，他猛可一跳而起，雙腿在空中一張，分左右彈了出去——

「乒乓」二响，有兩個人「喔！」的叫了一聲，倒下去了！

是兩個黑衣蒙面人，他們倒下之後，也沒有再動一下，都昏死過去了。

仇如海目光如電一掃，發現在殿堂壁下坐着一個人，隱約看出是那個小姑娘，乃走過去問道：「姑娘，妳沒事吧？」

那姑娘沒答話。

仇如海趨近細加審視，見她雙手被反綁着，雙脚也被繩子緊緊綑住，但人是清醒的，一對大眼睛正在那裏眨呀眨的，不禁一怔道：「妳怎不說話？」

小姑娘是在又驚又喜的打量着他，直到看夠了，才笑道：「喂，眞瞧不出你是武林高手呀！」

仇如海用那把吳鈎劍割斷她手脚上的繩子，道：「好了，妳可以站起來了。」

小姑娘坐着沒起身，她似乎巳忘了那三個蒙面人，整個興趣完全集中在仇如海一人身上，瞧着仇如海笑嘻嘻道：「眞好玩，你現在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仇如海道：「他們是誰？」

小姑娘搖搖頭道：「不知道。」

仇如海道：「爲何擒拿妳？」

小姑娘又搖頭道：「不知道。」

仇如海聳聳肩，他也沒有追究的興趣，扔下了吳鈎劍道：「他們三人由妳善後吧。」

說畢，轉身便要離去。

小姑娘跳起張臂攔住他，道：「喂，你別生氣，我眞的不知道他們三人是誰，也不知道他們爲何要擒下我，不是騙你的呀！」

仇如海微微一笑，說道：「我相信妳的話。」

小姑娘道：「那你就別急着走嘛。」

仇如海說道：「我沒興趣在此地過夜了。」

小姑娘道：「你哪裏去？」

仇如海道：「還是那一句話：跟妳無關。」

小姑娘道：「你叫甚麼名字？」

仇如海不答。

小姑娘不悅的一嘟嘴道：「你這個人怎麼搞的，拒人於千里之外？」

仇如海道：「我覺得沒有通姓道名的必要……」

小姑娘道：「但你救了我，我總得請教你的姓名，這是必要的禮貌！」

仇如海道：「不必，我並不期待妳的報答，請讓我走好麼？」

小姑娘仍然張着雙臂不讓他走，俏皮的笑着道：「你不告訴我，我一定不讓你走！」

仇如海有些不高興了，神色一沉道：「姑娘，你講不講理？」

小姑娘笑道：「不講！」

仇如海怒道：「妳的禮貌到底哪裏去了？」

小姑娘道：「丟到九霄雲外去啦！」

仇如海很生氣，但沒有發作，只沉容道：「那麼妳想把我怎樣？」

小姑娘道：「你不告訴我你的姓名，我就不放你走，一直把你困在這裏！」

仇如海凝視着她，不再開口。

小姑娘笑道：「對了，我應該先報姓名才對，我姓韓，名叫珍珍！」

仇如海仍然凝視着她不開口。

韓珍珍又道：「奉天人氏，今年十七歲，再說詳細一些，我是百獅堡的人，百獅堡主韓天獅是我大伯！」

仇如海心頭像挨了一掌，面色遽變道：「哦，妳是百獅堡主韓天獅的姪女？」

韓珍珍笑道：「不錯，你也聽過我大伯的大名？」

仇如海深深作了一次呼吸，藉以平息震盪的心弦，點點頭說道：「當然，他是當今武林的第一豪雄，名滿天下，無人不知。」

韓珍珍道：「現在你可以告訴我你的姓名了吧？」

仇如海道：「姓仇，名如海。」

「仇如海？」

「嗯。」

「好奇怪的姓名，不是哄我的吧？」

「不是。」

「你身負血海深仇？」

「沒有。」

「那爲甚麼叫仇如海？」

「爹娘取的名字，沒有甚麼含意。」

「何方人氏？」

「蜀東南溪。」

「哪裏去？」

「流浪。」

「你的身手很高，令師是誰？」

「……」

仇如海感到自己鑄下了無法彌補的大錯，面臨了無法解決的難題，心亂極了。

怎麼會有這種巧事？怎麼一踏上「征途」就碰上了百獅堡的人？現在還能否認自己不會武功麼？她既巳知道自己身懷絕技，那麼自己還能去進行那項使命麼？

有沒有補救之策？

有，殺了她！

這個念頭閃入他腦中之際，他的目中不禁流露出了一片殺氣。

韓珍珍接觸到他充滿殺氣的眼光，不禁打了個寒噤道：「喂，仇……仇如海，你的眼光好可怕啊！」

仇如海的理智與感情又在交戰着，思忖一陣電轉，心中巳有了決定，慢慢推出笑容道：「韓姑娘，妳覺得我是怎樣一個人？」

韓珍珍道：「莫測高深。」

仇如海道：「是好還是壞？」

韓珍珍道：「好壞都有，看外表是個好人，可是你剛才的眼光好可怕，好像要殺人似的。」

仇如海忽然一閃出了廟門，走去將那三個受傷昏迷的黑衣蒙面人拖入廟中，道：「咱們先來看看這三人是誰。」

他將三個蒙面人的蒙面巾一一扯下，一看都是生相兇悍的中年人，便問道：「認得這三人麼？」

韓珍珍仔細的看了一番，搖頭道：「不認識，我從沒見過他們。」

仇如海問道：「妳和他們是怎麼遇上的？」

韓珍珍道：「我騎馬奔馳，忽然遇上絆馬索，我被摔出很遠，跟着就出現了這三個蒙面人，一時措手不及，就給他們抓住了。」

仇如海道：「他們沒說理由？」

韓珍珍道：「沒有，他們把我帶到這破廟，三人正在密商甚麼的時候，你就到了。」

仇如海道：「妳應該看得出他們擒拿妳的理由。」

韓珍珍道：「綁票！」

仇如海道：「是麼？」

韓珍珍道：「一定是企圖綁票，因爲我是百獅堡主的侄女，他們可以勒索很多銀子。」

仇如海笑了笑道：「百獅堡主韓天獅的武功蓋世無敵，手下高手如雲，他的勢力是無人能敵的，宵小避之猶恐不及，他們吃了熊胆不成？」

韓珍珍道：「如果不是綁票，那就是尋仇洩恨，我大伯的仇家很多。」

仇如海道：「嗯……這三人受傷很重，短時間內恐怕不會蘇醒，妳打算怎麼處置他們？」

韓珍珍苦着臉道：「不知道，我從來沒有碰到這種事，你說我該怎麼處置他們才好？」

仇如海一聳肩道：「我也不知道，這是妳的事，與我無關。」

韓珍珍道：「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你師承何人？」

仇如海道：「妳問這幹麼？」

韓珍珍道：「了解你呀！」

仇如海道：「爲甚麼要了解我？」

韓珍珍一怔道：「爲甚麼我不能了解你？」

仇如海冷漠地道：「我不要人家了解我！」

韓珍珍道：「爲甚麼？」

仇如海不答，一指那三個蒙面人道：「妳要不要盤問他們？」

韓珍珍道：「算了，沒意思。」

仇如海道：「那麼，我要走了，要是妳願意，咱們就一道走。」

韓珍珍大喜，說道：「好吧，咱們一

道走。」

仇如海道：「妳的馬呢？」

韓珍珍道：「不知道，牠摔了一跤，要是沒受傷，可能也走失了。」

仇如海道：「要不要去找一找？」

韓珍珍道：「算了，我跟你一起步行，我要回百獅堡，你呢？」

仇如海道：「流浪，哪裏有飯吃，就在那裏住下。」

韓珍珍詫異道：「你沒有家？」

仇如海道：「沒有，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姊妹，孤家寡人一個。」

韓珍珍關心的問道：「那你怎麼過日子？」

仇如海道：「替人打雜跑腿，此外我會養馬，也會打獵。」

韓珍珍驚訝道：「你身手這麼高强，怎麼還幹這些下人的活兒？」

仇如海說道：「身手高强能够當飯吃麼？」

韓珍珍由衷地道：「仇如海，你眞了不起！」

「怎麼呢？」

「一般人如有你這樣的功夫，一定不甘寂寞，早就打家刦舍去了。」

「荒唐，妳大伯的武功舉世無雙，他爲甚麼不去打家刦舍？」

「我大伯早年販賣藥材，後來又在各地經商，沒幾年就發了大財，現在他是大理第一富豪，有人說他富可敵國呢！」

「那是用正當手段賺來的，所以一個人練成武功並不一定要去打家刦舍才能發財。」

「仇如海，你跟我去我們百獅堡，好麼？」

「幹甚麼？」

「我請我大伯給你一份工作。」

「這個……」

「我大伯待人很寬厚，今天你又救了我，他一定樂意收留你的！」

「這個……」

「哎呀！不要這個那個了，走嘛！走嘛！」

於是，仇如海就這樣與韓珍珍離開了破廟，踏着月色望北方行去……

× × ×

就在他們離開破廟約莫一刻時後，一乘華麗的大紅轎從夜色中出現，來到了破廟門口。

這乘大紅轎由四個體形魁梧的大漢抬着，轎前轎後還有四個腰懸長劍的錦衣衞士前呼後擁，顯然轎中人是個極之尊貴的人物！

大紅轎在廟前歇下，旋聞轎中透出一個老婦人的聲音：「進去看看！」

語氣冷峻無比！

兩個錦衣衞士舉步入廟，發現那三個昏迷不醒的黑衣人躺在地上，他們面上並無多大驚色，略經察看過後，其中之一便出廟向轎中人稟報道：「老夫人，他們裁了。」

轎中的老婦人冷冷道：「死了？」

錦衣衞士道：「沒有，肋骨斷了幾根，此刻尚昏未醒。」

轎中的老婦人一哼道：「怪了，那丫頭竟有能力擊傷他們三人？」

錦衣衞士道：「廟中還有被割斷的繩子，情況顯示他們曾將那丫頭綁住，後來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轎中的老婦人掀開簾子，從裏面抛出一個小磁瓶，說道：「每個人給他們服一顆！」

「是！」

錦衣衞士接住小磁瓶，隨即返身入廟；看來小磁瓶裏的藥靈如仙丹，不久三個黑衣人已然蘇醒，由那兩個錦衣衞士扶了出來。

轎中的老婦人問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當中一個黑衣人呻吟着道：「我們本來已經得手了，誰知突然來了一個毛頭小子……」

「叫甚麼？」

「不……不知道，他身上沒帶武器，看樣子根本不像武林人物，他打算入廟過夜，小的不讓他入廟，不料小的才一出手就……就挨了一下重的。」

「說詳細一些！」

「小的一刀劈過去，那小子的身法眞是神奇，一下就不見，又一下就到了小的身邊。」

「多大年紀？」

「二十多歲。」

「操那地方口音？」

「聽不出來。」

「哼，眞是飯桶，後來呢？」

「後來……後來小的就甚麼都不知道了。」

轎中的老婦人又問另外兩黑衣人的經過情形，一聽他們也是一出手就反被擊昏，氣得破口大罵道：「笨蛋！都是飯桶！連一個無名小卒都對付不了，今後還能跟百獅堡的人作對麼！」

三個黑衣人低頭不敢吭一聲，一個錦衣衞開口道：「老夫人請息怒，依小的看，那小子一定不是無名小卒，他們三位一時大意才着了道兒的。」

轎中的老婦人冷冷一哼道：「你們四人立刻追上去，務必逮下那丫頭！」

「是！」

四個錦衣衞士應了一聲，就要動身趕去。

「慢着！」

四錦衞士躬身等待吩咐。

轎中的老婦人語氣嚴厲地道：「記住，萬一你們也栽在那小子手下，可不准你們洩露一點點秘密！」

「是！」

「死都不准洩露！」

「是！」

「快去！」

四錦衣衞騰身疾起，好像四朶彩雲，飛快的向北方路上飄去。

× × ×

下弦月在雲中時隱時現，大地籠罩在黑暗中，給人一種沉悶的壓迫感，但仇如海的心情却反而變得開朗了。

因爲，他已籌定了應付之策，不再爲韓珍珍發現自己身懷絕技而苦惱。

韓珍珍是個情竇初開的小姑娘，儘管她對仇如海還沒有產生愛的意識，但由於仇如海救她脫險，她已完全信任了他，認爲他是個正派的青年，根本沒想到他心懷叵測，當然更未料到將他帶去百獅堡竟是一項「引狼入室」的行爲。

「仇如海，爲甚麼你不肯告訴我你的師承？」

「我沒有說不肯呀！」

「那麼現在就告訴我。」

「我師父是個叫化子……」

「啊，是個叫化子？」

「許多人一聽我師父是個叫化子就瞧不起我，所以我不大願意提起。」

「我不會瞧不起你的，你說吧。」

「話得從八年前說起，有一天我在金陵郊外發現一個病倒在路旁的老叫化……

他救了那個老叫化，後來才知老叫化身懷絕技，他就拜老叫化爲師，而老叫化爲了答謝他救命之恩，也傾囊傳授，直到去年老叫化死了，他便開始流浪——說得活龍活現！

韓珍珍一點都不懷疑這段故事的眞實性，只問道：「他是丐帮的人麼？」

仇如海道：「不，他雖是叫化子，却不屬丐帮。」

韓珍珍又問道：「他在武林中的名氣很大吧？」

仇如海道：「剛好相反，他沒有一點名氣，他不喜歡沽名釣譽，連個名號都沒有，我與他相處了七年，也只知道他姓段，祖籍是宜昌。」

韓珍珍道：「你既已練成了一身武功，應該爲自己的前途作個打算才是。」

仇如海道：「是的，不過我相信命運，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强求。」

韓珍珍笑道：「這話我不同意，我大伯常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事雖無必成之理，却不可聽天由命。」

仇如海道：「我現在只想四處去遊歷，先增加一些兒知識再說。」

韓珍珍道：「這麼說，你無意在我們百獅堡久留了？」

仇如海道：「百獅堡名噪天下，是藏龍臥虎之地，我很願意去見識見識，但是我當然不可能在那兒落籍，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妳說是不？」

這是很有志氣的一句話，韓珍珍聽了很高興，連連點頭道：「對！對！你只要有志氣，將來的成就，說不定比我大伯還高！」

仇如海有些慚愧，暗忖道：「小姑娘，如果妳知道我去百獅堡的目的，只怕妳會恨死我了。」

這思忖剛從腦中閃過，他有所警覺的刹住了腳步，掉頭向後面路上望去，道：「有人來了！」

韓珍珍也掉頭望去，她是個聰明的姑娘，當然想到那三個蒙面人可能有同黨，因此立生警戒道：「不知是趕夜路的？還是衝着我來的？」

仇如海拉着她繼續往前走，道：「也許是趕夜路的，咱們走咱們的路吧。」

但他猜錯了，走沒幾步，後面已傳來一聲喝叱：「站住！」

話落，四個錦衣蒙面人已躍落在他們身旁，四柄長劍一橫，將他們困在核心！

韓珍珍一見又是蒙面人，心中甚是驚疑，弄不懂這些人所爲何來，當下玉臉一板，冷冷問道：「你們是剛才那三個蒙面人的同黨吧？」

一個錦衣衞士冷冷答道：「不錯！」

韓珍珍說道：「我甚麼地方得罪了你們？」

那錦衣衞道：「沒有。」

韓珍珍道：「那麼你們的目的是甚麼呢？」

那錦衣衞士說道：「我們的主人要見妳！」

韓珍珍道：「你們主人是誰？」

錦衣衞士道：「見到他，妳就會知道他是誰，願意跟我們去麼？」

韓珍珍道：「他在哪裏？」

錦衣衞士道：「就在那破廟中。」

韓珍珍道：「他爲甚麼要見我？」

錦衣衞士道：「見到他時，他會親口告訴妳。」

韓珍珍冷笑道：「你們知道，我是誰麼？」

錦衣衞士道：「當然知道，妳是百獅堡主韓天獅的侄女韓珍珍。」

韓珍珍柳眉一揚道：「眞有趣，這是我頭一次離開百獅堡，我沒有得罪過任何人，你們主人要見我，大概與我個人無關吧？」

錦衣衞士道：「韓姑娘只回答我們一句：願不願意跟我們去？」

韓珍珍料定仇如海會帮着自己，故態度很堅强，冷冷一笑道：「我很想跟你們去，可惜有一人不答應！」

錦衣衞一瞥仇如海道：「他？」

韓珍珍拍拍自己的長劍道：「是這一個！」

錦衣衞士重視的却是仇如海，當下轉對仇如海問道：「小子，我們那三個同伴說你身手十分了得，亮個方兒怎樣？」

仇如海搖搖頭。

錦衣衞士道：「怎麼呢？」

仇如海道：「你們不配！」

錦衣衞士嘿嘿冷笑道：「小子，在江湖上混的人不能把話說得太滿！」

仇如海道：「我已經把話說得很客氣了。」

錦衣衞士向三個同伴一使眼色，四人於是搶步而上，推劍攻出！

四對二，自然是兩個攻擊韓珍珍，兩個攻擊仇如海，韓珍珍看出他們無意殺死自己，所以一開始就展開猛烈的反擊，只攻不守，凶得像一隻雌老虎。

仇如海可沒有她那麼輕鬆，一來是他赤手空拳，二來是對方二人是抱着「可以殺死他」的心情動手的，所以他所遭受的壓力非常之大，所幸他的身法十分神妙，三師父「花蝴蝶屈翎」獨步武林的輕功絕技他已盡得其神髓，他的身法一經展動，就如一隻穿花蝴蝶飄閃莫定，在兩柄利劍的攻擊下尚能自保。

韓珍珍却是越戰越勇，她的劍術得自百獅堡主韓天獅的親傳，而韓天獅的劍術在當今武林是無出其右的，這時她把「天獅劍法」施展出來，眞是光芒萬道，氣勢磅礴，把兩個錦衣衞士壓制得無所施展其技……

仇如海本來有些担心她招架不住兩個錦衣衞的圍攻（他這種心情是很矛盾的，

因爲他曾一度想殺死她），這時見她的劍法神奇絕倫，反將兩個對手攻得手忙腳亂，心中沒有了後顧之憂，再加上漸漸摸熟了對手二人的劍路，於是開始採取反擊，他身兼五家之長，武功既博且精，古怪的招式多得很，忽拳忽掌，腿法更是神奇莫測，未幾招便已扳回劣勢。

再戰數十招，他抓到對方一個失誤，立刻發動奇擊，一個旋轉側踢，砰然一响，正中對方腰部，踢得那個錦衣衛士顛出七八步。

他再乘此機會向另一個錦衣衛發動全力搶攻，一口氣施出幾招令人眼花撩亂的巧手，終於一掌拍中對方的右腕！

這一掌，即是得自他大師父風雷神寇樹基悉心傳授的風雷掌，昨天他曾在風雷神寇樹基的考驗之下一掌拍碎了拋在空中的一顆石頭！

人的骨頭當然不會比石頭硬，所以這一掌落到那錦衣衛士的手腕，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錦衣衛士的右手腕骨登時碎斷垂下，手上的長劍叮噹落地！

被踢得顛出七八步的那一個一見大驚，立即御劍直衝過來，欲救同伴脫險，可惜遲了一步，仇如海早已將那錦衣衛士一腳踢翻，拾起了他的長劍。

一劍在手，更是如虎添翼，剎那間爆起滿天星斗，在一片金鐵交鳴聲中，那御劍衝到的錦衣衛士的一柄長劍已莫名其妙的被絞封出手，飛上了空中！

那錦衣衛士大驚失色，連忙頓足後退，大叫道：「點子扎手，扯活！」

倒在地上的那個錦衣衛士一個滾身跳起，好像一隻受驚的老鼠，沒命也似的鼠竄逃去了。

仇如海無意殺人，故未追擊。

圍攻韓珍珍的兩個錦衣衛士本就屈居下風，這時一見兩個同伴落敗，當然不敢再戰，同時頓足縱起，疾速向後退去。

「留下一個！」

韓珍珍叫聲中，如影隨形的緊躡而上，長劍吐處，快如飛槍，一劍刺中一個錦衣衛士的左大腿！

「哎呀！」

那錦衣衛士好像中了箭的鵰，登時跌落地上，摔得四腳朝天。

韓珍珍再趕上一步，一劍抵上對方的心窩，嬌喝道：「躺着別動！」

那錦衣衛士腿上鮮血泉湧，想跑也跑不動了，他好像被判了死刑，雙目流露出絕望之色。

另外三個錦衣衛士已在這一瞬間逃得沒了影子。

仇如海笑了笑道：「韓姑娘，今天我總算見識到『天獅劍法』的厲害了，果然是武林至高無上的絕學，佩服佩服！」

韓珍珍笑道：「不要恭維我，你的武功比我高明數倍，我看得出來。」

仇如海不希望她有這種觀念，當即搖搖頭道：「錯了，我只會一些雕虫小技，那兩個傢伙一時被我弄迷糊了，我只不過是行險取勝，妳却是以眞才實學擊敗他們的，不一樣啊！」

韓珍珍又道：「來，你揭開他的蒙面巾看看，咱們好好來問他！」

仇如海揭去錦衣衛士的蒙面巾，見是一個面貌英俊的青年，很不像是爲非作歹的一類人物，不禁有些納悶，暗忖道：「奇怪，那三個黑衣蒙面人相貌兇悍，而這一個却生得端正，他們當眞是同路人麼？」

在他的觀念中，凡是向「百獅堡」尋仇的人都不是太壞的人，所以這時發現錦衣衛士五官端正不類匪徒，心中有些高興，但也有些慚愧。

他覺得出手幫助韓珍珍退敵是一種「自私」的行爲，自己本來也是要去百獅堡報仇的，只因自己身懷武功的秘密已經洩露，所以才改變計劃反過來爭取韓珍珍的信任，爲了贏得她的信任而助她退敵，這豈非「助紂爲虐」？幫助壞人打好人？

所以他感到慚愧，覺得自己的行爲有些卑鄙，但他隨即尋找理由原諒了自己：百獅堡主韓天獅是何等可怕的人物，自己若不如此，怎麼完成五位恩師交付的使命呢？

「認識麼？」

「陌生得很！」

「奇怪，這些人妳一個不識，他們却蒙面出現，甚麼道理呀？」

「我來問問他！」

韓珍珍的長劍微微向下一沉，作勢要刺入錦衣衛士的心窩，喝道：「說！你們主人是誰？爲甚麼要襲擊我？」

錦衣衛閉嘴不言。

韓珍珍怒道：「你不說，我一劍刺死你！」

錦衣衛士開口了，若無其事地道：「妳刺吧！」

韓珍珍一怔道：「你不怕死？」

錦衣衛士道：「不怕！」

韓珍珍兩眼一瞪，聲色俱厲的恫嚇道：「快說，否則我眞要刺下去了！」

錦衣衛士冷笑一聲道：「用不着虛張聲勢，妳動手就是了！」

韓珍珍沒了轍，她沒殺過人，在這種情況之下自然更下不了手，乃轉對仇如海道：「仇如海，你給他吃些苦頭，讓他嚐嚐分筋錯骨的滋味，我不信他撐得住，這種人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流淚的！」

仇如海微笑說道：「我看還是放了他吧。」

韓珍珍詫異道：「放了他？爲甚麼要放了他？他們一夜之間兩度襲擊我，我怎可不問明白就放了他？」

仇如海道：「他聽命於其主人，也許他們也不知道——」

韓珍珍打斷他的話道：「不，他一定知道，他只是不肯說！」

仇如海道：「就算如此，這表示他忠於主人，他爲了對主人盡忠，連死都不怕，這種人值得欽敬，不該殺死他。」

韓珍珍道：「可是，我總得要弄明白他們爲何要襲擊我呀！」

仇如海道：「他的主人會告訴妳的，如果妳願意跟他去，馬上就可見到他們的主人，如果妳不願意，他們的主人總有一天會露面跟妳說明的。」

韓珍珍道：「你說我該跟他去見他的主人麼？」

仇如海道：「這倒不必，照今夜的情形看來，他們對妳很不友善，犯不着自投

羅網。」

韓珍珍道：「你的意思是……」

仇如海道：「放了他，只當沒這回事，等他的主人自動露面再說。」

韓珍珍道：「這豈非太便宜了他？」

仇如海道：「寃家宜解不宜結，得饒人處且饒人。」

他說了這話後，想起昨天那個「醉鄉客」所說的話，心中不禁暗暗叫一聲「慚愧！」

爲甚麼自己會拿這話來對人，而自己反要去百獅堡報仇？

寃家宜解不宜結？得饒人處且饒人？不！不！有些人是不能饒恕的！作惡多端的人應該受到處罰，否則就沒有天理了。

韓珍珍被他說動了，當即收劍入鞘，向那錦衣衛士，冷冷道：「告訴你們主人，他要報仇洩恨或要綁票勒索，叫他親自來！」接着，回對仇如海嫣然一笑道：「咱們走吧！」於是，兩人揚長上路，把錦衣衛士拋諸腦後了。

韓珍珍是個純潔的少女，她生長於富裕的家庭，除了練武時吃過一些苦之外，可說是個嬌生慣養的姑娘，從來不知人世間的憂患悲苦，更不知人心的陰險狡詐；今夜的不尋常遭遇，換了別人一定會追究到底，但她却不放在心上，她完全信任仇如海，對仇如海的好感越來越深。

「仇如海。」

「嗯？」

「你的心地很善良！」

「哦？」

「我猜你一定沒殺過人，對不？」

「當然沒有殺過人，殺人了是犯法的呀！」

他這樣回答後，面上有些發熱，既然殺人是犯法的行爲，那麼自己爲甚麼要去殺人？

不，有些人是該殺的，他們罪孽深重，死有餘辜，所以殺人有時候應解釋爲除害……

「喂，你還沒有問我這次爲甚麼離開百獅堡？」

「對呀，妳爲甚麼離開百獅堡？」

「我去探望我舅媽，她生病了。」

「唔……」

「我舅舅家住成都，我在我舅舅家住了半個月，舅媽的病已有起色，所以我要回百獅堡去，沒想到會遇上你……」

「妳爹娘放心讓妳一個人出門？」

「放心的，在南方，我大伯的名氣比誰都大，百獅堡的人沒人敢得罪。」

「今夜不僅有人敢得罪，他們還想刼持妳呢！」

「是啊！這眞奇怪，幸好遇上你，要不然我可慘了——對了，我要把這件事告訴我大伯，他是最疼我的人，當他明白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之後，一定會以上賓之禮待你的！」

「不，我不想這樣，我不想因此而受到妳大伯的器重，我也還沒決定跟妳一起去百獅堡。」

「咦，怎麼又變掛了？」

「不是變掛，是妳要我跟妳去百獅堡的，我心裏只同意送妳到百獅堡，並不打算在百獅堡住下。」

韓珍珍停步望着他，弄不懂他爲甚麼這樣冷熱無常，嘅嘅唇道：「你不是說要去我們百獅堡見識見識？」

仇如海道：「是的，我也許會在貴堡住上一兩天，但不想長住。」

韓珍珍道：「如果我大伯歡迎你住下，又願意給你一份工作，你也不想接受？」

仇如海點頭道：「是的。」

韓珍珍失望的問道：「爲甚麼？」

仇如海道：「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處世之道，如果我將來有成就的話，我希望那是憑我苦幹得來的，而不是因爲救了妳，受到妳大伯的器重與提拔而發跡的，妳明白我的意思麼？」

韓珍珍明白了，對他也更加欽佩，很感動地道：「仇如海，你的個性很强，你有這樣的氣節，將來一定會有很了不起的成就！」

仇如海一笑道：「謝謝。」

韓珍珍忽然臉泛紅暈，低下螓首道：「如果你不願在我們百獅堡長住，我也不勉强你，但我希望……我希望你不要忘了我。」

仇如海心情一下沉重起來，點點頭道：「好的，不過我倒希望你忘了我。」

韓珍珍臉上洋溢着少女的嬌羞，以自柔而堅定的語氣道：「不，我不會忘記你，永遠也不會。」

仇如海不願在這方面多談下去，移步向前道：「走吧，咱們走得太慢了。」

陰險金媒婆　巧計擒人質

計算一下路程，如是步行，要走半個月才能到達百獅堡，所以韓珍珍提議買兩匹馬代步，她表示囊中尚有五片金葉，買兩匹馬之外，還有足够的金錢可以開銷到百獅堡。

仇如海自然不反對。

但第二天他們途經兩處鎮集，都沒有買到好馬，只好繼續徒步上路。

這天黃昏，兩人走到一處荒無人烟的地帶時，忽然聽見附近的一片樹林裏有人在喊救命。

「救命哪，救命哪！」

韓珍珍吃了一驚，停步道：「你聽，有人在叫救命呢？」

仇如海循聲望去道：「好像是在那片樹叢中？聽聲音好像是個老婆子。」

韓珍珍說道：「不錯，咱們快過去瞧瞧。」

說着，就要拔步趕去。

仇如海拉住了她，神色凝重地道：「別急，慢慢來。」

韓珍珍睜大眼睛道：「你怎麼了？救人如救火，可以慢慢來麼？」

仇如海道：「提防中計。」

韓珍珍一怔道：「你是說……」

仇如海道：「昨夜那兩起人襲擊妳不果，他們可能會另出詭計，不能不防。」

韓珍珍立刻搖頭道：「不，叫救命的是個老婦人，一個老婦人絕不可能是壞人，咱們快去瞧瞧吧！」

她反而拉着仇如海快步向樹林奔去。

「救命哪，救命哪！」

求救之聲，又不斷的從樹林裏傳出來

，聲音虛弱沙啞，是個老婦人不錯。

韓珍珍趕到林邊，拔出長劍，這才仗劍入林，仇如海自然緊跟而入，他過去的十年是在一處深山之中渡過的，除了練就一身絕技之外，還被磨練成一個經驗豐富的獵人，所以一入樹林，他的視力就變得銳利，感覺也變得靈敏起來。

已是黃昏，樹林下已呈幽暗，他目光一掃林中各處，開口輕笑道：「妳對了，我錯了，這林中沒有任何埋伏。」

韓珍珍一邊快步進入，一邊問道：「你怎知有沒有埋伏？」

仇如海道：「我會打獵，一看就知野獸藏在何處，這林中如藏着人，我也一看就能看出來。」

「救命哪！」

求救之聲，已近在十丈外的樹林中。

兩人循聲趕去，首先看見了一乘華麗的轎子，它已被人推翻在地上，卻不見一個轎夫。

視綫越過轎子，便見一個老婦人被人綑綁在一棵樹身上，她滿頭白髮，不過年紀不會超過六十五歲，面上皺紋不多，衣着華貴，看樣子是富貴人家的老夫人。

看情形，她是遇上了匪徒打刦，但匪徒在哪裏？那四個轎夫如已遇害，怎麼不見一具屍體？

仇如海一看就覺得情況有些反常，他拉住韓珍珍，不讓她立刻過去，先仔細的把四下搜視一番，確定附近沒有隱藏着人，這才上前問道：「這位大娘，妳是怎麼了？」

老婦人看見韓珍珍之手上握着一把劍，起初有些驚慌，待聽了仇如海的問話，才釋然道：「謝天謝地，你們快救救老身……哎呀，那幾個天殺的賊子，他們也不看老身這麼一把年紀……」

仇如海又問道：「大娘遇上打刦的賊子？」

老婦人道：「是呀，今早老身去鄭家口提親，剛才回來經過這兒，忽然跳出三條大漢……哎呀，可把老身嚇壞了，原來他們是翦徑賊，手上都拿着刀……剛剛還在這兒呢！」

她的聲音有些發抖，邊說邊左右張望，顯然餘悸猶在，很怕那些賊子去而復返似的。

韓珍珍對她已無懷疑，便要上前爲她解繩，仇如海仍捉住她不放，再問道：「那四個轎夫呢？」

老婦人道：「他們看見賊子出現，丟下轎子撤腿就跑了。」

仇如海道：「妳是那地方人？」

老婦人道：「老身家住西河，離這兒只有十幾里路……哎呀，那幾個賊子眞是不長眼睛，老身雖然穿得體面，可不是有錢人家的老奶奶，他們搶走了老身一支金簪，眞是沒良心的狗賊，不得好死，不得好死！」

仇如海道：「妳是媒婆？」

老婦道：「是的呀！城中的呂員外要老身去鄭家口向鄭掌櫃的提親，鄭家口這條路老身也走了幾十趟，一向都是平安無事，誰想到今天却出現了翦徑賊……」

仇如海道：「那三個翦徑賊怎麼又跑了？」

老婦人道：「他們把老身綁在這樹上，老身叫救命，他們發了慌，就往後面跑了。」

仇如海問道：「妳家住西河的甚麼地方？」

老婦人道：「西大街上的一條小巷裏，城中的人都叫老身金媒婆，……哎呀，老身作了三十年的媒婆，作成了一百多對姻緣，沒想到好心沒好報，今天竟叫老身遇了賊！」

仇如海這才向韓珍珍一使眼色，韓珍珍立刻上前爲金媒婆解開繩子，金媒婆一屁股坐到地上，揉着腰肢叫道：「哎呀！那幾個天殺的賊子，老天爺要是有眼睛就該把他們劈了，不該留在世上害人……」

仇如海對韓珍珍說道：「你會抬過轎嗎？」

韓珍珍一聳肩道：「沒有，我只坐過轎子，從來沒有抬過轎子。」

仇如海微笑說道：「願不願意試一試看？」

韓珍珍一呆道：「你要我抬轎子？」

仇如海道：「妳看這位大娘纏得一雙三寸金蓮，要她走幾十里路豈不是要了她的命？」

韓珍珍大感爲難道：「可是，從來沒有一個姑娘家替人抬轎子的呀！」

仇如海道：「這可怎麼辦？」

韓珍珍轉對金媒婆問道：「大娘，妳眞的走不動麼？」

金媒婆道：「走個一里半里路是可以的，再遠就不成啦！」

韓珍珍道：「那麼，我攙着妳走一程，到了走不動時，我揹妳。」

金媒婆滿口應允道：「好的，好的，將來謝謝，謝謝！妳這位小姑娘心腸好，將來一定能嫁個如意郎君。」

韓珍珍赧然道：「哎呀，妳這個媒婆眞是三句不離本行，我才不想嫁人呢！」

仇如海道：「韓姑娘，我覺得還是讓她坐轎子較爲妥當。」

韓珍珍道：「爲甚麼？」

仇如海道：「我只是這樣想。」

韓珍珍道：「我不要，我寧願揹着她走。」

她將長劍納入鞘中，交給仇如海拿着，便連忙去攙扶金媒婆，說道：「大娘，走呀！」

金媒婆就在她的攙扶下扭呀扭的往前走，誰知才走出樹林，忽然就是一個蹌蹬，一脚跪了下去，叫道：「哎唷！這下慘了，這下慘了。」

韓珍珍一怔道：「扭傷了？」

金媒婆一面揉着脚踝一面叫道：「可不是，哎唷！好痛，老身要歇一歇了，現在老身才明白三寸金蓮中看不中用……」

韓珍珍歉然道：「對不起，是我沒有把妳攙扶好，痛得很厲害麼？」

金媒婆道：「不打緊，不打緊，老身揉一揉就好！……唉，眞是禍不單行，怪不得老身今早眼皮直跳，敢情就應在這兩檔事上。」

韓珍珍道：「我替妳推拿一下吧。」

金媒婆道：「不！不！現在好些了，讓老身站起來，走走看……」

她扶着韓珍珍的手站立起來，試着跨

出一步，又差點一頭栽下，叫道：「不成，眞是扭傷了。」

韓珍珍道：「算了，我揹着妳走，來吧！」

她彎下身子，雙手往後一抱，就將金媒婆揹起，拔步便走。

可是走沒兩步，忽見她渾身一震，好像被人使了定身法，整個人突然僵住了。

怎麼回事？

原來，金媒婆不是普通老嫗，她扳在韓珍珍肩上的雙手出了點子，忽然用力的抓下，抓住了韓珍珍的肩井穴！

人身穴道共有三百六十有奇，在一般點穴手法中，是按照氣血流行之途徑，依時點抓，可使敵人氣血閉塞，全身失去機能，但也有擒拿一法，則可不依時而行，現在金媒婆使的便是屬於擒拿的一種，她雙手用力一抓韓珍珍的肩井穴，韓珍珍登時全身綿軟無力，四肢都不能轉動了。

就在她即將往前仆倒之際，金媒婆已從背上跳下，但雙手仍緊緊抓住她的肩井穴，不使她有一點反抗的能力。

韓珍珍大驚失色道：「大娘，原來妳是……」

金媒婆桀桀怪笑道：「韓姑娘，老身看中的人是不會讓她跑掉的。」

韓珍珍怒道：「妳是誰？」

金媒婆笑道：「昨夜那七個蒙面的主人。」

韓珍珍道：「爲何計算我？」

金媒婆道：「以後妳會明白。」

韓珍珍大叫道：「仇如海，你快動手呀！」

仇如海呢？

仇如海不見了。

他剛剛還在她們身邊，金媒婆動手制服韓珍珍的那一瞬間，他就突然消失不見了。

韓珍珍不禁一愕，道：「仇如海，你在哪裏？」

金媒婆早就在留意仇如海的行動，提防他出手搶救，她是在從韓珍珍背上跳下的那一眨眼工夫，視綫才離開仇如海的，却不料仇如海就在這一眨眼工夫突然杳如黃鶴，她是個見多識廣老江湖，幾十年來會過的武林高人不計其數，可從未見過身法如此神奇之人，不禁也神色一愕，擺頭張望道：「小子，你——」

只說到這個「你」字，她已是臉色大變。

因爲，她突然感覺到背心被人用柄利劍抵着，那柄利劍只要向前一推，她就完了。

她絕不是個平凡的人物，她的武功是一流的，耳目也是一流的，從來沒有人能這樣神不知鬼不覺的欺近她的身後，這使她心頭大震，刹時嚇出了一身冷汗。

仇如海冷冷道：「金媒婆，快點放了她！」

金媒婆雖然震驚，但她的本性却是強悍的，她不肯立刻放開韓珍珍，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後，心情已平靜下來，冷笑道：「要是不呢？」

仇如海道：「妳知道我會怎樣！」

金媒婆鼻孔噴氣道：「小子，即使你的劍刺入老身的背部，老身也還有能力殺死這丫頭。」

她突然把右掌移到韓珍珍的背心靈台穴。

準備一旦仇如海的長劍刺入自己的背心之際，便運用內家掌力震斃韓珍珍。

仇如海仍然冷冷道：「妳決定與她同歸於盡？」

金媒婆道：「不錯。」

仇如海道：「好，妳動手試試。」

金媒婆當然不打算與韓珍珍同歸於盡，她現在只想着如何挽回劣勢。

「小子，你眞叫仇如海？」

「我沒有使用假名的必要。」

「你身手不錯，令師是誰？」

「不管家師是誰，妳絕對與他攀不上關係。」

「你身法相當高明，就老身所知，普天之下只有一個『花蝴蝶屈翎』有這樣的輕功身法，你與他有關係麼？」

「我不認識甚麼『花蝴蝶屈翎』！」

「不能將令師的大名說給老身聽？」

「沒這個必要。」

「小子，老身捉這丫頭可不是要綁票，而是爲了報仇洩恨！」

「妳與這位韓姑娘有仇？」

「老身與韓天獅有血海深仇。」

「她可不是韓天獅。」

「韓天獅勢力強大，而且他日夜都有五虎將跟隨護衛，老身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機會，只好拿他的侄女出氣！」

「冤有頭債有主，豈可罪及無辜。」

「韓天獅不是好東西，他的侄女也不會是好東西！」

「錯了，就算韓天獅罪大惡極，他所生的兒子也未必就是壞人，何況是他的侄女。」

「你決定淌這渾水？」

「我只想救這位韓姑娘。」

金媒婆緊繃着臉，靜靜的想了一會，才又說道：「如果老身放開她……」

仇如海接口道：「我也放開妳。」

金媒婆道：「說話算數。」

仇如海道：「絕對算數。」

金媒婆道：「老身將她推開的時候，你就得立刻收劍。」

仇如海道：「好。」

金媒婆突地用力將韓珍珍向前推去，她用了很大的力氣，韓珍珍雖有準備，仍然被推得衝出八九步。

仇如海立即收劍後退。

金媒婆身形倏然一轉面對仇如海厲聲道：「小子，事情可不是就這麼了結！」

仇如海語氣平和地道：「最好就此了結，免得造成無謂的傷亡！」

金媒婆暴聲道：「昨夜你傷了老身四個部下，這筆賬豈能不算？」

仇如海道：「算了，金媒婆，如果妳與韓天獅眞有血海深仇，留着老命去跟他拚一拚吧！」

金媒婆面上殺氣騰騰，桀桀怪笑道：「凡是站在百獅堡一邊的人，老身都將視他爲敵，殺無赦！」

仇如海微微一笑道：「對了，妳說與韓天獅有血海深仇，可願將與他結仇的原因說給在下聽聽？」

他的確很想知道，因爲他心裏有個想

法，要是這金媒婆是屬於「正」的一方，必要的時候，自己可以與她聯合行事。

金媒婆咬牙切齒，恨恨地道：「他殺死我的丈夫！」

「爲何殺了妳丈夫？」

「二十年前，我丈夫也是雲南的大藥商，那時我丈夫的生意做的比他還大，他爲了壟斷生意，就把我丈夫殺了！」

「有證據？」

「鐵案如山！」

仇如海見她說得斬釘截鐵，心中便相信她所言非假，蓋因在此之前，五位恩師巳對韓天獅的爲人有了很詳盡的描述——五位恩師原是十五年前韓天獅手下的五虎將，他對待自己的手下都那麼殘酷，對待生意上的敵人當然更不在話下了——所以他相信金媒婆說的是事實。

可是韓珍珍的反應却很强烈，她憤怒的大叫道：「妳胡說，我大伯絕不是這樣的人！仇如海，你別信她的鬼話！」

仇如海現在當然不能表示相信金媒婆的話，他只是打算將來在必要時與金媒婆聯手行事，並不打算現在就與她聯合起來，所以他向金媒婆道：「妳說的話是眞是假我不管，我現在只告訴妳一句話，要報仇就去找韓天獅，不要找無罪之人！」

金媒婆冷哼道：「老身要捉這丫頭也不是想殺她，只是想利用她爲人質而巳。韓天獅武功蓋世，麾下高手如雲，老身只有使用這種手段才有殺死他的希望！」

仇如海道：「請聽在下勸告，放棄傷害這位韓姑娘，妳是長輩，妳必然也曾爲人之母，而這位韓姑娘也只不過是韓天獅的侄女而巳！」

金媒婆詭然一笑道：「要老道放棄倒也可以，不過老身要掂掂你的份量！」

說到這裏，舉手打出一個暗號。

驀地從樹林裏飛出四條黑影，他們是兩個錦衣衞士和兩個黑衣武士，正是昨夜未曾受傷及受輕傷的四個，他們迅速的就將韓珍珍包圍起來。

仇如海反應很快，立刻將手中的長劍拋給韓珍珍，叫道：「韓姑娘，接劍！」

韓珍珍縱身疾起，在空中接住了長劍，爲恐對方四人乘機攻擊，身形還未落到地上就使了個環掃，她家學淵源，天獅劍法巳有非凡成就，長劍掃處，勢如撒出一片銀網，使人無隙可乘。

可是，那四人並未動手攻擊她，只是將她困住，不讓她逃走而巳。

這時候，金媒婆戟指仇如海厲笑一聲道：「小子，老身攻你二十招，你接得住的話，老身便放棄捉拿那丫頭！」

她原是以媒婆的身份出現，故未携帶武器，話聲一落，即向仇如海欺身過去，右掌一招「螳螂探臂」，快如閃電攫取仇如海的面部！

原來她是螳螂派的人物，顧名思義，螳螂派的武功一招一式均如螳螂，動作看雖簡單，其實變化無窮，極之怪異詭譎，而且是「靜如處子動似脫兎」，往往令人防不勝防。

仇如海擰身錯開一大步。

他不敢再施展三師父「花蝴蝶屈翎」的輕功身法了，怕一旦被對方識破師承之後，前往百獅堡的計劃便告幻滅，故以普通的動作讓開對方的攻擊。

雖是普通動作，但因他的身手巳達到某種境界，攻拒之間巳能得心應手，是以看來仍極巧妙。

金媒婆一招走空，二招跟着出手，只見她身形倏然半動，改以左掌攫出，疾抓仇如海左後腰的笑腰穴，出招不但神奇，而且快得令人不敢相信。

但仇如海還是避開了，且在閃避對方的襲擊的同時，手起掌落，劈向對方的頸部。

這一掌非常凌厲，其力道足可將一個人的頭顱活生生的砍斷下來！

金媒婆識得厲害，連忙將身一蹲，但避招仍不忘攻敵，雙掌齊揚，暴探而出，十指有如鷹爪，向仇如海的腹部攫去！

仇如海身如行雲流水繞閃了兩下，反欺到金媒婆身右，駢指疾指她右背鳳尾穴去！

「好！」

金媒婆喝采一聲，右臂疾抬，砰然震開其手指，接着順勢猛劈而出。

一劈，却劈了個空！

仇如海變換位置躲開了麼？

不是，他只是身形一蹲，讓她的手掌由自己的頭上劈過，乘機一掌推出，在她背下輕輕一按。

這個動作看雖簡單，時間與部位却拿捏得恰到好處，非出類拔萃的高手不克臻此！不過這一掌他沒有用力，的確是輕輕的一按，因爲他無意傷害她，只希望她知難而退，以便留下將來與她聯手的餘地。

金媒婆雖知他手下留情，却似觸電大大一震，她做夢也沒料到仇如海身手如此高强，原以爲自己必可在二十招內擊敗他，不料十招未到自己反而落敗了，其心中之震驚，當然是可想而知的。

她急忙跳開一大步，轉身便待發掌，但看仇如海巳收式靜立，那姿態分明告訴她勝負巳決，不用再打了，她畢竟是老江湖，懂得進退，情知再動手，只有自取其辱罷了，不禁面紅耳赤，恨恨地道：「小子，咱們這樑子是結定了！」

仇如海道：「悉聽尊便。」

金媒婆道：「後會有期！」

仇如海微笑道：「好的，希望再見面時，是朋友而非敵人。」

金媒婆轉向那四人一招手，隨即縱身而起，似一隻巨鳥破空飛去。

那四人自然不敢多停留，隨着金媒婆急遁而去。

一場本不可避免的大搏殺，就此急轉直下，霎時烟消雲散了。

韓珍珍對仇如海由衷的佩服，她向他露出一個甜笑道：「仇如海，你又救了我一次。」

仇如海說道：「沒甚麼，妳別放在心上。」

韓珍珍走到他跟前，以崇拜英雄的眼光看着他，道：「你眞了不起，她看來是個罕見的武林高手，可是你竟輕輕的將她打敗了。」

仇如海道：「我沒有打敗她啊！」

韓珍珍道：「我好像看見你打中了她一掌。」

仇如海道：「沒有，沒有打中她。」

韓珍珍詫異道：「那她爲甚麼不再動手？」

仇如海聳聳肩道：「大概她自知不易取勝，因此知難而退吧。」

韓珍珍道：「能使一個武林高手知難而退，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仇如海一笑道：「別恭維我，僥倖罷了。」

韓珍珍忽然換上一副担憂之色道：「你……不會相信她的話吧？」

仇如海道：「當然不會相信。」

韓珍珍正色道：「我大伯絕不是像她說的那種人，他爲人熱忱，急公好義，從來沒有幹過一樁見不得人的事。」

仇如海道：「唔……」

韓珍珍道：「我爹曾經告訴我，我大伯只是性子太烈，嫉惡如仇，不懂得隨和，因此難免得罪一些人。」

仇如海道：「唔……」

韓珍珍道：「你不相信？」

仇如海笑了笑道：「不，我相信。」

韓珍珍表情立刻開朗起來，笑道：「我不會騙你的，有一天你會知道我大伯是好人，而且是一位難得有的大好人！」

仇如海心中暗發冷笑，口中却漫應道：「是的，我也風聞妳大伯是一位頂天立地的武林偉人，我非常敬佩他。」

韓珍珍聽了更高興，說道：「我大伯沒有兒女，所以他特別喜歡我，改天回到我們百獅堡時，我給你引見引見！」

仇如海不置可否，移步向路上走去，道：「走吧，咱們邊走邊聊……」

「天快黑了，今夜，咱們在哪裏投宿呢？」

「我不知道，這一帶妳應該比我熟悉吧？」

「記得前面十幾里外，好像有一個小鎮。」

「那麼就去那鎮上過夜。」

「你猜那金媒婆會不會再來生事？」

「難說，咱們小心提防就是了——對了，剛才金媒婆說妳大伯身邊有『五虎將』日夜護衞，所謂『五虎將』……」

「哦，他們是我大伯的親信，武功都很高强。」

「他們叫甚麼？」

「天虎符勇、地虎干雄風，人虎歐陽昌，這三人在未投效我大伯之前就巳名滿武林，被人美稱『武林三虎』，此外還有『陰陽刀盧仲春』和『雲龍三現爪馬步騰』兩人，五人便合稱『五虎將』。」

「以虎爲號，其人必然是勇猛無比的了。」

「是的，我大伯名叫天獅，獅爲百獸之王，比老虎還要威風，有人曾經說過一句話：『天下武藝八斗，一獅五虎獨得其四』！」

「貴堡以『百獅』爲名，莫非妳大伯眞養了百隻獅子？」

「你猜呢？」

「我想不可能，養一二隻獅子是有的，養一百隻獅子怎麼養啊！」

「告訴你，是眞的！」

「哦，爲甚麼養那麼多獅子？」

「我大伯喜歡獅子，早年遠從西域購回一雄一雌兩隻幼獅，後來長大生了小獅子，小獅子再長大又生了小小獅子，就這麼幾十年繁殖下來，現在巳經超過一百隻了。」

「養在堡中？」

「是的。」

「拿甚麼給牠們吃？」

「牛，一天要吃掉十條牛！」

「啊呀，那不被牠們吃垮了？」

「不會，我大伯還養了幾千頭牛，在山中闢了一大片牧塲，牠們吃草長大無需化費銀子，而且牠們生殖也快，那些獅子怎麼吃也吃不完，反而還有牛肉可賣！」

「養那麼多獅子，好像沒有甚麼意義吧？」

「我大伯不願殺死牠們，又不敢放牠們入山去傷害人畜，只好一天一天看着牠們繁殖起來了。」

「爲甚麼不願殺，哦，我明白了，妳大伯名叫天獅，因此不願殺獅，對麼？」

「對了。」

「牠們有沒有經過訓練？」

「有少數幾隻受過訓練，夜裏就放牠們出欄，在堡中四處巡邏，有一次有個胆大包天的賊子入堡行竊，結果就死在獅口之下。」

這件事，仇如海曾聽五位恩師說過，如今由韓珍珍口中獲得證實，心頭不禁有些發毛，暗忖道：「這麼看來，我的使命眞如五位恩師所言是九死一生的了……」

韓珍珍接着道：「不過你放心，牠們巳被訓練得像狠狗一樣，能够辨識敵友，我保證牠們不會攻擊你。」

仇如海笑道：「妳以爲我害怕？」

韓珍珍笑道：「你武功高强，當然不怕牠們，不過猛獸畢竟不是人，被牠的利爪抓一下可受不了呢。」

仇如海忽然想起五位恩師當年被韓天獅殺成殘廢的事情，雖然此事五位恩師巳經詳細說過，但那祗是一面之詞，其中可能另有隱情，當下便將話題帶回五虎將身上，問道：「那五虎將跟隨妳大伯有多久了？」

韓珍珍道：「十多年了。」

仇如海道：「奇怪，我好像聽說五虎將跟隨妳大伯巳有二十多年了，敢情才只有十多年……」

韓珍珍表情突呈嚴肅道：「不錯，現在的五虎將不是以前的五虎將，以前的五虎將巳經……」

說到這裏，忽然住口不說了。

「怎樣？」

「……走了！」

「怎麼走的？」

「被……被我大伯撵走的。」

「爲甚麼？」

「他們幹了不可饒恕的壞事。」

「甚麼不可饒恕的壞事？」

「我不知道。」

「眞的不知道？」

「以前的五虎將離開百獅堡時，我才三歲，甚麼都不知道，後來曾聽堡中人約略提了一下，他們不敢詳說，怕挨罵。」

「舊五虎將是在何種情況下離開百獅堡的？」

「聽說我大伯給了他們一筆錢。」

「還有呢？」

「還有甚麼?」

「他們既然幹了不可饒恕的壞事，妳大伯沒有處罰他們麼?」

「我不知道，在我想，我大伯將他們撵出百獅堡就是一種處罰了。」

「沒有傷害他們?」

「我不知道，你問這幹麼?」

「沒甚麼，只是一時好奇，隨口問問罷了。」

× × ×

次日，他們在小鎮上買得兩匹驢子，即騎驢趕路，一路上也沒再發生事故，曉行夜宿，走了十二天，終於回到了大理百獅堡。

大理，原爲南詔蒙氏所據，後改號大禮國，五代晋時段思平據之，更號大理國，最後滅於元憲宗，明朝改爲大理府。

傳說元符二年段氏復興時，其人武功極强，成爲武林一帶武學大師，但時至今日，大家只知道一個百獅堡主韓天獅。

韓天獅的武功不僅冠絕天下，而且富可敵國，至少他在南方是家喻戶曉的大人物!

百獅堡不是在大理府內，而是在府北七十里的龍首關內，此關爲南詔皮羅閤所築，地勢險峻，兩山壁立如門，爲兵家必爭之地。

三十年前，韓天獅白手起家，在靠山的地方建立了他的家，由於他武功出衆，再加上生財有道，不到十年便成爲全國首屈一指的大藥材商，之後他的勢力漸漸强大而創建了百獅堡，起初百獅堡也只是個「大戶人家」，後來他的手下越來越多，一個個娶妻生子，房子不够住了，便在附近興建住家，終於滙成一個村落，最後就變成一個規模不小的鎭甸了。

如今的百獅堡看來就像一座小城市，城中有四條街道，居高下望，街道成一個「井」字型，商店林立，非常熱鬧。

百獅堡就在「井」字的中間，佔地之大，從南到北或從東到西，要走五百步才走得完，堡中的建築巍峨雄偉，亭台樓閣，苑園水池，以及武廳武場，幾乎樣樣俱全，要甚麼有甚麼!

這天，仇如海和韓珍珍騎驢回到了百獅堡，一入城中，街上的人個個都很客氣的向韓珍珍打招呼，好像見到了一位公主似的。

仇如海看到這種情形，始知五位恩師所以要辛辛苦苦培養自己前來百獅堡復仇的原因，敢情所有城中居民都是韓天獅的部下，外人一入此城是無所遁形的，一舉一動都無法逃過城中居民的耳目，情況如此，五位恩師當然沒有機會了。

發現每一個人都對自己投以驚異的眼光，他感覺很不自在，便向韓珍珍低聲道：「你們這地方從無外人進來麼?」

韓珍珍含笑說道：「有，而且很多，大都是各地的藥商，此外就是來販賣東西的。」

仇如海道：「我還以爲走入另一個世界，妳看他們都看着我。」

韓珍珍笑道：「這是因爲你跟我在一起，他們覺得很奇怪。」

仇如海道：「貴堡在甚麼地方?」

韓珍珍道：「就在前面，再進幾百步就到了。」

仇如海道：「我看我就送妳到此爲止，妳自己回堡去吧。」

這當然是句「違心之言」，目的只是要透過韓珍珍使韓天獅對自己不生懷疑罷了。

韓珍珍却是個死心眼的少女，聽了連忙道：「不，你一定要隨我去看我大伯，不管你願不願意留在此地，你一定要隨我入堡!」

仇如海道：「恐怕貴堡的人……」

韓珍珍忙道：「不要担心，有我在，誰也不敢對你無禮!」

仇如海道：「記住，我雖然四處流浪隨寓而安，但我不願被人懷疑，如果妳大伯對我不放心，趕快告訴我，我會立刻離開的。」

韓珍珍嬌嗔地說道：「仇如海，你爲甚麼會有這種心思?你救了我的命，我爹和大伯感激你都來不及，怎麼還會懷疑你呢?」

仇如海道：「咱們見面的地點是在滇北，那地方距此七百餘里路，也許妳大伯會想：我怎麼會這樣熱心護送妳七百餘里路來到這裏，此事大違常情……」

韓珍珍道：「我會告訴他你原打算前來南方遊歷，由於是順路，所以才送我回來。」

仇如海點頭道：「對，雖然我甚麼地方都可落籍，但我不希望因妳而獲得妳大伯的賞識，夤緣攀附，非我所喜，我只想憑我個人的能力討生活。」

韓珍珍道：「是啦!是啦!我知道你耿介倔强，我會詳詳細細把你的爲人告訴我大伯的。」

說話間，一座巍峨的大堡已呈現在眼前——百獅堡到了!

一眼望去，大門寬二丈，兩邊各踞一隻大石獅，大門上是一座城樓，牆高丈餘，但由大門望入，仍可見到堡中規模宏大的建築物。

兩人來到堡門口，早有一個堡丁出迎，笑瞇瞇的拱手說道：「韓姑娘，妳回來啦!」

韓珍珍點頭「嗯」了一聲，招呼仇如海一起騎驢進入堡內。

那堡丁跟上笑問道：「韓姑娘，這位貴客是……」

韓珍珍道：「我的救命恩人。」

那堡丁吃了一驚道：「救命恩人?這……這怎麼說呀?」

韓珍珍回頭瞪了他一眼道：「怎麼，要我向你稟告一番是不是?」

那堡丁忙道：「不!不!韓姑娘妳別生氣，小的只是……只是想知道要不要去稟告堡主，說妳和一位貴客回來了?」

韓珍珍道：「可以，我先去見我爹娘然後就去見我大伯，你先去稟報便了。」

那堡丁連聲應是，拔步跑了進去。

一進堡門，眼前是一大片廣場，韓珍珍領着仇如海由場邊走到一排馬廐前，兩人下了驢子，將兩匹驢子交給一個老人照料，韓珍珍隨即領着仇如海走入樓閣林立的堡內。

仇如海長了這麼大，這還是首次見識到這麼大的人家，他恍如走入皇宮禁地，

頗有美不勝收眼花撩亂之感，也忘記經過多少庭院，最後才到達一座高雅清幽的院子裏。

韓珍珍道：「這是我爹娘住的地方，我哥哥和我嫂子也住在這裏。」

她接着大聲叫道：「爹!娘!我回來了!」

庭院僕從極多，早有人去通知她父母，未幾就有一對老夫婦和一個青年在廳上出現。

這對老夫婦不問便可知道是韓珍珍的父母，他們都有五十多歲了，看見女兒歸來，自是欣喜萬分，但一見女兒帶着一個青年回家，不免有些錯愕。

韓珍珍拜見過父親韓世傑，便投入母親懷抱，撒嬌道：「娘，女兒差點見不到您們二位老人家呢!」

韓世傑急想知道仇如海與女兒關係，當即輕咳一聲道：「珍兒，妳把客人冷落了，這位老弟是誰呀?」

韓珍珍這才脫離母親懷抱道：「爹，他是女兒的救命恩人，叫仇如海。」

轉對仇如海一笑道：「仇如海，這是我爹，這是我娘，還有，這是我哥哥韓志揚。」

仇如海一一拱手爲禮。

韓世傑一聽「救命恩人」四個字，不敢怠慢，忙請仇如海坐下，他還不知詳情，只跟仇如海客氣的寒喧幾句，便回頭對女兒道：「珍兒，妳說這位仇老弟是妳的救命恩人，究竟是怎麼回事?」

韓珍珍便將經過情形詳細說出，並對仇如海的武功大加恭維。

韓世傑顯然很世故練達，他靜靜的聽完女兒的陳述之後，才向仇如海一拱手道：「小女遇險，多承援手，韓某人先此致謝!」

仇如海欠身道：「不敢，在下湊巧碰上，此事不足掛齒。」

韓世傑見他談吐不俗，心中頗有好感，含笑道：「老弟何方人氏?」

仇如海恭聲說道：「小地方，蜀東南溪。」

「請恕韓某人冒昧問一句話，老弟的姓名奇特，是否有某種含意?」

「爹娘取的名字，在下亦不知其含意，等到稍懂人事想知道時，爹娘已雙雙亡故了。」

「令師何人?」

「他是個老叫化……」

當下，他又將那天編造說給韓珍珍聽的那一套說了出來。

韓世傑似乎未加懷疑，點了點頭，沉思有頃，然後才說道：「那個叫『金媒婆』的老媼，根據小女所述，可能就是常三娘……」

韓珍珍急急問道：「常三娘?她是誰呀?」

韓世傑道：「這老婆子在南方武林頗有名氣，綽號叫『奪命金蓮』，她那雙三寸金蓮相當厲害，有個名堂叫『陀螺十八踢』，傷在她脚下的武林人頗爲不少。」

說到此處，轉對仇如海問道：「老弟那天與她動手，她可曾使出其成名絕技『陀螺十八踢』?」

韓珍珍接口道：「她根本沒有機會，不到十招她就敗了!」

韓世傑面容一動，轉注仇如海道：「老弟在十招之內就打敗了她?」

仇如海搖頭道：「沒有，她原說要在二十招內擊敗在下，可是交手不滿十招忽然不再打了，帶着她的手下匆匆離去。」

韓珍珍道：「我好像看見你打中了她一掌。」

仇如海笑道：「我若是打中了她一掌，她的身子怎麼幌都沒幌一下?」

韓珍珍當時實在沒看清楚，聽他這麼說，只好啞口無言了。

韓世傑皺了皺眉道：「奇怪，她既企圖刦持小女，怎麼中途罷手，是否當時另有武林高人在場?」

仇如海道：「沒有。」

韓珍珍又道：「爹，他身手十分了得，常三娘明白再打下去必敗無疑，所以知難而退了。」

韓世傑不禁對仇如海投以驚異的眼光，說道：「老弟年紀輕輕竟能擊敗『奪命金蓮常三娘』，將來必能成爲一代之雄，眞是可喜可賀。」

仇如海謙遜道：「韓爺誇獎了，在下並不打算憑武闖業，家師在世時，一再告誡江湖險惡不宜輕涉，所以在下只想平平凡凡過日子。」

韓世傑聽了更覺此子見識高超，心中更加高興，笑道：「聽老弟之言，倒叫韓某人感到慚愧了。」

說至此，忽然轉對兒子韓志揚道：「志揚，你一向毛躁，自命不凡，今後可得多向這位老弟學學做人的道理，這位老弟說的話可都是眞知灼見啊!」

韓志揚唯唯諾諾，不過從眉宇間可以看出他是個很有衝勁的青年，對仇如海雖無反感，却明顯的不服氣。

這時，韓母開口道：「珍兒，妳舅媽的病怎麼了?可有起色?」

韓珍珍道：「有，舅媽已經快好了，她的病只是勞累過度，靜養一些日子也就沒事了。」

韓母道：「見過妳大伯沒有?」

韓珍珍道：「還沒呢。」

韓母道：「快去見見他，這些天他一直在問妳的消息，還埋怨妳爹不該讓妳單獨出遠門呢。」

韓珍珍道：「好，女兒這就去見大伯——仇如海，你跟我來!」

仇如海站起道：「我看不必了，又不是甚麼大事，請容在下就此告辭如何?」

韓珍珍輕輕一跺足道：「不，你一定要去見見我大伯，在路上說好了的，怎麼你又……」

說至此，一臉的情急嗔怒之色。

仇如海笑了笑道：「能有機會去拜謁韓堡主是在下莫大的榮幸，只是在下不希望……不希望被誤會是去討賞。」

韓珍珍道：「不會的，我會告訴他老人家你不是那種人。」

仇如海仍然故作猶豫。

韓世傑笑道：「去吧，家兄很疼愛小女，如果你不去見他，他一定會怪我。」

仇如海拱手道：「既是如此，在下恭敬不如從命了。」

於是，他和韓珍珍一起來到了另一個

庭院。

這個庭院雕樑畫棟，美侖美奐，但更大的特色是戒備森嚴，到處可見到勁裝武士在走動，而且顯然都是一流高手。

經過通報，韓、仇二人被領入一間精美的書房。

仇如海終於見到了百獅堡主韓天獅！

這位名震天下的大人物，倒是跟他想像中的不一樣，人很儒雅和氣，雖已年近六旬，但看來像個飽學儒士，氣派雖高貴却給予人親切之感。

不過，仇如海心弦却在陣陣抽緊，因爲他從五位恩師口中得知這位韓天獅其實是個外貌忠厚而內藏奸詐之人，而且又是非常精明非常殘酷的一代梟雄，當年他是在「怒不形於色」的舉態之中斷去了大師父「風雷神寇樹基」的六個手指、砍去了二師父「血劍譚天麟」的一條胳臂、斬斷三師父「花蝴蝶屈翎」的一隻腿、挖下四師父「千手怪惲寒星」的雙目、割下五師父「浪女浦夢珠」的鼻子，像這樣一個無情無義心狠手辣的人，怎不令他見了心怯呢？

萬一自己來此的企圖被他識破，不但自己萬無生理，且將使五位恩師十年辛勞付諸東流，那就太對不起五位恩師了！

所以，他心中很緊張，於踏入韓天獅的書房之際，頗有踏入地獄之感。

百獅堡主韓天獅姿態悠閒的坐在書桌後，看見韓、仇二人進來，面上笑容可掬，只是沒有起身相迎。

他是舉世無雙的大豪雄，又是富可敵國的大富翁，一向受人尊如帝王，今天接見的是他的侄女和一個無名小卒，當然沒有起身相迎的必要。

韓珍珍向他一福，歡聲道：「大伯，珍兒回來啦！」

韓天獅笑道：「好，介紹客人！」

韓珍珍靠近仇如海身邊站着，道：「他姓仇名叫如海，是珍兒的救命恩人！」

仇如海不亢不卑的向他行了一禮道：「小子仇如海，拜見韓堡主。」

韓天獅含笑道：「請坐。」

「謝謝。」

仇如海在一旁的紫檀椅上坐下來。

韓天獅道：「珍兒，妳說這位仇兄是妳的救命恩人，這表示妳在外面出了事，現在就說給大伯聽聽，慢慢的說，詳詳細細的說。」

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他的成功都有其成功的條件，仇如海此刻對他的印象是：此老冷靜而精明，絕不會爲感情所矇蔽，而且處事明快，有條不紊！

這樣的人當然也是最富心機的人，也是最可怕最不容易欺騙之人！

韓珍珍是屬於活潑任性的女孩子，但在這位大伯面前也不敢放肆，當下正正經經的將在路上所遭到的一切，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最後强調了一句話：「大伯，他原不想來見您，是珍兒堅持他來的！」

韓天獅神色不動，看不出他心裏在想什麼，只微微一笑道：「爲甚麼？」

韓珍珍道：「他認爲這種事沒甚麼不得了，不願因此而受到您老人家的賞識，他一再告訴珍兒夤緣攀附非其所喜。」

韓天獅轉對仇如海打量着，目光炯炯，似乎能看透人心！

仇如海心甚忐忑，但他知道在對方面前，一定要表現出倔强的個性才能贏得信任，當下起身一拱手道：「韓堡主，在下本是個流浪漢，這回因想來南方遊歷，才順便護送令侄女回堡，確無別意，今天有幸見到韓堡主，當引爲畢生之榮耀，請容在下就此告辭！」

韓天獅微笑道：「別急，你請坐下，聽珍兒之言，老夫已知仇世兄是個有骨氣的青年，你可以不接受答謝，但作作敝堡的客人總可以吧？」

仇如海並非眞想告辭，聞言便又坐了下來。

韓天獅道：「仇世兄能够擊退常三娘，足見身手非凡，可願讓老夫知道你的師承？」

仇如海再將編造的故事說了一遍。

韓天獅未再深究，只頷首輕嗯了兩聲，說道：「常三娘說老夫殺了她丈夫，仇世兄相信麼？」

仇如海道：「存疑。」

韓天獅道：「那是眞的。」

仇如海道：「那麼，其錯必不在韓堡主。」

韓天獅道：「不錯，事實剛好相反，是她丈夫幾次企圖謀害老夫，以便獨霸藥市，老夫忍無可忍才殺了他的，而且是在公平決鬥下殺死他的。」

仇如海道：「既是如此，韓堡主可無愧於心，不過常三娘爲夫報仇却不遁正途，韓堡主最好提防一些。」

韓天獅道：「她根本進不了敝堡，因此才想到刦持珍兒……」

韓珍珍道：「大伯，珍兒要向您老人家提出一個要求。」

韓天獅道：「說。」

韓珍珍一指仇如海道：「他父母雙亡，無家可歸，這些年來一直在四處流浪，靠勞力討生活，不知大伯可願給他一份工作？」

仇如海連忙故作姿態道：「韓姑娘，在下早就告訴妳了，怎麼妳又——」

韓珍珍制止他說下去，又向韓天獅道：「大伯，您答應不答應？」

韓天獅道：「要是大伯答應了，妳希望給他一份甚麼樣的工作呢？」

韓珍珍道：「打雜，跑腿，或者派他養牛養馬。」

韓天獅爲之失笑道：「荒唐！這位仇世兄允文允武，並非池中之物，他又是妳救命恩人，妳好意思叫人家幹這種事？」

韓珍珍道：「他只願靠勞力討生活，只有靠勞力討生活，他才肯留下來！」

韓天獅搖頭笑道：「荒唐！大伯若派他去打雜跑腿，不被人指責才怪！」

他轉對仇如海笑問道：「仇世兄若願在敝堡定居，老夫無任歡迎，就委屈仇世兄爲敝堡金獅武士副統領如何？」

百獅堡除了有著名的「五虎將」之外，還有三百個金獅武士，這三百個金獅武士也都是當今武林的第一流高手，許多練武人都以能受聘入百獅堡爲金獅武士而視爲無上光榮，其價値就如考中進士一般，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現在韓天獅要禮聘仇如海爲金獅武士副統領，等於是一步登天

，連韓珍珍聽了都嚇了一大跳。

仇如海當然知道金獅武士副統領的地位很高，如果自己能眞成爲金獅武士的副統領，今後在進行復仇的使命上要方便得多，但他知道沒有這麼便宜的事，這可能只是韓天獅的一種試探，故他一點不表動心，而淡淡一笑道：「韓堡主的盛意，小子心領了，剛才在下在韓二爺面前說了一句話，現在再在韓堡主面前說一次，家師在世時，曾一再告誡江湖險惡不可輕涉，一旦惹上是非便永無寧日，證諸常三娘二十年來不忘爲夫復仇一事，便知家師之言極爲正確，所以在下不打算成爲一個武林人物，雖然在下練了一些拳脚，但在下寧願作個普通人……」

說到此處，起身一拱手道：「失禮，在下告辭了。」

韓珍珍愕然道：「仇如海，你……」

韓天獅突然哈哈大笑道：「好！好！你是老夫生平所見最有志氣的青年，一般習武人夢寐以求的地位你却棄如敝屣，眞是了不起！」

仇如海微笑道：「錯了，應該說在下是個最沒志氣的青年，也許有一天，敝堡主會發現在下是個店小二，小販商，或者是個轎夫。」

韓天獅笑道：「人各有志，老夫當然不便勉强，只是你救了老夫侄女，就算你不圖報答，便在敝堡作客數日又何妨？」

仇如海答道：「這當然不妨，不過貴堡爲武林重地，我這個外人實不便多停留，要是韓堡主不反對的話，在下倒喜歡在城中找一家客棧住下，以便在貴地做數日之遊。」

韓天獅道：「敝堡並無任何機密，你可放心在此盤桓數日，不必去投宿客棧，再說此地除了敝堡之外，也沒有甚麼可看可說的。」

話聲一頓，看了韓珍珍一眼，接着笑道：「這一點要求仇世兄若不答應，老夫就無法向這丫頭交代了，她撒起嬌來，可眞叫人受不了呢！」

仇如海道：「既如此在下拜謝了。」

說畢，起身深深一揖。

作客百獅堡　權充養獅人

第一步行動終於成功了。

但「作客數日」之後又如何呢？

仇如海對此並不担心，他已看出韓珍珍對自己已生情苗，雖然他極不願意傷害一個純潔的姑娘，但情勢發展至此，他已別無他途可循，只好利用這個姑娘掩護自己——他知道韓珍珍一定捨不得自己離去，她一定想盡辦法留下自己，當自己變成百獅堡的一員之後，就可開始進行爲五位恩師復仇的行動了。

這天晚上，韓世傑設宴欵待他，以答謝他救女之恩，但韓天獅沒有參加，他身份極尊，對於像仇如海這樣一個無足輕重的青年，他自然沒有參加其宴會的必要。

晚宴之後，仇如海被安排住宿於百獅堡的一座賓館，下人已得吩咐，故待他如上賓。他沒有任何行動，規規矩矩的上床睡覺。

次晨，他剛吃過早膳，韓珍珍已來到賓館，她今天換上一身新衣，看來更是俏麗動人！

「喂，仇如海，今天，我要陪你玩一天！」

仇如海呆呆望着她，心情十分複雜。

韓珍珍嫣然一笑道：「你怎麼啦？」

仇如海面色發紅道：「沒！……沒甚麼。」

韓珍珍走到他跟前，俏皮的指着他的鼻尖笑道：「你臉紅了，我知道你心裏一定在想着甚麼，快說出來！」

仇如海困窘一笑，道：「一定要我說嗎？」

「非說不可！」

「妳很美。」

這下輪到韓珍珍臉紅了，不過她羞中有喜，像一般少女聽到情郎的讚美一樣，芳心大悅。

「哼，你現在才發現啊？」

「不，妳今天特別標緻。」

韓珍珍東張西望一遍，才低聲道：「告訴你，我爹娘也很欣賞你！」

仇如海心頭一跳，不知是喜是憂，乃左右而顧言他道：「妳說要陪我玩一天，哪裏去呀？」

韓珍珍道：「今天就在這堡中玩，我們百獅堡可以讓你玩一整天。」

仇如海當然希望先摸淸百獅堡的整個環境，欣然道：「好，咱們先在堡中走走，然後同看獅子，我長了這麼大還沒看過獅子呢。」

於是兩人走出賓館，開始遊覽堡中風光，韓天獅富甲天下，堡中設施自是非凡，光是一座花園就够人遊覽老半天，但仇如海的興趣並不在此，他現在就像一個賊在測探下手的對象，構想今後行動步驟。

這天上午，他已大略的了解百獅堡的情形，發現這座百獅堡共分三進六庭院，韓天獅與韓世傑分居第二進的東西二庭院，五虎將和三百個金獅武士分住第一進和第三進的四座庭院，對第二進的東西二院形成一種圍護之勢，全堡大小房樓多達百幢，而堡後靠山之處另闢有一大片養獅的地方，三面圍欄，山壁下有人工開鑿的幾個大山洞，供獅子棲息。

仇如海對那羣獅子特別注意，因爲韓珍珍曾說有少數獅子經過訓練，他們每夜都被放出來巡邏，而自己將來的行動當以夜間居多，因此牠們對自己無疑會產生阻碍與威脅。

韓珍珍招來一個身形魁梧的老人，向仇如海介紹道：「這位是負責養獅的邊叔叔，跟隨我大伯已經有三十年，他有一套馴獅絕技，獅子到了他手下，乖得像貓一樣。」

仇如海知道他叫「神鞭邊無界」，不但是馴獅高手，而且武功也不弱，是値得注意的人物，連忙施禮表示久仰。

神鞭邊無界已知他的來歷，所以對他也很客氣，便爲他說明獅子的習性及生長情形，然後又親入獅欄中表演了幾套馴獅遊戲，最後在韓、仇二人欲行離去之時，忽然意味深長的向仇如海道：「老弟在敝堡作客期間，夜裏請勿出來走動，以免危險！」

第二天，韓珍珍陪仇如海入山看牧場

，他們騎馬奔馳於牧場上，所看的牛比螞蟻還多……

第三天，韓珍珍陪他蹓躂堡外的街道，同時使他了解她大伯經營藥材的情形，原來韓天獅是獨一無二的大批發商，所有採藥人把各種藥材賣給韓天獅，再由韓天獅販賣給城中的中批發商，再由中批發商賣給各地藥商，一種藥物到了病患那裏，要轉手四、五道之多，因此韓天獅在仇如海的印象中已非「中間剝削」，而是「不勞而獲」了，但韓珍珍却有一套合理的解釋，她說若不如此，大批發商一多，大家爲了爭奪藥市，常會引發械鬥，而且她大伯由採藥人手裏把藥材轉售給中批發商並未賺取暴利云云……

到了這天下午，仇如海覺得該是表示「告辭」的時候了，因此他便向韓珍珍說道：「韓姑娘，在下已在貴堡住了三天，明天該走了。」

韓珍珍神情爲之黯然道：「你眞不願留下來？」

仇如海道：「老實說，我很喜歡此地，可是我總得去開創自己的前途，妳說是麼？」

韓珍珍道：「這裏難道不能開創你的前途？」

仇如海反問道：「妳要我幹甚麼？」

韓珍珍道：「你喜歡幹甚麼就可幹甚麼！」

仇如海笑道：「利用妳的關係？」

韓珍珍道：「如果你不願如此，可以找一份工作，我大伯原說要聘請你爲金獅武士的副統領，那也是一份工作呀！」

仇如海搖頭道：「不，那樣一來，大家都知道那是因妳而獲得的，那些金獅武士怎會心服？」

韓珍珍道：「那麼，你看金獅武士如何？」

仇如海沉吟不語。

韓珍珍忽然嬌靨泛紅，低首羞答答道：「仇如海，我……想問你一句話……」

仇如海差不多已知她要問甚麼，却裝蒜道：「甚麼事？」

韓珍珍幾次欲語還休，最後還是羞於啓口，而發嗔的一跺足道：「算了，算我白認識了你一場，你要走就走吧！」

仇如海道：「那麼，陪我去向令尊及韓堡主辭行如何？」

韓珍珍道：「我不管！」

她發了小姐脾氣，掉頭奔了出去。

仇如海不料她會如此，頓覺自己弄巧成拙了，當下只得親自向韓天獅辭行。

他多麼希望韓天獅會挽留他，誰知韓天獅只客氣的說道：「仇世兄既然堅意要走，老夫也不敢勉强，解救珍兒之情，老夫會記在心裏，異日有機會再到南方來，務請駕臨舍下奉茶。」

「是，感謝韓堡主的隆重招待，在下就此告辭。」

他施禮而退，心中沮喪已極，好不容易打入了百獅堡，却因自己的過份做作而功虧一簣，現在還有甚麼辦法可施呢？

幸好當他步出韓天獅的書房之際，救兵來了，只見韓世傑匆匆而至，一見他便問道：「老弟，小女說你要走了？」

仇如海道：「是的，正想去向韓爺辭行呢。」

韓世傑道：「別忙，我去與家兄說幾句話，你請稍待片刻。」

說畢，一脚跨入韓天獅的書房。

一會之後，一個僕人出來向仇如海拱手道：「仇少爺，敝堡主有請。」

仇如海心中大喜，便又跨入書房，趨至韓天獅和韓世傑面前道：「韓堡主有何賜教？」

韓天獅表情有些尷尬，笑了笑道：「仇世兄，你在何種條件下才肯留下來？」

仇如海故作一怔，說道：「韓堡主這話……」

韓天獅笑道：「老夫無兒無女，舍弟也只得珍兒這個女兒，因此，我們兄弟一向嬌縱她了些，剛剛舍弟告訴老夫她哭得很傷心，所以現在請你開出條件，只要你肯留下來，甚麼條件老夫都接受，要是這樣還不能留下你，對不起，老夫只好用强啦！」

仇如海假作沉吟，然後才說道：「韓堡主，韓二爺，在下出身低賤，充其量只能當個下人而已……」

韓天獅道：「你能夠擊退常三娘，足見身手極强，要是不願當金獅武士副統領，就幹個金獅武士如何？」

仇如海道：「在下不想當武士，當上武士就等於身入江湖了。」

韓天獅問道：「那麼，你願意幹甚麼呢？」

仇如海道：「韓堡主和韓二爺一定要在下留下的話，在下就替那位邊大叔做個帮手，帮他養養獅子。」

韓天獅立刻大聲道：「來人！」

僕人應聲而至。

「去叫邊無界來見！」

「是！」

不久，神鞭邊無界到了。

韓天獅道：「無界，這位仇兄你見過了吧？」

神鞭邊無界答道：「見過了。」

韓天獅道：「從今天起，他是你的帮手！」

神鞭邊無界有些摸不着頭腦道：「這位仇世兄，……他懂得養獅子麼？」

韓天獅道：「不懂，你要教他！」

神鞭邊無界跟了他几十年，深知他的個性，當下不敢多問，點頭道：「好的，屬下也正需要一個帮手。」

韓天獅道：「告訴管家每月給他一百兩銀子，並妥善安排他的食宿。」

「是！」

「還有他雖是你的帮手，日常行動却不受限制，更不得把他當作下人看待！」

「是！」

「好了，把他帶走吧！」

× × ×

一晃就過了半個月。

這半個月，仇如海唯一的收獲便是與十頭經過訓練的獅子混熟了，牠們已視他如主人之一，乖乖的在他的長鞭下接受驅使。

當然，韓珍珍天天來與他厮混，全堡上下已知他將是韓二爺未來的乘龍快婿，因此對他非常客氣有禮。

這天，神鞭邊無界在他所住的東廂設

下一桌酒席，請來了五虎將和金獅武士的統領「摘星手甘維武」吃壽酒，原來這天是邊無界五十五歲的小生日，每年他們七人過生日都請客小聚一番，以示慶祝。

仇如海也在被邀之列，這是他進入百獅堡半個月來首次見到五虎將。

天虎符勇：五十來歲，方面大耳，有一對鷹眼，看人的時候，就好像要把那個人吃掉似的。

地虎干雄風：也是五十左右，身子矮矮胖胖的，有一隻朝天鼻，兩顆大門牙，樣子就像一隻老虎。

人虎歐陽昌：四十多歲，斯斯文文的，可惜一隻鷹鈎鼻使他看起來不太有親切感。

陰陽刀盧仲春：六十出頭，相貌嚴峻，左邊臉上有一大塊白斑，據說他的兵器是一把「陽刀」和一把「陰刀」，但從無一人見過那把「陰刀」，因爲「陰刀」一出現時，對手就死了。

雲龍三現馬步騰：也是六十出頭，身子瘦瘦細細的，十個指頭留着又長又尖的指甲，看上去就像龍爪，令人心悸。

在邊無界的介紹下，仇如海一一爲禮，態度十分謙恭有禮。

五虎將和「摘星手甘維武」當然知道他是韓珍珍的意中人，故也不敢對他無禮，雖然年齡懸殊，仍視他爲同僚，八人圍着酒席觥籌交錯，歡述痛飲。

他們七人都是海量，酒到杯空，但喝多了總是會醉，摘星手甘維武首先有了醉意，他一再的强迫仇如海喝酒，仇如海怕喝醉誤事，推辭不喝，摘星手甘維武一把抓住他的手臂道：「老弟，你看不起我是不是？」

仇如海忙道：「甘統領言重了，在下實是量淺，再喝就要醉了。」

甘維武大笑道：「不打緊，咱們練武之人死都不怕，還怕醉啊？來！來！這一杯你非喝不可，不喝就是看不起我！」

仇如海眼看推辭不掉了，只好喝了下去。

誰知甘維武還不放過他，又笑道：「好！老弟，我就看得出你能喝，你是個深藏不露的青年，對不對？據說你打敗了常三娘，對不對？常三娘可是响叮噹的角色，你能够打敗她，足見技藝非凡……，對了，乘着今天大夥兒在一起，露一手給我們看看怎麼樣？」

除了邊無界之外，五虎將一齊鼓掌表示贊同，紛紛要他表演一手。

仇如海推辭不迭道：「不，在下雖然學了一些拳脚，純爲防身之用，在七位前輩面前，在下怎敢班門弄斧，諸位饒了在下吧。」

甘維武大叫道：「不成！我告訴你，我們幾人早就想看看你的身手，你若是看得起我，就露一手給我們看看！」

仇如海道：「甘統領請原諒，在下學的幾手實在不登大雅之堂——」

甘維武不容他說完，就用力一拉他的手臂，欲將他拉離酒席，不料仇如海坐着的身子却穩如磐石，動都沒動一下，甘維武不禁臉色一變！

仇如海知這下傷了他的尊嚴了，連忙起身道：「甘統領，請你饒了在下吧？在下不過是個下人，本不配與諸位平起平坐，在下……失陪了！」

說畢，拱手欲退。

甘維武因爲剛才一拉沒拉動他，臉上掛不住，豈肯讓他走，轉對邊無界冷笑道：「邊兄，你這個副手架子好大啊！」

邊無界笑道：「甘統領，你醉了。」

甘維武哈哈大笑道：「沒有，我一點都沒醉，我只要這位老弟露一手讓我們見識見識，這難道過份了不成？」

邊無界也想看看仇如海的能耐，便向仇如海說道：「如海，你身懷絕技是事實，如今咱們都是一家人了，你不必客氣，就露一手給大家看看？又有何妨？」

仇如海並不是怕自己技藝拙劣貽笑大方，而是自己的武功承於江北五怪（韓天獅以前的五虎將），一旦被眼前的五虎將看出自己的師承，大禍立刻臨頭，復仇的計劃也就立刻成爲泡影了。

這時聽了邊無界的勸說，覺得若再拒絕反會使他們生疑，只得點頭道：「好吧，在下不揣鄙陋，就來一手雕虫小技就教於諸位前輩之前，要得不好請勿見笑。」

他抓起桌上的一雙竹筷，隨手一甩，只聽一「篤！篤！」二響，那雙竹筷已如飛刀釘在一支木柱上，深達兩寸之多！

這絕不是雕虫小技，而是驚世駭俗的奇技，在場的五虎將和甘維武雖然也有這份能耐，但由於仇如海年紀輕輕就有這份功力，他們都不禁相顧失色，爲之懍然心驚！

有一陣工夫，他們都似呆住了。

天虎符勇深深吸了口氣，面上浮起一抹微笑，道：「老弟果然身手不凡，難怪常三娘敗在你手下，佩服！佩服！」

仇如海有些後悔，忙道：「不敢，這是在下最得意的一手，別的就不行了。」

天虎一對鷹眼緊緊盯着他，又微笑道：「就憑這一手已足够震驚天下，看來令師絕非默默無名之人……」

地虎干雄風接口笑道：「是啊！老弟，令師究竟是哪一位？他眞是一個默默無名的老叫化麼？」

仇如海道：「是的，家師確是個叫化子，只因在下救他於病危，他才傳授在下武功，在下與他相處那麼多年，他除了說過他姓段之外，別的都不肯說。」

天虎忽然道：「老弟想不想知道令師出身於哪一門派？」

仇如海道：「符前輩莫非知道家師的出身？」

天虎符勇道：「你只要使出他教你的武功，符某人大概就可看出其淵源。」

仇如海搖頭道：「在下不想知道家師的出身！」

天虎符勇道：「爲甚麼？」

仇如海道：「對家師的一種尊敬！」

天虎符勇表示不解地問道：「一種尊敬？」

仇如海正容道：「是的，家師既不願爲人所知，在下身爲弟子當順從其意！」

他怕他們又要起鬨促自己表演武功，故以嚴肅的語氣說出了這句話。

但甘維武已有了醉意，已不管事情的輕重，大聲道：「不成理由！他是你的恩師，你要是不知他的姓名來歷，就太對不

起他了。對不對？來！你打一路拳掌給我們看看，保證一看就能看出令師出身的門派！」

仇如海心頭一沉，思忖電轉，神情微露不悅，再度站起道：「在下本不欲在此留下，只因韓堡主一再好意挽留，盛情難却才答應下來的，在下自知性情不合於武林，故一直不欲涉足，諸位一定要相强的話，在下只好捲舖蓋了。」

甘維武一呆道：「你在威脅我？」

仇如海拱手道：「豈敢，在下不想得罪任何人，甘統領請多包涵。」

說畢，便欲辭出。

就在此時，忽有一個金獅武士匆匆入廳道：「甘統領，有人找上門來了！」

甘維武眉毛一揚道：「誰？」

那位金獅武士答道：「無情殺手獨孤寒！」

猶如平地一聲雷，在場七人陡地呆住了！

× × ×

無情殺手獨孤寒何許人？

只要是武林中人，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這個「無情殺手獨孤寒」，因爲他是黑道上的第一號殺手！

江湖上有許許多多的殺手，但只有這個「無情殺手獨孤寒」最可怕，他幹受僱殺人的買賣已經幹了十多年，從來沒有失手過一次，而且他只接大買賣，也就是說所要殺的對象必須是個武林中第一流人物，他才肯受僱，當然他所索取的酬勞也貴得嚇人，殺一人要十萬兩銀子。

這個人來百獅堡幹甚麼呢？

他是來殺人的！

他平時杳如黃鶴，但一出現就一定要殺人！

現在，他就站在大門內的廣場上，像一枝旗桿插在那裏，整個人紋風不動！

他的脚下已躺着三個金獅武士，地上有幾灘血，毫無疑問，那是傷在他的劍下的。

他的身邊圍着八個金獅武士，但是這八個金獅武士都不敢再動手了，只是將他包圍着，等待五虎將和甘統領馳援。

他是一個中年人，白面無鬚，身材頎長，穿着一襲潔白的長袍，腰上懸着一把長劍，劍眉星目，鼻端唇[illegible]，相貌可說相當英俊，但他給人的印象是强烈的冷酷無情！

百獅堡的三百金獅武士沒有一個是三脚貓的，可是剛才圍攻他的三個金獅武士一個照面就傷在他的劍下，他們甚至沒有看見他拔劍就已經中劍倒下了。

因此，包圍他的八個金獅武士都不敢再輕舉妄動，只等五虎將和甘維武快來處理。

甘維武，五虎將和仇如海趕到了！

仇如海本不想來，是五虎將要他來的，他不敢不聽他們的話。

甘維武是三百金獅武士的統領，但五虎將的地位却在他之上，而五虎將中，則以天虎符勇爲首，他走到廣場上，向那八個金獅武士一擺手，八個金獅武士立刻退下，遠遠站開。

天虎符勇一瞥臥倒血泊的三個金獅武士，看出他們已經死了，所以目光隨即移上無情殺手獨孤寒的臉，冷冷問道：「無情殺手獨孤寒？」

無情殺手獨孤寒點了點頭。

天虎符勇道：「所爲何來？」

無情殺手獨孤寒道：「殺人。」

語氣很平和，就好像他說的不是「殺人」兩字，而是說「拜訪」似的。

天虎符勇道：「殺誰？」

獨孤寒道：「韓天獅。」

天虎符勇笑了，不屑地說道：「你配麼？」

獨孤寒神色依然那麼平靜，緩緩道：「這是我有生以來所接的一筆最大的買賣，我知道有些困難，但二十萬兩銀子是個很誘人的數目，我要全力一試。」

天虎符勇道：「二十萬兩銀子果眞不是個小數目，僱主是誰？」

獨孤寒道：「常三娘。」

天虎符勇臉色微沉道：「原來是她，她好像永遠不死心。」

獨孤寒緘默着，他是個不喜歡多說廢話的人，殺手都沒有感情，都不喜歡多說廢話。

天虎符勇冷冷笑道：「她不死心還有一些道理，你接下這筆買賣，却是大錯特錯！」

獨孤寒道：「請韓天獅出來如何？」

天虎符勇搖搖頭道：「敝堡主午睡方酣，他在午睡的時候，誰也不准去吵醒他的。」

獨孤寒道：「殺死韓天獅是我來的目的，爲了達到這目的，我不惜殺一百人或一千人。」

語氣仍然那麼平和，一點不帶火氣，明顯表示他有充分把握達成目的，用不着發脾氣。

天虎符勇冷笑道：「獨孤寒，我知道你是個可怕的殺手，但是這次你錯得太離譜，你在任何地方都可目空一切，都可賣狂賣妄，但要到百獅堡來滋事，那你是老壽星上吊，活得不耐煩了！」

獨孤寒目光一注，開始對他打量着，問道：「你是五虎將中的哪一個？」

天虎符勇道：「符勇。」

獨孤寒忽然嘆了口氣道：「你廢話說得太多了，簡直不像聞名天下的五虎將，要是你想阻止我殺人，爲甚麼不趕快行動呢？」

天虎符勇一躬身道：「抱歉，勞你久候了。」

身形挺起之際，手上已多了一對短劍，一對光芒奪目的金色短劍！

甘維武突然大聲道：「符兄，這個人交給我！」

聲落人到，縱落在天虎符勇的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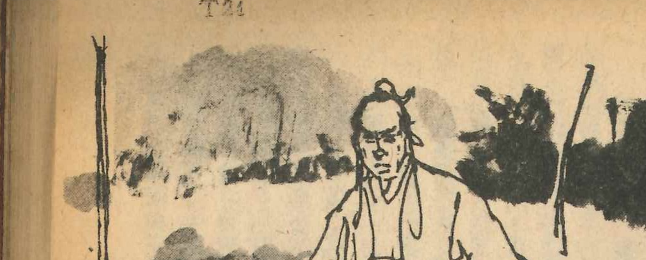
天虎符勇微微一皺眉道：「甘統領，你今天喝多了酒，不宜與人動手，快退下吧！」

甘維武哈哈笑道：「別替我担心，我頭腦清醒得很，一點不礙事！」

天虎符勇道：「退下，讓我來。」

甘維武一指死在獨孤寒劍下的三個金獅武士，情緒激動道：「他們是我的部下，我身爲統領，怎能看着他們白死！」

話到末了，一道長虹已自腰上冲起，並且像一道閃電投向無情殺手獨孤寒！



這位金獅武士統領在未投入百獅堡之前，就已是南方武林少數的劍術名家之一，他成名二十多年，身經數百陣仗，只敗過一場，敗在韓天獅的手裏。

所以他一向很自負，一個自負的人如果再喝了酒，那麼在他眼中就沒有一個是他的對手了。

一瞬間，劍已刺近獨孤寒的咽喉！

就在此際，獨孤寒的腰上也冲起一道劍光，快速的迎上甘維武的劍，刹那間勢如雷電交作，閃動迸飛的劍光再加上震耳欲聾的銳响，震動了全場之人！

「錚錚錚錚……」

一連幾十聲碰擊，就像一串長炮竹在爆炸！

爆炸終於靜止了，雙方同時往後躍退，但甘維武雙脚落地，脚步踉蹌，搖搖欲倒！

天虎符勇面色一變，連忙上前扶住他，一見他胸口在冒血，心頭一凉，立刻召來兩個金獅武士喝道：「扶他進去！」

兩名金獅武士扶着甘維武急急忙忙入堡而去。

天虎符勇神色嚴峻已極，移步向獨孤寒走了過去，準備動手了。

仇如海冷眼旁觀，斷定天虎符勇的勝算不大，但他對此漠不關心，甚至是抱着幸災樂禍的心情看這塲打鬥，因爲他本是要來百獅堡報仇的，如今來了一個這麼可怕的人物，要是他能將五虎將一併除去，豈不等於帮了自己的大忙？

所以，他絕無下塲助戰的打算。

這時，符勇與獨孤寒已進入劍拔弓張的情況，他全神貫注的看着，以致沒有發覺身後來了一人。

來的是韓珍珍，她輕輕一扯他的衣袖，他回頭一看是她，便輕聲問道：「甚麼事？」

韓珍珍在他耳畔輕輕說道：「甘統領死了！」

仇如海表示哀悼，輕嘆一聲道：「他喝了酒，不該與人動手……」

韓珍珍道：「這個無情殺手很厲害，是聞名天下的第一號殺手，五虎將只怕亦非其敵。」

仇如海道：「妳大伯呢？」

韓珍珍道：「他在午睡。」

仇如海道：「應該去通知他才對。」

韓珍珍道：「等一下看看……仇如海，如果你下場，你有獲勝的把握沒有？」

仇如海搖頭道：「沒有。」

韓珍珍道：「那就別出手。」

仇如海道：「是的，有五虎將在上，我怎好僭越？再說我並非貴堡的武士，不便出手助戰。」

韓珍珍道：「看，他們幹上了！」

天虎符勇與無情殺手獨孤寒幹上了！

雙方一動手，立刻就形成一團火球在滾動，中間毫不停頓，忽而繞塲飛轉，忽而升空而起，劍擊之聲連續不斷，較之剛才那一塲更爲劇烈！

雙方互相搶攻，越鬥越快，沒有人能够算得出他們打了多少招，仇如海也一樣算不出，不過他却看出天虎符勇不會支持太久，無情殺手獨孤寒的劍法實在太厲害了。

忽然，一隻手掌搭上了仇如海的肩頭，只聽得韓天獅的聲音道：「仇如海，你肯下塲助符勇一臂之力麼？」

仇如海心頭一震，回頭看着已來到自己身後的百獅堡主韓天獅，愕然道：「堡主……」

韓天獅微微一笑道：「老夫知道你是個『無功不受祿』的人，但現在是個好機會，如果你能當衆擊敗獨孤寒，你就可堂而皇之登上統領之位！」

仇如海心亂如麻，不知該不該接受。

韓珍珍道：「大伯，他絕不是無情殺手獨孤寒之敵，您不能叫他下塲啊！」

這個小姑娘，她已經開始「女生外嚮」了，雖然她知道仇如海身懷絕技，却不相信他能擊敗名滿天下的第一號殺手，因此不願他去涉險。

仇如海看着她，心中突然湧起一股衝勁，脫口道：「我下去試試！」

一縱身，向塲上飛撲過去。

正當此時，符勇和獨孤寒的搏鬥業已分出勝負，仍是獨孤寒獲勝，符勇左臂上中了一劍，幸虧他退得快，才沒有喪命在獨孤寒的劍下。

仇如海剛好迎上暴退的符勇，一把扶住他的身子，說道：「符前輩，您老的雙劍借在下一用如何？」

不待符勇表示可否，他已從對方手上拿過雙劍，隨即向獨孤寒走了過去。

獨孤寒滿面殺氣道：「小子，你是不是叫仇如海？」

仇如海點頭道：「是。」

獨孤寒冷冷一笑道：「常三娘告訴我，你小子有些邪門，她說我如能把你殺了

，可多得五萬兩銀子！」

仇如海道：「聽說你殺一人索價十萬兩，怎麼殺我才得五萬兩？」

獨孤寒道：「因爲你是個無名小卒，我本不願殺無名小卒，所以減價一半。」

仇如海笑道：「你上當了。」

獨孤寒道：「怎麼說？」

話聲一落，一對金劍已如蟹螯倏然刺出，出手雖然不快，却詭奇無比，令人有捉摸不着之感！然而獨孤寒却不當一回事，長劍一揚一撥，就已震開了他的雙劍，他自己的長劍隨即長驅直入，似電攻入仇如海的胸膛！

韓珍珍發出一聲驚呼。

但是仇如海並未被擊中，只見他後退一步，被震開的雙劍迅速復合，由上往下交錯一沉，剛好將獨孤寒的長劍壓制了下去。

獨孤寒沒有抽劍後退，乘機飛起一腳，砰然踢中仇如海的胸部，把他踢得仰身飛了出去。

韓珍珍又發出一聲驚呼道：「大伯，他不行的，您快救他！」

仇如海一直飛出二三丈才跌落地上，怪的是他似未受傷，立刻一躍而起，抱劍一拱手道：「承讓！」

怎麼回事？

大家定睛一看，才發現他的雙劍已少了一柄，另一柄哪裏去了呢？

原來另一柄短劍已在獨孤寒的右腿上，短劍由他的右腿後部刺入，劍尖由前面穿出！

沒有人看出仇如海是怎麼刺中他大腿的，但可以想像得出那是他在抬脚飛踢仇如海的一刹那中劍的，好快好神奇的一劍呀！

獨孤寒面色一下蒼白如紙，這是他自爲殺手以來首次的失利，使他又驚又怒的竟是敗在一個無名小卒的手裏，他憤怒的瞪視着仇如海，面上扭曲得很厲害，過了一會才從牙縫裏迸出一句話：「小子，你眞行，咱們過幾天再見！」

他一把拔出短劍，往地上一扔，竟然縱身飛起，拖着一蓬血雨往堡外飛去了！

塲上衆人還在發呆的時候，韓天獅首先開了腔，大聲道：「仇統領你過來！」

仇統領？

仇如海陡地一震，回頭以吃驚的表情道：「韓堡主，您在叫我？」

韓天獅含笑說道：「不錯，是在叫你呀！」

仇如海走了過去，先把雙劍交還給天虎符勇，然後才向韓天獅拱手道：「堡主，在下只對養獅有興趣，再說……」

韓天獅好像沒聽見他的話，又大聲道：「傳令集合三百金獅武士！」

集合三百金獅武士幹甚麼？這是不想可知的事了，仇如海連忙又道：「堡主請聽在下一言，在下——」

「仇如海！」韓天獅以有力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你聽着，仔仔細細的聽着：江湖上固然險惡，但你可以善予因應，爲人之道，但求心安；如果你認爲不涉足武林便可一輩子平安無事，那你就錯了，刀劍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

語聲一頓，繼之微笑道：「所以，你不必害怕惹是非，更不必害怕投入江湖，事實上你早已投入江湖，早已經惹上是非了！」

仇如海以掙扎的表情道：「就算堡主說得對，但在下也無能力領導三百金獅武士啊！」

韓天獅笑道：「你有！剛才你雖是行險求勝，但能够騙過無情殺手獨孤寒的人，你的智慧就已足够担任本堡的武士統領了！」

仇如海沒有再說甚麼，因爲他心中已另有一番打算，故未再婉拒。

不久，三百金獅武士齊集廣塲，韓天獅當衆宣佈甘維武已死，統領一職由仇如海繼任；由於大家已知他擊敗了天下第一號殺手，故人人心悅誠服。

韓珍珍好高興，興奮得臉都紅了。

韓天獅道：「仇統領，向你的部下說幾句話吧？」

仇如海向衆武士拱手，道：「諸位，在下承蒙堡主錯愛，自覺受之有愧，希望諸位今後多多給在下指教，我們大家彼此肝胆相照，一起爲堡主效命。」

他目光一掃衆武士，接着以鄭重的口氣道：「無情殺手獨孤寒不是泛泛之輩，他絕不肯就此罷休，諸位今後宜多小心防患！」

簡單的幾句話後，隨即下令解散……

× × ×

韓天獅在第二天做了一件事：下令厚葬被殺死的三個金獅武士，由於三個武士都是有家室之人，故每一個家屬又發給五千兩銀子的撫卹金。

這一件事，給了仇如海相當深刻的印象……

× × ×

上任第三天，仇如海一大早就獨自走出百獅堡，巡視堡外的街道，並打聽無情殺手獨孤寒的形踪。

所得到的是：獨孤寒當天負傷遁出百獅堡後，並未在「城」中停留，當時就不知去向了。

仇如海繼續在街上走着，想着……

他想着甚麼呢？

他想着很多事，想着韓天獅的爲人，想着五位恩師當年的遭遇，想着自己已計劃好的復仇步驟……韓天獅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以他處理被殺死的三個武士的後事來看，分明是個很厚道的人，可是他當年爲甚麼以那樣殘酷的手段對待五位恩師？還有他當年殺死常三娘的丈夫，如說其錯不是在他，常三娘爲何不惜化費鉅金聘請天下第一號殺手來要他的命？

五位恩師當年被他殺成殘廢，莫非另有隱情，其錯也不在韓天獅？

不！不！不管其錯在誰，五位恩師對自己的十年養育之恩，比天還高比海還深，自己縱然粉身碎骨，也得爲他們報仇雪恨！

唔，這城中居民看來家家戶戶都過得很安樂，他們好像都賺了大錢……

他忽然停住了脚步，停在一家中藥批發商的門口，因爲門口的地上擺着兩個筐籮，裏面盛着幾百隻已晒乾的類似蜥蜴的東西，他從未見過這種東西，一時好奇，不覺停步而觀。

一個老人坐在門檻上抽着烟，看見仇如海對那兩筐籮的東西投以驚奇的眼光，便含笑搭訕道：「沒見過這東西麼？」

仇如海點點頭道：「嗯，這是不是蜥蜴？」

老人道：「不是，這叫蛤蚧。」

仇如海道：「也是藥的一種？」

老人道：「對，以一雄一雌來合藥，通常只用牠的尾巴，因牠的尾巴最補。」

仇如海拿起一對蛤蚧來看，道：「捕捉這東西很難吧？」

老人道：「也不太難，牠們常常雌雄在一起，這是老漢上個月入山的收穫，捉了兩百多隻，賣了二十兩銀子哩！」

仇如海道：「賣給誰？」

老人道：「賣給這裏的批發商呀！」

仇如海道：「你老不是這裏的人？」

老人道：「不是，老漢住在城外，今天入城來玩的，你老弟不是本地人？」

仇如海道：「在下是外地來的，聽說你們這裏的採藥人都要把藥材賣給韓堡主，再由韓堡主賣給中批發商，是有這回事麼？」

老人道：「有，不過那是指大宗的藥材，像老漢捉的這種蛤蚧就不必經韓堡主轉手，可以直接賣給這裏的中批發商。」

仇如海道：「這樣好不好？」

老人道：「當然好啦，韓堡主爲人厚道，要是換了當年那個吸血鬼尤盛，那就大不相同了，他是最可怕的中間剝削，甚麼東西都要先賣給他，他總是低價收入，高價買出，可惡透啦！」

仇如海道：「吸血鬼尤盛是誰？」

老人道：「他是常三娘的丈夫，後來被堡主殺死了，他被殺的那天，老漢正好在塲，眞是殺得好，人人稱快哩！」

仇如海心頭一動道：「老丈今天貴庚幾何？」

老人道：「老漢七十二了。」

仇如海笑道：「好健康，在下請你喝兩杯如何？」

老人呆了呆，敲掉烟桿上的烟灰，注目打量着他，說道：「怎麼？你要請老漢喝酒？」

仇如海露出和氣的笑容道：「賞不賞光？」

老人笑瞇瞇道：「你怎麼知道老漢愛喝酒？」

仇如海道：「看出來的。」

老人站了起來，笑道：「哈，老漢正愁找不到喝酒的對手——走，到對面的金滿樓去！」

老少兩人進入對面街上的金滿樓，在二樓揀了個座頭坐下，金滿樓的伙計已知仇如海如今是百獅堡的武士統領，故對他非常客氣殷勤，仇如海點了酒菜，不消片刻就送到了。

老人發現伙計對仇如海很客氣有禮，有些奇怪，問道：「老弟，這家金滿樓的伙計好像認識你，對你好客氣，你不會是韓堡主的手下吧？」

仇如海搖頭說道：「不是，在下是來做買賣的——對了，還沒請教老丈貴姓大名？」

老人道：「酒鬼李！」

仇如海一怔道：「酒鬼李？」

老人笑道：「老漢姓李，因爲嗜酒如命，他們就叫老漢酒鬼李。」

如仇海一哦，當即斟酒與他對飲了起來。

「老弟貴姓？」

「仇。」

「仇老弟，老漢借花獻佛，敬你一杯，乾了！」

幾杯酒下肚，酒鬼李更是健談，不斷地說他入山捕捉蛤蚧的趣事。

仇如海忽然問道：「老丈，聽說這裏的韓堡主是個大好人，你見過他沒有？」

酒鬼李道：「見過好多次了，他的的確確是個大好人，本地居民能有今天，可說都是他給的，把他和吸血鬼尤盛相比，他是菩薩，尤盛是魔鬼！」

「聽說他麾下有五虎將和三百金獅武士？」

「不錯。」

「爲甚麼要弄這麼多武士？」

「防賊呀！」

「防賊？」

「韓堡主很富有，本地居民也個個豐衣足食，好多年前就常有强盗來打刦，韓堡主爲了保護鄉里，就養了五虎將和三百金獅武士，自從百獅堡有了五虎將和三百金獅武士後，强盗就不敢再來打刦了。」

「聽說現在的五虎將不是以前的五虎將？」

「對，以前的五虎將後來吃裏扒外，竟與外人勾結企圖謀奪韓堡主的財產，韓堡主一怒之下，就把他們殺傷撵走了。」

「怎麼殺傷的？」

「聽說那五虎將事敗的那天晚上，五人聯手打韓堡主一個，還好韓堡主武功蓋世，最後砍斷『風雷神寇樹基』的六個手指，斬斷『血劍潭天麟』和『花蝴蝶屈翎』的一手和一足，又『千手怪惲寒星』的雙目打瞎，再割去『浪女浦夢珠』的鼻子……哼，若論他們的行爲，韓堡主殺死他們都不過份，但韓堡主宅心仁厚，還是網開一面……咦，仇老弟你問這些幹麼？」

「沒甚麼，只是好奇，隨口問問罷了——來，再乾一杯！」

× × ×

現在仇如海躺在他自己的床上，眼睛瞪着屋樑，心中沮喪到了極點……

爲甚麼酒鬼李的說法和五位恩師不一樣？五位恩師說當年發現韓天獅在山中姦殺一個姑娘，由於不齒其行徑而與之鬧翻，五人於搏鬥中被韓天獅一一殺成殘廢的，但酒鬼李却說是五位恩師吃裏扒外企圖謀奪韓天獅的財產而被殺傷的，究竟哪一說法才是眞實的？

五位恩師會是那種陰險小人麼？

韓天獅會是那種人面獸心的人麼？

我該相信哪一種說法呢？

不對！我不該想這麼多，五位恩師當年救我於饑餓邊緣，十年來對我的養育呵護更是恩重如山，不管當年他們被殺成殘廢是甚麼原因，我都該替他們報仇，大丈夫應該恩怨分明呀！

明天！明天就開始行動吧！照五位恩師的吩咐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先砍斷天虎符勇的六個手指，再斬斷地虎千雄風的一條胳臂……

「篤篤篤！」

驀地，敲門聲打斷了他的思路！

「誰？」

「是我！」

是韓珍珍！

仇如海皺了皺眉，他並不厭惡這個小姑娘，也許就因不厭惡她，所以才怕和她見面，他不願爲情束縛了復仇的計劃，但如繼續與她斯混下去，他很担心自己是不是下得了手。

他起身去開門，看見韓珍珍巧笑倩兮的站在門口，這個小姑娘不論甚麼時候看來都那麼天眞無邪，美麗大方，他實在不忍傷她的心，當下笑問道：「有事麼？」

韓珍珍發現他面有酒紅，微驚道：「你喝了酒？」

仇如海若無其事道：「剛才在堡外碰上酒鬼李，跟他喝了幾杯……」

韓珍珍道：「怪不得我剛才找不到你，快把衣服穿好，五虎將快回來了。」

五虎將前夜突然一起離堡外出，據說是韓天獅交付他們某項任務，他不知道那是一項甚麼任務，現在聽了韓珍珍之言，他才注意起來。

「他們去了何處？」

「我不知道。」

「那麼，妳怎知他們快回來了。」

「是我大伯說的，他要我來叫你去一下。」

「在哪裏？」

「武廳。」

仇如海暗吃一驚，猜不透韓天獅叫自己去武廳見面的目的，更猜不透此事與五虎將的即將回堡有何關係？乃問道：「有甚麼事？」

韓珍珍道：「我不知道，我大伯只說五虎將和一位貴賓等下就要到了，要我來叫你去。」

仇如海穿好衣服，便與她往「武廳」行來。

武廳，是堡中金獅武士平時練武之處，是一間金碧輝煌高大無比的大廳，廳中的兩邊各設一個兵器架，上面有十八般武器。

仇海如和韓珍珍走入武廳時，只見韓天獅全副武裝坐在正中的廳上，仇如海連忙趨前施禮，韓天獅含笑道：「仇統領，你有沒有仇家？」

這沒頭沒腦的一句話，問得仇如海一呆道：「仇家？沒有呀！」

韓天獅道：「沒有仇家最好，一個人如果與人結下深仇大恨，那日子是不好過的，大概你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不大喜歡進入江湖，對麼？」

仇如海疑惑的望着他道：「堡主，等下有個仇家要來是不是？」

韓天獅喟然道：「希望他是個貴賓而非仇家……」

仇如海問道：「他是誰？」

韓天獅不答，忽然微微一笑道：「仇統領，假如有個人要找你報仇，而你自認沒有甚麼不對，你打算如何對付那個仇家呢？」

仇如海道：「寃家宜解不宜結，能夠化解最好，不能則只好起而應戰。」

韓天獅點點頭道：「要是對方不以正當途徑找你報仇，而使用一些卑鄙下流的手段，你又將如何？」

仇如海心頭一震，感到這句話是針對自己而發的，不由得全身緊張起來。

韓天獅一眼不瞬的凝視着他，追問他道：「你說，你又將如何？」

仇如海暗暗吸了一口氣，答道：「只有一個辦法：給予對方強烈的反擊！」

韓天獅忽又笑道：「老夫採取的却是另一種辦法：請他入堡一敍！」

仇如海一聽，始知他不是暗指自己，一顆抽緊的心才鬆弛下來：「他是誰？」

韓天獅一指廳外道：「他來了！」

仇如海回頭一看，只見五虎將已「押」着一乘華麗的大紅轎來到武廳外面，他一眼就認出那是常三娘的轎子，心中頗爲吃驚，暗忖道：「原來他們五虎將離堡外出，爲的就是這件事……」

大紅轎在廳外歇下，轎夫打開了轎門，常三娘就從裏面鑽出來了。

天虎符勇沉容道：「請！」

常三娘倒也表現得很頑強，她一脚跨入武廳，對着韓天獅悻悻的冷笑道：「姓韓的，老娘來了，你待怎麼樣？」

韓天獅含笑說道：「尤大嫂請坐下說話。」

常三娘老實不客氣的坐了下來。

韓天獅笑道：「十多年不見，尤大嫂還相當硬朗啊！」

常三娘冷冷道：「夫仇未報，老娘死不瞑目，怎能不硬撑下來！」

韓天獅道：「韓某人今天請大嫂來，就是爲了這件事，既然大嫂看不開，那麼咱們今天就來個澈底解決。」

常三娘道：「到了這地步，老娘也不想活了，你劃下道兒來便是！」

韓天獅道：「當年韓某人殺死你丈夫，你認爲韓某人哪一點不對？妳丈夫幾次派人暗殺我，妳承不承認？」

常三娘板着臉不回頭。

韓天獅道：「後來我公開找妳丈夫決鬥，是否曾以多取勝或使出甚麼不正當的手段？」

常三娘仍然閉口不言。

韓天獅道：「當時情形妳看得清清楚楚，妳丈夫死了後，本地居民紛紛鳴炮慶祝，那是甚麼原因妳總該明白吧？」

常三娘開口冷冷道：「老娘只知我丈夫被人殺了，此仇非報不可！」

韓天獅道：「好！妳要報仇誰也阻止不了妳，現在韓某人再請教一事：妳化了二十萬兩銀子僱『無情殺手獨孤寒』來要我的命，對不對？」

常三娘道：「對！」

韓天獅道：「結果獨孤寒殺死了本堡三個金獅武士，這件事妳知道吧？」

常三娘又不說話。

韓天獅一招手，便見三個婦人帶着七個小孩魚貫入廳，他們披蔴帶孝，眼睛都已哭腫了。

韓天獅道：「她們三人的丈夫被殺死了，情況比你還慘，因爲他們年紀還輕，兒女還小，妳說她們該怎麼辦呢？」

常三娘臉色變了變，悍笑說道：「她們的丈夫都是你的武士，他們是爲你而死的！」

韓天獅道：「不錯，他們爲保護我而被殺，但如妳不找獨孤寒來殺人，就不會發生這種不幸，是不是呢？」

常三娘蠻狠地道：「要是你不殺死我丈夫，也就不會有這許多不幸！」

韓天獅道：「妳的意思是：我不該殺死妳丈夫，而該讓妳丈夫來殺死我？」

常三娘冷哼一聲道：「你武功比他強得多，他怎麼有能力殺死你？」

韓天獅道：「他自己雖無能爲力，可是他一再派人暗殺我，誓必除我而後快，只因爲他認爲殺了我才能獨霸藥市，才能隨心所欲的剝削那許多採藥人，妳說說看，妳丈夫的行爲對麼？」

常三娘突然站起來叫道：「姓韓的，你用不着教訓老娘，告訴你，老娘早就豁出去了，你要怎樣，只管划下道兒！」

韓天獅忽然長嘆一聲道：「韓某人請妳到此，只想勸勸妳，要是妳肯打消心中的怨恨，今後不再無理取鬧，妳可以就此離去，韓某人絕不傷妳一根汗毛，要是妳非要報仇不可，那麼，韓某人現在就給妳一個報仇機會，咱們就在這武廳上解決好了！」

常三娘冷笑道：「公平決鬥？」

韓天獅點頭道：「對，妳我二人決個生死，要是妳有能力殺死韓某人，妳可以從容離去，我的手下絕不爲難妳！」

常三娘一哼道：「看來好像很公平，可是你佔了天利與人和……」

韓天獅道：「如果妳不願在此進行，另覓一個地點亦可。」

常三娘道：「只你一個？」

韓天獅道：「不錯！」

常三娘道：「好，後天日出之時，咱們二人在老君坪上見面！」

韓天獅道：「準時到！」

常三娘道：「告辭！」

她大步走出武廳，鑽入轎子，就由那四個轎夫抬着走了。

五虎將不料結果竟是如此，他們心中都有些不以爲然，陰陽刀盧仲春忍不住開口道：「堡主，這常三娘是個不可理喩的婆子，您這樣做，正給她施展鬼蜮技倆的機會。」

韓天獅笑道：「不，要是老夫猜得不錯，後天她不會去老君坪赴約！」

陰陽刀盧仲春一怔道：「爲甚麼？」

韓天獅道：「她氣餒了。」

天虎符勇接口道：「不錯，如果她還有勇氣報仇，剛才就動手了，絕不會以地利人和爲藉口而另約地點再戰，堡主義正詞嚴的這席話已使她氣餒。」

韓天獅又道：「她自知不是老夫的對手，因此企圖刦持珍兒，再後把希望寄託『無情殺手獨孤寒』身上，這兩個辦法都失敗了，再加上被你們五人強押入堡，她應該已明白報仇無望了。」

話聲微頓，繼之轉對仇如海微笑道：「有句話說『有理天下去得，無理寸步難行』，一個人要報仇一定要有正大光明的理由，常三娘因爲沒有正大光明的理由，所以她只敢偷偷摸摸的幹，一旦失敗了，她就只有抱頭鼠竄了，仇統領，你說是不是？」

仇如海覺得好像挨了一記耳光，不禁面上一熱道：「堡主說得是，不過後天之約常三娘可能會去，她可能會邀帮手助戰，或者在老君坪置伏兵陷阱。」

韓天獅一笑道：「除了『無情殺手獨孤寒』之外，她不可能找到好帮手，而獨孤寒腿上中了你一劍，沒有半個月是好不了的，至於伏兵陷阱，那是沒用的，老君坪附近的居民對老夫都不錯，他們如發現可疑人物，一定會通知老夫。」

仇如海道：「那麼，後天之約，堡主不想去了？」

韓天獅道：「要去，而且是老夫一個人去，雖然她去的可能性不大，但老夫總得給她一個機會；任何人要找老夫報仇，老夫都會給他機會，只希望她不要偷偷摸摸的來！」

劍下釋對手　緣非我仇人

老君坪是個平坦的山谷，距百獅堡約十里路，位在深山之中。

這天日出之時，韓天獅準時到達，而且的確是單刀赴會，一個人來的。

晨霧氤氳，他靜靜的站在老君坪上，下半身爲晨霧所淹，看上去彷彿立在雲端上！他是空着手來的，因爲十多年來，武林中已無一人配與他動劍，即使對手是「無情殺手獨孤寒」，他仍有徒手制勝的把握。

白濛濛的霧漸漸爲朝陽所驅散，四周的視界變得清楚多了。時候已到，常三娘却仍不見踪影，看來韓天獅所料不差，她已沒有報仇的勇氣了。

韓天獅一直負手靜立，沒有動一下，不論甚麼時候看來，他都有一股泱泱氣度，實在是一位了不起的武林巨者。

不知不覺，陽光已充滿整個山谷，常三娘與他約定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但常三娘仍不見人影，也不見其他人出現——

不，有個人來了！

那個人從南面山谷現身，疾若流星向韓天獅撲來，一眨眼工夫就已趕到韓天獅跟前。

來的是常三娘麼？

不，來的是仇如海。

韓天獅在離開百獅堡時，曾嚴囑五虎將和他不得跟來老君坪，但現在他看見仇如海到達，竟無一絲不悅之色，也似乎不覺奇怪，只微微一笑道：「仇如海，你來了？」

仇如海道：「是的，我來了！」

他來了，而且帶着一把長劍來了！

韓天獅問道：「堡中出事了麼？」

仇如海點頭道：「是的，出了大事，那一百多頭獅子被人毒死了！」

韓天獅輕輕透了口氣道：「幸好不是人被毒死，只要不是人的死傷，那就不妨了，可知下毒者是誰？」

仇如海道：「知道。」

韓天獅道：「誰？」

仇如海道：「我！」

韓天獅面色一變道：「你？」

仇如海點點頭道：「不錯，是我！」

韓天獅驚詫道：「你爲甚麼要毒死那些獅子？」

仇如海冷冷答道：「我如果不毒死那

些獅子，就要殺傷五虎將！」

韓天獅臉色一沉道：「為甚麼？」

仇如海道：「你自己說的，你說任何人要找你報仇，你都會給他機會，只希望他不要偷偷摸摸的來，是麼？」

韓天獅道：「不錯，但是——」

仇如海截口道：「我原想將五虎將一一殺成殘廢，然後再找你，後來我覺得你說的有道理，因此我改變了計劃，只毒殺那些獅子，便直接來找你。」

韓天獅吃驚道：「找老夫報仇？」

仇如海道：「正是！」

韓天獅笑問道：「令師何人？」

仇如海道：「你當年的五虎將！」

韓天獅突然縱聲大笑道：「哈哈哈！原來如此，這麼說你之進入百獅堡是經過一番精心設計的了？常三娘之企圖刦持珍兒也是你的一步棋？」

仇如海道：「不，我與常三娘沒有一點關係，那是兩碼子的事！」

韓天獅注目問道：「那麼，為何肯救珍兒？」

仇如海道：「起初不知她是你的姪女，後來我改變了計劃，所以常三娘再度出現時，我就擊退了她，我覺得以『救命恩人』的身份進入百獅堡，比我當初的計劃更為佳妙！」

韓天獅道：「有沒有想到這樣會傷了一個小姑娘的心？」

仇如海道：「我一直對她很冷淡，我想她不會很傷心的。」

韓天獅道：「好，你沒有乘機欺負珍兒，足見你為人還算正直，現在老夫把當年殺傷他們五人的內情說給你聽聽……」

仇如海搖頭道：「不必！」

韓天獅道：「你聽到的必非實情，老夫要把實情告訴你。」

仇如海道：「不必！」

韓天獅道：「你不相信老夫的話？」

仇如海道：「我相信！我相信你沒有錯，錯的是我那五位恩師。」

韓天師困惑了，問道：「既然如此，你為甚麼還要替他們報仇？」

仇如海道：「十年的養育之恩！」

韓天獅凝視有頃，才恍然道：「你為師報仇，只為了報答他們的養育之恩？」

仇如海點頭道：「對！」

韓天獅道：「不管是非曲直？」

仇如海道：「不管！」

韓天獅以略帶驚異的眼光注視他好半晌，才點點頭道：「好吧，但你有獲勝的把握麼？」

仇如海道：「坦白的說，我本有殺死你的把握，可是現在沒有了。」

韓天獅道：「此言怎講？」

仇如海道：「我如偷偷摸摸的幹，換句話說我如在你全無防備之下猝然動手，你就非死不可。」

韓天獅道：「而你却放棄了這個最容易成功的途徑……仇如海，你是個正直的好青年，老夫很欣賞你的為人，所以希望你接受老夫的勸告——」

仇如海不為所動，立刻打斷他的話，斷然道：「不！十年養育之恩不能不報，現在咱們就來解決吧！」

一聲龍吟，劍已出鞘，準備動手了。

韓天獅又對他注視着，好像不相信這個正直的青年會有如此「偏激」的行為，不禁深深一嘆道：「仇如海，老夫實在不忍心殺死你……」

仇如海冷冷道：「如果你存着這種心意，那你就錯了，我要為師復仇，那怕殺死你是一件喪盡天良人神共憤的事，我也要殺死你，所以你出手不用客氣，假如我死在你手裏，我也絕不怨恨！」

韓天獅聽了這一席話，為之懍然心驚，緩緩吸了一口氣道：「說來說去，你就是要報答他們對你的十年養育之恩？」

仇如海道：「不錯！」

韓天獅道：「眞的死都不後悔？」

仇如海道：「絕不！」

韓天獅面容漸漸嚴肅起來：「眞可惜，這眞是造化弄人，為甚麼像你這樣的青年會碰上他們，太不幸了，太不幸了。」

仇如海長劍一圈，擺出了攻擊的姿態，沉聲道：「請亮兵器，我要出招了！」

韓天獅忽然仰臉望天，嘆道：「好，老夫成全你的孝心，也接受你的忠告，咱們誰都不必手下留情——請！」

「請」字出口後，他的眼睛仍然望着天空，神情一片茫然，毫無準備動作。

仇如海道：「你不使用兵器？」

韓天獅道：「老夫已整整十年不使用兵器了。」

仇如海道：「甚麼原因？」

韓天獅道：「這些年來，老夫悟出了一個道理！一個人如不練武，他就不大會與人動武，一個人手上如果沒有兵器，他就不大會殺人，也就不大會發生不幸。」

仇如海道：「今天情況不同，而且你剛剛說過接受了我的忠告，不打算手下留情。」

韓天獅道：「不錯……」

仇如海道：「那麼，你最好找一件兵器來跟我動手，你的『天獅劍法』出神入化，當世無匹，隨便一截樹枝到了你手裏就是一柄能夠殺人的劍。」

韓天獅微微頷首道：「是的，老夫曾經使用一條繩子打死一頭發狂的牛，即使是一片紙到了老夫手裏也能變成殺人利器，不過今天老夫如果使用兵器與你動手，對你是不公平的。」

仇如海劍眉一揚道：「你認為我不配與你比劍？」

韓天獅道：「不錯，就算你一出娘胎就已經開始練武，你現在也還差老夫一大截。」

仇如海冷笑道：「韓天獅，你太目中無人了，要知善者不來，來者不善，我十年苦練，只針對你一人，雖說我沒有把握殺死你，但並不一定不能！」

韓天獅目光投注到他面上，神情突呈冷峻道：「你的目的是要殺死老夫呢？或是要與老夫比劍較技？」

仇如海道：「只要殺死你！」

韓天獅道：「既然如此，你又何必計較老夫手上有無武器，老夫手上有了武器，對你豈非加添困難？」

仇如海道：「你我沒有過節，我不想佔你便宜，我雖然想殺死你，也願意給你一個殺死我的機會。」

韓天獅突然縱聲大笑起來：「仇如海

，你錯了，你以為老夫不用兵器就殺不了你麼？老實告訴你，像你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毛頭小子，再來十個老夫也不放在眼裏……」

聲調一沉，又道：「十招之內，老夫若不能擊敗你，任憑處置！」

仇如海聽了這話，不禁動起肝火道：「這話當眞？」

「不錯！」

「好，接招！」

他出手了，一出手就是極之古怪的招式，劍如逆流而上的魚，以波浪方式快速的向韓天獅的胸口鑽去。

十年苦練，針對的就是韓天獅這個人，這話一點都不假，在此之前，他曾經與常三娘和無情殺手獨孤寒等人動過手，但那幾次他都保留了實力，沒敢使出師門最得意的絕技，只有現在，他才首次毫不保留的施展出來。

當年，江北五怪的武功雖然遜於韓天獅，却也是罕見的武林高手，他們再經十年的潛研苦練，確已創出尅制韓天獅的辦法，然後他們再將「精華」灌輸給仇如海，其結果任何人都可想像得到，眼前的仇如海實已不是個可以等閒視之的毛頭小子，而是個非常可怕的人物。

韓天獅沒有想到這些，等到發現仇如海出劍不凡，其招式之詭奇為生平僅見，這才吃了一驚，連忙擰身移形換位，躲避其來劍。

他是當今武林至高無上的人物，一旦動手，當然不會只躲不攻，身形一動之後，右掌已同時拍出，反擊仇如海的左肩膀，幾乎是仇如海的劍遞出不過一瞬間，他的手掌已然拍到。

換了一般武林人物，他只這一掌即可獲勝，但是這一回却大出他意料之外了，他的手掌眼看快要拍中仇如海的左肩膀之際，忽然肩膀不見了，迎着他手掌的竟變成寒光閃閃的利劍！

好快的身法。

好快的劍招。

韓天獅右掌急撤，暴退尋丈，面上一片驚愕，那表情就好像突然發現了極之可怕的怪事，心弦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不錯，他是發現了兩項極之可怕的事情，一是他發現仇如海對自己的武功非常熟悉，一是發現仇如海的劍法非常可怕，其劍法之詭奇輕靈，簡直就是自己的「天獅劍法」的尅星。

武技一道，仰之彌高鑽之彌深，他手創的「天獅劍法」數十年來無敵於天下，但這並不是說他的「天獅劍法」已到了武技之極致，天地事物常有相尅的現象，毒蛇能夠一口將青蛙吞下，却敵不過體型比牠小得多的蜈蚣，蜈蚣雖然吃定毒蛇，却又不敵青蛙，此之謂一物尅一物。

現在韓天獅的感覺就是如此，他感覺仇如海的劍法正是自己「天獅劍法」的尅星，這怎不令他震駭欲絕，驚慌失措？

而仇如海呢？仇如海面對這位大名鼎鼎的武林豪雄原本沒有一點把握，可是一經交手之後，他才確定師門武功的確已能尅制對方，因之信心大增，當即絕招連施，展開了凌厲的攻勢。

他一口氣攻出了九劍，劍劍制敵先機，逼得韓天獅只有後退，毫無還手之力。

韓天獅為之汗流夾背，滿面通紅，他一生身經千仗，打敗過無數的武林高手，却做夢也沒想到今天會受制於一個無名小卒的手裏。

仇如海忽然停止了進擊，冷冷一笑道：「你為何不還手？」

這話並非在諷刺韓天獅，他還沒看出自己的劍法已逼得韓天獅無還手之力，而以為韓天獅還不忍心出手攻擊自己呢！

韓天獅聽在耳裏却有不同的感受，不過他畢竟是涵養極深的武林長者，並不因此而老羞成怒，只苦笑一聲道：「老夫看走眼了，仇如海，你那五位師父的確對你下了一番功夫……」

仇如海道：「少廢話，你說要在十招之內擊敗我，到現在為止，我才接了你一招。」

韓天獅搖頭道：「不用再打了。」

仇如海道：「為甚麼？」

韓天獅道：「老夫輸了！」

仇如海道：「不，我不接受！」

韓天獅怒道：「甚麼意思？」

仇如海道：「剛才說得明明白白的，我不接受你的『手下留情』！」

韓天獅察言辨色，終於明白他誤會了，以為自己不忍心殺死他，不禁又苦笑一聲道：「仇如海，你難道看不出……唉！好吧，你接招！」

身形如電一閃，快速的欺近，發動了快速的攻擊！

剛才，他在仇如海的一陣猛攻之下無所施展其技，主要原因是失去先機，所以他了解到要想擊敗仇如海只有一個辦法！快攻！

只有快速的攻擊，逼使仇如海無暇出劍，才有獲勝的希望。

他雖然手無寸鐵，但兩隻手掌就等於兩把劍，此刻突然發動快攻，其勢可謂銳不可當，果然逼得仇如海手忙脚亂，無暇運劍出擊。

掌風如刀，着着進逼，一招未老，二招已出，竟在一刹那間攻出了九招之多。

這九招，都是他畢生修為之精華，換了旁人，可能一招都抵擋不住，仇如海頓如處在狂飈之中，被攻得有些暈頭轉向，亦幸他三師父「花蝴蝶屈翎」的輕功身法為當世一絕，他使出了渾身解數才勉勉強強躲過了韓天獅的九招快攻，其過程在他來說是驚心動魄的。

但更吃驚的是韓天獅，他一見沒能傷着仇如海，不禁面色大變。

仇如海見他的攻勢一頓，立即運劍反攻。

韓天獅縱身後退，叫道：「仇如海，你勝了！」

仇如海一怔道：「我勝了？」

他被韓天獅的一掄快攻攻得糊裏糊塗，根本沒算出韓天獅已攻出幾招。

韓天獅神情一片頹喪，長嘆一聲道：「是的，老夫不能在十招內擊敗你……」

仇如海道：「不妨，咱們再打下去看看。」

韓天獅苦笑道：「不，老夫一言不二，既然不能在十招之內擊敗你，現在只有任憑處置！」

仇如海舉劍指着他的心口，冷然道：

「那麼，我要殺死你了！」

韓天獅道：「老夫有個請求……」

仇如海道：「說。」

韓天獅道：「請不要罪及無辜。」

仇如海道：「好。」

韓天獅表示感激的點了點頭，然後慢慢的垂下眼皮，道：「那麼，你可以動手了。」

仇如海逼上幾步，長劍幾乎已抵上韓天獅的心口，可是却遲遲沒有刺入。

此際他忽然感到不安，感到惶恐，握着劍的手不覺發抖了起來。

這個老人不該殺麼？

不，不管這個老人是怎麼樣的一個人，自己都無評判他的資格，自己此來的目的只有一項：殺死他！爲五位恩師報仇！

那麼，刺呀！刺呀！快些把劍刺入他的心窩呀！

仇如海在心中叫着，喊着，鼓勵着自己趕快把韓天獅刺死，可是另一方面却似有一股力量阻止他行動，以致仍然呆立不動。

韓天獅久等不見動靜，便又慢慢的張開眼皮，道：「你還在等甚麼？」

仇如海忽然收回長劍道：「我再給你一次機會，咱們再鬥一鬥吧。」

韓天獅微笑道：「爲什麼？」

仇如海道：「老實說，我不習慣在這種情況之下殺人……」

韓天獅哈哈一笑道：「仇如海，老夫再問你一句：你到此的目的是甚麼？」

仇如海道：「殺死你，爲師復仇。」

韓天獅道：「不是來送死的？」

仇如海道：「不是。」

韓天獅道：「既然如此，你一劍將老夫刺死不就結了麼？」

仇如海道：「我要在打鬥中殺你。」

韓天獅又縱聲大笑起來：「這不是理由！你是爲了要報答養育之恩而前來百獅堡爲師復仇的，換句話說你只是他們的一件殺人工具，你除了殺人之外，不該有一點私人的主張！」

仇如海聽到「殺人工具」四個字，竟覺面上熱辣辣的，頗有受侮辱之感。

韓天獅又笑道：「你那五位恩師正在等着你回去覆命，要是你不能完成他們的託付，你有何面目回去見他們？」

仇如海不答，因爲他不知怎樣回答。

韓天獅忽然笑歎一聲道：「有時候殺人的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不過你只要把心一橫，暫時不管是非黑白，閉着眼睛動手就是了。」

仇如海還是不言不動，此時他竟有一種可笑的想法，心想要是能把彼此變換一下，讓自己變成韓天獅，讓韓天獅變成自己，那該多好！

「快動手吧！仇如海，這是你的權利，也是你的義務，你爲師復仇殺了老夫，不會受到良心的責罰的！」

「……」

「仇如海，你難道害怕殺人了？」

「……」

「不要緊，就算你認爲老夫不該殺，以後不要再錯殺第二個人就是了。」

「……」

「快呀！」

仇如海一直不答也不動，指着韓天獅的那柄長劍抖得更厲害，他聽着一句一句刺耳的話，怒火一陣一陣往上冒，好幾次眞想把心一橫，運劍刺入，可是仍然有一股看不見的力量牽制着他；他心中好恨好恨，一再的問自己爲甚麼不動手？甚麼理由使自己不敢下手殺死這個人？

韓天獅也不再說話了，只是一眼不瞬的打量着他，等着他。

時間，在一片死靜中慢慢的流逝。

仇如海一直在掙扎着，希望從那股看不見的力量的牽制中脫困而出，然而越到後來，越覺提不起「氣」了，他終於頹然扔下長劍，轉頭疾奔而去。

韓天獅神情有些激動，他目送着仇如海遠去不見，才深深的嘆了口氣道：「他是個本性善良的好青年，只可惜碰上了他們五人……你說是麼？」

他在對誰說話？

還有第三者在老君坪上麼？

有，有一個！

這個人就在韓天獅的「你說是麼？」之後從附近的樹林裏走出來，口中答道：「是的，對他來說，這太不幸了。」

這人是個老叫化，滿頭白髮，一身破衣，腰上繫個酒葫蘆，手上拄着一支光溜溜的竹棒。他，正是仇如海在大榆樹下見過一面的醉鄉客！

韓天獅笑了笑道：「醉鄉客，你輸了一次東道了。」

醉鄉客笑嘻嘻道：「不錯，倒被你料着了，你怎敢斷定他不會殺你？」

韓天獅道：「老夫看人絕對不會看錯，他是個懂得是非曲直的正直青年，這樣的青年即使一時走火入魔，他的良知也不會泯滅的。」

醉鄉客笑道：「不過，有一點你却看走眼了。」

韓天獅道：「哪一點？」

醉鄉客道：「你沒有想到他竟有擊敗你的能力。」

韓天獅道：「不，老夫只未料到他竟能接滿十招以上，如果不限制招數，老夫還是可以收拾他的。」

醉鄉客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以後碰到年輕人可眞不能太輕敵呀！」

韓天獅神色忽然嚴肅起來，道：「說眞的，老夫有點担心……」

醉鄉客問道：「担心他？」

韓天獅頷首道：「是的，他沒能完成他五個恩師的託付，對他們必有歉疚之心，只怕會在他們五人面前以死謝罪。」

醉鄉客眉頭一皺道：「會麼？」

韓天獅道：「以此子的個性看來，很可能會如此。」

醉鄉客摸摸下巴道：「嗯，他本來以爲所要殺的人是個該死的人，後來發現不是而下不了手，這對他來說一定很痛苦，因爲他自感愧對五位恩師……不過，要是我老叫化，我就三不管他奶奶的浪迹天涯去了。」

韓天獅道：「你是你，他是他，各人想法不同啊。」

醉鄉客搔搔腮道：「那麼，你說該怎

麼辦？」

韓天獅想了想，忽然微笑道：「有了！珍珍那丫頭很喜歡他，就叫她去感化他，勸他不要回去見他的五位恩師！」

醉鄉客拍手道：「對！英雄難過美人關，百煉鋼成繞指柔，叫那丫頭去纏住他的確是個好辦法！」

× × ×

仇如海當然沒有再返回百獅堡，他離開老君坪後，就一路北返。

他很沮喪麼？

並不，他現在的心情反而很輕鬆，雖然談不上愉快兩字，但確實很輕鬆。

因爲，他已有了一項決定，決定回去見五位恩師，向他們請罪，任憑他們去發落。

他知道結果一定不會太好，但他一點不憂懼，要是五位恩師在盛怒之下殺了自己，那也好，反正自己在十年前就該死了——十年前要不是遇上他們五人，自己不是早已餓死在路旁了麼？

既然不能爲他們報仇，就把十年養育之恩用自己的一條命償還給他們就是了！

心裏有了這種打算，有了這種不要命的打算之後，便等於撥雲見日，一切看開，他的心情當然很快就輕鬆起來了。

他快步的向前走，一心只想着趕快回去見五位恩師，把「債務」清償一下，完全沒有想到其他，更未想到韓珍珍，以致當身後的路上傳來一片馬蹄聲和一片少女的呼聲時，他的心弦突地震盪了起來。

「仇如海！仇如海！仇如海！」

是韓珍珍！她怎麼趕來了？

對於韓珍珍這個小姑娘，他的心情是很矛盾的，他一方面很想見見她，另一方面又不想見她，這種矛盾的心情就跟今早的老君坪上面對韓天獅而拿不定主意該不該殺他一樣，使他深受困擾。

就在他略一猶豫之間，韓珍珍已趕到他身邊，從馬鞍上一掠而下，大叫道：「仇如海！」

她的神情也十分複雜，說不出是驚是喜。

仇如海只好停下腳步，冷冷望着她道：「你趕來幹麼？找我算帳麼？」

韓珍珍激動地道：「不！不是的，我……我只想跟你談談。」

仇如海道：「我看不必要。」

韓珍珍加重語氣道：「要！我一定要跟你談談！」

仇如海對她漠然而視道：「有甚麼好談的？」

韓珍珍四下望望，發現前面不遠的路邊山腰上有一座破廟，便一指那破廟道：「咱們去那破廟談談好麼？」

仇如海面無表情道：「我實在看不出妳還有甚麼好談的。」

韓珍珍帶着幽怨的表情看着他，道：「仇如海，你是不是把我當作仇人？」

仇如海道：「不是。」

韓珍珍道：「那麼，咱們爲甚麼不可以談一談？」

仇如海聳聳肩道：「好吧，不過妳最好心中有個準備，不要傷心不要失望。」

韓珍珍牽着坐騎與他一起進入破廟，兩人在廟殿上各自坐下，相對默然有頃，韓珍珍才先開口道：「我大伯已經把一切告訴我了。」

仇如海道：「我很抱歉。」

韓珍珍道：「不，你沒有錯，咱們初識那一天，你並不知道我是韓天獅的侄女，所以我不認爲你是在利用我。」

仇如海道：「後來却利用上了。」

韓珍珍道：「那是形勢所趨，怪不得你。」

仇如海道：「妳要告訴我的就是這些嗎？」

韓珍珍道：「不，我要告訴你兩件事，頭一件事是向你致謝，感謝你沒有殺我大伯。」

仇如海道：「另一件呢？」

韓珍珍道：「另一件事是：江北五怪當年之所以被我大伯殺成殘廢，是因爲他們心太壞，我大伯對他們很好，可是他們却想殺死我大伯，奪取我大伯的財產。」

仇如海道：「可是他們告訴我的却不是這樣，他們說妳大伯姦殺一個姑娘。」

韓珍珍道：「你相信麼？」

仇如海不作聲。

韓珍珍道：「如果我大伯眞幹了那種事，那是瞞不了人的，你不妨去打聽打聽，看十多年前有哪家姑娘被人姦殺了。」

仇如海又不作聲，其實他已知道那是五位恩師編造的故事。

韓珍珍道：「我大伯從小練武，練的是童子功，他今天有此身手，就是因爲……因爲……噯，我這樣說你明白了麼？」

仇如海點點頭道：「明白了，我已看出妳大伯是個仁慈而正直之士，他的確使百獅堡的居民享受到安康的生活。可是，他對我那五位恩師所下的重手，也未免太殘酷了一點吧？」

韓珍珍道：「不，一點不殘酷，我說你別生氣，你那五位師父爲人兇暴陰毒，當初我大伯因不知他們的爲人而收爲五虎將，後來發現他們品行太壞，經常瞞着我大伯對居民欺壓勒索，我大伯發現之後，便予嚴厲斥責，他們自知無法久留了，便計劃殺我大伯，此事又被我大伯看穿了，他們便聯手攻擊我大伯……你知道，風雷神寇樹基的『風雷掌』相當厲害，武林中少有人能制，因此爲了不使他在江湖上爲惡，我大伯才斷去他六個手指，而血劍譚天麟的劍法也是很可怕的，所以我大伯砍去他一隻胳臂，花蝴蝶屈翎的輕身法更是舉人無雙，我大伯便砍去他一腿，千手怪惲寒星的暗器狠毒無比，因此毀其雙目，浪女浦夢珠以其美色作爲武器，行爲浪蕩，爲免其喪風敗俗，便毀其容貌……我大伯這樣做，是希望他們痛改前非，其實若論他們五人的作爲，殺了都不爲過。」

仇如海一扳臉道：「不要惡言批評我師父！」

韓珍珍道：「不是惡言批評，這是事實！」

她很勇敢的逼視着仇如海，又道：「其實，你那五位師父爲人如何，你應該看得出來，你與他們相處了十年，他們平日的言語行徑是正是邪，你是應當看得出來的！」

仇如海當然心裏有數，這也就是當他發現韓天獅的一些優良品行之後，便完全

相信他是個好人的原因，也因此沒有勇氣殺死他的原因。

不過，他的看法是：不論五位恩師的爲人如何，他們辛辛苦苦的養育自己長大，對自己愛護備至總是事實，因此對他們有着一份孝敬之心，當下冷冷道：「我已放棄殺妳大伯之念，妳還想怎樣？」

韓珍珍道：「你是不是要回去見他們呢？」

仇如海道：「這是我自己的事。」

韓珍珍道：「不要回去。」

仇如海有些惱怒了，道：「回你們百獅堡去麼？」

韓珍珍道：「如果我提出這個要求，那就太不合理了，反過來說，你如願意回百獅堡，我也會看不起你。」

仇如海不禁驚奇的看着她，繼而微微一笑道：「韓姑娘，妳好像在一日之間忽然長大了。」

韓珍珍道：「一個受到打擊的人總是容易趨於成熟的。」

仇如海搖搖頭道：「我非回去不可，他們花了十年的工夫培養我，目的就是要我爲他們報仇，如今報仇不成，我得回去向他們請罪。」

韓珍珍道：「他們會殺死你的。」

仇如海道：「不錯，我大師父『風雷神』脾氣暴躁，當他知道我放棄殺妳大伯時，八成會要我的命。」

韓珍珍說道：「那你爲甚麼還要回去呢？」

仇如海說道：「在我的心目中，他們就像是我的父母，我心甘情願受他們的懲罰。」

韓珍珍道：「這是愚蠢的行爲！」

仇如海道：「是的，我知道，可是我若不如此，心便難安。」

韓珍珍忽然問道：「仇如海，你的眞實姓名叫甚麼？」

仇如海道：「姓石，石頭的石，沒有名字，我的親生父母叫我小三。」

韓珍珍道：「石小三。」

仇如海苦笑道：「這個姓名實在不像樣，是麼？」

韓珍珍笑道：「此比仇如海好得太多太多了！」

仇如海做勢欲起道：「好了，如果妳沒有別的話要說，我要走了。」

韓珍珍道：「別忙，我的話還多得很呢！」

仇如海道：「那就快說。」

韓珍珍道：「你喜不喜歡我？」

這句話她說得落落大方，竟無一絲害羞之色，但却很正經誠懇。

仇如海呆了呆道：「我……我不知道，妳應該明白，我只是利用妳進入百獅堡的，雖然這種『利用』是形勢所趨，但是……但是……」

韓珍珍凝望着他，充滿感情的凝望着他，道：「你好好的自問一下，你喜歡我麼？」

仇如海低下了頭，嘆道：「我那五位師父教我讀了一些詩書，現在我想起一首詩……」

韓珍珍道：「唸出來我聽聽。」

仇如海道：「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光明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淚雙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韓珍珍一怔道：「我也讀過這首詩，這是說有個男人喜歡一個女人，那女人因已嫁人，所以拒絕了那男人的情意，可是你是男人，你難道已娶妻了？」

仇如海道：「沒有。」

韓珍珍道：「那麼，你唸這首詩是不通的。」

仇如海道：「這首詩寫的不是男女之情，作者寫出這首詩，是在表達他對君主的忠貞之心，作者學識很高，可惜不得意於當時的朝廷，後來一位外國的君主來聘請他去輔政，他就寫了這首詩表心意。」

韓珍珍道：「詩中的『妾』是指他自己，『良人』是指他自己國家的帝王？」

仇如海點頭道：「對了，我既然拜他們五人爲師，不管他們爲人如何，我總是他們的徒兒，他們總是我的師父。」

韓珍珍不禁有些感傷道：「還君明珠淚雙垂，恨不相逢未嫁時……石小三，你太傻了，他們的收你爲徒，把你養大成人，目的只希望你替他們報仇，說得難聽一些，他們只在利用你！他們只把你當作殺人的工具！如果他們眞愛你的話，就該考慮你的安危，你說，他們有沒有想到你可能會死在我大伯的手裏？」

仇如海神情木然道：「我不想背叛他們……」

韓珍珍道：「你已經背叛他們了。」

仇如海道：「妳要我怎樣？」

韓珍珍道：「不要回去見他們！」

「然後呢？」

「如果你喜歡我，我願意嫁給你。」

「這是不可能的。」

「我爹娘和我大伯都同意了，只要你願意，我陪着你遠走高飛！」

「……」

仇如海心潮在洶湧澎湃，他對這個小姑娘並非全然無情，他只是一直在克制壓抑着自己，因爲他認爲這是不可能之事，但是這種不可能之事，由於自己沒有殺死韓天獅而變成有可能了。

可是，自己能接受麼？

沒有殺死韓天獅已是背叛了五位恩師，如果再娶韓天獅的侄女爲妻，自己豈非變成了忘恩負義的趨炎附勢之徒？

韓珍珍忽然目現淚光道：「石小三，我今天不顧羞恥說出了一個姑娘不該開口的話，只因我知道再不說就沒有機會了，我不要你死在他們手裏，而且……我眞的喜歡你，那天在酒樓第一眼見到你時，我就開始喜歡你了！」

仇如海靜默着，表面看來很冷靜，其實心弦在猛烈的震盪着，血液在沸騰着。

韓珍珍見他久久不語，不禁叫喊起來道：「石小三，你說話呀！」

仇如海又沉默了片刻，才慢慢站起道：「還是那句話，恨不相逢未嫁時！」

說畢，舉步向外走去。

韓珍珍傷心已極，尖叫道：「石小三，你不是人！你是毛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我恨死你了！」

仇如海一脚跨出了破廟，但突然呆住了，因爲廟外站着五個人！

那五人一排靜立着，是四男一女，一個斷指，一個斷臂，一個斷腿，一個瞎子，一個沒有鼻子——不是江湖五怪是誰！

仇如海一見到他們，就像受到雷殛，頓時爲之呆如木鷄。

江北五怪——風雷神寇樹基，血劍譚天麟，花蝴蝶屈翎，千手怪惲寒星，浪女浦夢珠——神色冷峻得好像在面上結了一層冰霜，顯然他們已經知道仇如海沒有達到使命，心中憤怒已極！

仇如海雖已準備好了承受他們最厲害的處罰，但驟然在此相見，心中不免惶恐不安，有一種「無顏見江東父老」之感，當下倒身下拜，惶聲道：「海兒拜見五位恩師……」

風雷神寇樹基冷冷一笑道：「任務完成了沒有？」

仇如海不敢接觸他們五人的眼光，低着頭答道：「沒有。」

風雷神寇樹基道：「爲甚麼？」

仇如海期期艾艾地道：「因爲……因爲……」

風雷神寇樹基冷冷道：「把頭抬起來，眼睛看着我，好好回答我的問題——你是沒有能力？或是沒有機會？再或是不願意？」

仇如海抬起頭，眼睛看着他，鼓起勇氣答道：「不願意！」

風雷神寇樹基面上浮起一片濃烈的獰笑，問道：「爲甚麼？」

仇如海道：「海兒下不了手。」

風雷神寇樹基一對精眸所迸射出的光芒，好像要把仇如海燒死似的，厲聲道：「爲甚麼下不了手？」

仇如海道：「因爲韓天獅爲人正直仁慈，百獅堡一地的居民在他治理之下家家戶戶過得富裕安康，而且他並未——」

「住口！」風雷神寇樹基戳指他怒叱如雷：「好小子，你原來竟是這麼個忘恩負義之徒，韓天獅只不過給了你一些甜頭，你就整個倒過去了，他媽的，你有沒有想到這十年來我們五人是怎麼對待你的？你居然見異思遷，樂不思蜀，你還是個人麼？」

仇如海經他這一陣叱罵，心情反而平靜下來了，道：「大師父，海兒沒有見異思遷，沒有樂不思蜀，海兒正想回去見你們五位老人家呢。」

風雷神怒沖沖道：「你不殺韓天獅，還有何面目與我們相見！」

仇如海道：「海兒有負你們五位老人家的託付，自知罪不可赦，情願接受最嚴厲的處罰，你們可以殺了海兒出氣。」

血劍譚天麟開口道：「你情願以死贖罪？」

仇如海道：「是的。」

血劍譚天麟冷笑道：「哼，這倒怪了，韓天獅究竟給了你多少好處，竟使你變得這麼多？」

仇如海道：「如果說韓天獅給了海兒好處，那就是他教導海兒如何寬恕待人，以及如何分辨是非黑白。」

浪女浦夢珠忽然吃吃笑了起來，道：「仇如海，你可記得那天對我們說過的一句話？你說爲了替我們報仇雪恨，縱然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是不是呢？」

仇如海道：「是的，可是海兒發現韓天獅並不是個大奸大惡之人，他待人寬厚，是非分明，而且他也不曾如你所說姦殺過一個姑娘。」

浪女浦夢珠道：「因此你就把我們十年的養育之恩一股腦兒丟掉了？」

仇如海道：「不敢，海兒既不能爲師報仇，願以一死謝罪。」

花蝴蝶屈翎氣得頓足道：「他媽的，獨孤寒和常三娘說的不錯，這小子是變心了。」

風雷神寇樹基仰天狂笑一聲道：「好！算咱們瞎了眼，不過老夫十年辛苦可不能白白浪費！」

他移步向仇如海走過去，殺氣騰騰地道：「仇如海，你當眞決心以死謝罪？」

仇如海道：「是的，海兒任憑大師父處置。」

說畢，跪了下去。

風雷神寇樹基獰笑道：「哼，看不出你倒這麼有骨氣，既然如此，老夫成全你便了！」

右掌一揚，便要一掌劈下。

「住手！」

韓珍珍一陣風似的從破廟裏衝出，拉着仇如海往後退，大叫道：「石小三！你不必死，你這樣死太不值得了，他們根本沒有把你當作傳人看待，他們只是在利用你呀！」

仇如海摔開她的拉扯，叱道：「走開！韓珍珍，這是我自己的事不用妳管！」

韓珍珍叫道：「我非管不可！」

說着，又要拉他後退。

仇如海大怒道：「醜丫頭，妳以爲我喜歡妳麼？呸！我告訴妳，妳不害臊，妳使我噁心透了！」

韓珍珍一呆道：「你這樣罵我？」

仇如海道：「不錯，妳我八桿子打不上，妳要是識趣的話就趕快滾別煩我！」

韓珍珍長了這麼大從沒有被人這樣叱罵奚落過，尤其對方是自己鍾情的青年，叫她如何吃得消？她的一張玉臉脹得通紅，羞憤傷心極了，眼淚一下奪眶而出，悲憤的瞪視仇如海好半晌，忽然「哇！」的失聲痛哭，轉身掩臉便走。

仇如海暗暗透了口氣，在心中叫道：「快走吧！快走吧！乘着他們還沒想到要挾持妳的時候，趕快逃回百獅堡去吧！」

不料剛在心中這樣叫着，就聽千手怪惲寒星冷冷說道：「五妹，攔了她！」

浪女浦夢珠縱身過去，攔住了韓珍珍的去路，格格脆笑道：「韓姑娘，請留下！」

韓珍珍一脚踢出，嬌叱道：「給我滾開！」

浪女浦夢珠閃身避開，同時探掌抓出，笑道：「啊喲！妳還想跟老娘鬥呀！」

也不知是韓珍珍因在悲憤中反應較爲遲鈍，或是她的身手比韓珍珍高得多，她抓出的一掌竟輕輕易易的就將韓珍珍的右手脈門扣個正着！

韓珍珍還想掙扎反抗時，一條右臂已被扭轉到背後，跟着後腦勺上挨了重重的一擊，昏厥過去了。

浪女浦夢珠笑道：「這丫頭是韓天獅的侄女，咱們殺了她出一口氣如何？」

千手怪惲寒星微微一笑道：「好呀！不過……她是不是長得很標緻？」

浪女浦夢珠道：「不錯，細皮白肉，我見猶憐。」

千手怪惲寒星邪氣的笑道：「那麼，就這麼殺了她未免太暴殄天物了……」

浦夢珠笑道：「四哥若是喜歡，就把她拖入廟裏去受用吧！」

千手怪惲寒星當眞走了過去，伸出雙手道：「給我！」

浦夢珠就將昏厥中的韓珍珍抱到他手上，笑道：「四哥，你往前走五步就是廟階，要不要小妹牽你進去呀？」

千手怪惲寒星嘿嘿惡笑道：「不必了，我這個人摸黑慣了。絕不怕不得其門而入！」

說話間，已抱着韓珍珍走上廟階。

在這一刹，仇如海眞的心如刀割，全身的血液沸騰着，忍不住大聲道：「四師父！」

千手怪惲寒星在廟門口轉回身子，眨動着那對沒有眼睛的眼皮，怪聲怪氣的笑道：「怎麼呢？」

仇如海以激動的口氣道：「你不能做這種事，請你放了她吧！」

千手怪惲寒星道：「我爲甚麼不能做這種事？」

仇如海道：「寃有頭債有主，你們與韓天獅有仇，豈可罪及其侄女！」

千手怪惲寒星哈哈大笑道：「海兒，爲師剛剛好像聽到你說甚麼與這韓姑娘八桿子打不上，又說你對她噁心透了，既然如此，你又嚷個甚麼勁兒呀？」

仇如海道：「她是無辜的，她是個純潔的姑娘，你不能毀了她的淸白！」

千手怪惲寒星又哈哈大笑道：「海兒，你把爲師弄糊塗了，你對這丫頭既無好感，管她甚麼淸白不淸白——你好好跟你四位師父聊聊，爲師進去了。」

說完這話，轉身便要入廟。

仇如海急了，大喝道：「四師父！」

惲寒星再度轉身，神色一片冷峻道：「你又有甚麼話說？」

仇如海憤慨已極，沉聲道：「你有沒有想到你是我的師父？你身爲人師，怎可幹這卑鄙無恥之事？」

惲寒星冷冷一笑道：「哼，看來我猜得不錯，你是愛上了這個姑娘，所以才不肯殺死韓天獅。」

仇如海道：「不，絕不是！」

惲寒星道：「你要阻止我麼？」

仇如海道：「海兒求你放了她！」

惲寒星道：「憑甚麼？」

仇如海道：「海兒不能爲你們報仇，情願自殺謝罪，但請不要罪及無辜！」

惲寒星冷冷道：「要我釋放了這丫頭，只有一個辦法，你去把韓天獅的人頭帶來！」

仇如海楞住了。

把韓天獅的人頭帶來？

殺韓天獅而救其侄女？

就算自己有此能力，殺一個人來救一個人，這算甚麼名堂？

但是，如果自己不答應，眼前的韓珍珍就要遭受到汚辱，斷送一生淸白……

浦夢珠看在眼裏，知道他招架不住了，格格脆笑道：「海兒，你四師父這主意不錯，你去把韓天獅的首級帶來，然後你如喜歡她，可以將她留下，不喜歡她，可以放她回去！」

花蝴蝶屈翎接口道：「在此期間，爲師保證你四師父不會去傷害她。」

仇如海好像被人推入千丈深的冰谷中，全身陣陣寒慄，以無比激動的神情看着他們五人，不覺潸然淚下道：「你們……五位恩師聽着！海兒早就發現我拜你們爲師是個錯誤，可是我對你們一直還是尊敬的，爲甚麼你們要撕下假面具？爲甚麼你們不好好維護做師父的尊嚴？我不能爲你們報仇固然不好，但你們可以把我碎屍萬段，可以把我凌遲處死，爲甚麼用這種卑鄙下流的手段來逼迫我？你們的仇人到底是韓天獅還是我？」

惲寒星冷冷道：「我們花了十年的工夫辛辛苦苦的培養你，所得到的代價又是甚麼？」

仇如海忿然地道：「你們現在可以殺了我呀！」

惲寒星道：「這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的目的是要你去殺死韓天獅！」

仇如海道：「我是人，我不是禽獸！我憑甚麼要去殺害一個好人？」

惲寒星陰森森的笑了幾聲，道：「好小子，越說越不像話了，爲師不放這丫頭，你又打算怎樣呢？」

仇如海再度跪下，淚流滿面道：「四師父，請你不要這樣，你只要放了她，弟子立刻死在你們面前！」

惲寒星充耳不聞，抱着韓珍珍走入破

廟去了。

「四師父！」

仇如海厲叫一聲，縱身撲去。

浪女浦夢珠正要攔下他，驀聽得惲寒星悶哼一聲，突然從廟中踉蹌顛出，在門檻上跌了個四脚朝天！

他手上的韓珍珍却不見了！

風雷神寇樹基，血劍譚天麟，花蝴蝶屈翎，浪女浦夢球大吃一驚，齊聲道：「老四，你怎麼了？」

就在這時，只見從破廟中走出兩個人來——一個是醉鄉客，一個正是百獅堡主韓天獅！

醉鄉客手上抱着韓珍珍。

他們是怎麼進入破廟的呢？

原來，破廟的後部有一堵牆壁已倒坍，他們是從廟後進入的。

寇樹基四人面色大變，呆住了。

十多年前，他們原是韓天獅麾下的五虎將，只因貪圖韓天獅的財產，陰謀欲加殺害，結果反被韓天獅殺成殘廢；他們認爲這是奇恥大辱，因此發誓要報仇雪恨，但因五人已成殘廢，自知無力殺死韓天獅，是以造就仇如海來替他們報仇，不料仇如海本性善良，終於使他們的希望落空，現在突見到韓天獅出現，他們的心情又怎樣呢？

自古以來，邪不能勝正，他們並不像一般人那樣「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反而像老鼠見着貓，一下矮了半截，個個面色發白了。

惲寒星在廟中拚了一掌，在門上跌了個跟斗，他還不知來了甚麼人，急問道：「老大，來人是誰？」

寇樹基道：「是……是他！」

惲寒星變色道：「姓韓的？」

寇樹基道：「嗯……」

惲寒星大驚失色，忙不迭的滾下廟階，叫道：「那你們快動手呀！」

寇樹基、譚天麟、屈翎和浦夢珠四人互望一眼，隨即擺開陣式，準備搏殺了。

韓天獅緩步走下廟階，神情嚴峻已極！他在對方四人面前站住，目光如刀的掃視他們四人一眼，開口冷冷道：「別怕，也別急着動手，老夫今天絕不傷害你們一根汗毛，今天老夫只是想問你們幾句話，然後老夫會給你們一個滿意的結果。」

他的目光釘上寇樹基，接着道：「樹基，你來回答，當年老夫對你們有那一點不好？」

寇樹基沒答話，只是緊繃着面孔。

韓天獅沉聲道：「說吧！不要客氣，今天有這位『醉鄉客』在場，他是丐帮的長老，人很正直，也很客觀，你可以把以前老夫對你們不好的事實一一擧出，讓他來評評理。」

寇樹基仍不開口。

韓天獅冷笑道：「怎麼不說話？是不是老夫對待你們太刻薄？每月給你們五百兩銀子不够你們化費？或者如你們所說老夫是個衣冠禽獸，把一個姑娘姦殺了？那個姑娘是誰？她父母住在何處？你們可以不客氣的指出來呀！」

寇樹基終於開口了，憤恨地道：「姓韓的，說這些都沒用，我們只恨你下手太無情，毀了我們的一生！」

韓天獅哈哈笑道：「對！老夫砍斷了你們的手脚，挖掉了惲寒星的眼睛，說起來是太無情了些，那天你們向老夫圍攻時，老夫該讓你們殺死才對！」

他說到這裏，回對站在廟門上的醉鄉客笑道：「醉鄉客，你說老夫是不是太無情了？」

醉鄉客笑道：「不，你比老叫化還厚道了些，有一年老叫化發現我們丐帮出了幾個敗類，老叫化看出他們凶暴狠毒，已無可救藥，盤算若不將他們除去必將爲害江湖，因此老叫化就把他們幹掉了。」

他輕咳一聲，又道：「而你，你不但沒殺死他們，反而每人送他們幾千兩銀子，苦口婆心的勸他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太厚道啦！」

韓天獅收斂了笑容，重又凝視寇樹基道：「寇樹基，你們都不是孩子，你們該知道報仇要有充足的理由，你們有麼？」

寇樹基冷冷道：「你看錯了人，我們五人是噴沫成仇，睚眥必報！」

韓天獅說道：「好，旣然這是你們做人的態度，只好由你們了，但是你們爲什麼不直接來找老夫報仇，却要逼着這個青年……」

他指着仇如海道：「他是你們的徒弟，難得他心地善良，你們如不滿意他的違抗，大可毀去他一身武功或甚至殺了他都可以，爲甚麼一定要强迫他爲你們殺人？你們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這種行爲還像個人麼？」

寇樹基道：「他是我們五人辛苦敎出的徒弟，我們要他怎樣就得怎樣，旁人無權干涉！」

韓天獅道：「好，現在你回答老夫一句話，你們的目的是要老夫死對不對？」

寇樹基點頭道：「不錯！」

韓天獅道：「那麼，就以老夫這條命來交換他的自由怎麼樣？」

寇樹基道：「我聽不懂。」

韓天獅道：「從現在起，你們與他脫離師徒關係，今後你們走你們的陽關道，他走他的獨木橋，這樣老夫的一條命就交你們處置。」

寇樹基不禁一怔道：「爲甚麼？」

韓天獅道：「老夫老了，死不足惜，而他還年輕，前程似錦。」

寇樹基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又問道：「我們宣佈與他脫離師徒關係之後，你便任憑我們處置？絕不反抗？」

韓天獅頷首道：「對！」

寇樹基與譚天麟、屈翎、浦夢珠三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後，忽然哈哈大笑道：「醉鄉客，你能做個見證人？」

醉鄉客搖搖頭，隨向韓天獅道：「韓堡主，你這個算盤是怎麼打的？你姪女已救回，那個後生小子好好站在那裏，老叫化可弄不懂你葫蘆裏賣的甚麼藥？」

韓天獅道：「老夫已說得很明白了，只要他們願與仇如海脫離師徒關係，老夫這條命任由他們處置。」

醉鄉客訝然道：「爲甚麼呢？」

韓天獅道：「救一個好青年。」

仇如海忍不住了，開口道：「韓堡主，盛意心領，小可倒不想與他們五位老人家脫離師徒關係。」

韓天獅眉頭皺道：「理由是甚麼？」

仇如海道：「小可有小的做人處世之道。」

韓天獅道：「你如不與他們脫離師徒關係，會痛苦一輩子的。」

仇如海道：「那也無妨。」

韓天獅道：「他們會繼續命令你去幹壞事，你肯聽命麼？」

仇如海道：「小可自有主張。」

韓天獅不禁苦笑一聲道：「如果你不願與他們脫離師徒關係，老夫就沒有賠上這條老命的必要，這樣的話，他們又將逼你動手殺死老夫，你打算動手殺死老夫不成？」

仇如海道：「不……令姪女既巳無事，小可已無後顧之憂……」

言下之意，是說他可以放心結束自己的生命了。

韓天獅當然了解他的心意，長嘆一聲道：「仇如海，有句話你一定聽說過：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

仇如海道：「是的，但小可例外，小可只怨自己投錯了胎。」

韓天獅道：「這麼說，你是打定主意決不與他們脫離師徒關係了？」

仇如海點頭道：「是的！」

寇樹基嘿嘿冷笑道：「仇如海，這件事應該由我們做師父的來決定！」

仇如海愕然道：「大師父……」

寇樹基神色一沉道：「現在老夫正式宣佈：從今天開始，我們已經不是你的師父！」

仇如海惶急道：「不，大師父——」

寇樹基厲聲道：「別再叫我大師父，這件事就這麼決定了！」

仇如海又跪下道：「大師父，過去十年你們對弟子愛護備至，海兒就是粉身碎骨也不能忘了這份恩情，雖然海兒不能爲你們報仇，但是海兒可以奉養你們一輩子，像兒子孝順父母一樣的孝順你們啊！」

寇樹基好像巳經沒有聽見他的話，轉對韓天獅冷冷笑道：「姓韓的，這樣夠了吧？」

韓天獅點點頭道：「夠了，等老夫交代一下，就讓你們處置。」

他轉對醉鄉客道：「醉鄉客，老夫一生庸碌，未曾做過一件有意義的事，今天難得有機會，爲了救一個好青年，老夫情願付出這條老命，現在請你將珍珍帶回敝堡，並告訴老夫麾下的五虎將，不得找他們五人尋仇報復，除非他們不履行諾言，繼續糾纏仇如海；如果他們繼續糾纏仇如海他們才可採取報復行動，他們五虎將絕對有此能力！」

醉鄉客眉頭直打結，大不以爲然的搖頭道：「韓堡主，老叫化走了幾十年江湖，從來沒碰到這種事，你明知道他們不是好東西，殺了正可爲江湖除害，爲甚麼還要把命送給他們？」

他越說越激動，一指仇如海道：「你說要救他脫離痛苦，不錯，他是個好青年，但是他自有他的主張，如果他眞要一死以謝師門，把寶貴的生命送在五個心黑手辣的武林敗類身上，那就證明他沒有出息，這樣救他又有甚麼用處？」

韓天獅沉默有頃，才緩緩說道：「醉鄉客，你本是最不愛管閒事的人，此事我希望你置身事外，現在我只希望你幫個忙，立刻將珍珍送回百獅堡，並將我的遺言轉告舍弟及五虎將，好麼？」

醉鄉客迷惑的看着他，又搖頭道：「老叫化眞想不通……」

韓天獅微笑道：「也許以後你會想通的，現在就請離去如何？」

醉鄉客嘆了口氣，抱着韓珍珍拔步便走，口中喃喃道：「世事漫隨流水，算來夢裏浮生，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他媽的，老叫化早就發誓不管人間是非了，怎麼老毛病又犯啦！」

這句話話完，人已在數十丈外，再一轉眼工夫，就已遠去不見了。

韓天獅向江北五怪走上三步，以一種從容就義的態度含笑道：「好了，現在老夫就這麼站着，任由你們動手，你們以前跟隨老夫好多年，了解老夫的爲人，所以你們只管放心動手，老夫絕不會反抗。」

寇樹基悍笑道：「好，你的確很爽快，所以我會給你一個痛快，你面朝地臥下來！」

韓天獅依言臥倒在地。

仇如海能看着韓天獅爲自己而死麼？

當然不能！

他情緒激動到了極點，一個箭步跳過去，在韓天獅身前一站，悲聲道：「大師父，海兒求求你們，請你們高抬貴手，你們殺了韓堡主對你們又有甚麼好處？」

寇樹基大怒道：「滾開，沒有你的事了！」

仇如海激動得面上扭曲起來，道：「你們殺了我吧！如果你們非要殺人不可，就請殺了我吧！」

寇樹基惡聲惡氣的獰笑道：「我如殺了你後，也還要殺他，因爲我們與他有仇恨，與你沒有！」

仇如海回對韓天獅，衝動地道：「韓堡主，你憑甚麼要爲我而死？你別以爲我會娶令姪女爲妻，我告訴你，我死也不會娶她！」

韓天獅語氣很平靜，道：「你錯了，老夫其實不是爲你而死，主要原因是他們若不殺死老夫就絕不善罷甘休，所以……你站開吧！」

仇如海堅決地道：「不！」

寇樹基殺氣大盛，冷冷說道：「仇如海，你聽着，我們之間的師徒關係巳沒有了，如你要橫加阻攔，老夫只好對你不客氣了！」

說到這裏，從懷中取出了一柄匕首。

仇如海堅強的站着，道：「海兒也絕不還手，如你要殺韓堡主，就得先殺了海兒！」

韓天獅抬頭一笑道：「不對，寇樹基，你如傷了他，老夫就不顧束手待斃！」

寇樹基知他言出不二，要殺他就不能傷害仇如海，傷了仇如海就絕不可能再殺他，而現在情況却是仇如海死也不肯讓步，這可眞使他爲難了。

血劍譚天麟氣得頓足道：「小子，念在十年師徒之情，我們已經放了你一馬，你不肯替我們報仇，憑甚麼來阻止我們報仇！」

仇如海道：「韓堡主是爲了解決海兒

的困難才決心引頸就戮，這份人情海兒担當不起！」

「哈哈哈哈……」

驀地，破廟右方的一個角落裏響起一片大笑，在大笑聲中，走出一個人來！

他，竟是無情殺手獨孤寒！

仍是一身潔白的長袍，手上握着一劍，看他走路的步履穩健如常，分明傷腿已癒。

浦夢珠一見是他，格格脆笑道：「獨孤寒，你來幹麼呀？」

無情殺手獨孤寒態度仍然那麼高傲，好像巳忘記了前幾天被仇如海擊敗的事，笑道：「我來殺人！」

浦夢珠道：「殺誰？」

獨孤寒一指韓天獅道：「他。」

浦夢珠笑道：「休想，他是我們要殺的人，我們絕不會讓給你！」

獨孤寒哈哈笑道：「浦姑娘，妳這話就不對了，你們原來的目的只要他死，因此才教出一個徒弟來找他報仇，而現在的情形是：他雖願引頸就戮，仇如海那小子却不肯，你們若殺了他，姓韓的一定不肯甘休，在這種情況之下，最好的辦法就是由我來。」

寇樹基聽了微微一笑道：「這麼說，你是要帮助我們了？」

獨孤寒道：「是的，另一半原因是我要賺二十萬兩銀子，我答應常三娘一定要做成這筆買賣。」

寇樹基眼睛轉了又轉，點點頭道：「好，君子有成人之美，我們可以把這個機會讓給你，不過由你來動手，只怕他不肯束手待斃吧？」

韓天獅從地上站了起來，含笑接口道：「這個當然，由他來動手，老夫不能不還手。」

他轉對仇如海道：「珍兒的那柄劍還留在廟內，去取來給我。」

仇如海立刻入廟拿出長劍，交到他手上，然後退到一旁站着；他知道韓天獅的劍術不遜於獨孤寒，也知道韓天獅在多年不使用兵器而今天突然要用劍，必巳下定了剪除獨孤寒的決心，這是他樂於見到的事。

韓天獅一劍在手，一代劍術大家的氣派立刻表露無遺，那股氣定神閑，以及從目光中透出的浩然正氣，給人一種「力拔山河兮氣蓋世」的印象。

他慢慢拔劍出鞘，將劍鞘扔去一邊，然後目光投注到無情殺手獨孤寒的面上，微微一笑道：「獨孤寒，對於你，老夫可一點都不會客氣，你如想賺二十萬兩銀子，可得盡力而爲啊！」

獨孤寒點了點頭，也把長劍拔出，以無比冷傲的語氣道：「那天在貴堡，我一時大意輕敵，以致陰溝裏翻了船，今天再不會有那種事情發生了，等一會我還要跟他鬥一餐。」

韓天獅含笑道：「如果你殺了老夫，自然有機會再跟他較量一番，現在請發招吧！」

他的長劍並沒有擺出任何姿式，只是很自然的斜垂於地，表情也不像要與人進行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決鬥，非常的心平氣和。

獨孤寒慢慢的舉劍，擺出平刺的姿式，左手揑劍訣於頂上，面上的殺氣隨之漸漸旺盛，極之凌厲凶悍，但也不急不躁，另有一股懾人的威力。

此刻，烈日在天，陽光照射在他們兩人的長劍之上，反射出刺目的光芒，如電迸飛，使得氣氛突呈緊張，予人以窒息之感！

最初，雙方靜靜的對峙着，然後才開始移動身形和脚步，獨孤寒向右慢移，韓天獅向左輕動，彼此四目相對，動作一致，宛如兩隻即將進行殊死戰的鬥鷄。

江北五怪當然看得出此戰非同小可，因此，不敢站得太近，連忙往後退開了數丈。

仇如海退到廟階上，他在劍術上的造詣已有非凡的成就，故韓天獅和獨孤寒雖然尚未交兵，他已看得如醉如癡了。

忽然，獨孤寒停止了游步，他的目中射出如刀似火的銳芒，看樣子快要發動攻勢了。

韓天獅也巳站着不動，橫劍在胸，嚴陣以待。

獨孤寒身形慢慢曲蹲，左陰右陽合握劍柄，劍鋒遙對韓天獅，似將衝刺而出。

其實，這只是一種試探敵人反應的動作，因爲直到此刻，他還找不出可以出擊的機會。

韓天獅仍然紋風不動，長劍也橫在胸前不動，這種姿態很簡單，可是却使人不知如何出手。

獨孤寒對於今天這一戰是志在必得，故不敢輕率動手，看見韓天獅穩若泰山，他只好再改變攻擊姿式繼續試探，可是一連變換好幾種攻擊姿態，韓天獅却依然不動如山，這使他有些沉不住氣了。

他突然欺前一大步，長劍連續閃動了幾下，進行試探性的撩撥。

韓天獅還是不動，連眼皮都沒眨動一下，要不是面上掛着一絲微笑，眞像個木頭人呢！

「殺！」

「殺呀！」

江北五怪忍不住鼓噪起來了。

就在此際，突見劍光一閃。

獨孤寒終於發動攻勢了！

但沒有一人看出甚麼招式，因爲他的劍已化爲一片耀眼的光芒！

於是，一片震耳欲聾的劍擊之聲響起來，好像點燃起一串長鞭炮，一直持續不絕！

劍光如匹練迸飛，蔽天蓋地，凌厲已極！

當劍擊之聲連續響了約莫五十下之後，忽見獨孤寒身形一竄而起，拔高二三丈，空中一個急翻，手上長劍頓如驟雨傾盆而下。

韓天獅一聲長笑，舉劍迎上，一陣攪動之後，忽聽獨孤寒狂叫一聲，身子又在空中翻了一轉，隨之「蓬！」的墜地，身子縮成了一團。

他只抖動了幾下，就寂然不動了。

這時，大家才發現他的胸口一片殷紅，也才知道他爲甚麼死得那樣快的原因，任何人一旦心房被人刺中一劍，都會死得很快。

仇如海面上綻開了釋然的笑容。

江北五怪中的寇、譚、屈、浦四人面色却在發白，他們早就知道韓天獅的劍法天下罕有敵手，可是他們都沒有想到無情殺手獨孤寒會敗得這樣快，因此不免爲之心胆俱寒。

千手怪惲寒星是個瞎子，他只聽到有人墜地，却不知是誰敗了，急問道：「誰勝了？」

花蝴蝶屈翎嘆道：「眞笨，要是他不往上跳的話，一定不會這麼糟……」

惲寒星面色一變，說道：「是獨孤寒敗了？」

屈翎道：「豈只如此，從今以後，天下第一殺手將被人一筆勾消了！」

惲寒星吸了一口冷氣，嘿然道：「聽說他出道以來戰無不勝，怎的今天竟如此差勁？」

韓天獅笑了笑道：「沒有人能够一輩子保持不敗，今天早上老夫就曾經敗了一塲……」

他把長劍扔給仇如海，接着道：「能在死亡之前翦除一個可怕的殺手，總算不錯，現在咱們再來進行交易吧！」

他又面朝地臥了下去，笑道：「來吧！寇樹基，你可以上來動手了。」

「不行！」

仇如海扔下長劍，飛撲過去，又橫身擋在韓天獅身前，堅決地道：「要殺，就先殺我！」

寇樹基沉容不語，也沒有動，只是一眼不瞬的凝視着他。

血劍譚天麟，花蝴蝶屈翎，浪女浦夢珠也沒有動，他們面上的表情很複雜。

惲寒星道：「老大，你動手呀！」

寇樹基沒動。

惲寒星詫異道：「咦，怎麼啦？怎麼都不說話？有甚麼不對麼？」

浦夢珠忽然輕嘆一聲道：「那小子不讓咱們殺人……」

惲寒星大怒道：「這還不簡單，把他制服就是了——老大，難道你還制服不了他？」

寇樹基還是不言不動。

韓天獅忽然出手抓住仇如海的左脚，像扔草包一樣的將他扔出去，大叫道：「好了，寇樹基，快動手！」

仇如海不防有此，頓時被扔出數丈開外。

這的確是個好機會，寇樹基只要一個箭步趕過去，只要手起掌落，就可殺死韓天獅了。

但他沒有抓住這個好機會，他好像被冰雪凍僵了似的，木立未動。

血劍譚天麟倒是動了，他飛步跳到韓天獅身前，揚起左掌便待劈下——

「不！」

仇如海眼看搶救不及，不禁發出一聲凄厲的悲呼！

血劍譚天麟一怔，揚起的左掌就那樣停留在空中，沒有劈下去。

花蝴蝶屈翎叫道：「動手呀！」

血劍譚天麟猶豫了一下，忽然轉身走回去，道：「老大，還是讓你來吧！」

寇樹基默然轉身走去。

屈翎愕然道：「咦，怎麼回事？」

寇樹基頭都沒回一下，只嘆了口氣道：「算了，我放棄，你們誰要報仇，就上前動手好了！」

譚天麟跟在他後面走去。

屈翎和浦夢珠面面相覷，發呆了片刻，好像怕跟不上寇、譚二人，立刻拔步追上去。

惲寒星慌了，叫道：「喂！喂！喂！你們攪甚麼鬼？怎麼都走了？這算是甚麼名堂？」

他一面叫嚷，一面不知不覺的邁步跟上去，口中還不停的嚷着「這算是甚麼名堂？」……

五人終於都走遠了。

仇如海忽然大叫道：「大師父，二師父！三師父！等我一等！」

他也拔步追了上去。

韓天獅慢慢的爬起身子，目送着他們師徒逐漸遠去的身形，神色一片莊嚴！

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他又一次領略到了，此刻他的心情是感動的，愉快的。

「大伯！大伯！」

忽然，韓珍珍的喊聲又遠處傳來！

轉瞬間，韓珍珍和醉鄉客已奔到他身前，韓珍珍一把抱住他，歡呼道：「大伯，他們沒殺你？」

韓天獅笑道：「沒有。」

韓珍珍驚喜的問道：「爲甚麼？」

韓天獅緩緩答道：「因爲……因爲他們殺人的勇氣沒有了。」

韓珍珍抬頭張望道：「他呢？」

韓天獅說道：「跟着他的五位師父走了。」

韓珍珍呆了呆道：「他……跟着他五位師父走了？難道他還不肯棄暗投明？」

韓天獅答道：「不，他早已棄暗投明了。」

韓珍珍忽然流露出一片失望之色，喃喃說道：「我不懂，我實在弄不懂……」

韓天獅微笑道：「珍兒，妳如果還想見他，現在追去還來得及。」

韓珍珍一怔道：「可以麼？」

韓天獅道：「可以。」

韓珍珍道：「江北五怪不會……」

韓天獅道：「絕對不會！」

韓珍珍拔步追去，一路大叫道：「石小三！石小三！你等一等我……」

（完）

徵稿啓事

你有好故事嗎？你有豐富的幻想力嗎？本刊爲鼓勵一試撰寫武俠故事之有志讀者，特另籌資金，專事培植新作者，試用新作品，歡迎投稿，作品每篇不超過五萬字及八萬字。

故事須新鮮緊湊　文字須簡潔有力

情節要曲折動人　佈局要注意技巧

精選俠情短篇故事

絕代英豪

楊威·文　子成·圖

尋訪明師

訪明師，習武藝，躍馬揚鞭，揚名江湖，鋤强扶弱，伏義任俠，與天下英雄爭一日之長短，方不負男兒大丈夫之志！

這是江湖朋友的想法。

而且是俠義道上正派武林人物的一生志願！

天下雖大，名師難求。

沒有明師傳授，根本無法習得驚人絕藝，更違論伏義任俠，揚名江湖什麼了。

現在呢，有一位高明師父，不說別的，他教兩個徒弟，每一個都做到武林盟主。而且都是下山後一年半載，就取得這項殊榮！

事實上，他們取得武林盟主，並不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而且都是輕而易學，順理成章般，就登上了武林盟主寶座。

這位高明的師父，公開在各處貼上佈告，有地址，不需一切費用，歡迎任何人去學，只是有一項注明，他很嚴格，經不起考驗的，生死概不負責。

如果你認爲他只是說說，那可錯了，據他自己說，先後已有十三名少年死去，或成殘廢，由於受不住那樣嚴格過份的教法。

閻王師父郭泰明，已在武林中享譽五十年。

他無門無派，武功自成一家，九大門派高手，有的不服氣，想去給他個下馬威。結果反而弄得灰頭土臉，鎩羽而歸！

關山險阻

直到今天，閻王師父郭泰明名動江湖。尤其是未成名的少年英雄，都想跟這位師父學武功，但是，怕死，勇氣不够，令得他們裹足不前。

黃鶴樓大門口，一張佈告至今已經殘舊不堪，却未曾見到有人揭去，也就沒有人敢投到這位郭師父門下。

突然，客人鼓噪起來。

「有人揭榜了！有人揭榜了！」

「什麼？」

「有個小子揭下黃榜！」

「又有個寃鬼了，做師父的像個閻王。這武功不學也罷，死多生少，學來武功又有何用？」

衆人議論紛紛之際，店小二已引來一名小童，大約十歲左右，滿臉沉毅堅定神色，嘴唇緊閉，數十雙眼睛瞪得像銅鈴一般，虎視眈眈，好不怕人，這少童穩步上前，似乎未看見這些人。

座上江湖豪客很多，各人有各人的意見，有的羞笑這小孩不知死活，要想修習蓋世神功絕學，也有的認爲小子有志氣，不畏艱苦，求取絕學，可以出人頭地。

但是，只有一種心性極差的人，氣質粗劣，貪婪妬嫉之外，就只有暴戾。

這時候，鬼面狽魯才「颼！」地聲竄出，還故意露了一手平生得意輕功，攔在小童面前，大聲地道：「小子，你叫什麼名子？」

「萬重山，」少童平靜回答。

「嗯，這名子很好，你可否告訴我，學好武功之後，做些什麼事呢？」鬼面狠魯才問。

「做很多事，打壞人，殺强盜，還有……」小童萬重山說到此處，眼中露出無限恨意，却住口不言。

「吧，」鬼面狠魯才伸手處，一巴掌打去，小童萬重山給打得飛了起來。

事情還不至如此，有幾張桌子上面，滾燙的茶湯，滿空飛濺，這一來，頓時大亂！

普通人，誰敢惹麻煩自討苦吃，鬼面狠魯才那副兇神惡煞的駭人樣子，大夥兒也只好噤聲不响。

萬重山好不容易從地上爬起來，沒有哭，也沒有喚叫，只是冷冷的望住鬼面狠魯才，一言不發！

「小子，跪下來，」鬼面狠魯才喝道．說時抽出腰刀，那意思說得明白，萬重山如果反抗，只怕要挨刀子。

但是，萬重山視若無睹，望住鬼面狠魯才，好像看着一件不認識的東西，盯着眼睛看。

「颼！」雪亮的刀飛過，只在萬重山鼻前不足一寸地方，刀風刮過鼻尖，甚凶險處，可想而知。

萬重山仍然無動於衷。

鬼面狠魯才似乎激發了凶性，猛喝道：「小子，敢情不要命了。」

仍然是充耳不聽。

這無聲抗議，比罵他還要利害十倍，鬼面狠魯才怒發如狂，伸手一把抓住萬重山，用力往下壓。

試想，萬重山只不過是個小孩，又如何能够抗拒鬼面狠魯才的力量，上半身吃不住勁，給壓得彎下腰去，但他雙腿仍然硬挺住，不肯下跪。

「好小子，拿命來！」鬼面狠魯才揮刀砍去！

「噹！」一個酒杯打中刀口，寒森森的腰刀飛了起來：「嗤」的一聲插入木柱中。

一個雄亮的聲音喝道：「鬼面狠！你越活越沒用了，對付個小孩子，又拿刀又拿槍，竟然來眞的，這黃鶴樓是你開的，也不能這樣橫！」

鬼面狠魯才趕緊陪笑，打拱作揖道：「韓大哥別怪，我只是試試他！」

靠近窗口一張桌子，已有四人，其中一名漢子，身高膀闊，活脫脫就是猛張飛再世，氣概威武，正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英雄——鐵拳韓森。

「哼，這位小兄弟比你可强多了，臨危不亂，不屈於威武暴力之下，今日武林中，像這樣有骨氣的人實在太少了，」鐵拳韓森感慨道。

「是，是！」鬼面狠魯才只有陪笑的份兒。

「小兄弟，你過來喝杯酒，俺韓森敬重你的骨頭硬，敬你三杯。」

「多謝！」萬重山這回沒有推辭，走過來自己倒酒，連喝三杯，然後大聲道：「我也敬大哥三杯。」

「哈哈，」鐵拳韓森暢快地豪笑，他從沒有像今天這樣開心過，大笑道：「好．好兄弟，能够喝兄弟這三杯酒，是我平生最得意的時候。」

「再見，後會有期，」萬重山說時，轉身就走！

「好男兒，好兄弟！」鐵拳韓森何等英雄，此時聲音也不禁有些嗚咽。

鬼面狠魯才悄悄的溜走，悄悄的下樓去了！

萬重山跟小二到後面轉了一轉，立刻走出黃鶴樓，幾百雙眼睛看着他，許多人心想，這小孩是否吃得那種苦，日後學成武功，江湖上也多了位少年英雄。

幾件粗布衣服，一張地圖，那是閻王師父郭泰明居住地址。

峨嵋山，閻王師父郭泰明在四川，萬重山沒有說一句話，默默的走下黃鶴樓，立刻踏上遙遠的旅程。

五天後，他已經來到魚腹浦，江邊上仍然幾堆石子，相傳那是漢蜀時，諸葛武侯所擺的陣圖，東吳大將陸伯言曾受困其中，後爲諸葛武侯岳丈黃承彥救出。

萬重山望住這幾堆石頭，一時感慨，朗聲誦道：「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哈哈，小子，竟念起詩來了？」人隨聲現，又是鬼面狠魯才，此時露出滿面凶像。

萬重山望住他毫無懼色。

「小子，你好好的日子不過，你苦去學什麼武功，害得我千山萬水跟着你跑？」鬼面狠魯才嘆道。

「我學武功，與你有何關係？」萬重山問。

「嘿嘿！」鬼面狠魯才笑道：「關係可大啦，等你學的好武功，我們只怕日子過不去，你說，我應該怎麼辦？」

萬重山默然，他知道對方意思，凡屬跟閻王師父郭泰明學藝，必然是白道上的豪俠，所作所爲，自然是專與黑道强梁作對，鬼面狠魯才要殺自己，也是合情合理，這還有何話說！

「颼！」單刀直劈，鬼面狠魯才毫不留情，直往要命的地方招呼。

萬重山此時只好認命，閉上眼睛，等待那艱難的一刻到來。

「嗤！」「呼！」兩聲响，又聽到鬼面狠魯才的驚叫聲：「啊呀，什麼人？」

莫非又有什麼變化，萬重山睜開眼看時，鬼面狠魯才面上開花，鮮血直流，形同鬼怪，眞個變成鬼面狠了，空山寂寂，並無其它動靜！

那柄單刀抛出老遠地方，只是給一顆石子擊中，而鬼面狠魯才的面上，只不過幾片枯葉打中，試想，這出手之人是何等功力！

這時候，鬼面狠魯才再凶，亦不敢再停留片刻，急急忙忙逃開去，連地上那柄單刀也不要了。

萬重山怔怔的望住鬼面狠背影，心內不知是悲是喜，他並不怕死，只是，悲慘的身世，令他成熟多了，尤其是面對危險，比任何人都沉着，更遑論是他這樣年齡的孩子了。

呆了半晌，他又繼續趕路。

三天，沒有事情發生，這一帶都是崎嶇的山路，菓樹很多，萬重山吃的倒沒有問題，只是有時找不到住的地方，漆黑的

山道，呼呼山風與樹葉簌簌聲，情景異常恐怖，萬重山仍然咬緊牙齦趕路。

第四天，萬重山正坐在樹下休息。

突然，林中竄出十幾名大漢，個個牛高馬大，凶神惡煞的神態，顯然不是好路道。

萬重山只好停下了步，冷靜的望住他們。

「小子，今日是你的死期到了，看看還有誰敢來救你！」一名滿臉陰沉的漢子道。

「張老大，和他嚕嗦什麼，殺了他算啦。」

「這小子生就一副短命像，還想學天下無敵的武功，敢情是做夢。」

「鬼面狠魯才也是的，不知撞到什麼凶神，給打得頭破血流，今天也應在這小子身上，討還公道！」

衆强徒七嘴八舌的說個不停，看來是鬼面狠一夥，黑道上的强盜。

萬重山至此，只好認命了。

「殺！」一名大漢似乎性情特別暴燥，懶得多說，鬼頭刀猛劈，眞是要命的一刀。

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一條人影自天而降，不見有什麼動作，鬼頭刀已經飛上了半天，揮刀的人滾了開去，口裏鮮血狂噴，十幾顆牙齒跟着吐出。

衆强徒一陣大亂，急退三步，抽出兵刃，全神戒備，定睛看時，場中一名漢子，像個莊稼人，滿身粗布衣服，赤手空拳站在萬重山身旁。

「你是什麼人？」衆盜喝問。

「普通人！」來人淡淡道。

「這小子與你有什麼關係？」

「朋友關係。」

「好小子，你可知我們是什麼人？」

「强盜，殺人不眨眼，無惡不作的黑道强梁，我說得可對？」莊稼人模樣的漢子平靜道。

「好小子，敢情不要命了，大夥兒上！」羣盜紛紛怒喝，高舉兵刃，存心要將來人斬成肉醬。

「殺！」莊稼人的漢子猛喝一聲，身形展處，直衝入羣盜叢中，下手更不容情，每一招都不落空，羣盜人雖多，根本管不了用，轉瞬已全部躺在地上。

萬重山見這人大展神威，羣盜當之披靡，當下不由看得心馳目眩，大叫道：「好！」

莊稼人樣的漢子微微一笑，轉頭道：「小兄弟，你可害怕麼？」

「不怕，他們只是仗着人多，算不得什麼英雄好漢，我才不怕呢！」萬重山說道。

「小兄弟說得對，他們這班人，永遠是這個樣兒，不長進，巧取豪奪，自己不爭氣，妒嫉人家，所以我下手也絲毫不客氣。」莊稼人漢子道。

「大哥你姓什麼，小弟萬重山，多謝你救了我一命。」

「我叫張毅，是專程保護你。」

「張大哥，前日也是你救了我吧？」萬重山道。

「嗯，那算不了什麼。」張毅笑了笑道。

「這班强徒眞個莫明其妙，無寃無仇，一再攔路刦殺，叫人眞個奇怪，」萬重山道。

「小兄弟，你不明白，因爲跟郭大俠學藝出師，必然是黑道强梁的尅星：現在殺你比較容易，待你學成武功，他們只有逃命的份兒！」張毅緩緩道。

「原來如此！」萬重山這才明白其中底蘊。

「好啦，」張毅笑道：「小兄弟，我們就此別過，一切靠你自己小心啦！」

「多謝你，張大哥！」萬重山眼睛也紅了。

張毅緩步走去，迅速消失在濃密的樹林中，萬重山怔怔的望住他消失的地方，悵然若失！

經過這一役，羣盜似乎已經知道，閻王師父郭泰明對於願投歸門下的人，暗中保護，或者可以說，以他的聰明才智，自然很容易了解黑道羣盜的想法，預先派人守護，待有人揭榜，立即沿路保護。

以前，沒有人知道，直到現在爲止，黑道朋友經過幾次挫折，他們大概了解到事實的眞象！

自此以後，只怕不會再有人騷擾攔路了吧！

萬重山益發堅定信心，這樣的師父，才是好師父：自己一切的願望，依靠他必能達到！

這時，他內心充滿信心，脚下也有勁了，大踏步往前走去！

又走了幾天，已經到了四川。

光明的遠景，成功的路途，正在前面展開，萬重山心內愉快：所以精神愈好，脚下更有力！

這天，正經過一處山谷，地勢險惡陡峻，看上去，自然而然會產生一種陰森恐怖感覺！

萬重山皺了皺眉頭，仍然鼓起勇氣往前走。

「哈……」笑聲中，林中走出一名老者，滿面紅光，手握旱烟管，禿頂，獅子大鼻，雙目神光充溢。

老者身後，湧出二十幾人，個個精神奕奕，手上全握有兵刃，如臨大敵。

萬重山愕然望住他們。

「小娃兒，」紅面禿頂老者叫道：「老朽凌傲天，江湖朋友喜歡叫我禿鷹，大江南北，水陸兩道朋友尊我爲老大，今天嗎，我這位老大却恭候你這位小朋友：你說，這可够風光了吧！」

「我不懂！」萬重山老實道。

「很好，」禿鷹凌傲天繼續道：「你老弟想學絕頂武功，無非是爲了報仇雪恨，甚至於在江湖上揚名立萬：以我看，你此次投師，主要是爲了第一個理由吧！」

萬重山只哼了聲，並不作答。

「很好，」禿鷹凌傲天道：「你老弟身負血海深仇，我們立即爲你去報，無論死多少人，化多少氣力，那是我們心甘情願，不收你分文，也不需報恩，我們唯一的條件，就是希望你回道走！」

這的確很够吸引的條件！

萬重山沉默着，不知他心內如何想，神色凝重，顯然正在思考着，沉重的思考着！

「還有，」禿鷹凌傲天接着道：「我老頭子這幾手玩藝兒，雖然不敢說天下第一，闖蕩江湖數十年，尚未曾遇到對手，你不嫌棄，我可以傳授你武功，甚至於你以後的一生，要錢有錢，要人有人，保證是江湖上霸字號的人物，你可滿意！」

「你們何必如此？」萬重山鄭重問。

「很好，只要老弟誠心，老朽必然也是開誠佈公，閻王師父郭泰明，的確是當今宇內絕頂高手，但他那種嚴厲而苛刻已極的教法，十成有九成會要你的命！」禿鷹凌傲天說到此處，故意停頓一下，靜觀變化。

萬重山仍然木頭人一般，屹立如山，任由猛烈的山風吹刮！

「……與其送命，何不退而求其次．拜我爲師，我們有很大的組織，有很多的人手，要風有風，要雨有雨，這是何等開心的事；現成的東西擺在你面前，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跟郭老頭學藝吧，就是不死，出師後到江湖，要經過多少險阻，人單勢孤的，江湖上的風險，唉，你老弟想想，那是何苦呢！」

動聽、合理，眞不容易找一個理由反駁。

萬重山却磐石般站着不動，面上神色平靜，並無絲毫動心之跡象。

一羣大漢露出詫異之色，世上有人拒絕這種好事，這小子莫非是個呆子。

「老弟，你怎麼說，總有個交待，老是這樣呆着，也不是個辦法呀！」禿鷹凌傲天似乎也有點不耐煩。

「謝謝你老的好意，小子不敢領受！」萬重山冷靜回答。雖然他知道這樣回答所引起的後果！

「爲什麼？」禿鷹凌傲天怒喝。

「不屈於威武，不貪圖富貴；行所當行，此之謂大丈夫了！」萬重山嚴肅道。

「好！」禿鷹凌傲天由衷地讚道。

「老大！」羣盜叫起來。

禿鷹凌傲天轉身對那班手下道：「你們看得清楚，聽得明白，這才是英雄，大凡眞正英雄豪傑之士，天生有一股傲氣，愈到危險時期，愈得表現其忠貞氣節，像這位小兄弟，臨危不苟，臨難不屈，我敬重他。」

「那他學成武功，我們只怕走頭無路了！」其中一名中年漢子急道。

「在江湖上混！」禿鷹凌傲天仰首道：「講究一個義字；今天，我敬重這位小兄弟是位眞豪傑，所以不願下手殺害，但他日後又會與各位兄弟作對，我這做大哥的，作頭兒的自然有個交待！」

大夥兒眞不明白禿鷹凌傲天攪什麼花樣！

即是萬重山，也在暗暗奇怪！

「喀嚓！」禿鷹凌傲天旱烟管敲下，右手齊腕打斷。

「老大，你這是何苦！」這羣大漢叫起來。

禿鷹凌傲天滿頭大汗，顯然痛極，但他依然笑道：「做人要負責任，我這做老大的今日已盡了力，你們不會怪我吧！」

「老人家，今天你又何苦如此！」萬重山也是熱淚滿眶，走上前去，嗚咽道。

「小老弟，」禿鷹凌傲天仍然咬緊牙齦笑道：「今天我看到你，那是平生第一快事，一隻手又算什麼！」

「我……」萬重山不知如何說好。

「青山綠水，後會有期！」禿鷹凌傲天說時，立刻轉身，招呼羣盜，走入樹林．轉眼消失無踪。

萬重山滿眶熱淚，怔怔的望住林中，禿鷹凌傲天等消失後的地方，心內似乎壓着塊大石。

這塊大石愈來愈沉重，令得他小小心靈上，有不勝負荷的感覺！

他內心的負担，本來已够重的了，如今又再增加份量，的確有股透不過氣的味道．

山風習習，滿含蕭條肅殺的氣份；這是春天，萬重山只覺得毫無春的氣氛！

不知過了多久，他才恢復知覺，茫然舉起雙脚，踏上了征程！

格格格，三條人影攔在前面，驟然間．萬重山駭了一大跳，這哭聲難聽已極，有如狼號，又好像鬼哭，萬重山從未聽過如此難聽的聲音。

抬頭看時，更駭了一大跳，活脫脫三個僵屍，直挺挺站在前面。

「你們幹什麼?」萬重山喝問。

「沒有什麼，只要你走回頭路！」中間一名僵屍道。

「不行，我一定要往前走！」萬重山大聲道。

「很好，小娃兒很够胆，我們三人是僵屍門中三老，我是胡老，這二位是阮老與雪老。」其中一名斷了左臂的黑瘦老僵屍道。

萬重山雖在危急中，仍然分辨得出，雪老是由於滿面雪白，而阮老則是小眉小眼的，三人眼光都是慘綠色，陰沉沉的，眞個鬼氣很重。

他們早已到了，知道萬重山胆色豪壯．甚至於根本不怕死；三名老僵屍却仍然在賣弄着，胡老用僅存的一隻手緊握株樹幹，結實的樹幹碰到那隻烏黑的怪爪，有如火中溶雪，毫無阻擋陷進去。

雪老與阮老二人也不示弱，一齊往大石塊上坐去，他們身子像火炭，掉在雪上．直往下落。

萬重山雖然已將生死置之度外，驟然見了這等邪門武功，仍不免駭了一大跳。

好半晌，三名老僵屍把戲玩够了，又直挺挺站着，六隻眼睛磷光大甚，望定萬重山。

「小子，」雪老僵屍冷冷道：「我們這些功夫，所以讓你看清楚，主要原因告訴你，我們吃了多少苦，長年累月與鬼爲伍，白森森的人骨，荒郊野嶺中餐風飲雪，還有很多不可想像的痛苦！」

萬重山也不禁有點同情他們了！

「嘿嘿！」阮老冷笑接道：「我們在武林中，現時雖不敢說是天下無敵，但也可以縱橫宇內，與兩道英雄爭一日之長短．可是，你小子如果習成郭老怪的武功，我們就什麼也沒有了！」

「像這種情況，」胡老僵屍接嘴道：「我們爲了將來，也可以說，爲了自己生路，情不得已，只好阻止你！」

萬重山已經沒有話說，人家求生存，找活路，還有什麼話說，只好嘆命苦，當

下淡淡道：「你們的確有不得已的苦衷，我已經完全明白，只管下手吧！」

「得罪了！」阮老僵屍緩緩地擧起右手．

萬重山已經閉上雙眼，這時他只好認命。

「呼！」一聲大响，三名老僵屍却在那裏呱呱怪叫。

萬重山急睜眼看時，又是那莊稼人打扮的張毅，此時正站在旁邊。

「你是什麼人！」阮老僵屍叫道。

「保護人，誰想害我們這位小兄弟，要先打倒我才行，明白了麼！」張毅溫和笑道。

三名老僵屍呆立了半晌，突然大喝一聲：「殺！」一齊衝上來，五隻手揮動，全往要命的地方招呼。

張毅也不敢大意，這僵屍拳奇毒無比．萬重山沒有絲毫武功，萬一給沾了毒氣，可不是好玩的，當下施展拳脚，全力進攻。

僵屍拳雖然雙脚直跳，進退之間，自成法度，那雙手上奇毒無比，張毅步步爲營，穩扎穩打。

三名老僵屍似乎漸漸不耐煩，但亦無可奈何，施展全力，仍然無法沾上邊。

大戰五十回合，張毅已摸清楚僵屍拳路數；突然往地上滾去，雙腿連環踢出，「克察！」阮老與雪老雙腿已斷，胡老仍在苦苦支撑。

「颼！」張毅突然退出圈外，默然望住他們不响。

情形很明顯，張毅留下胡老僵屍，好去照顧兩名斷了腿的殘廢。

這是正派俠義道人士的作風，處處爲人作想，行事處世，那怕是對待仇敵，也是適可而止；決不會做出趕盡殺絕之事！

萬重山益發對師門嚮往！

「小子，有種的今日殺了我們；否則，以後我們報仇之時，只怕有你受的了！」阮老僵屍脾氣最暴燥。

張毅懶得回答，轉頭道：「小兄弟，我們走吧！」

「多謝張大哥，今天又救我一命！」萬重山感激道。

「這是本份，不算什麼！」張毅笑笑道。

「他們三個人活脫脫就是僵屍，眞有點怕人！」萬重山想起有點害怕！

「這是僵屍拳，也是屬於邪派武功，登不了大雅之堂；武功也像做人，總要堂堂正正，才能達到極高境界，像這種奇門外道，古古怪怪，叫人一看就討厭！」張毅伴着萬重山，一邊走一邊解說。

走了半天，已來到座小鎮，大約有百來家鋪子，由於是入川孔道，所以生意倒還不錯。

「今天我請客，小兄弟，我們去喝幾杯水酒！」張毅說時已停在一間小舖子前面。

萬重山抬頭看時，「禾香飯店」四個黑漆大字，倒也威風得很。

「客官，要吃點什麼！」小二上前招呼。

「來四五個菜，兩斤大麯酒！」張毅吩咐道。

萬重山不大喝酒，尤其是四川大麯，力道特別足，初喝酒的人簡直不容易入口：這裏菜全是辣的，還沒有吃幾口，已經出汗了！

「小兄弟，由此入川，已經是平坦大道，今天爲此，算是送兄弟餞行，他年相逢之日，必然是兄弟揚鞭躍馬，馳騁江湖，叱咤風雲之時，小兄敬你一杯！」張毅鄭重擧杯敬酒。

萬重山趕緊起來道：「小弟謹記此言．盡力而爲，是成是敗，那也只好看天意如何了！」

「哈哈……」張毅似乎很高興，豪放地大笑，暢快道：「以我看，小兄弟或者可以成事；無論如何，你我一見投緣，乾一杯！」

二人越談越投機，酒到杯乾，不禁有了六七成酒意，性情更加豪放，暢所欲言．談論天下事！

突然，一位斯文秀氣的相公，走到二人面前，深深打拱爲禮，然後微微言道：「在下常山李宜香，這廂有禮了！」

「三絕秀才李宜香！」張毅叫起來。

「正是小可！」

張毅立刻神色凝重起來。

萬重山暗自奇怪，張毅面對强梁大盗．都是談笑用兵，從來都未如此緊張，這秀才模樣的相公，莫非還有什麼驚人本事不成！

「閣下來此，意欲何爲，請即明示！」張毅沉聲道。

「這事說來很不好意思，」三絕秀才微笑道：「但大江南北千百人的生命前途，小可只好勉爲其難，厚顏請求；一句話．請這位小兄弟走回頭路，以後要錢有錢，要人有人，總之，我們當盡力做到他所想要的！」

張毅深深吸口氣，轉頭望着萬重山，意思很明白，等他的答覆！

在這重要關頭，萬重山鎭定如山，絲毫不怕，緩緩道：「恕難從命！」

「好，小可告辭！」三絕秀才李宜香拱手爲禮；仍然那樣謙恭有禮，文質彬彬，外表看起來，的確是一位飽讀詩書的秀才先生，溫文雅爾，有極好的修養。

待他一走出小店，張毅立刻神色凝重起來。

「張大哥，這人很利害麼?」萬重山問。

「我會盡力而爲！」張毅沉聲道。

突然，大街上人客奔走，一陣大亂，遠處隱隱傳來急驟的馬蹄聲，呼嘯傳令聲，婦孺驚哭聲亂成一片。

只不過片刻間，整個小鎭變成死寂！

小店內老闆小二，駭得渾身亂抖，二人眼內露出驚恐欲絕神色，望住張毅及萬重山，似乎在看着什麼怪物，不知怎麼辦才好！

「張大哥，如果眞個危險，你一個人無法應付，還是讓我跟他們走吧，你說好麼?」萬重山道。

「哈哈，小兄弟，我張毅是個貪生怕死之人麼！至少，我也要試試，總不能給他們虛張聲勢，駭得棄甲拋戈，俯首投降．來來來，讓他們試試我的手段！」

萬重山知道今日十分凶險，心內暗自

打算。

「來，我們衝出去！」張毅隨手拋塊銀子，隨即牽着萬重山的手，緩步走出小店。

呼呼風响，街上靜蕩蕩的，愈加顯得肅殺可怕！

二人緩步前行，張毅全神戒備，運用聽覺，知道兩旁屋頂上埋伏了幾十名匪徒，看來都是弓箭手，他們這次行動，顯然動用了很多人；這次再不成功，萬重山已入川，他們就無能爲力了！

「放箭！」前面一人喝令。

颼颼颼，萬箭齊發，密集往張毅二人身上射，當眞是凶險已極！

張毅右手幻動，已撈住幾十枝箭，左手拉住萬重山，微一閃身，已伏在牆邊，右手箭枝順手擲出，對面屋頂上的匪徒已有二十幾人給射中，慘叫聲中翻身跌倒。

「颼！」又有七八人飄身上屋，個個手握諸葛連珠神箭，這回毫不客氣，見面就射，連招呼也不打一個。

張毅暗暗作急，這連株箭巧妙無方，自己個人沒有關係，萬重山只怕要受傷，那時如何對得住郭大俠的重托，想到此處，心內已有了計較。

那諸葛神箭，當眞是威力極大，稍一疏忽，就要追悔莫及。

張毅突然騰身掠起，抱住萬重山，往左邊牆上撞去，這些土磚牆，自然無法抵擋，乒乓大响聲中，已穿破一個大洞！

嗤嗤，十三枚飛刀迎面飛至。

張毅大驚，這屋中早已埋伏許多高手，他們早已算計好，諸葛神弩之下，自己帶一個小孩，必然盡量逃避，這屋子的地點，距離，正是最好逃避之處。

十三枚飛刀擊落，人還未站穩，六人着地滾來，竟是地堂刀法，颼颼颼，刀風勁急，全是地堂刀法精奧絕着，而且互相配合得天衣無縫，令人防不勝防！

張毅足尖微點，人已凌空拔起，前後左右，又有十幾把飛刀打到。

「殺！」張毅陡地猛喝一聲，在間不容髮之中，穿過飛刀叢，雙腿連環踢出，樑上七人全給踢中。

正在這時，屋頂上突然「轟」的聲暴响，竟給炸開個大洞。這下突如其來，張毅渾身浴血，颼颼颼，又有三柄飛刀射到，幾下變故齊發，左肩轉運稍遲，又中了刀。

他不由大驚，再不衝出，只怕要陷身此處，當下猛吸口清氣，往前牆上猛擊一掌，身形穿出，不待他們緩開聲去，又穿一洞，如此連續穿過七間房屋，立即越過後窗，剛剛落在馬廐前面。

羣盜大亂，呼嘯聲彼起此落，傳發訊號。

張毅更不打話，拉開廐門，將馬匹全部趕出，自己跳上一騎，拼命衝出去。

「不好，他們騎馬逃走！」

「放箭射馬！」

「追！」

羣盜秩序井然，調動有素，顯然有高人主持，張毅心內憂急如焚，渾身傷口流血，別說動手；就這樣下去，傷口不包紮，任它流血，就要了性命！

「張大哥！」萬重山叫道。

「兄弟，逃出小鎮，就可以脫險！」張毅低聲道。

「颼！」兩枚飛刀勁急力足，不往人身上打，却打中馬後腿上。

「砰！砰！」馬仰人翻，二人跌倒地上。

哈……，大笑聲中，十幾人已四下重重圍住。

張毅猛吸口眞氣，站起身來，腦內一陣昏暈，幾乎站不住脚！

「認命吧，朋友，今天就是大羅金仙在此，也不會容你脫身！」一名黑瘦老者冷笑道。

張毅定神望時，不由倒抽口冷氣，面前十幾人，全是黑道上巨盜，幾乎南北十三省有名的巨寇全來了！

正中那位老者，滿面紅光，儀貌威猛，面上虬鬚根根如鐵絲般，更增加其猛勇神情。

鐵髭獅子熊啓，誰想到他也在此；還有僵屍門的長老，鐵骨仙余化；地堂門高手，遍地銀花許宗成，祈連三鬼以及鄂中六怪全到了！

三絕秀才李宜香含笑站在一旁，似乎很得意，今日在此一切，全是他的策劃。

萬重山不知道這些人的底細，自然沒有什麼；可是，張毅身在江湖，當然明白，即是自己未受傷，明刀明槍的與他們對陣，只怕也不易走出，更何況如今身負重傷，想要把萬重山帶出去，只怕比登天還難！

「張老兄，」鐵髭獅子熊啓宏聲道：「以你之武功，亦屬當世豪傑，今日已盡全力，讓我們替你敷藥療傷如何！」

「這倒不用，只要讓我這位小老弟走路，已經感激不盡了！」張毅道。

「哈哈，今日我們大張旗鼓，興師動衆的，其目的不外是保全性命財產，放這位小兄弟上道，那是與整個綠林道作對，我們會這樣做麼？」鐵髭獅子熊啓道。

「既然如此，在下只好硬闖了！」張毅右手拉住萬重山，準備往外衝；背上火傷牽動，疼痛異常，有如火燒針刺，那滋味眞不容易忍受！

「張大哥，算了吧，你的傷太重，小弟就此告別，讓他們了了心願吧！」萬重山道。

「不行，除非我死；否則，決不會半途而廢，衝！」張毅突然奮起神威，猛衝前去。

「殺！」鐵髭獅子熊啓勃然大怒，揮動右掌，運足十成功力，迎將上去。

「呼！」一聲大响，震撼了每一個人的心。

張毅嘴角已滲出絲絲鮮血，雙目已金星亂冒，整個人搖搖欲墜，要不是他有鐵一般的意志，此時早已昏了過去，躺在地上。

「哈哈，今天是我們成功之日，綠林道威脅已解，從此又可以過我們快活日子！」鐵髭獅子熊啓暢快地大笑。

「哈……」羣盜也相顧大笑。

突然，張毅身旁多了一人。

這人怎樣來的，大夥兒完全未看到；尤其是在此高手環伺之下，他怎能順利進來？

斯文秀氣的，看上去還只有二十七八左右，表面看起來，只是一名讀書之士。

當然，這只是表面而已，在場全是絕頂高手，所以他們心內更加吃驚；以他們的眼光，竟然看不出此人深淺，那只有一種大家最不想的可能；此人功力極深厚，已到了歸眞反璞境界。

事實上，大夥兒也的確太愚蠢了，以閻王師父郭泰明的智慧及武功，怎會容人殺害他的徒弟，雖然這徒弟日後可能受不住苦，那也是他的事！

想到此，衆人禁不住暗自胆寒。

來人已動手爲張毅醫治傷口，手法穩定，全心全意的洗傷口、敷藥！

虎視眈眈的綠林羣豪，他似乎未有看到。

「閣下是何方高人，可否見示尊姓大名！」三絕秀才李宜香踏前一步，拱手爲禮，並詢問對方來歷。

中年書生剛才做完療傷手續，緩緩轉過頭來，溫和笑道：「高人不敢當，戚秋明！」

「武林盟主！」衆人叫起來。

「那是過去的事了！」中年書生微笑道。

綠林羣豪只覺得耳內嗡嗡作响，這戚秋明三字，有如三個焦雷，响亮已極！

二十年前，戚秋明剛下山，一年間，拯救了峨嵋，少林，及武當三大門派滅門之禍，第二年武林大會上，他輕描淡寫打敗當世七大高手，奪得武林盟主寶座。

第二年他即雲遊四海，由少林掌門副盟主代攝職位，直到任滿。

二十年以來，戚秋明似在江湖上消失了！

今天，他突如其來，在這小地方出現，令得衆人震駭之餘，又有點不相信！

看樣子，他現在只有二十七八歲；實際上，他應有四十來歲！

「莫非是冒充駭人！」大夥兒心內暗道。

遍地銀花許宗成脾氣最燥，他在地堂門中成就最高，出道江湖以來，也沒有失過風，所以漸漸養成目空一切的傲氣，當日他聽過戚秋明的威名，心內不服，想找他比試武功，但武林中已失去這位新盟主踪影，許宗成一直認爲是生平憾事。

今天，他聽到戚秋明三字，再也忍耐不住，立刻抱拳道：「久聞戚盟主武功蓋世，許某自不量力，想討教幾招，見識下絕世神功！」

戚秋明微微一笑，溫和道：「今天我想偷懶，只怕也不行吧；也好，見識一下當世高手絕招，也是平生快事；閣下怎麼比試呢？」

「許某只會幾招地堂刀法，當眞不好意思！」遍地銀花許宗成道。

「很好，我正想見識見識！」戚秋明笑道。

遍地銀花許宗成緩緩取出長短兩把刀，神色凝重走前三步。

戚秋明含笑依然，整個人沒有動，別說取兵刃，連個門戶也未亮！

遍地銀花許宗成心內暗怒，但也不敢大意，有關此人傳說太多，武功當眞是登峯造極，今日逢此强敵，一世英名，受到極嚴格考驗！

颼颼颼，沒有人可以形容這三招的快法，許宗成着地就滾，整個人就像突然爆破的燈花，陡地洒出極亮的彩花，光彩愈來愈强，越來越亮，遍地銀花，果然名不虛傳，衆人心中暗暗欽佩。

戚秋明身形突然像喝醉了酒，站立不穩，虛虛幻幻搖幌起來，脚步也歪歪斜斜站立不穩，偏偏就這樣怪，許宗成這樣威勢赫赫的地堂刀，簡直是地氈式的捲動，奇怪的就是，無法沾邊。

旁邊站的都是武林大豪，有些全是一家一派的代表性高手，他們眼光何等高明，戚秋明這種平常身法步法，正是化腐朽爲神奇的武學頂峯境界，以他此時武功，以融化各家各派的心法招式，隨手施出，都是妙絕人寰的神奇招式。

遍地銀花許宗成出盡全力，而且對方只是閃避，並未回手，說他是禮讓，也可說是輕蔑，無論如何，以他今日在地堂門的身份，就此認輸，以後如何在武林中混，當下施展更急，連所有毒招全施展出來了。

一百招過去，仍然無結果。

衆人知道，所以無結果，由於戚秋明未施反擊而已，可想而知，戚秋明當年神奇事蹟，的確有其非凡武功，閻王師父郭泰明，豈非成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正在這時，戚秋明身形一凝，遍地銀花許宗成大喜，「千里茫茫」，「秋風掃落葉」，「席捲神州」三招連環，一片如雪刀光，晶亮奪目，鋪遍地面。

戚秋明身形冉冉升高五尺，整個人垂直升空，下面好像有個無形東西托住。

諸人知道，並不是有東西托住，而是對方施展輕功的極致——凌虛蹈空。

武林中一向盛傳有這種武功，數十年來，却無人親眼見到，所以大家都認爲那不過是誤傳的神話而已。

今天，竟然出現在目前，可算眼福不淺，但也更加深這班綠林大豪的憂心，閻王師父郭泰明授徒極嚴，但他的徒弟，必然是黑道尅星，萬重山這小孩，由他一路上言行心性看來，必然能刻苦耐勞，學成蓋世武功。

數年後，黑道朋友日子不好過。

這災禍正在逐步成長，空自動用了千百人手，仍然無法阻止。

三絕秀才李宜香突然道：「許老師，請暫時停手，我們談談如何！」

「好，」遍地銀花許宗成見好收場，刀光一歛，人已退出了戰圈，站在原地不動。

戚秋明微微一笑，站立不動。

三絕秀才李宜香抱拳道：「今日有幸，見到戚盟主之神功絕學，不負此行，如今沒別的好說，戚盟主寬仁謙厚我們會記在心底，山高水長，相見有期，再見！」

「再見！」戚秋明拱手爲禮。

一場大戰總算過去了。

「戚大哥，……」張毅此時已經搖搖欲墜。

「先別說話，我們找個地方歇歇脚，還有一些店家及居民損失，也要處理，走吧！」戚秋明扶着張毅，也含笑招呼萬重山一下，向街上走去。

五天過去，張毅傷勢已經不大碍了。

「小兄弟，走吧！」戚秋明領着萬重山，與張毅告別。

相聚雖然時間不多，但經過幾次生死關頭，所謂患難見眞情，萬重山已經依依不捨。含淚望着這位張大哥，嗚咽着說不出話來。

「我們很快就會見面，別難過，」張毅强顏笑道：「有戚大哥保護，一路上再不會有危險，兄弟前途如錦，應當高興才是，再見！」

「再見！」

關山阻險，那已成過去，以後只有平坦大道！

峨嵋天下秀，華山天山險，青城天下幽……中華錦繡山河，奇山大川，觀之不盡。

萬重山雖然在書本上讀過，像這次親臨其境，眼界大開，他想到日後可以在此生活幾年，心內十分高興。

愈走愈高，氣候也越來越冷，萬重山仍然咬緊牙齦，繼續苦挨。

除非是陡壁懸崖，戚秋明挾着他一越而過，其它可以爬的地方，讓他自己爬，像這些山路，甚至於沒有路，別說小孩子，即是大人，也不愛爬，稍不小心，粉骨碎骨有之！

萬重山咬住牙齦爬，累得骨頭都散了，但他想到沿路所歷危險，以及張毅數度捨死忘生相救，尤其是最後一戰，渾身浴血，自己吃點小苦，還要大聲叫不成。

這股意志越來越强，脚下也似乎有力，大力的往上爬，精神越旺盛。

戚秋明瞧在眼內，口內雖未說什麽，眼中目光已露出讚許神色。

直到晚上，明月當頭，戚秋明仍然未叫停，萬重山也拚上了，悶聲不响，努力往上爬。

正在萬重山支持不住，快要昏過去之時。

一條人影自天而降，萬重山還未看清楚，來人已喝道：「秋明，是你麽！」

「正是小姪！」戚秋明恭敬道。

萬重山定睛看時，只見一名老者，身材奇矮，又黑又瘦，月光下簡直像隻猴子，此時正目光炯炯望住萬重山，像在瞧着什麽稀奇古怪的東西！

萬重山不敢怎樣，恭恭敬敬叫道：「老人家！」

「嗯，罷了！」老者道。

「這是姜叔，以後要他多照顧你！」戚秋明一旁說道，提醒萬重山，要多於巴結。

「姜叔叔！」萬重山又恭恭敬敬叫一聲。

「我們上去吧！」姜叔說着，轉身往上走。

「師父呢？」戚秋明問。

「他正在等着，叫我下山接你們！」姜叔緩緩道。

「老人家近日修習玄功，愈來愈靈通，已能預卜先知，姜叔大概也得益不小。」戚秋明笑道。

「嗯，多少能沾點邊兒！」姜老頭說時頗得意，看來他對於所獲心得，還挺自豪的呢！

「看來還是姜叔有福，像我整年在江湖奔波勞碌，除了打打殺殺之外，渾身俗氣，多沒有意思！」戚秋明言語中，似乎感到不如老姜遠甚。

「知足常樂，哈……」姜老頭大笑聲中，突然一把提起萬重山，身形縱起，直往山上掠去，捷如飛鳥。

山風勁急，迎面吹來，萬重山想看看山景，由於風大力足，不容易睜開眼。

好半晌，風平浪靜，姜老頭似已停了步。

萬重山急睜眼看，嘿！好一個所在，繁花如錦，蒼松綠竹，山澗映帶左右，平坦的山崖上，皓月當空眞個是神仙境界。

一位仙風道骨的老者，正坐在一塊石上，旁邊一壺茶，他此時仰首望空，觀賞明月。

「師父，小師弟帶到，」戚秋明跪倒地上，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頭。

姜老頭已規規矩矩站在老者身旁。

萬重山一見此老威儀，知道就是武林中奇人，名震天下的閻王師父郭泰明。

此時，他不敢怠慢，趕緊走上前，跪倒地上，叩着道：「師父，徒弟萬重山叩見！」

「嗯，罷了，站起來說話！」老者平緩道。

萬重山只覺得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乖乖的站起，站在一旁不敢仰視。

「孩子，你想在我門下學藝？」老人莊嚴地問。

「是！」萬重山恭敬應了一聲。

「很好，你很有決心，性情也不錯，只是我的規矩很嚴，一般人受不了，你自然要試試！」閻王師父郭泰明態度溫和而正常，並無什麽古怪之處，萬重山放心不少。

「……」老人又接着道：「我門下弟子，出師之後，必然是文武兼具，而且都是出類拔萃，雖不敢說天下無敵，但也不會是普通成就，當然，更重要的是，必須具備或養成大仁大義的品格，所以黑道人士才會拚命攔阻，今天大概與你說一次，日後還會逐步講解。」

「弟子一定盡力而爲！」萬重山恭敬道。

「第一年，你要化功夫讀書。」閻王師父郭泰明道。

「讀書！」萬重山奇怪得很。

「嗯，」閻王師父郭泰明鄭重道：「修習任何上乘功夫，必須要有智慧，不然所學怎樣用功，也只落得下乘，所以讀書才是修習絕世武功的眞實基礎，你別輕視它！」

「是！」萬重山深深慚愧，而且也暗自惶恐，古人說，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這老師父果然與衆不同，僅此一番理論，已知其不凡之處了。

「你也累了，先去睡吧，老姜會照顧你的生活起居，明早再說吧！」閻王師父郭泰明溫和道。

姜老頭很愛護他，不厭其煩解說各種事情，一切床褥也早已安排好，萬重山迅速入睡。

他實在累極了，由於今日見到師父，心境特別愉快，才支持到現在，數日來驚

恐，徬徨及窮困，從此一掃而空，所以連做好幾個美夢。

第二日一早，老姜把萬重山叫醒，穿好衣服，引到一間屋去，內面香燭點好，地面鋪鮮紅地氈。

這是隆重的拜師儀式，在莊嚴的氣氛中完成。

一年中，除了教幾個簡單坐式，大多數都是讀書，尤其是各家各派的精義，反而文字學比較少。

萬重山原本就有深厚文學底子，這一經過高明人反覆講解論述，智慧大開，儒家講究的五倫關係，人的相互關係以誠爲出發點，並因治天下平爲最高目的。

進一步道家玄門，佛家修心等個人修煉功夫，層次分明，全是實在功夫，並不是虛無之事。

漸漸，萬重山信心堅定，益發死心塌地跟從這位閻王師父，不僅不以爲苦，反而更加艱苦卓越，發奮精進，用功更加勤了。

心性堅定，體魄健全，認識清楚，閻王師父郭泰明認爲時機已到，開始傳授武功。

初步習拳脚功夫，鍛練筋骨，修習招式，同時進習內功心法，由第一天已經在練，未經講解而已。

一年下來，萬重山整個人改變了，精神奕奕，內外功已打了初步基礎。

第二年，漸漸困難多了。

水火既濟。

試過三五天，萬重山幾乎信心動搖，那滋味決不是人所能受。

閻王師父，的確名符其實。

如今，萬重山正忍受大的煎烤。開始還能夠忍住，火勢越來越强，到後來，燒火的老姜也熱得渾身濕透，更何況站在鐵板上的萬重山，他早已昏了，只是未曾昏過去而已。

或者是已經昏過去，由於有股堅强不屈精神意志支持着，令得他雖然昏了，仍能迷迷惚惚站着不倒。

這的確眞實，古之忠臣名將，雖力屈而死，屍體却仍能屹立不倒，那是堅强意志表現之特徵。

三五天過去，萬重山已漸漸能適應，直到三月後，才能毫無困難的適應下來。

至此，水火既濟還只成功一半，雖然如此，已是震古爍今的大成就，可說已打破人體的極限，進展到一種嶄新的境界。

接着，到冰室中修習。

那寒冷，幾乎連骨髓都凍僵了，萬重山渾身打顫，其中滋味只有身歷其境者知道。

「反正已是如此，」萬重山暗自一咬牙，不在想什麽冷不冷的問題，竟自修練內功心法。

意領神會，運行一大周天時，丹田中突然升起一股暖洋洋的熱氣，感覺上就沒有那麽寒冷。

水火既濟最困難關頭已經過去。

整整一年功夫，大功告成，萬重山內力陡增，周而復始，無止無休，老姜也爲他高興。

此後，內功心法，更上一層樓，修習歸眞反璞的最高心法，此法必須循序而進，不能速成。

三年，萬重山已熟悉天下各門各派的拳掌招式，並能變化運用，苦練不已，再加上閻王師父郭泰明講解優劣虛實，萬重山愈來愈得心應手，在師父引導下，創出一套簡明實用拳掌功夫，也可以說是當今武林中，從所未有的最高成就！

在山上四年，萬重山沒有休息過半天，每日夜十二個時辰，最多只有一兩個時辰休息，還要做些清潔等雜務，用功之勤，固然事實，由於水火既濟神功，可以不需要休息！

無論是體力、智力，萬重山都有了驚人成就。

又三年，修習兵刃拆式，更復練劍！

一共七年光景，萬重山武功，可以說已經登堂入室，是當今武林中最少數高手之一。

這天清早，閻王師父意外地，叫萬重山一傍坐下，還特意泡上一壺好茶。師徒二人喝了兩杯，仍然沒有說話。

萬重山知道一定有事，耐着性子陪伴，靜候師父訓示。

果然，閻王師父郭泰明停杯道：「重山，今日開始，你要修習一種最高心絃的武功，那完全依靠自己悟性，外人教也無從教起！」

萬重山全神貫注，專心諦聽！

「那就是，化有當無，萬流歸宗，歸眞反璞，這也就由博而約的功夫，未做到這步功夫，一切成就全屬中下乘而已！」老師父緩緩而談，不僅是解說武功最高心絃，即是一切學問智慧又何嘗不如是！

萬重山默然，神情凝靜，正在思考師父所說之理！

此後，再不舞刀弄劍，整日都在思考，或在山中靜坐，修習禪功，或漫步於蒼松之下。

智慧漸漸成熟，心靈之花似要開悟！

突然，萬重山大澈大悟，原來那樣簡單：「體運自然！」四個字，就是師父所說的歸眞反璞境界！

至此，萬重山經已大功告成！

明月在天，清明世界，異樣的光明寧靜。

萬重山並沒有驚喜，也沒有平常人那樣，大喜大叫，仍然是一樣的沉靜，漸漸心與神會，與天地融爲一體，竟然到達忘我境界！

頓時，靈山勝境之間，彌漫着禪意，似有似無之間，除非是別有會心之人，凡人又豈能領悟到其中奧秘！

閻王師父郭泰明站在山峯，睹此情境，知道愛徒已經大功告成！

他含笑轉身，吩咐老姜準備行裝。

第二日大清早，萬重山又來到那間石屋中。

香燭點好，鋪好大紅地氈，莊嚴隆重，萬重山一進來立刻一怔，隨即知道大意，當下也不多話，跪在地氈上叩首道：「師父，徒弟決意行走江湖十年，修積外功，然後回山伴隨老人家，修習禪功！」

「來去自如，大丈夫也；當去就去，世上的機緣，人間的際遇，你可以照自己意思做去！」閻王師父郭泰明平靜道。

萬重山緩緩站起身來，微微一笑，即

轉身往外走去，任何告別，依依不捨之辭全不用了！

多少心意，多少言語，盡付一笑中！

老姜却已熱淚盈眶，早已將換洗衣服包好，還有些碎銀，默默地交付這位少年手中。

「姜叔，再見！」萬重山含笑告別！因爲老姜不同師父，還未到超脫形骸心思之境，萬重山對他自然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從言語上表達出來。

「保重，時常回山瞧瞧我們！」老姜泣不成聲。

「我會回來，姜叔，再見！」萬重山說時，立即轉身往山下走去。

旭日的金光正沖破層層的晓霧，蒼松翠栢之中，霞光千條，整個世界充滿着光明！

整個峨嵋山洋溢着歡樂，你聽，鳥兒的歌聲正在山光花叢中飛揚！

萬重山很快到了峨嵋山下。

突然，一位斯文秀才當道而至，拱手爲禮！

定睛看時，此人正是黑道上智謀之士，三絕秀才李宜香，滿面含笑，望住萬重山。

「李兄，莫非有意在此相候！」萬重山平和道。

「小弟正是迎接萬兄，如今黑白兩道英雄，各派掌門，大小幇會舵主，齊集巫峽之巔，等候大駕，小弟正是馬前小卒，充作迎賓使者！」三絕秀才李宜香拱手說道。

如果常人，定必大驚小怪，是否有什麼陰謀鬼計，萬重山此時經已超悟凡情，所以毫不爲怪，仍然含笑說道：「小弟也想會會他們！」

「如此請上馬！」三絕秀才李宜香一招手，即有兩名壯漢牽馬過來。

萬重山微微點首，翻身上馬。

三絕秀才李宜香很失望，他想從對方上馬身法，了解一下對方武功底細，那知萬重山老老實實，像個普通人，今無出奇之處。

再者，武功高強之士，必然太陽穴高高鼓起，眼神充足，萬重山絲毫不見有此種特徵，三絕秀才李宜香心內暗暗奇怪，轉念間已有了計較。

巫峽，自古已是天下名山。

二人趕到時，頓時轟動起來。

那眞是武林中難得的盛會，九大門派掌門，綠林道上的大小舵主，及許多久未出面的黑道巨擘，全都來了。

萬重山知道，由於自己師父太有名，以及兩名師兄又是武林盟主，所以才會引起此次盛會！

寒喧了大半天，才勉强會見過數十人，那全是當今黑白兩道有頭有面的尖頂高手！

外表平常，毫無出奇之處，許多人心內暗暗不服，還未坐定已有兩人衝過來。

「苗疆二霸！」許多人叫起來。

萬重山定睛看時，此二人身高八尺，上身赤裸，渾身筋脈盤錯，雙臂各帶十二隻鐵環，眼如銅鈴，正瞪着萬重山叫道：

「小子，你想做武林盟主！」

「我這樣說過麼？」萬重山微笑道。

「吃我一拳！」右邊大漢說時，猛衝過來，鐵拳挾着呼呼勁風，朝前猛擊！

萬重山神色未動，待鐵拳擊上左臂，內勁微頓，已消去外力，口內却淡淡笑道：「閣下何必動手！」

鐵拳擊中，竟然徒勞無功，那是從所未有的事，苗疆二霸不由神色一呆，立即抽出細鐵刀，看上去藍汪汪的，顯然染有劇毒！

「颼！」一刀往前直劈，存心要人性命！

萬重山眉頭微皺，正想動作時，突然，有三顆石子飛來，好雄渾的手勁，徐徐銳響聲，驚心動魄！

「砰！」「砰！」「砰！」兩把刀全給打飛，另一枚却打中手臂上的鐵環，所以發出三下响聲。

由於施放石子的人手勁大，角度巧妙，苗疆二霸兩柄刀竟然砍中自己人身上。

「呀！」人羣立即驚叫起來。

由於那是劇毒之刀，中人無救，二霸又未備解藥，那是死定了！

苗疆二霸顯然也是惶急萬分，哇哇怪叫，滿頭大汗，不知如何辦好。

場中武林人雖有解毒靈藥，像苗疆二霸那種霸道的毒藥，尚無人能解。

他們這種不留解藥的法子，可說陰毒之極，想不到會自作孽，也可說是報應。

這一瞬間，中刀處已腫了起來，呈紫黑色，極其可怕，再有片刻，只怕大羅金仙也無法解救了！

突然，萬重山上前，抓住一人手臂，張口猛吸，另一隻手已點中另一霸臂上穴道，不令毒氣上升。

場中已有人大叫：「這刀毒性太重，用口吸不得。」

但是，萬重山已吸出鮮血，一霸性命算是救下了，接着又吸另一霸的手臂。

解去苗疆二霸手中劇毒，萬重山立刻盤膝而坐，運用內功祛毒，霎眼間，萬重山頭頂有道水氣，筆直上升，前後不過半盞茶時分，他已站起來，若無其事回到自己座位上。

颼颼颼，十六條人影猛衝入場，刀光霍霍，直往苗疆二霸身上招呼！

這下突然襲來，又是太行十六快刀，天下有誰解救得了！

再說，這苗疆二霸的確死有餘辜，衆人也未阻止，眼看二人即要命喪黃泉！

突然，萬重山閃身入場，一手一個抓住二人，凌空躍三丈，堪之避開刀陣雷霆萬鈞一擊！

萬重山人在半空，正想越過太行十六快刀頭頂時，左邊林中又有七十二名紅頭巾大漢，手挽强弓，正是紅巾會七十二神箭手。

衆人驚叫聲中，箭已發出！

「呀！」即是九大門派掌門也驚叫出聲，一齊站起來。

危急中，萬重山護身神功發出，罡氣排空，勁强力足的長箭，在他們身前五尺光景，撞在無形氣牆上，立刻掉下，而萬重山已站在地上。

苗疆二怪幾乎駭得昏了過去，由於事情變化得太快，半天後，他們才弄清楚經過。

「砰砰！」二人立即跪倒在萬重山面前。

「你們起來吧！」萬重山微笑道。

「我二人願終身爲奴，主人不答應，我們即刻自殺，」二霸同聲道。

萬重山知道苗人習性，不答應的話，他們眞會自殺，當下只好皺眉道：「好吧，我答應！」

「多謝主人！」苗疆二霸立刻高興站起來。

由於太行十六快刀與紅巾會七十二神箭，與苗疆二霸有夙仇，今日正想合圍殲殺，誰知給萬重山救了去。

事情過去，衆人不禁駭然，萬重山捨命救人，而且這二人曾經兩次親手要殺他，這份仁厚心腸，已令人欽佩，他那駭人武功，更是驚世駭俗，現在想起來，沒有人不贊歎臣服的！

沉靜，橫亘在山嶺中。

不知是誰先打破沉靜，首先鼓掌，跟着就是一齊熱烈鼓起掌來。

跟着是叫好喝采聲。

這時，少林掌門無相大師緩步走出，右手微擧，待衆人平靜下來，立即合十道：「各位施主，萬施主初次下山，這武功麼，大夥兒原有所懷疑，如今想必心悅臣服……」

又是一陣震天响的掌聲。

無相大師含笑待大夥情緒平靜，又道：「武功好，不容易，練成絕藝武功更難，這還是可以努力做到的事情，最難得的，是萬施主有這樣仁厚心懷，當今武林中，正需要這樣大仁大義的人來領導！」

「好呀！」歡聲雷動。

「……」所以老衲代表少林一派，公推萬施主爲當今武林盟主！」

「我們贊成！」

「同意！」

萬施主本想推辭，轉念間，做大事本不計較名位，但有權有勢，行事却方便得多，當下慨然答應。

「好啦，今是黃道吉日，趁大夥兒在此，盟主榮登寶座大典，立即擧行，大家贊成麼？」無相大師問道。

「好呀！」歡聲雷動，山岳爲之震憾搖幌！

…………

歡集了數日，衆人立即上道，各奔前程！

萬重山也帶着苗疆二霸，奔向大道。

巫峽之下，滔滔江流，奔騰而下，聲勢浩蕩。

崇山峻嶺之中，有誰知道，今日因緣巧合，出了一位絕代英雄。

江湖上原是殺氣太重，爭名奪利，巧取豪奪，鬼詐百出，因之仇殺之事層出不窮。

今天，萬重山的仁心俠骨，絕世武功，又恰逢苗疆二霸，太行十六快刀，紅巾會七十二神箭等人集會在此，致造就今日之事！

羣豪雖然初次見面，對於萬重山已是五體投地，只要盟主令到，一律服從！

一片光明在前面展開。

莽莽江湖却是呈現了和平氣象！

（完）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蔣天石

混沌書生

陝布蔣天石，幼從山僧習拳，學成傲視鄉里，目空一切，凡境內有賣藝者，必驅之出境，不允，揮以拳，不勝，乞於僧，故衆恨之刺骨，蔣父宦於蜀，一日，以書招之往，蔣乃別僧，僧曰，蜀道多盜精技擊，爾其愼之，蔣點首而往，至四川界，惟見崇山峻嶺，高插雲霄，山路崎嶇，幾難越過，始知古人蜀道難之嘆，實非虛語，行至山腰，一濃髭滿頰之大漢，由林間躍出，揚其手曰，買路錢，蔣怒甚，揮拳與之角，一時四拳互搏，翻騰如流星，蔣乘盜不備，飛足跌之，盜踣而遁，尋一女子疾馳至曰，頃家父冒犯英雄，罪甚罪甚，今特命小女子陪禮來也，乃向蔣一揖而去，蔣覺胸前隱痛，心疑甚，仍前行，途遇一道士驚謂之曰，汝殆矣，三日後必死，汝不信可解胸視之，定被盜女點穴也，蔣急解衣視胸，頓現青色，哀詞乞治，道士曰，解鈴繫鈴，還乞創汝者醫汝，余何能爲，乃東指曰，此茅屋三椽中，即盜女居處，速往求之可也，言已飄然而，蔣乃往求，途間已覺擧步艱重，至則叩首哀懇，盜客不許，後經繼以泣，盜始給以紅丸數粒和水吞服，吐一紫血塊而愈，蔣乃分金予之，自後不敢以技眩人。

精選兩期完武俠小說

朱羽·文
子成·圖

風塵鐵漢（上）

巾幗紅粉女　痴心相我郎

洛河是關洛道上的一個重鎮，人烟稠密，市面興隆。從東門迤邐到西門的一條正街，更是熱鬧。招商旅店，茶樓酒肆比比皆是。過往行旅莫不聞香下馬，知味停車。

這天晌午時分，在絡繹不絕的行人當中，一個滿身風塵，神情狼狽的少年漢子走進了這個關洛道上的第一大鎮市。

他——看上去約莫二十一二歲，頭上一頂范陽草帽已是百孔千瘡。身上的灰色短袷衣已經變成了深褐色，經過一再汗浸的地方起了一層白色的鹽霜，黑色的燈籠褲泛着亮亮的油光，足穿一雙紗葛百結的草鞋。

若說他是要飯的，却沒有竹杖、碗盌，其實，本城的叫化子要比他乾淨得多。

不過，這個風塵客也有惹人注目之處。那就是他那濃眉，大眼，滿面于思，虎虎的有氣長像，以及那身旁把包銅刀鞘的大刀。如果猜得不錯，這個少年漢子必定是個目下落魄的江湖客。

這個少年漢子走到一個專賣烙餅的小舖子門口停了下來，打身上摸出一個銅子兒往櫃枱上一扔，也不說話，便自取了一張餅，雙手將餅一捲，一口就去了一大半，再一口，那張烙餅就整個進了他那張大口。

看他吃餅的神情，就知道一張餅吃不飽。可是他並沒有買第二張餅的打算，八成方才那個銅子兒是最後的訓產了。

餅鋪的掌櫃這一生中見過不少的流浪漢，也生就一副菩薩心腸。拿起一張餅遞過去，笑嘻嘻地說道：「再來一張，算小店奉送。」

那少年漢子沒有接受，神情冷漠地拿起水瓢在水缸裏舀起了半瓢水，「咕嚕，咕嚕」一口氣喝了下肚。扔下水瓢，以手背擦擦嘴唇，看他那種心滿意足的神情，這頓午飯已算完事了。

正在街上嬉戲的孩童，對陌生而又行裝奇特的人特別注目。因此這個少年漢子身後也就跟了一大堆年齡不等的孩童。他當轉過身來時那些孩童一鬨而散，他展露潔白的牙齒和善地一笑，那些孩童重又圍了過來。

「過來！」少年漢子蹲下去，向那些孩童勾着手指頭。

那些孩童聚攏得更近了一些，也只有這些小童們才不怕他身上那股薰人欲嘔的汗酸氣。

「誰知道上季家大院怎麼走法？」他問！

其中有一個十來歲的大孩童大胆地答腔道：「是那個門前有一對石獅子的季家大院嗎？」

「我可不知道甚麼石獅子，我要找的季家大院是洛河鎮上最有名氣的。」

「一定就是我說的那一家。」那個大孩子童說道：「往前直走，在十字路心向着拐彎，不幾步路，你就看得見那一對大

大的石獅子了。」

「好！」少年漢子站了起來，說道：「別老是跟我後面，待我去過季家大院回來，到關帝廟前耍一趟單刀給你們看。」

「可得一定啊！」那大孩童領先拍手，其餘的孩童也跟着歡呼不住。

在孩童歡笑聲中，少年漢子邁開大步向前走去。他依照那孩童的指引，很快就到了他要找的季家大院了。

晌午時分，門前冷清清的。銅環閃亮的兩扇大門緊閉着，連那扇便人進出的角門也是關得緊緊的。少年漢子一絲兒猶豫的神色也沒有，步上台階，右手緊扣那閃亮的銅環，「噹噹噹」敲了三下。

過了一陣，沒有動靜，他又敲了三下，這次用勁用得大，聲音特別響。角門呀然而開，走出來一個三十多歲的粗壯漢子，滿臉不高興的神色，濃眉一掀，語氣冷然地道：「幹甚麼的？」

少年漢抓住刀的左手朝前一擺，又幌了回來。原本打算向對方施禮的，可能見對方語氣不遜，所以不願施禮了。只是以冷冷的口氣回道：「求見季風豪季老英雄，煩勞通稟。」

那個粗壯漢子雙目一掄，沉叱道：「你是存心尋開心的嗎？誰不知道咱們家老主人已經過世三年了？」

少年漢子微微一楞，想必他對季風豪已死的事絲毫不知。

楞了一陣，才又說道：「那麼請稟告季夫人……」不待他的話說完，那粗壯漢子就低吼道：「你簡直在胡鬧，老夫人比我家主人先過世一年。你是從那裏冒出來的？」

少年漢子絲毫沒有動怒，反而笑着道：「對季老前輩雙雙過世之事，在下實在不知。那麼有勞通報季秋露小姐，就說蜀中成都……」

「見小姐！」對方滿面訝異，同時深深吸了一口氣。似乎担心眼前這個骯髒漢子身上的汗酸味會薰壞那位季秋露小姐。

「季家長輩俱已去世，那麼只有見她了。」

「有何貴幹？」

「這不能對你說。」

粗壯漢子猶豫了一下，終於點頭道：「那麼，報上名來吧！」

「蜀中成都鐵錚……」

「鐵錚？」粗壯漢子眯起眼打量他，接下來是一聲笑：「嘿！眞是個响叮噹的名字！不過，叫這個名字的人似乎太多了一點……候着吧，小姐一定會見你的。」

那個粗壯漢子轉身走了，却留給這個名叫鐵錚的少年一團迷惑。不過他懶得去回味，他所感到興趣的那最後一句話——小姐一定會見。他這次千里迢迢來到洛河，就是爲了要見見季秋露。

大約過了盞茶光景，那個粗壯漢子去而復回，向鐵錚拱拱手道：「鐵公子！我家小姐在正廳恭候。」稱呼雖然改變了，但是語氣，神情却依舊冷漠如故。鐵錚懶得計較這些，一擺手道：「有勞帶路。」

對這裏的環境，鐵錚也稍有印象，不過却很淡薄。那大概是十五、六年以前的事件。當季風豪決定將他寶貝女兒秋露配給鐵錚的第二年，鐵錚的父親曾帶他到這兒來拜見過他的老丈人。

當時，季、鐵兩家聯姻是武林中一件大事。「季家雙劍鐵家刀」，一個稱雄中原，一個獨霸蜀中，分庭抗禮。兩家聯姻，刀劍絕藝在若干年後也勢將合而爲一，成爲武林中一大主流。然而現在……

鐵錚觸景生情，陷入冥想，却已不知不覺來到正廳的門口！

「鐵公子請進。」那粗壯漢子讓過一邊恭聲肅客。鐵錚一正心神，跨進了華麗錦綉的大廳。待他進去後，帶路的漢子就將正廳的兩扇門關了起來。

正中間的太師椅上端坐着一個年約二九年華的姑娘家，容貌清秀，頭飾耀眼，想必她就是鐵錚要見季秋露了。但是再往下一看，鐵錚不禁一楞。原來那位姑娘穿着一身翠綠的武裝短打，這根本不是會客的衣服，不但如此，而且腰間還佩上了他們季家威震武林的「青鋼雙劍」。再看看她身後站着四個婢女，也是武裝短打，如臨大敵一般。

鐵錚剛一進門，那位姑娘就站了起來，正聲問道：「你就是鐵錚公子？」

鐵錚一拱手，說道：「正是，請問姑娘是……」

「季秋露。」她很快地接口答道。

「在下見過季姑娘。」鐵錚復又抱拳一揖。

季秋露並未回禮，走到距離鐵錚十步之處停下，目光冷冷地向他手裏拿着的單刀一瞟，問道：「你手裏拿的就是名震武林的『鎭山刀』麼？」

鐵錚吁嘆了一聲道：「姑娘過獎！如今我鐵門業已式微，此刀在在下手中形同朽鐵一般，還談甚麼名震武林？」

「客氣！」季秋露到現在才拱手施禮，不過她是以左手抓住劍鞘，右手搭在劍柄上的施禮，這分明是過招之前的禮數。

鐵錚不禁濃眉一挑，疾聲問道：「姑娘這是何意？」

「是朽鐵就該扔掉，拿在手裏就得管用。拔出來讓我見識一下何妨？」

「姑娘因何一見面就要動武？」

季秋露一擺手，道：「看看牆上，那裏掛着九把『鎭山刀』。三個月來，已經有九個自稱是鐵錚的人找上門來，你難道就不是第十個？鐵家的『鎭山刀』永遠也不會變成朽鐵。拔刀吧！」

鐵錚往牆壁上看去，果見掛着九把與他那把「鎭山刀」相彷的單刀，難怪方才那個看門的粗壯漢子說甚麼和他同姓的人太多了。他眞想不到有人冒他之名上季家大院。

明白內情之後，鐵錚心中的一絲不快也就一掃而空，含笑道：「這眞是想不到，不過在下並不是冒名之人。」

「每個人都如此說。」

「在下無冒名頂替之必要……」

「拔出刀來！」

鐵錚退一步，從容不迫地說道：「姑娘爲證實在下眞實身份，要在下亮刀較技之舉原無可厚非。不過，在下不能拔刀出鞘。」

季秋露逼進一步，沉聲問道：「爲甚麼？」

「要見到殺害家父的仇人才能拔刀出鞘，這是五年內在下深山大壑中苦練刀法時所許下心願。」

「理由很堂皇！」語氣中充滿冷誚的意味。

「姑娘如果不信，在下也無辦法。」

「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拔刀嗎？」

「不錯。」

「你好像太誇口了。」

季秋露的話聲方落，晶光頓現，青鋼雙劍已出鞘。身形前縱，雙劍交叉，如利剪般向鐵錚的項間絞去。

鐵錚萬萬料不到季秋露會遽而出手，閃避已是不及，只得右腕一翻，帶動手中「鎭山刀」，連鞘去擋，他素知對方雙劍的犀利，擋上去自巳包銅刀鞘準毁無疑，眼快手準，刀身橫推，不偏不倚地格在對方雙劍的護鈎上。

格住對方雙劍後，鐵錚疾聲道：「在下千里迢迢前來洛河，只是要告訴姑娘一句話：家門不幸，遭遇大變。雖然目前元兇有了下落，但在下自忖此去將是凶多吉少。為了不躭誤姑娘的青春，我們從小訂婚事退了。請姑娘另行擇配。」

話說完之後，「嗖」地一聲抽回「鎭山刀」，身形一轉，如疾矢般奪門而出。

季秋露楞楞地站住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一個乖巧的婢女縱到她身邊，疾聲道：「小姐，這個鐵公子是眞的呀！他方才那一招『螳臂擋車』不正是他們鐵家刀的絕活兒麼？」

季秋露回過神來，跺着脚道：「眞的又怎麼樣？他是來要求退婚，又不是來要求成婚的。」

「小姐！他是為妳好啊！鐵公子為了替鐵家門報仇，可能凶多吉少，我們正要幫他呀！」

「對！對！可是他巳經走了……」

「小姐！妳平日精明得很，今天怎麼糊塗起來了？快去追呀！」

被婢女一語提醒，季秋露連忙揚臂一揮，道：「對！快去追。你們四個人分別追向四門，我到鎭上去查問，見着鐵公子務必請他留下，說我有話對他說。」

語聲一落，五個人如彩雲出岫般縱出了大廳，幾個起落，就出了大門，身手俐落得很。

天涯浪客逢知己

傾盆大雨從中正下到西末，整整落了一個半時辰，仍是沒有停止的跡象，這不免使得躲在古廟中避雨的鐵錚發急了。

看看天色，早巳秋盡，雨勢也非常緊，八成今晚要在這裏過夜了。這個古廟也眞絕，連一根乾草也找不到。鐵錚只得和衣在那業巳頹廢的神龕上躺了下來。別的倒還好受，只是肚子餓得難受。

並非他沒有錢，衣袋裏面還有一錠十兩銀子。從成都出發時，他帶了足够的盤費，而且目的地只到開封。到開封時他突然想到萬一他被仇人所殺，季秋露豈不是要為他一生守寡。所以他先趕來洛河當面向季秋露退婚。為了怕盤費告罄，中途受阻，所以他嚴格控制，不走回程時絕不動用這十兩銀子。

鐵錚也想到季秋露可能在後追趕，出了季家大院之後，放足狂奔，落荒而走。原只望晚間投宿時少不得要飽食一頓。想不到遇上這場大雨，硬將他給阻在這座古廟裏。目下他想動用那十兩銀子，却沒處去用了。

忍耐一點吧，他心裏想。餓個一天半日還死不了。

想到這裏，他索性閉上眼睛，準備好好睡一覺。突然，「唰」地一聲响，一個人影也閃進了這座古廟。

天氣雖然陰沉，外面還有一點水光，躺在神龕上的鐵錚看得非常清楚，那是一個佩劍的男人。從他落脚的輕巧看來，武功底子顯然不壞。

那人進得廟中以後，不停地跺脚，甩肩，想必身上巳被大雨淋透。突然，那人的動作停住了，揚聲問道：「是那一位朋友在？」

鐵錚不禁心頭一怔，自己躺在這裏一絲兒也不會動彈，竟然被對方發覺了，看來對方必然是一個頂尖高手。為了避免發生不必要的誤會，因此他回答道：「在下也是避雨的，請盡管進來歇歇吧！」

「卡唰」一聲，那人亮了火摺子，鐵錚連忙坐了起來，藉着火光向對方打量，只見對方是一個豐神俊逸的美少年，年紀與他相仿。腰間佩着一柄長劍，腥紅的絲絡異常耀眼。

那俊美少年幌熄了手中的火摺子，輕聲道：「原來是你！」

鐵錚聽了不禁訝異地問道：「你認識我？」

「午間尊駕自東門進到洛河鎭上時，在下曾經和尊駕打了個照面。」

「行人很多，何獨注意在下呢？」

「尊駕衣衫襤褸，但却英氣勃勃，氣勢沉穩，而且手裏那把刀……」

「哦！你倒是個有心人哩！」

「尊駕請勿誤會，行人衆多，唯獨尊駕風采特異，所以在下免不了要多看幾眼了。」

鐵錚雖對這個陌生少年的言行滋生了幾分懷疑，倒也聽得出他說的是由衷之言，於是回道：「方才驚鴻一瞥，兄台才眞是豐神俊秀風采特異哩！」

對方豪爽地笑道：「哈哈哈！尊駕眞是過奬了！在下姓藍名嘯吟，敢問兄台上姓？」

「在下姓鐵名錚。」

「這個姓氏很冷僻，不過名如其人，眞是一條鐵錚錚的好漢。」

「藍兄過奬了。」

「鐵兄打過尖了嗎？」

「實不相瞞，正餓得慌。」

「那好辦，在下隨身帶得有乾糧，待在下先升一堆火，我這身濕衣服得烤烤才行。」

「這座破廟裏，連一根乾草也都找不到。」

「這座神龕能睡還不能燒嗎？天雨路絕，想必菩薩也不會怪罪的。」

藍嘯吟說完之後，輕描淡寫地朝神龕劈出一掌，只聽「嘩啦」一响，碎木四散，他把那些碎木圍集一處，幌亮火摺子，兩口大氣一吹，「嘩啦」連聲，一堆旺火就熊熊燃了起來。

鐵錚一直在冷眼旁觀，他發覺這個藍姓少年不但功力絕佳，而且性格豪放，不禁有幾分心儀。

藍嘯吟升好火之後，脫下了濕衣，自搭兜內取出兩個乾餅，遞了一個給鐵錚，道：「吃吧！如果口渴，只有到簷下仰起頸子來喝雨水了。」

「多謝！」鐵錚接了過來。打從成都出發，千里迢迢，這是他第一次接受餽贈，並非腹饑難耐，而是不忍峻拒對方一番好意。

「鐵兄！恕在下問得冒昧，你好像是在找回頭路哩！」

「不錯。」

「那是為甚麽呢？匆匆趕到洛河來，絲毫未作停留，却又匆匆趕回。」

鐵錚自然不能告以實情，含糊其辭地回道：「探親不遇，盤費有限，故而不敢稍作停留。」

「原來如此！那麽，鐵兄將往何處去呢？」

「開封。」

「眞巧！」藍嘯吟欣然叫道：「我也是要去開封。從金陵動身以來，一直感到旅途寂寞，這一段路可有伴了。」

「承蒙藍兄看得起，只怕同行有所不便。」

「有何不便？」

「在下衣衫襤褸，神情狼狽，而且阮囊羞澀。高雅酒樓，堂皇旅店皆非在下可進之處。而藍兄……」藍嘯吟立即接口道：「鐵兄不必說下去！以在下觀察，若是在下願意奉請，鐵兄絕不接受。途中在下隨鐵兄同進退，儘管投宿荒村古刹，在下都認為樂極無窮。買茶吃飯，同食同用，銀子各付一半。你看如何？」

鐵錚聽對方如此說，眞有深獲我心的喜悅，欣然道：「藍兄既如此說，在下若不順從，就顯得在下不識抬擧了。」

「那裏話，不過，現在這塊硬餅是在下奉請的，因為在下燒了鐵兄的床榻，理應有所補償才對。」二人都哈哈大笑，多年來，鐵錚心情還不曾這樣痛快過。

二人笑了一陣，藍嘯吟又問道：「鐵兄家在開封嗎？」

鐵錚黯然地搖搖頭道：「在下巳是天涯浪子無家可歸之人。」

「啊……那麽，到開封去是……？」

「探親。試試運氣。」

藍嘯吟自然聽得出這是假話，他為人極有分寸，所謂交淺不言深，他也就不再追問下去。

之後，他們又談一些山川文物，武林掌故，以及劍術刀法。談得很投契。但是藍嘯吟始終避免觸及鐵錚的身世，以及他落拓江湖的原因。他很想交這個朋友，却不願使對方猜疑他別有用心。

一直談到子正，兩人才席地而坐，背靠牆壁，各自閉目安歇。

一覺醒來，天巳大亮，雨也停了。驀在此時，忽聽廟外有女子的聲音說道：「你們在這裏候着，我到破廟去看看。」

鐵錚聽出來是季秋露的聲音，連忙跳進神龕，低聲道：「藍兄！這個姑娘是要找我的，千萬別說我在這兒，內中情由容待細說。」

藍嘯吟的目光射出驚疑的神色，正想問問是甚麽緣故，步履聲巳經傳進了他耳鼓之中。他深信鐵錚不是一個兇惡之徒，而且憑他的武功也不會害怕這個女子，必有其他隱情。於是，決定依照鐵錚的吩咐去做。

他將昨晚脫下烘乾的藍色大衫用兩手扯開擋住身體，看起來他好像是渾身赤裸的樣子，目的是想使進來的女子不便去正視他。

果然，季秋露一跨進廟堂就退了回去，並立刻回過身子，囁嚅地問道：「請問……相公，可曾見到一個衣衫……不甚整齊的男人？」

「衣衫不甚整齊的……」藍嘯吟故作沉思之狀，然後問道：「他的像貌生得如何？」

「濃眉，大眼，很端莊威武。只不過神情憔悴，一身風塵。」

「沒有見到這樣一個人。」

「奇怪？」季秋露喃喃自語地說道：「洛河鎭上，有人看他投這條路上來的，難道他連雨也不避嗎？」

「他早晚離開洛河的？」

「午末時份。」

「也許他脚程快，在大雨之前，就過了此地啦！妳不妨朝前追吧！」

「有勞！」季秋露說完之後，匆促離開。

藍嘯吟眼看着她們走遠了，才回過身來說道：「鐵兄！請出來吧！」

鐵錚從神龕中跳了出來，拱拱手，道：「多謝藍兄！」

藍嘯吟臉色沉重地說道：「交淺未便言深，不過，這件事在下却想問一問，鐵兄因何要躲避那位姑娘？」

鐵錚吁嘆了一聲道：「唉！本來在下不打算再提這件事。為了不使藍兄誤以為在下做了甚麽負人之事而羞於見那位姑娘，所以我只得道出內情……」

「在下倒無那種想法。」

「實不相瞞，那位姑娘姓李，自幼經雙方家長作主，與在下有婚配之約。」

「噢！那麽為何要避而不見呢？」

「在下身遭大變，非但家貧如洗，而且父仇未雪，前途生死未卜，為了不躭誤季姑娘的青春，所以我趕來洛河，聲明退婚，要她及早擇人而配。」

「這是甚麽話？烈女豈能配二夫。」

「當初只是雙方家長一句話，並未納聘……」

「鐵兄！」藍嘯吟語氣森嚴地說道：「君子一諾，貴勝千金。鐵兄如此作法未免矯枉過正了。」

「藍兄有所不知，殺父元兇人多勢衆，在下若去尋仇，凶多吉少。若不退婚，季姑娘身為兒媳，就不能袖手旁觀……」

「鐵兄以為那位姑娘怕死麽？」

「正因為她是性情剛烈之人，所以我不想連累她。她父母巳亡，上無兄長，下無幼弟。她再一死，季家豈不是斷了香烟之火？」

「唉！」藍嘯吟浩嘆了一聲道：「方

才見那位姑娘雲鬢蓬亂，裙裾濕淋，金蓮沾污，連夜奔馳之苦可以想見。而你又是愁腸百結，一片善心，使在下也不敢妄斷孰是孰非了。」

「所謂命也運也！藍兄又何必為在下分憂？」

藍嘯吟沉思一陣，道：「在下本來想問問令尊遇害情形及仇家為何許人，想必鐵兄也不會直告，在下也就不問了。父仇必須親報，不得假手於人。如果鐵兄確有用得着在下之處，隨時願效犬馬之勞。」

鐵錚拱手揖道：「多謝盛情不敢勞動大駕。」

「我知鐵兄不會接受。也好！我們上路吧！」

「藍兄！我們還是分道揚鑣的好。」

「昨晚上，我們不是說好結伴同行的麼？」

「季姑娘行在前途，在下為了避她，少不得要落荒而走，怎能拖累藍兄受此無謂跋涉之苦？」

藍嘯吟苦笑道：「看來不依你是不行的了！這樣吧！孤掌難鳴，孤雁不飛，到開封時請到東觀大街……」鐵錚連忙接口道：「藍兄不必說下去了！只要你我有緣，還怕沒有後會之期嗎？」說罷，深深一揖，揚長出廟而去。

藍嘯吟凝視着鐵錚的背影，低廻自語道：「不但是一個鐵錚的漢子，還生就了一副鐵石心腸。大概是悲慟和苦難將他磨鍊成這個樣子的。」

待鐵錚的身影在山徑中消失後，藍嘯吟也出了古廟，向前途行去。

行不多遠，就看見了炊烟，原來道旁有一家山村野店。藍嘯吟一夜乾渴，極需要喝些熱湯，於是就加快腳步。當他進入野店時，不禁一楞。原來是裏面坐了五個少女，其中一個就是方才在古廟中見過一面的季秋露。

季秋露精靈乖巧，從對方一楞神之間使得她心中動了疑念，於是連忙起來笑道：「這位相公請裏面坐，店主人為我們熬粥去了，喝一點才走。」

「多謝姑娘。」藍嘯吟只得隔一副座頭坐下。

季秋露笑問道：「請問相公貴姓？」

「在下金陵藍嘯吟……」

「啊！」季秋露連忙福了一福道：「原來是金陵世家的藍相公，妾身季秋露這裏有禮了。」

她施禮之際，腰際劍鞘擺動，藍嘯吟目光一亮，心中也是一動。同時也想起了鐵錚。名重武林的「季家雙劍鐵家刀」的兩家後代都在同一天見到了。

不過，他却沒有說破，只是抱拳一揖，道：「在下還禮。」季秋露柳眉一挑，翻目問道：「藍相公真沒有見到妾身要找的那個人嗎？」

在私下中，藍嘯吟是願他們二人復合的，而且鐵錚也不曾囑咐他見到季秋露時不得洩漏其行徑。因此他含笑反問道：「季姑娘要追趕的人，可是名喚鐵錚？」

「是啊！你見過他？」

「季姑娘只怕追趕他不上了，去開封也許能找到他。」

「他要去開封？」

「唔！」藍嘯吟點點頭道：「聽他的口氣，仇家就在開封，而且人多勢衆，尋仇不易。他不想連累姑娘赴死，又不願姑娘為他躭誤青春，所以才趕來洛河，向姑娘聲言退婚。」

季秋露苦笑道：「妾身也不是那種人。現在妾身就要動身，蒙指迷津，容後答報。」說罷，拔下一根銀簪放在桌上，向四婢一揮手，就要離去。

藍嘯吟疾聲叫道：「姑娘慢走！」

「藍相公有何見教？」

「姑娘可是真心去開封助鐵兄一臂之力？」

「談不上相助，公公之仇，兒媳豈容袖手？」

藍嘯吟不禁脫口道：「好個節烈女子，令人生敬。在下可否進一言？」

「洗耳恭聽。」

「姑娘為追趕鐵錚兄，必定匆促出門，未帶盤費。此去開封，路途尚遠。一行五人，食指浩繁，姑娘等雖有金銀首飾可供典當，也未必够用。在下與鐵錚兄曾作一夕之談，知他武功不惡。姑娘此去如虎添翼，血海深仇或可得報。如果因盤費不繼，阻滯半途，豈不可惜。因此在下欲暫借盤費紋銀百兩，日後有便，姑娘再歸還在下就是。」

季秋露聽來不禁熱淚盈眶，福了一福道：「妾身拜領厚賜，萬一我二人同時殞命，這筆銀子恐怕只有來生才能歸還。」

藍嘯吟笑道：「姑娘這是說那裏話？出征之士，不言喪語。在下預祝二位馬到功成，消仇解恨。」說着，自搭兜中取出銀子二封，遞到婢女手上。

季秋露親自雙手接過恭聲道：「多謝相公。」

「在下雖不便出面助二位尋仇，或許有效勞之處。在下此番前往開封，是奉未來岳丈之召，商談迎娶之事。在開封也許要盤桓一陣。只要詢問東觀大街的『朝陽居』，開封的人都知道。」

「『朝陽居』？那不是武林中，享譽多年的『銀鬚金鈎』呂朝陽老前輩的府邸麼？」

「那正是在下之岳丈。」

「金陵世家，金鈎朝陽，一旦聯姻，真稱得上金碧輝煌了。」

「『季家雙劍鐵家刀』，姑娘與鐵錚兄又何嘗不是一對佳偶？」

季秋露面上一熱，訕訕道：「謬讚！妾身告別了！」語罷一福，率領四婢匆匆離去。待她們去遠，藍嘯吟才發現桌上那支銀簪未曾帶走。追之不及，終於將那支銀簪納入袖中。

×　×　×

一路上餐風宿露，鐵錚終於來到了開封。

途中，他雖然在僻靜無人處脫下衣服來洗滌過。仍然使行人掩鼻。他也不在乎，東探西問，總算讓他找到了相國寺。

儘管受着朝廷供奉的相國寺門禁森嚴，非正冠華服不得進入，但是寺前那片廣場却顯得雜亂無章。看相的，說書的，賣草藥的，要把戲的，熱鬧得够瞧。竿上的朋友更多，有的懷抱竹竿打瞌睡，有的則湊機會找幾文施捨。

鐵錚滿面于思，遍體骯髒，如果他手裏多一根竹竿，拿一個瓦盆，他也就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叫化子了。

因此，那些竿上的朋友難免要多望他幾眼。他竟然打蛇隨棍上，向一個年長的叫化子走過去，低聲說道：「大哥！借一步說話。」

那個叫化子冷冷地瞅他一眼，跟隨鐵錚走到僻靜處，翻眼問道：「有什麼話，說吧！」

「在下要見貴帮開封分舵的瓢把子裴長華前輩，有勞傳報一聲。」

「你是那裏來的？姓甚叫甚？有何貴幹？說出來我才能替你傳報。」

「你說成都來的風塵鐵漢令舵主就知道了。」

「嗨！咱們守候你個把月了，你在這兒等着，待我去傳報。」

「多謝。」

過了一盞熱茶時刻，那叫化子去而復回，低聲道：「出西門直走，遇見槐樹就拐彎，自然有人領路。」

鐵錚又道了謝，才向西門走去。

出西門後，依照那叫化子的指示，遇見槐樹就轉，行了十餘里路，漸入一座密林。這時突然閃出兩個衣衫襤褸之人，同聲問道：「尊駕就是鐵公子嗎？」

「正是。」

「請隨我來。」

鐵錚跟在那二人的身後，又前行了十餘里路，來到一座頹廢的山神廟。那二人左右一讓，同時擺手說道：「鐵公子請進，裴舵主在內恭候。」

鐵錚大步走進山神廟，只見一個白眉白鬚的老者盤膝坐於地下。五年前鐵錚見過一面，一眼就認出那老者正是自己要見的裴長華，連忙深深一揖道：「小侄拜見裴前輩。」

裴長華拈鬚頷首答禮，道：「盤算你的行程，早該在一個月以前就到了，是路上有什麼事躭誤了嗎？」

「小侄先去了一趟洛河。」

「去洛河！是去會季家姑娘嗎？」

「是的。」

「恕老朽說句重話，是父仇為重，還是兒女私情為重？」

「前輩容稟，小侄此番前去洛河，是為了要向季姑娘聲言退婚。」

「退婚？為什麼？」

「前有一言之約，季姑娘就算我家兒媳，為報翁姑之仇，她就不能置身事外，可是季家並無男丁，季姑娘如與小侄同時赴死，豈不使季家一脈中斷。即使她不死，也將因小侄之遇難而守寡終身。故而小侄才有退婚之議。」

裴長華緩緩頷首道：「老朽倒錯責你了，不過，你怎能斷定準死無疑呢？」

鐵錚慨然說道：「小侄明知強敵當前，故未存僥倖之心，能够與仇家一拚而亡，小侄已是心滿意足了。」

「唔！置之死地而後生．賢侄豪氣可嘉。刀法練得怎麼了？」

「自從前輩賜示『苦練五年再尋仇』的教諭後，小侄五年來在峨嵋深山大壑之中無時間斷，自問已可以削仇家之項上人頭。」

「好！」裴長華低沉地喝了一聲。

他那一聲低喝，彷彿是一個暗號。「颼颼」連聲，四面八方射來了無數冷箭。

鐵錚心頭大駭，左手的「鎮山刀」連鞘猛旋，施展出「追星射月」的刀法，將那些冷箭一一撥落在地上，少說也有百來支。

鐵錚撥落冷箭後，叱道：「前輩這是何意？」

裴長華冷冷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你此番前往尋仇，最令人担憂的就是可能遭遇弓箭手的暗襲。看來你這五年苦練已大有成就，老朽也放心不少。」

鐵錚也發現落在地上的箭矢俱無鏃，裴長華不過是想試試他的功夫。

「前輩請恕小侄方才言語冒犯。現在，前輩應該可以告訴小侄，殺害先父的仇家是誰了吧！」

裴長華站起來，點點頭道：「是應該告訴你了，隨我到後面來吧！」

×　×　×

位於東觀大街的「朝陽居」是這條街上最引人矚目的巍峨建築。粉牆朱門，氣象萬千。面裏更是院落重疊，深邃難計。

這天巳午之交，一個佩劍藍衣少年，登上了「朝陽居」的石階，向門戶遞上了一張大紅拜帖。

那門房一看那拜帖上的字號，連忙雙手打拱作揖，恭聲說道：「原來是金陵藍姑爺到了，快請！快請！我家主人都盼壞了。」

來人正是出身金陵世家的藍嘯吟，在門房的肅迎下，進了「朝陽居」。

那湯，也早有人飛快入內通報。白髯垂胸，素有「銀鬚金鈎」美譽的呂朝陽趕到正廳門口迎接。看來這位東床快婿在呂府上很受器重。

藍嘯吟參過大禮，由呂朝陽挽着走進大廳。

坐定，獻茶。呂朝陽才問道：「賢婿就是一個人來的？」

藍嘯吟恭聲答道：「為了不在途中使人側目，故而未帶僕從。其實，一個人還走得快些。」

「哈哈！賢婿真是老練得很，如今江湖是非多，招搖炫耀並沒有好處，倒不如藏拙的好。」

「蒙大人教誨，小婿時時刻刻記在心上。」

「親家翁，親家母還康泰麼？」

「托大人洪福，倒還旺健。」

「關於你和桂蘭的婚事……？」

「家父曾經向小婿交代過一切憑大人作主。」

「那就好辦了！不宜鋪張，也不宜太草率，待我慢慢地再和賢婿商量。」說到此處，語氣一轉，「今有一事，我想和賢婿談談。」

「大人只管吩咐！」

呂朝陽揮手示意，左右盡皆退下，而且還關上了大廳的門。呂朝陽這才吁嘆一聲道：「長江後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現在武林中只有你們年輕人的了。所以我打算放下那一對金鈎，在這『朝陽居』中靜渡晚年了。」

藍嘯吟深為得體地說道：「大人老當

益壯言退尚早，不過倒該享享清福了。」

「賢婿說的不錯，勞碌終身，剩下殘歲暮年，是該享享清福了。可是，却有人不讓我安靜。」

「有這種事？」

「不會錯。」

「是誰有這個胆子？又是爲了什麼原因？」

「賢婿會聽說過『季家雙劍鐵家刀』嗎？」

藍嘯吟聞言不禁心頭一震，不過由於他是練劍之人，故而聲色不露，平靜地點點頭道：「聽說過。」

「老一輩的鐵銳於五年前宣佈將鐵門中的傳家之寶『鎭山刀』交與其子鐵錚。當時鐵銳曾四處走動，向武林同道告別。想不到他來到開封時却被人暗害，遺屍相國寺內。」

「這事與大人又有何關係呢？」

「那夜鐵銳曾來我處，扶醉而歸。因此，江湖上有流言中傷，認爲我有意將他灌醉，再加以謀害的。」

「大人沒有謀害他的理由啊！」

呂朝陽苦笑道：「偏偏有那麼一個小理由——三十年前，鐵銳的『鎭山刀』在蜀中聲名大噪，播及中原。那時我年少氣盛，邀他來開封試試我的雙鈎。鐵銳應約而來，他的刀法果然厲害，不出三十招，我就落敗。平心而論，我輸得心服口服，當時我二人就曾握手言歡，毫無隙嫌。三十年當中也不曾作過對。其實我早就將那件事忘了，竟有人說我暗害鐵銳一洩三十年前落敗之根。眞是可笑！」

「傳言儘管讓他去傳，只是鐵銳之子鐵錚不聽信傳言就行了。」

「他偏偏信了。」

「大人何以知曉？」

呂朝陽神色凝重，壓低了聲音道：「五年前，鐵銳遇害後，鐵錚曾來開封迎靈。之後就踪跡不見，原來藏身於峨嵋山大壑之中苦練刀法。前些日子我得到消息，鐵錚已經離開峨嵋取道東來了。」

藍嘯吟很想說出自己已經和鐵錚見過，但是他沒有那樣說。因爲他發覺呂朝陽言辭曖昧，鐵銳也許眞是他暗中謀害的。否則，他又何必去注意鐵錚的行踪？這足以證明他心中暗懷鬼胎。

想到這些，乃以試探性的語氣道：「鐵錚取道東來，未必就是找大人……」

呂朝陽很快地接口道：「一定是。」

「何以見得呢？」

「江湖中傳言鐵銳是被我謀害，鐵錚一定有所風聞。如今在元兇未露之前，他一定是針對我而來的。」

「以小婿之見，是非曲直自有公論。單憑臆猜不行，一定要有憑據。鐵錚不找上門來最好，如找上門來那有理好講。」

「嘿嘿！這個年頭那有理好講。江湖中人看我『銀鬚金鈎』過幾天舒服日子，難免眼紅。因而一定有人在鐵錚那小子面前挑唆。鐵錚年少氣盛，加之大恨淤胸，那裏還管什麼青紅皂白？」

「那麼，大人打算……？」

「平心而論，三十年前我這對金鈎既不是鐵銳的對手。今天鐵錚那小子在深山大壑之中苦練五年，再加上他年輕力壯，我自然更不是他的對手了。而且我就是拚着老命和他動手，那也有失我的身份。」

「那麼……？」

呂朝陽開門見山地說道：「鐵錚前來能講理最好，如果伏藝動武，還得要借重賢婿的劍術。」

藍嘯吟心忖：難怪呂朝陽暗中以快馬傳書，召他火速前來，原來有這個緣故，同時他也暗暗替呂朝陽慶幸，如果鐵錚不是先去一趟洛河，他項上的人頭恐怕早就被鐵錚的「鎭山刀」削去了。

呂朝陽見他沉吟不語，乃不快地說道：「賢婿莫非有所顧慮嗎？」

藍嘯吟連忙含笑搖頭道：「小婿並無此意，只要大人問心無愧，此事定能化干戈爲玉帛。」

呂朝陽又和緩了語氣，浩嘆了一聲道：「我承認快馬傳書召賢婿前來，有一半原因在此。不過我並不强迫賢婿爲我拔劍。鐵錚如來了，我是準死無疑。在我死前，應該將你和桂蘭的事情辦好。她娘去世多年，不然就沒有人爲她作主了。」

藍嘯吟不禁有些心酸，他這個女婿的總不能不管老岳丈的死活。可是想想是非公論，鐵錚的喪父之痛，以及自己對季秋露的許諾。要是拿出憑據，鐵銳的確是呂朝陽所謀害的。他到時眞不知道該如何來解開這一難題。

在藍嘯吟陷於沉思時，呂朝陽又以慈愷的語氣說道：「賢婿旅途勞頓，我不該讓你一進門就煩心的。現在該去用飯了，你和桂蘭總有十年不見了吧！飯後你們也得好好聊一聊。」

藍嘯吟神色沉重地道：「小婿飯後打算出去走走。」

「出去走走？」

「唔！鐵錚可能已經來了開封，我想查訪一下他的踪跡，主動總比被動好！」

其實，藍嘯吟是別有用心。他想在正式敵對之前和鐵錚見見面，兩人澈底談一次。如果鐵錚只憑臆測和聽信傳言，他就要制止鐵錚妄動；如果鐵錚握有眞憑實據，他就要試圖及早挽轉。

呂朝陽哈哈大笑道：「賢婿不必太重視此事，老實說，這『朝陽居』內內外外埋伏重重，鐵錚即使來到了開封，一天半日也闖不進來。賢婿倒該先消除旅途勞頓，養精蓄銳一番。」

「倘若鐵錚不分青紅皂白地闖上門來，死於埋伏之下，鐵錚被大人謀害也就成了鐵案，以小婿之意，講理也好，動武也好，我和他二人在外解決，最好不要牽涉到大人的身上。」

「哈哈！眞是我的好女婿，設想得如此週到。出去走走也好，現在先由我擺酒爲你接風。」

鐵漢嬌花同心結

鐵錚已來到開封府三天了，足跡從未離開丐帮開封分舵的所在地。這一天晌午時分，他才來到了繁華如錦的大街。現在，他的打扮也改變了，月白短打，外罩粉藍大氅，剛好掩遮了腰際的「鎭山刀」。頭覆一頂文士巾，手搖一把摺扇，顯得溫文雅儒，豐神飄逸。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眉心之間有那麼一個暗結，多少影响了他那種翩翩風采。

東觀大街可說是開封府熱鬧的地區，麕集在這一條大街上的一流酒樓就不下百餘家。鐵錚唯獨選中了一家「朝陽樓」。

這家酒樓就在「朝陽居」的對面，酒樓以「朝陽」爲名，大概受了對面那座豪華府邸的影响，也多少有點攀龍附鳳之嫌。但它並非虛有其名，的確稱得上「陳設富麗，味美酒香」。

鐵錚直上二樓，選了一個臨窗的座頭。向店小二要了四色小菜，一壺白乾，淺吟慢酌起來。

在一個僻靜的角落裏，却有兩個頗似江湖賣藝打扮的小姐在那兒竊竊私語。

「小娟！我看那個穿淺藍色的就是我們找的鐵公子。」

「不會吧！」名叫小娟的搖搖頭。「看上去他好像是個讀書人哩！」

「小娟！妳看走眼啦！」

「只是身裁有點像。」

「我告訴妳，他那一雙濃眉大眼我一輩子也記得，還有他方才向店小二要酒時所說蜀中腔調，一個人的口音是很難改變的。」

「小嬋！我知道妳的眼力和記性都不差，妳既然這麼肯定，大概就錯不了。那麼……」

小娟連忙低聲接口道：「快去稟報小姐，我在這兒看着他。」

小娟站起來，悄然下樓而去！

季秋露的這四個小婢是以「嬌娥嬋娟」這四個字分別命名的；她正帶着小嬌，小娥二人在隔此不遠的「花蔭居」用飯。一聽小娟來報，鐵錚在「朝陽樓」飲酒，連忙趕了來。

季秋露在小娟的指點下只看到了鐵錚的背影，未免冒失認錯人，她先將四小婢分別佈置好，才向鐵錚的座頭走過去。

「這位相公，我可否在這兒搭個座？」她以打商量的語氣說道。無非是藉機會和鐵錚打個照面，看看究竟是不是他。

鐵錚抬頭看見是季秋露，心頭不禁一怔。他還存了一絲僥倖之心，以爲他已換了裝束，修剃過面容，季秋露可能會認不出來。因此，低下頭去回道：「男女共坐，有所不便。在下業已用畢，讓與姑娘便是。」

鐵錚一抬頭，季秋露就已發現他是自己千里尋訪的人。現在他再一說話，她就更加肯定了。連忙坐了下去，低聲說道：「鐵錚哥！我總算將你尋到了。」

「妳……！」鐵錚訝異得說不出話來了。

「我是秋露，你不會不認識的。」

「唉！妳怎會趕到開封來的？」

「蒙一位好心的人的指引。」

「好心人！是出身金陵世家的藍嘯吟麼？」

「正是他。」

鐵錚輕輕地一跺足，喟嘆道：「唉！只怪我分手時不曾叮囑他千萬別洩漏我的行踪，現在……」

季秋露眉尖輕輕一蹙，幽幽地道：「鐵錚哥！自古以來，烈女不事二夫，你這樣做，不是逼我走上死路麼？」

「我是一番好意。」

「可惜你這番好意我不能接受。」

「好！不再提了。藍嘯吟和妳同道而來嗎？」

「沒有。不過，他却贊助了我一百兩紋銀，我們匆促離家，未帶分毫。」

鐵錚點了點頭，喃喃自語地說道：「他雖然出身金陵世家，倒絲毫沒有跋扈驕橫之氣，不知他來到開封不成？」

「你要找他？」

「那一百兩銀子總該還他的呀！」

「吹！」季秋露抬手往「朝陽居」一指。「藍嘯吟就住在對面。」

「對面！」鐵錚狀似不勝駭異。

「『銀鬚金鈎』呂朝陽的女兒許配他爲妻，他這次前來開封就是要和岳家商談迎娶之事，自然要住在呂府之中。」

「是他親口對妳說的嗎？」

季秋露點點頭道：「嗯……唉……鐵錚哥！你的臉色怎麼這樣難看？」

鐵錚神色凝重地道：「原本我們仇家就已不好對付，現在再加上藍嘯吟，可就更難對付了。」

季秋露面色不禁大變，期期艾艾地道：「你是說……？」

「殺害我父親的就是呂朝陽。」

「呀……怎麼會那麼巧哩！」季秋露不禁低呼了一聲。心神稍作鎭定之後，又道：「藍嘯吟在路上曾說過要助我一臂之力……」

「秋露妹！他怎能助我們去對付他的岳丈？」

「他最少該置身事外。」

「我們絕不能强他所難……」說到此處，鐵錚突然改換語氣說道：「秋露妹！妳既然來了，我也不能再趕妳回去。聽我一句話。」

「說吧！」

「尋仇之事由我一個人來，妳不要過問。」

「那怎麼行！」

「秋露妹！妳該想到，季、鐵兩家都是一脈單傳。」

「不要說了。天要我們兩家絕代，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鐵錚不禁一楞，猶疑地說道：「妳一定要和我共進退？」

季秋露截鐵斬金般道：「不但同進退，而且要共生死。」

鐵錚心頭猛地一震，他知道勸說無益，不禁沉思起來。在沉思中，他突然萌生了一個念頭，這個念頭說起來有點不够光明磊落。可是事到如今，他也無法再作其他的顧慮了。

「秋露妹！妳投宿在那一家旅店？」

「北大街的『萬壽賓館』。」

「走！到妳那兒去。」鐵錚說着摸出一塊碎銀放在桌上，同時站了起來。「有好多事情咱們該好好談談，這裏不是談話的所在。」

季秋露無言地點點頭。兩人下了「朝陽樓」，未免使人注目，鐵錚揚手召來一輛馬車。當二人上車後，「嬌娥嬋娟」四婢也相繼上了馬車。這時鐵錚才發現了她們。不禁訝異地說道：「她們也來了？」

四婢同聲道：「見過姑爺！」

鐵錚坐在前座，也不便回禮，只擺了擺手，聳了聳肩，喃喃道：「看來我這個季家的姑爺是賴不了的啦！」

「當然！」季秋露嬌羞地說道：「誰像你那樣，憑一句話就想退婚，簡直在胡鬧。」

「放心！我已經安心做你們家的姑爺了。」

北大街是開封府的寧靜住宅區，設在這裏的「萬壽賓館」也是以寧靜著稱。季秋露和四婢分別佔據了二間上房。鐵錚自然也就不避什麽嫌疑，進入季秋露的上房。四婢告退而去。

二人孤單對坐，季秋露顯然不勝忸怩，螓首垂胸，一副羞人答答的樣子。鐵錚也有些不大自在，沉默了半晌，他方才說道：「秋露妹！難得妳一片孝心，要和我同行尋仇，不過，我總覺得有些過意不去，妳畢竟還不能算是我們鐵家的人。」

「鐵錚哥……要怎樣才能算是鐵家的人呢？」

「那要等過門，入過洞房之後。」

「可是……現在根本就來不及了。」

鐵錚轉過身去，冷冷地說道：「最少也該有了夫妻之實，我才能安心讓妳和我同去冒險犯難。」

季秋露很久沒有說話，顯然她想不到鐵錚會說出這種話來。半晌，她方才輕聲問道：「鐵錚哥！你是故意來難我麼？」

「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那麼……這裏就權充我們的洞房吧，只要你心中不以為我是一個淫賤的女人就行了。」

鐵錚有些訝異地回轉身去，見季秋露已背過身去鬆開了頭上的髮髻，雙手正在輕解羅裙。沒有一絲兒猶豫的神情。

鐵錚沒有去阻攔她，他到這裏來就是要達到這個目的，並非他好色，而是他要製造一個不讓她陪着去冒險赴死的理由。

× × ×

紙窗以竹桿撑起一半，晚風徐徐透進。使併肩坐於窗前的鐵錚和季秋露感到心快神怡。

他輕輕撫弄着她秀髮低聲道：「秋露妹！妳好美！難怪有那麼多人冒充我去登門要求成婚了。」

季秋露白了他一眼，嬌嗔地說道：「說正經的，那些人上門絕不是單純為了騙色，也許是別有陰謀。」

「管他是什麼陰謀，妳怎麼處置他們的？」

「削去一耳，以示薄懲。」

「妳倒是很仁慈，他們的武功又如何呢？」

「大多數平平，不過也有一兩個不算壞。」

「秋露妹！」鐵錚笑道：「妳願意先生一個兒子，還是先養一個女兒？」

「不來了！」季秋露嬌羞地垂下了頭。「你怎麼跟人家說起這些來了。」

「我不是說笑話，如果上天有眼，我們季，鐵兩家的後代，在十個月後就會臨盆了。」

「還早哩！」

「可是，有一個問題，現在妳就該注意。」

鐵錚一本正經的神態，使得季秋露發覺他必然有什麼很重要的話要說。因此，雙眉輕輕一蹙，凝聲問道：「是什麼問題呢？」

鐵錚語氣沉靜地說道：「我們雖未燒紅燭，燃爆竹，却已經有了夫妻之實；也就是說，現在妳的腹內可能已經孕育了季、鐵唯一的後代。所以，從現在起，妳千萬保重玉體。」

季秋露恍然大悟，失聲道：「錚哥！我明白了。你用盡心機，都是不想讓我帮你，不想讓我陪你同生死，現在你更以最大重担加諸我的肩上……」

不待她說完，鐵錚就接口道：「聽我說，生死只在一綫之間。也許我能順利，報得血海深仇，也許不能。與其妳我同死，何不留着兩家的後代，以圖來日呢？」

季秋露抽噎着說道：「我明白，你是要找個理由讓我活下去，所以方才你……你……」

「妳明白就好了，妳該照我的意思去做。」

「不！」季秋露堅決地搖着頭。「讓我去。如果我的腹內並未孕育兩家的種子，而你又有了三長兩短，那就什麼都完了，只要你活着……」

鐵錚搶着說道：「父仇未報我能苟活於世嗎？即使要死，也該我去死，怎能讓妳去？」

突然，「砰」地一聲巨响，房門倒下了。將近有十來條人影飛閃而進。領先一人，是一個姿色不惡，面露煞氣的年輕女子。

這年輕女子手執一把似劍非劍，似刀非刀的古怪兵器，氣勢洶洶地朝二人一指，叱道：「別爭了！今天教你們二人一齊死吧！」

季秋露已然飛快地拔出了「青鋼雙劍」，嚴陣以待。然而，鐵錚却沒有去動一下他那把放在條案上的「鎭山刀」，只是冷冷問道：「芳駕是誰？」

那年輕女子冷叱道：「用不着多問，納命來就行了。」

季秋露聞言狂怒不已，沉叱道：「少說大話，今天我要妳知道姑娘我雙劍的厲害！」

說罷，揮動雙劍就要前撲。

鐵錚一伸手將身邊的季秋露攔住，向對方說道：「寃有頭，債有主。姑娘要我等納命，總得要說出道理來呀！」

「你心裏有數。」

「鐵某人自問從未曾作過有愧於心之事。」

「我問你，前來開封所圖為何？」

「必須要對姑娘妳說明麼？」

「你不說我也知道。告訴你，姑娘我名叫呂桂蘭，我知道你來此是為了要找家父尋仇。老實說，你找錯人了。為了不使家父在晚年受到驚擾。所以我先來要你們的性命。」

鐵錚哈哈大笑道：「好一個孝順的女兒。不過，我要請問一聲，妳怎麼知道我是來找尋令尊尋仇的？」

「你們在『朝陽樓』上的談話，被姑娘我手下的人聽到了。」

「不錯，我承認。江湖中傳言先父是被令尊謀害。我未輕信，如今我已握有鐵證。鼓不打不响，話不說不明。回去問問令尊，是我去，還是他來。這段樑子不解開完不了。呂姑娘犯不着代父受過，而且鐵某人也不容許妳代父受過。」

呂桂蘭咬牙切齒地道：「你好大的口氣，大家一齊上！」她這裏一語未畢！門外一聲嬌叱，原來是季秋露手下四婢揮劍殺進，這使得呂桂蘭想以多攻少的狡計大大地受了阻撓。

鐵錚大吼一聲道：「住手！鐵某人曾經許下心願，不見仇家刀不出鞘。如果妳再要蠢動，即使我這把刀不出鞘套，妳也休想佔得便宜。」

呂桂蘭嬌叱道：「你如果有本事刀不出鞘，三招之內要你的狗命。」話聲中，揮動手中兵器，向鐵錚項間捲去。

「鏘」地一聲響，季秋露的雙劍迎了上去，同時高聲喊道：「待本姑娘會會她這個瘋丫頭！」

呂桂蘭一共帶來九個大漢，四個人和「嫦娥嬋娟」四婢在進門處捉對兒厮殺，另五個人蜂湧而上，將鐵錚圍在核心。

鐵錚不得不抓起條案上的「鎭山刀」來迎敵了，雖然五個大漢一時奈何他不得，他也不過是招架而已。因為刀不出鞘，毫無攻擊的威力。

呂桂蘭手裏那把怪兵器倒是十分厲害，季家的雙劍犀利有名，相對十招，季秋露竟然沒有搶到絲毫上風。

「住手！」突然一聲低沉而暴喝起在門外。

緊接着，一道晶光自門外射進。「鏘鏘」連聲，正在厮殺不休的衆人竟然被進來之人分成兩邊。待來人站定後，才發覺他是藍嘯吟。

鐵錚有點暗暗駭異，因為他已看出藍嘯吟在劍術方面的造詣非常深厚。如果他站在呂朝陽那一邊，自己的血海深仇是絕對報不成的。

「嗄」地一聲，藍嘯吟將長劍回入鞘中，向呂桂蘭擺擺手，道：「桂蘭，你帶人先回去。」

「嘯吟哥！你……」看呂桂蘭的神色，有幾分不願意，却又不敢違抗藍嘯吟的話。

「回去。」藍嘯吟語氣强硬地道：「這兒的事由我來了。」

「我……我不放心。」

「是不放心我們藍家的劍法嗎？」

「不是那個意思。」

「那麼不相信我藍嘯吟的人了？桂蘭！只要妳說一聲，不要我過問這件事情。從今以後我絕對不問。」

呂桂蘭不禁楞住了，她萬萬想不到藍嘯吟的態度會如此强硬。呂朝陽這次召藍嘯吟來，最主要的就是要他阻擋鐵錚的尋仇，現在怎能說不要他過問呢？

於是，她向她手下一揚臂，道：「藍姑爺叫我們先回去，我們就先走吧！」

說完之後，她回望藍嘯吟，似乎還有甚麼話說。藍嘯吟却已背轉身去。她只得隨那九個大漢疾步先走了。

待呂桂蘭一行去遠之後，藍嘯吟才笑道：「季姑娘！妳可以回劍入鞘了。」

季秋露回劍入鞘，冷冷地道：「聽藍相公的口氣，似乎目前還不打算和我們動武了。」

「我只是想和鐵兄談談。請季姑娘遣走四婢如何？」

「我也要退麼？」

「不必！事實上妳也不願退去。因為鐵兄曾誓言不見仇家不拔刀。我並不是他的仇家，但我可能對他動劍。妳自然就有呵護之責，對嗎？」

「那我就厚顏留下了。」

說着，季秋露就遣退了四婢，並掩上了房門。

藍嘯吟在椅子上坐了下來，苦笑道：「鐵兄！世事眞太使人難以預料了。就拿你我來說吧，萍水相逢，一見如故。但是現在你我却站在敵對立場，眞想不到。」

鐵錚語氣平靜地道：「藍兄不必說了，我瞭解你的立場，刀劍相向恐怕難免。我不怪你，也請你不要怪我。」

藍嘯吟搖搖頭道：「鐵兄這樣說，小弟難以苟同，事在人為，或可避免也說不定。」

鐵錚語氣强硬地道：「無可避免。」

藍嘯吟道：「這樣說來，鐵兄已肯定謀害令尊之人就是……？」

「就是呂朝陽。」

「有憑據嗎？」

「鐵證如山。」

「噢！」藍嘯吟大大地吸了一口長氣，面呈驚疑之色地說道：「鐵兄能說給小弟聽聽嗎？」

鐵錚搖搖頭道：「不行！我要當着呂朝陽的面，才能拿憑據出來。」

「好！」藍嘯吟突地站起來道：「今晚三更時候，請鐵兄前來『朝陽宮』。」

鐵錚毫不遲疑地頭點道：「在下準時前往。」

「慢點！」季秋露插口道：「藍相公出身金陵世家，胸懷磊落，絕非弄奸使詐之輩。但是呂氏父女可能在『朝陽宮』中設下天羅地網。我與鐵公子這一去，只怕有死無生了。」

藍嘯吟慨然道：「季姑娘放心，有我姓藍的在，就絕不容許有下五門的詭計發生。」

季秋露福一福道：「那麼，我就先謝過藍公子。」

藍嘯吟拱手還禮，然後向鐵錚說道：「鐵兄，有一句話小弟要說在前面。如果你所說的所謂鐵證，不能使人心服口服的話，小弟是不容許鐵兄在這開封城中多停留半個時辰的。」

鐵錚反問道：「如果呂朝陽無話可說呢？藍兄又將如何？」

藍嘯吟不禁一楞，半晌，方凝聲道：「但憑於你，小弟要告辭了。」

「藍公子慢走一步。」季秋露忽又喊道。

「季姑娘有何教諭？」

「過去三個月來曾有九人冒鐵公子之名携刀上門求婚，被我識破。因我不忍殺他們，所以各削一耳，以示薄懲。方才呂桂蘭率領她的手下離去時，我曾發現一個缺耳之人。恐怕又是呂氏父女的毒計。」

藍嘯吟沉思了一陣，道：「季姑娘，這件事在下一定查明對妳有所交代。」

藍嘯吟出門去後，鐵錚不禁嘆道：「這件事恐怕要使他爲難了。」

「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秋妹！今晚妳就留在這裏……」

「不！我要和你一齊去。」

鐵錚低吼道：「我教妳留在這裏妳就得留在這裏，妳現在已是名實相符的季家媳婦，妳不能不守我鐵家的家規。」

季秋露不再作聲，却情不自禁地，掩臉哭泣起來……

× × ×

藍嘯吟回到「朝陽居」時，正值上燈。一個小僮迎上來低聲稟道：「老爺和小姐正在花廳等候姑爺回來吃晚飯哩！」

藍嘯吟疾步趕到花廳，果見酒菜擺了一桌。呂朝陽和呂桂蘭二人坐在一邊喝着茶。呂朝陽一見他跨進花廳，就笑逐顏開地嚷道：「回來了！回來了！桂蘭可急壞啦！」

藍嘯吟輕描淡寫地道：「沒有事！」

呂桂蘭迎過去，柔情萬般地爲他解下腰間的長劍，掛在壁上。然後埋怨地說道：「你這個人個性好強，人家留在那兒陪陪你，你又不願意，教我怪不放心的。」

「好啦！這不是回來了嗎？」呂朝陽連聲打着哈哈。「來！吃飯！吃飯！」

上了飯桌，藍嘯吟循例敬了呂朝陽一杯酒，然後又和桂蘭對飲一杯。這才開口說道：「桂蘭！我要問妳一句話。」

「甚麼事？」

「妳可說實話。」

「我還用得着騙你嗎？」

「妳手下到底有幾個缺了一隻耳朵的人？」

「九個。」呂桂蘭笑瞇瞇地說道：「是季家那丫頭向你告狀了嗎？」

「果然是妳派人冒充鐵錚找上季家去的。」

「嗳！」呂桂蘭得意洋洋地點着頭。「這是一個絕妙之計，想不到他們沒有上當。」

「妳用意何在？」

「先去了九個假的，等眞的去時，季家丫頭也會以眞當假。兩人刀劍相向，豈不是兩敗俱傷？不知怎麼回事，兩人竟然沒有上當。」

呂朝陽似已看出藍嘯吟有不悅之色，連忙打岔道：「別說這些了……方才桂蘭說，你要了這樁事。不知你斷了沒有？」

「我剛才向鐵錚要憑據，他說有鐵證如山。」

「噢！」呂朝陽流露驚異之色。「他有甚麼鐵證？給你看了嗎？」

藍嘯吟搖搖頭道：「沒有。他說要見大人時才能拿出憑據。」

呂朝陽冷笑了一聲道：「嘿嘿！這是他的詭計，想騙我上他的圈套。」

「小婿也想到這點，所以約他今晚三更來此相見。」

「那小子答應了？」

「他說準時到。」

「哈哈……」呂朝陽發出一連串笑，「那小子好大的狗胆，竟敢如約而來？就算他眞是一塊鐵，我也造好熔鐵爐啦！」

藍嘯吟不禁一怔，試探性地問道：「大人……你打算……？」

呂朝陽流露出一絲譎詭的神色，壓低了聲音地說道：「老實告訴賢婿吧！進門之處，我伏了將近一百名弓箭手。這是第一關；正廳裏還埋伏了弓弩手，箭矢俱淬以劇毒，見血封喉，這是第二關；這第三關嘛——就在這花廳，機關處處，他絕對逃不了。」

藍嘯吟心中老大不悅，但是他却不便當面去頂撞呂朝陽。只得皺緊眉頭說道：「回稟大人，小婿邀約鐵錚來此之時，他曾提及埋伏之事。小婿拍胸脯担保……」

不待他說完，呂朝陽就沉下臉來說道：「以賢婿之意，放棄這些埋伏不用？」

「以大人之名，化如此衆多之武力去對付一個後生晚輩，豈不是令人恥笑？」

呂朝陽沉聲道：「賢婿是說我以衆欺寡，恃強凌弱了？」

「小婿並無此意……」

「那麼，是要我去和那小子一對一地比幾招了。」藍嘯吟語氣强硬地道：「大人容稟，小婿已是答應鐵錚，教他放胆而來，絕無埋伏。如果以埋伏對之，傳揚出去，非但大人半生英名全休，即使我金陵藍家……」

「住口！」呂桂蘭突然發出了一聲嬌叱。

藍嘯吟轉過身去，冷冷地問道：「姑娘有何見敎？」

「我看出你是存心帮助那鐵錚和季秋露。」

「妳是猜疑麼？」

「我有憑據。」

「憑據？我倒要看看。」

「本來我不想傷害你，可是事到如今我也只得說出來了。你和季秋露那個丫頭有染。」

「桂蘭！妳胡說！」

「看看這是甚麼？」

「鏘」地一聲，一根銀簪丢在桌面上。就是藍嘯吟在野店收起的那一根，銀簪的尾端還鐫刻着一個精巧的「季」字。

藍嘯吟知道是出於誤會，連忙解釋道：「桂蘭！妳聽我說……」

呂桂蘭眼淚滂沱地道：「用不着解釋。你如果和季家丫頭沒有特殊的關係，她絕不可能將頭上的簪子拔下送給你的。」

「桂蘭，東西的確是她的，但……」

呂桂蘭瘋狂地叫道：「我不要聽！我不要聽！這是你和季家丫頭定情之物，你休想狡賴！」

藍嘯吟轉對呂朝陽道：「大人！請你主持公道。」呂朝陽氣咻咻地道：「家賊最難防！原來你和外人聯合起來對付我，我倒要問你父親。」

藍嘯吟叫道：「這是天大的寃枉！」

呂朝陽袍袖一甩忿然道：「有贓有證，你還有什麼可說？」

藍嘯吟忿然離座而起，不愉地說道：「既不蒙大人見諒，小婿也無顏留此。小婿告退，即回金陵。若有待罪之處，容後領責。」

「慢走！」呂桂蘭橫身攔住他的去路。「你回金陵是假，想去和鐵錚通風報信是眞。」

「姑娘要如此說，我也無法解釋。」

（下期續完）

孫子兵法

詳察敵人的內情

賽孫賓·文

渡河的敵人一半登陸時，便要攻擊他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

唐高祖武德年間，薛萬均與羅藝守范陽城與幽燕一帶。他的兵力不多，同時城池也並不十分堅固。竇建德率十萬軍進擊，準備進攻范陽城。

薛萬均與羅藝商量。「以兵力來說，我們是抵抗不住他們的，如果現在出城迎擊，必是百戰百敗，我們應以計謀取勝。我們用弱兵弱馬隔河背城佈陣引誘敵人。賊兵如欲渡河作戰，你便率領精銳騎兵藏在城邊，等待敵人渡河時，再攻擊他。」

羅藝按照他的意思去做。果然竇建德軍渡河想要攻打，羅藝等待敵軍約有一半過河時，便向他攻擊，終於大敗了敵軍。

在孫子時代，河流也許是最好的障礙物。凡是要通過某些障礙物，必須克服障礙困難。換句說話，也就消耗了戰力。這時才是擊破敵人最好的機會。但如果敵人不渡河，其機會也就不會來臨。例如：春秋時代，晉的將軍陽處父，與楚將軍子上，隔着泜水對陣。陽處父打算讓楚軍渡河而佈陣，但子上也佈陣了，他也打算讓晉軍渡河的。雙方都不渡河，因此兩方面都不戰而退了。

自己渡河不利，而讓敵方渡河才是有利的。不限於陽處父或子上，這是誰都能瞭解的策略。這麼說，不僅是等待敵人渡河，而是必須讓敵人非渡河不可才是。

韓信攻擊齊，平定了齊都臨淄，便追擊逃亡的齊王田廣到高密之西。但楚也派龍且率二十萬衆救援齊國。齊王田廣打算與龍且合力攻擊韓信，不久後韓信軍到達，兩軍隔着濰水對陣。

到了夜晚，韓信命令部下裝了一萬多袋的土砂，用砂袋堵塞濰水上流。

黎明時，韓信立刻率兵渡過濰水襲擊龍且軍，龍且軍反擊，韓信軍假裝戰敗逃回陣地。龍且看到這情形，果然大悅。

「我早就知道韓信是個胆小鬼呢！」

他立刻發出追擊的命令。全軍到了河中時，韓信下令把土壁（砂袋）決壞。大水滾滾而來，龍且軍大半淹死在河中。韓信見時機成熟，便開始襲擊，並殺死龍且。留在濰水東岸的龍且軍見這情形都紛紛逃走，齊王田廣也只好逃亡了。

韓信追擊逃亡的敵人，終於到了城陽，把楚軍消滅。

韓信是以人爲的力量使河床乾枯，讓敵人誤入時再襲擊敵人，使原本不渡河的敵兵渡河。可以說，這是孫子兵法的最高度運用了。

孫子說：「敵人如渡河，千萬不要在河中迎擊他，要等待過一半時突襲，才最爲有利。」

軍隊應佈陣在較高的地方

凡軍喜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

秦末，南海都尉任囂臨終時，對龍川令趙佗說：

「聽說陳勝他們起兵，秦行非道，民生困苦，爲此，項羽，劉邦，陳勝，吳廣，等在各州起兵集衆爭奪天下。天下已大亂，都背叛秦而自立。南海雖是偏遠之地，但我却深怕賊兵也會攻到此地。因此我想遮斷秦所開的新道，鞏固防備，以免發生事變。但我却患病不起。這番禺是靠山面海的險阻之地，南海數千里之地有相當多的老百姓，能互助生存，我認爲此地獨立而成一國是毫無問題的。不過郡的長官們，都沒有一個人可談，所以召你到此地談談此事。」

說罷，任囂叫趙佗執行南海郡尉的政務。不久囂就去世了。

接着趙佗立刻向橫浦、陽山、湟谿各關口通告說：

「賊軍就要侵入了，立即遮斷道路，集兵自守吧！」

同時趙佗次漸依誅殺秦所任命的官史，派自己的人爲郡守。

秦滅亡後，佗便進攻桂林，象郡，自立號稱南越武王。

不久漢高祖平定天下，他赦免趙佗。呂后掌權時，漢便禁止與南越交易鐵器。而佗自稱爲武帝，發兵進攻長沙。呂后派將軍隆慮侯竈進攻南越。但遇暑氣與濕氣，竈軍的將士大部染患疾疫，終於無法越過陽山進擊趙佗。

一年後，呂后去世了，漢立刻退兵。佗在邊境發揮了他的威力。

因此孫子說：軍隊應佈陣在高處，不宜佈置在低處。向陽乾燥的地點最宜，陰地濕氣重的地方不宜駐軍。應留意健康，進駐食糧豐富的地方，不讓兵士患病，這才是必勝之軍。

漂流泡沫的河，不可渡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原文的意思是：

「上流下雨，河流漂浮泡沫時（有洪水之憂），如果想渡河，必須等待水勢退了以後。」

宣惠王十四年，秦伐韓攻破了鄢。十六年，秦大敗韓於脩魚，俘虜了將軍鯁、申差等。韓的危機重重，韓公仲認爲此時情勢有如洪水之患的河流不該渡過，說服韓王與秦謀和。他說：

「秦欲伐楚，以我國的立場，應該贈

送一部分領土與秦講和一起伐楚。」

韓王答應了。公仲爲了講和而準備出發。

楚王得到了這件消息大爲恐慌，召陳軫問計策。

「這樣做如何是好？我們起兵揚言救韓，同時在道路排列戰軍，還要送許多禮物給韓的使者，無論如何要讓韓相信王要援韓的事。這麼做，假使韓不聽我們楚國的話，也認爲楚王有德，必不敢與秦一起合攻。萬一韓聽信了我們的話，與秦斷絕往來，事情就好辦了。那時秦會大怒，秦、韓兩軍互相爭鬥，楚國的憂患便可免除了。」

楚王採取陳軫的意見，立刻派遣使者到韓。韓王非常高興，立刻制止公仲到秦國講和。公仲說：

「楚已在被伐的形勢中，所以他們假裝發兵救韓。」

但韓王不聽他的忠告，終於與秦絕交。不久韓受到秦激烈的攻擊，却一直未見到楚的援軍。

秦對於韓、楚來說，是一條起泡沫的河流。

強要渡過去的是韓王，所以成爲被激流吞沒的形勢。想避開激流而用智的是楚王，所以他們暫時並未受到秦的攻擊。

從樹木的動態，可以判斷敵人的行動

衆樹動者，來也

少年時，在一個冬天的夜晚，持手電筒走山路，那種寂寞感，直到成年還不能忘記。因當時想像到若山賊或猛獸出來，該怎麼辦……終於越走越快，無疑的是想逃避那種恐怖。

古時「神仙列傳」中有齊人名叫蜀梁，這個人又笨又胆小。某夜在月光下趕路時，忽然回頭一看，發現後面有鬼。不由得呆立發抖。再往後看還有散髮的惡鬼站在那兒。於是他拔腿飛逃，但到家時却因吃驚過度，昏薰而死過去。其實那只不過是他自己的影子，那裏來的鬼呢？

凡是要觀察一件事，若遲疑逡巡、情緒不穩，便難望有正確的判斷，去世了的諸葛孔明，據說死後還趕走魏將司馬懿的故事，在戰場失去冷靜所帶來的重大影響的例子是很多的，眞是不勝枚擧。

因此孫子對於觀察敵情，擧出下列幾個具體的例子。

一、敵人如果接近陣地而不動，那便是依靠險要地形，而不懼怕對方的緣故。

二、佈陣在遠方挑戰的，多數想引誘敵深入。

三、非險阻之地，而在平坦地形佈陣，那就是使敵人認爲有利而引誘敵方的計謀。

四、無風雨樹木搖動，就是敵人來攻的徵兆。

五、有許多樹木的掩蔽，乃要疑心敵人有伏兵。

六、鳥忽然飛走，就是有敵人埋伏的鐵證。

七、禽獸嚇跑，就是敵人已實施奇襲行動了。

八、塵埃高飛，其端銳利，就是戰軍來攻。

九、塵埃低而廣，緩緩的飛上，就是步兵部隊的進攻。

一〇、飛塵散開各處細長時，乃是取薪佈陣的一刻。

一一、飛塵少，有時飛揚有時消失，那是開始建築軍營。

凡是爲將者，必需要了解上述幾項，但這些又要不斷地在活動變化，所以要非常注意。

愈是謙遜的人，愈是準備作戰的傢伙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戰國時代，秦以胡傷爲將，率二十萬大軍，包圍韓的閼與。韓釐王立刻派使者到趙求援。

趙惠文王召集羣臣問說：「可以救閼與嗎？」

趙名將廉頗、樂乘也都異口同聲地答說：「路途遙遠，險要而狹窄，救援極爲困難。」

但趙奢却走到惠王前面說：「如果路遠、險要而狹窄，那麼也就像兩雙老鼠在洞穴裏戰鬥一般。有勇氣的將軍必會戰勝的。」

趙王立刻挑選五萬大兵，派趙奢爲將去援助閼與。

趙奢出了趙都邯鄲，便在離首都三十里處紮營，鞏固了陣地，在此停留了二十八天。秦軍偵察隊接近陣地挑戰，趙奢也不出來迎戰，同時愈是鞏固了防守。胡傷感到懷疑，派使者傳話給趙奢！

「秦兵攻擊閼與，不久便要攻陷了，如果有勇氣打仗就出來吧，不然就要趕不上了。」

「不，我們是得隣邦的急報，所以正在防備邯鄲呢！決不想與秦作戰啊！」

趙奢如此地回答，然後優遇使者，讓使者參觀防禦陣地。使者回去報告，胡傷聽了很高興。

「離開首都三十里，便不想進軍，忙着防守。看來趙君無意作戰。閼與終必落在我們手裏了。」

胡傷完全不防備趙奢的軍隊，專心準備攻打閼與。但趙奢送出秦的使者之後，立刻命軍隊穿甲冑出發了。白天黑夜兼行，費了兩天一夜的功夫越過邊境，到達離閼與十五里的地點佈陣築壘，另派一萬大軍佔據北山的山頭。

得到這件消息的胡傷，大怒，留下一部份軍隊團團圍住閼與，自己率領大軍攻擊趙奢。但北山的山頂已被佔據，同時又想不出好的作戰方法，只好任憑飛石與利箭攻擊。趙奢抓住了機會攻擊，因此大敗秦軍，秦兵分散逃走了，終於解了閼與之圍。對抗大國的秦，急救閼與的趙奢，眞是個有勇氣的將軍，可以說他的戰法是一種愼重的戰法。

孫子所說的「對方態度不明，鞏固防守的，其實是想要攻擊。」就是指上述的例子。勇氣絕不是大言壯語，深謀遠慮的人，決不會傲慢。

虛張聲勢，氣志虛弱

辭強而進驅者，退也

吳王夫差北征，與晉定公會於黃池。

他打算擁立王室以霸者的身份號令諸侯。

但越王勾踐却利用這機會，攻擊吳國。約有五千名越兵侵入吳國，終於俘虜吳太子。敗戰的消息傳到夫差陣營。怕洩漏機密的夫差，立刻斬了使者。但會盟不會一下子結束，憂愁的吳王夫差召集大臣商量對策。

「事到如今，散會回國好呢？還是繼續開會？」

王孫雒立刻奏明：

「還是繼續開會好。」

吳王夫差決定以強硬的態度揚言於會盟中對諸侯不利，晉定公把盟主讓於吳國。吳王夫差於當天，完成了會盟，立刻回國了。

凡是保持有利態勢、欲退却時，須大言壯語顯示威力，嚇驚對方。

孫子說：態度像是很勇敢，表面上有進攻的形勢，其實那是正計畫退却呢！

趁敵人規律大亂時攻擊

付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

山東省泗水縣東北湧出了泉水。泉水就在卞城東北的卞山邊。名爲盜泉。

春秋末，仲尼（孔子）某天黃昏時經過此地。他雖已很疲勞但也不想休息，同時他很口渴也不想喝泉水。因爲他對盜泉的名稱感到厭惡。從倫理規範來說，凡是有「盜」字的水，怎麼喝呢？又日落時他停留的地方，據說叫「勝母」，尊敬父母的孔子，怎麼會去住宿這樣的地方？

河南樂羊子在路上走，忽然發現有錢掉在地上。當然他就檢起來。妻子告訴他說：「志士不飮盜泉，你是爲什麼……」

有一天，隣家的鷄跑入樂羊子的田地。樂羊子的母親把牠殺了，他妻子却哭着不去吃牠。爲此樂母終於放棄了不勞而獲的念頭。

孫子認爲：這樣的理論，一定要推及到士卒、雜役、和庶民，只有生活樸素刻苦，行動才有規律，軍紀才能嚴明。

奉命取一桶水的士兵，但在復命以前，却本能地自己先喝了一口，喝一口水雖是小事，可是却能由小見大，足見他們已忽略了軍紀，這時他們的三軍也許軍紀鬆懈了。這樣的軍隊可以乘機進攻了。

同時該攻擊的是1有士兵依手杖站起來（飢餓）。2明知攻打有利，但却不進軍時（疲勞）。

3夜晚，有呼叫聲時（恐怖心）。

4軍營騷擾時（無規律）……等。

常有賞賜，乃已到了困惑的時候

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

秦昭王元年，樗里子爲將，欲攻擊蒲。蒲的守將極爲慌張，托胡衍爲之調停。

因此胡衍爲了蒲，便告訴樗里子說：「公欲進攻蒲，是否爲了秦，或爲了魏？如果是爲了魏，那麼可行；但如果是爲了秦，那麼必須再考慮一番。衞有今日之存在，乃是有了蒲。如果蒲被攻破了。蒲必會從魏，同時衞也失去了獨立性。魏曾被拿去西河之地，至今尚未能奪回，當然是因兵力較弱的關係。但如果衞與魏合併，魏就會轉而成強大了。魏強大了，西河之外也危險了。同時秦王如聽到公的軍事行動，對秦有害而對魏有利，必會興師問罪的。」

「那麼究竟如何辦？」

「不要攻蒲吧！我爲公到蒲說服守將，要他去衞君那兒設法使衞君感謝你。」

「好吧！」

胡衍回到了蒲的地方，便告訴守將。

「樗里子知道蒲已的兵力單薄並說：『必能攻陷蒲』。但我可以去說服他不要攻打蒲。」

蒲的守將害怕起來，再拜着說：「請你帮帮忙，就這麼做吧！」

然後送了三百斤黃金給胡衍。

「如果秦軍眞正能退兵，我必奏請衞君，把你推選爲城主！」

樗里子果然解了圍軍從蒲城退走了。

胡衍便這樣地由蒲接受了金錢，同時極爲自然地在衞國獲得很高的職位。

孫子說：仔細地迎合一般意志不清醒的人，乃是已失去了人心的人。常賜賞的人，不足以濟其窮。常加罰的人，是困惑的人。

審愼懲罰部下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齊景公爲迎擊晉與燕軍，任命司馬穰苴爲將，他向景公要求一件事。

「我出身卑賤，今日被拔擢爲將軍，因此士卒未能心悅誠服，這樣下去我的命令就沒有人服從了。請派君王的寵臣，受人尊敬的人當我的參謀吧！」

在這樣的情形下，齊景公選出了莊賈爲司馬穰苴的參謀。穰苴說：

「明天正午，我們在營門會見吧！」

他們分開了。但到了第二天，莊賈却遲到，一直到黃昏才來。穰苴已經把部隊嚴密點檢過了，將軍問起莊賈遲到的理由。他說：「親戚或部下們趕來送別，因此遲到了。」

然後向將軍道歉。穰苴說：「身爲將領，接到出戰的瞬間，必須忘記家，定了軍令必須忘記六親，鳴了攻擊的大鼓時，必須忘却本身。我百官衆庶的生命，都操縱在貴官的手裏。眞不該爲私事而躭誤了軍事！」

然後召了軍法官來，穰苴向軍法官說：「軍法上遲到者應處什麼罪？」

「處斬罪！」軍法官說。

將軍立刻依軍法處莊賈死罪，並通告全軍，全軍的士卒都恐懼起來。

穰苴把他的食祿，全部送給士卒，他親自照顧宿舍，廚房，病人等。士卒都很感激穰苴，都願意爲他在沙場爭戰。晉軍得到這個消息，立刻退走，燕軍也撤退包圍。於是穰苴光復了齊的領土。

穰苴乃是應用孫子所說的「士兵們尚未對將軍心悅誠服時，如果懲罰士兵，他們是不會誠心服從你的，如果心不服便難於控制，命令也難貫徹。相反地士兵已對你心悅誠服，士兵犯罪你並不用懲罰的手段，這樣，士兵便感恩載德，命令容易貫徹，軍隊也容易控制了。」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子成・圖

英雄槍下美人血

（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醜臉八郎正在丁家飯舖幹活，却飛來一錠廿兩重的金子，砸碎了他的碟子，他舉目一望，原來是荊家五絕中的老四荊連山帶了幾名手下前來找碴。荊連山想軟硬兼施，以威迫利誘的手段逼使醜臉八郎說出碧玉寶馬的下落。但醜臉八郎不爲所動，荊連山見計不逞，便決計把他擒下，再行逼供。一名先意的承旨手下夏一鵰自告奮勇，撲前要擒拿醜臉八郎，荊連山認爲他輕敵，把他拉回來，並痛懲一拳，夏一鵰不服，荊連山只好讓他再度出擊……

荊家鎮五絕　初逢九絕劍

（一）

醜臉八郎的手中也有刀。

那是切牛肉用的刀！

夏一鵰以前也是丁家飯舖的常客。

以往，夏一鵰在這裏是一等一的大惡霸，荊家四公子的黑衣武士，又有誰敢不退避三舍。

像醜臉八郎這種脚色，就算給夏一鵰提刀擦靴也還不配，所以平時夏一鵰那裏把他放在眼內。

但這一天，夏一鵰却倒足了三輩子的霉，居然爲了醜臉八郎這種小人物，無緣無故的就給荊四公子一拳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當然，這筆帳他是萬萬不敢記在荊四公子頭上的，歸根結底，還是醜臉八郎該殺！

刀風呼嘯，夏一鵰一上來就施用殺着，好像一下子就想把醜臉八郎劈開八大塊。但就算夏一鵰有八顆熊胆，也萬萬不敢劈死醜臉八郎。

他並非不捨得殺醜臉八郎，而是荊四公子有言在先要活捉，倘若他一刀把對方砍死，自己固然是痛快極了，但荊四公子怪罪下來，又怎吃得消？

就算他有三頭六臂九條腿，他還是不敢拿自己的性命來開玩笑。

而且荊四公子一旦動起怒火的時候，他極可能把夏一鵰的肉一塊一塊切下來，那時候非但是死罪一條，而且還要死得很慘很慘。

所以，夏一鵰的刀法表面上看來兇猛要命，實際上却都是虛招。

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醜臉八郎活捉。

但他能活捉醜臉八郎嗎？

當然不能。

荊連山沒有估低醜臉八郎的武功，他畢竟是丁不倒的唯一傳人。

丁不倒的武功如何，別人也許不甚瞭解，但荊連山却最清楚不過。

因爲他曾經與丁不倒交過手。

結果，丁不倒雖然武功勝過荊連山，但最後却由於寡不敵衆，反而死在荊家五絕的手下。

這一戰當然很不公平。

但世間上公平的事情又有多少呢？

× × ×

在兵器上而論，夏一鵰可說是佔盡上風的。

但他一連施展「奇招妙着」，結果却居然還是一籌莫展。

醜臉八郎武功肯定是在夏一鵰之上，但却缺乏臨敵經驗，所以初時一直都是只守不攻。

但十幾招之後，醜臉八郎就開始還擊了。

夏一鵰的額上冷汗直冒，他現在才深悔自己太貪功，欲逞英雄，結果却陷入騎虎難下之局。

他當然希望荊連山出手扶他一把。

但荊連山却毫無出手之意，反而把一雙手背負在身後，來一個不理不睬。

荊四公子沒有下令，其他三個黑衣武士當然也不會出手相助。

這一來，夏一鵰的命運可就嗚呼哀哉了。

醜臉八郎平時對他的印象已是極差，如今新仇舊恨湧上心頭，他的牛肉刀也不怎麼客氣了。

颯！

牛肉刀也有牛肉刀的威力，一路還擊之下，立刻就把夏一鵰的胸膛割開一道長約半尺的口子。

夏一鵰差點沒昏倒過去。

他以爲這一刀已要了他的性命，但幸好這一刀並不深，只是皮肉受傷而已。

醜臉八郎一擊得手，信心陡增，切牛肉的刀變成了厲害的殺人武器，不斷向夏一鵰施以壓力。

夏一鵰初時還可以勉強招架，但到了後來，簡直連招架之功也無法使出。

醜臉八郎並非生性兇殘之輩，老實說，他這一輩子還未曾殺過人。

但像夏一鵰這種欺善怕惡之輩，他早就想把這廝宰掉的了。

既然現在已和荊家翻臉，打狗也不必再看主人臉孔，把心一橫，索性把他一刀宰掉。

鷄鵝豬鴨之類的家禽家畜他宰得多了，但宰人還是第一遭。

任何事情也有第一次的，殺人也不例外。

又是「颯」的一聲。

隨着刀聲響過，慘呼之聲接着響起。

夏一鵰非但未能活捉醜臉八郎，反而死在醜臉八郎的刀下！

× × ×

夏一鵰死在醜臉八郎的刀下，荊連山一點也沒有覺得意外。

倘若夏一鵰不死在對方的刀下，那才足以令荊連山驚詫。

其他三個黑衣武士睹狀，更是屏息呼吸，豈敢像夏一鵰剛才般那麼狂妄。

前車可鑑，看來醜臉八郎這個土包子非但不容易對付，而且還更是一個極厲害的角色。

荊連山的眼睛凝視着自己的手，輕輕的嘆息一聲。

誰也不知道他爲甚麼而嘆息。

但醜臉八郎却反而知道得很清楚，他冷冷一笑，道：「你不必爲我而嘆氣，你若與我交手，誰勝誰負，誰存誰亡，誰也不能肯定。」

荊連山連瞧都沒有瞧他一眼。

但飯舖窗外却傳來了一個人沙啞的笑聲：「別人也許不能肯定，但咱們却可以肯定！」說到這裏，沙啞的笑聲開始變成充滿殺機的聲音：「只要四弟一出手，你很快就會變成一個死人！」

× × ×

聲音雖然沙啞，但每一個字都充滿殺機，令人聽來有不寒而慄的感覺。

但醜臉八郎甚麼都不怕。

他的人已豁了出去，就算有十八隻猛虎同時向他撲過來，他也不怕。

飯舖門外沒有十八隻猛虎，只有四個人。

聲音沙啞，說話字字充滿殺機的，就是這四人中最瘦削的一個中年人。

他叫荊連淵，是荊家五絕的老三！

（二）

多年來一直統治着荊家鎮的荊家高手，此刻竟然全數聚集在丁家飯舖。

連醜臉八郎都覺得自己已在一夕之間，從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搖身一變而成爲大衆關注的目標。

但他並不覺得高興。

他多年來平靜的生活已告結束。

平靜的生活雖然平凡，但其可貴之處也就在平靜、平凡這四個字。

他喜歡平靜。

他寧願平平凡凡的渡過這一輩子。

但很可惜，他的義父是個江湖人。

而醜臉八郎練成了義父傳授下來的武功，他也變成了另一代的江湖人。

江湖人的生活，又有誰能够眞眞正正的、平平靜靜的活下去？

× × ×

一抹夕陽，斜照在荊連淵的臉上。

荊連淵的個子並不高，身材瘦削，手中永遠少不了一根四尺長的鐵竹。

這一根鐵竹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命根子。近十年來，他除了吃飯，睡覺之外，幾乎把全部的精神，都放在這一根鐵竹之上。

丐帮的打狗棒法，天下馳名。

但在兩年前，荊連淵却曾三戰丐帮七袋、八袋高手，結果俱獲全勝。

他甚至打算向丐帮帮主金一竹挑戰。

金一竹是近三百年來所有丐帮帮主中武力最高的一位。

姑勿論荊連淵是否眞的會向金一竹挑戰，而他又是否金一竹之敵手，他的氣燄和鋒芒已是極甚驚人的。

荊連淵一步一步的向醜臉八郎走近，荊家五絕其餘三人亦步步緊逼。

醜臉八郎在荊家鎮已混了三十年，當然知道其餘三人也絕不是好對付的。

荊家五絕中，年紀最細小，排行第五的是荊連坡。

荊連坡雖然現在還只不過三十二歲，但他殺人絕不比他的兄長爲少。

老大和老二，是荊連天和荊連湖，這兩人老奸巨猾，是人所共知的老狐狸。

荊家五絕同時出動，對付醜臉八郎，

顯然已具有極大的決心！

× × ×

雖然强敵環伺，醜臉八郎仍然毫無懼色。

他的眼神是堅强的，他的態度是倔强的。

他也已立下了最大的決心，就算把他撕開八十大塊，他也絕不肯把碧玉馬的下落說出。

他並非貪圖寶物，而是決不能讓謀害義父的奸徒得償所願。

荊連山盯着醜臉八郎，忽然一掌向他的腰間拍去。

他一掌拍出之後，荊連淵也同時揮舞鐵竹，疾點醜臉八郎左邊五大穴道。

這兩人同時發動攻勢，醜臉八郎彷彿已亂了手脚。

誰知他人雖醜陋，心思却並不糊塗，看他似已陣脚大亂，其實早已胸有成竹。

就在荊連淵的鐵竹已攻向醜臉八郎的時候，醜臉八郎居然以極快的身法，非但閃過鐵竹，而且還躍到荊連山的背後，以借力打力之法順勢一推，竟然把荊連山推到鐵竹尖之上。

這一着看似容易，其實却是極難，倘非武藝已臻一流境界，又焉能做到這個地步。

荊連淵凜然一驚，急急把鐵竹硬生生的收回。

縱是如此，荊連山仍然像脫韁野馬般，撞在荊連淵的身上。

雖然他們沒有甚麼創傷，但却已被弄得狼狽已極。

荊連天、荊連湖互望一眼，彼此臉上都已變了顏色。

他們還暫時沒有發作，但老五荊連坡却已忍耐不住。

他掄起一雙巨鯊銅鎚，宛如飛將軍般從天而降，疾向醜臉八郎的頭上鑿去。

荊連湖忙道：「別要了他的性命。」

荊連坡聞言，揺勢一偏，不鑿醜臉八郎的腦袋，改向他的左肩下手。

縱然這一鎚只不過是鑿向醜臉八郎的左肩，然而倘若一旦命中，也勢非立時受重傷不可。

醜臉八郎以一敵三，居然還是臉無懼色。

但臉無懼色是一回事，能否在以一敵三取得勝利，却又是另一回事。

雖然丁不倒的武功他已盡得眞傳，但畢竟吃虧在臨敵經驗不足，單打獨鬥，或者以一敵二，尚可應付，一旦同時面臨着三大高手的圍攻，就難免陷入捉襟見肘之境。

荊連坡鎚從天降，醜臉八郎還能及時避開。

但就在這短暫的時間內，荊連淵與荊連山又已重新組織了另一股威力龐大的攻勢，毫不留情地向他進襲。

雖然他們不想把醜臉八郎殺死，但却不惜把他弄成殘廢，從而逼問碧玉馬的下落。

倏地，「叭」的一聲，清脆玲瓏地響起，荊連淵的鐵竹，竟然像鞭子般抽在醜臉八郎的臉龐上。

一條血痕立時呈現。

雖然這一記並不要命，但却痛徹心肺，滋味並不容易忍受。

但醜臉八郎一聲不出，一言不發，若無其事的忍了下去。

荊連淵嘿嘿一笑，道：「再捱兩招試試！」

竹影揮舞，如雨急下。

看來醜臉八郎還是難逃被生擒的命運了。

但就在這時候，荊連淵突然臉色大變，鐵竹的攻勢也完全停頓下來。

他的左臂，竟然被一把長劍刺穿了一個血洞！

（三）

無論是誰的手臂，忽然被一把長劍刺穿一個血洞，都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尤其是荊連淵正當得意洋洋的時候，冷不提防一把長劍突然殺出，終於使一條左臂變成殘廢！自然是驚怒交集，一張臉孔由紅轉白，然後又由白轉成灰黑之色。

他的兄弟也同時臉色一變。

突如其來一劍刺傷荊連淵的人，原來只不過是個嬌滴滴的長髮女郎。

荊連淵怒喝道：「妳是那裏來的野丫頭？」

長髮女郎冷冷一笑，道：「憑你還不配問。」

荊連湖走了過來，抱拳一笑。

他能笑得這麼自然，態度看來那麼和藹可親，眞不愧是一條老狐狸。

「這位姑娘大概與咱們兄弟有點誤會吧，要是以前咱們有甚麼得罪姑娘的話，還請姑娘稍候片刻，老朽自當前來負荊請罪……」

長髮女郎打斷了他的話，道：「你用不着說，一切我已明白。」

「明白？」荊連天也走了過來，冷笑道：「姑娘明白些甚麼？」

長髮女郎「哼」一聲：「你們都是强盜，如果我沒有看錯，你們就是荊家鎮的五名老賊。」

荊家五絕互望一眼，一時間是摸不出這個長髮女郎是甚麼門路，何以會忽然出現在荊家鎮上。

那知長髮女郎又接道：「爾等五人在荊家鎮爲惡多年，本小姐早已想給你們一場狠狠的教訓，想不到今天你們竟然從荊家鎮到這裏來受死，你們還是認命罷！」

荊家五絕同時一怔。

這裏本來就是荊家鎮，這長髮女郎的說話却是甚麼意思？

但他們都是老江湖，初時雖然不知道長髮女郎爲甚麼會說出這些奇怪的說話，但隨即立刻明白，她根本就不知荊家鎮在甚麼地方，所以，雖然已身在荊家鎮，還以爲這只不過是個普通的市鎮而已。

四人同時大笑。

荊家五絕唯一沒有發笑的，竟然就是荊連淵。

他的手臂穿了一個洞，就算聽到再好笑的事也笑不出來。

醜臉八郎身陷險境，全憑眼前麗人出手相救，但他關心別人的安全尤遠在關心自己之上，他大叫道：「咱們的轇轕咱們自會解決，妳還是趕快上路，別在這裏多管閒事。」

長髮女郎橫了他一眼，冷笑道：「這件事我是管定的了。」

醜臉八郎嘆息一聲：「那又何苦？」

長髮女郎昂着頭，傲然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本就是我輩中人應該做的事。」

荊連淵怒喝道：「野丫頭，妳還是先上陰司路罷！」

大喝聲中，他的鐵竹又再施展狠辣的點穴招式，但他這一次進攻的對象並不是醜臉八郎，而是刺了他一劍的長髮女郎。

這時候，荊家五絕心中所想着的都是同一個問題：

「她是誰呢？」

（四）

她走了大半天路，肚子餓了，連手脚也有點酸軟了。

她就是海飄。

她曾經過一個販賣馬匹的馬場，她本想買一匹馬。

無奈她身上連一兩銀子都沒有，雖然身上還有不少飾物，而且都很值錢，無奈這些東西都是她父親送給她的，絕對不能爲了買一匹馬而把它們變賣。

所以，她只好走路。

直到她來到荊家鎮的時候，已是黃昏了。

× × ×

雖然她來到了荊家鎮，但她不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她只覺得這是一個民風純樸的市鎮。

這裏當然有飯舖、酒家之類的地方。

雖然她身上連一兩銀子也沒有，但她却滿懷信心可以在酒家中吃一頓飽的。

她準備偸吃。

但她也並非存心偸而不還，只要將來有機會，她一定會把吃了的東西付帳。

這是權宜之計，也是一件有趣之極的怪事。

堂堂海星堡主的女兒，竟然會跑到這一間酒家裏偸取食物，豈不怪哉？

倘若有人把件事告訴別人，他一定會被人視爲瘋子。

× × ×

海飄心中想偸的，是一隻又香又嫩滑的母鷄。

但她很倒霉。

假如她從市鎮第一條街走過去，就會走到清風樓。

清風樓也是一間酒家，但這間酒家遠比丁家飯舖堂皇得多了。

在清風樓，海飄想吃一兩隻又香又嫩滑的母鷄，憑她的身手來說，應該是絕無問題。

但她却跑到了丁家飯舖。

丁家飯舖今天不賣鷄。

非但不賣鷄，連鹵牛肉的碟子也給荊連山打碎了。

海飄早就希望憑着自己的武功，在江湖上幹一番令人側目的大事，現在遇到了這個機會，當然不會輕輕錯過。

雖然她以前從未見過荊家五絕，但她平時聽項大媽所說的江湖事跡，也曾聽過荊家五絕是怎樣的人，總而言之，他們都是江湖敗類，殺之不枉。

現在再看看他們對付醜臉八郎的手段，的確令人髮指，所以海飄終於出手，一劍就把荊連淵的手臂刺穿一個血洞。

她這一劍刺得很快，而且攻其不備，所以一擊即中。

這一來，荊家五絕倒不敢看輕她的本領。

事實上，海飄是海星堡主的女兒，她的飛星劍法也的確相當不錯。

但眞正拚命的時候，她又是否能够那麼輕鬆呢？

（五）

荊連淵雖然一臂受傷，但他的一根鐵竹仍然具有無比强大的威力。

他一出手就向海飄連攻二十一招，每一招都迅速、刁鑽，每一招都是足以置人於死地。

但海飄身形相當乖巧，雖然荊連淵的招式奇詭百變，但仍然被她一一閃開。

荊連淵冷笑：「果然有點門路，可惜今天妳遇見的是荊家五絕！」

就在這兩句說話間，鐵竹又已凌空連刺十一式。

他的動作極快。

他的招式極狠。

但在此同時，海飄手中的飛星劍也開始作出反擊。

她突然發出一聲叱喝。

雖然她只不過是個十八歲的女孩子，但她這一聲叱喝，居然也是極其凌厲，連荊連淵也不禁爲之混身一震。

海飄又把荊連淵十一式鐵竹閃開，而且還趁着空隙舉劍反刺對方的咽喉。

劍光彷如點點寒星，在荊連淵的眼前漫天飛舞。

荊連天突然失聲叫道：「老三小心，她用的是飛星九絕劍！」

「飛星九絕劍」五字一出口，其餘各人俱是爲之一震。

荊連淵厲聲道：「你是海老不死的甚麼人？」

海飄心中有氣，怒道：「口沒遮攔，吃本小姐一劍！」

荊連淵身形急退。

但海飄沒有放鬆他，劍光如幽魂附體般，一直纏在他的咽喉上。

荊連淵悚然一驚，直到現在，他才眞正領略到這個長髮女郎的劍法的厲害。

海飄雖然是金枝玉葉之軀，但對於荊連淵這種人却是最爲痛恨，她已立下決心要闖蕩江湖，最好就用這種兇徒的血來洗洗自己的劍。

這時候，荊連山和荊連坡也已雙雙出手。

但醜臉八郎却不讓他們接近海飄，手中的一把牛肉刀舞得密不透風，居然一出手就把他們逼退開去。

荊連天與荊連湖大驚，分從左右飛擊海飄，冀圖逼使她放棄對荊連淵的襲擊。

這兩條老狐狸武功極高，可是他們現在才出手，却已遲了一點。

他們遲的不多，只是那麼一點點。

但就是這麼一點點的差距，荊連淵的喉管已被飛星劍切斷！

荊連天、荊連湖同時發出一聲怒吼！

他們五兄弟作惡多端，而且一直橫行無忌，想不到今天竟然栽在一個年輕少女

的劍下！

然而，他們總算知道，這個長髮女郎，赫然竟是海星堡主海三爺唯一的女兒！

白髮聖君原來是隻貓

（一）

平時，在這個時候，丁家飯舖的生意巳很旺盛。但這一天，原本應該來吃飯喝酒的顧客，都巳紛紛轉到別的酒家去。

就算胆子很大的人，也不敢圍在附近瞧熱鬧，在這裏，人人都知道荊家五絕俱是窮兇極惡之輩，這種是是非非，還是少惹上身爲妙。

雖然絕大多數人經過這裏都急急溜之大吉，但其中一個白髮老人走過這裏的時候，却目不轉睛的盯着這間小飯舖。

他瞧了好一會，才搖頭嘆氣的離開！

他喃喃道：「天下大亂，人人都在拚命、拚命、拚他媽的老命，唉……」

他一面自言自語一面向市鎭外走去。

這人是誰？

在荊家鎭，沒有人認識他。

就算本來認識他的人，現在也同樣很難認出他是誰。

× × ×

白髮老人的步伐初時很慢，但當他離開了丁家飯舖之後，他忽然就像脫胎換骨似的，步履如飛般向鎭外而去。

別人就算有八條腿，也未必能趕得上他。

因爲這個老人就是八腿貓！

× × ×

八腿貓並不老，他本來連一根白頭髮也沒有。

但現在他的頭上却連一根黑頭髮也沒有，他的年紀看來最少老了一大半。

他平時很少易容，但這一天却非易容不可。

因爲荊家五絕全都認識他，而他們也全都給八腿貓光顧過。

他們是江湖上的土豪，是武林中的强盜。

强盜雖强，但遇上了第一流的小偸，他們身上的財物也居然會不翼而飛。

直到有一次，八腿貓終於失手了，他幾乎死在荊連湖的掌下。

但幸虧他的輕功了得，竟然在荊家五絕窮追之下，逃脫一條性命。

八腿貓在太歲頭上動土，險些死在荊家五絕的手中，所以以後他每逢來到荊家鎭，必定首先易容，否則他絕不敢踏進荊家鎭半步。

他現在爲什麼跑到荊家鎭來呢？

× × ×

天色漸黑，也漸更寒冷。

在荊家鎭半里的一條小路上，停放着一輛馬車。

車廂內酒氣洋溢，郎如鐵正在享受着雪城一品香的香濃酒味。

就在這時候，車廂門突然打開，鑽進一張白髮蒼蒼的臉。

這張臉就連郎如鐵也感到很陌生。

但他仍是一眼就認出，這個白髮老人就是八腿貓喬裝的。

八腿貓搔了搔臉，道：「我眞不明白，你的眼睛怎麼這般厲害？」

郎如鐵悠然一笑，道：「有何厲害之處？」

八腿貓道：「我自信自己的易容術絕不會差到甚麼地方去，但你只看了一眼，便巳認出我就是八腿貓。」

郎如鐵微笑道：「其實就算我完全不看，也可以知道你就是八腿貓。」

八腿貓一呆。

「難道你是吃飯的活神仙不成？」

郎如鐵搖搖頭：「我並非甚麼神仙，只不過你的『神貓步法』，我早巳聽得很熟悉而巳。」

八腿貓嘆了口氣，道：「幸好荊家五絕沒有你這種耳力，否則現在我巳見不着你了。」

郎如鐵喝了一口酒，笑道：「老尉遲仍在雪城？」

八腿貓點點頭，道：「不錯，他不愧是條硬漢。」

郎如鐵嘆了口氣，道：「老尉遲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會怕甚麼秦大官人。」

八腿貓臉色微微一凉，道：「秦大官人網羅黑道高手，勢力日漸坐大，看來他的野心絕對不小。」

郎如鐵放下酒罎，突然道：「那傻丫頭呢？」

八腿貓道：「她正在和荊家五絕拚命呢。」

郎如鐵臉色一變：「眞不知天高地厚，她就算能打得過荊連淵、荊連山和荊連坡，但無論如何絕不是荊老大和荊老二的敵手。」

八腿貓忙道：「她若有甚麼差池，這可是一件天大的禍事。」

郎如鐵冷冷一笑，道：「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從京師巴巴的到這裏？」

八腿貓搖搖頭，他的確不知道。

郎如鐵冷笑道：「就是爲了荊家五絕，十天前他們還在江南，他們東奔西跑，還不是爲了那匹碧玉馬。」

八腿貓道：「他們爲甚麼會在江南出現？」

郎如鐵道：「初時他們一直以爲碧玉馬在丁天儀身上。」

「丁天儀是誰？」

「丁天儀就是丁不倒唯一的侄兒。」

「結果呢？」

「他們活捉丁天儀，活活拷打至死，但仍然無法逼問出碧玉馬的下落。」

「碧玉馬若不在丁天儀手中，他們怎樣逼問也是枉然。」

「不錯，」郎如鐵吸了口氣：「直到最後，他們終於查出，碧玉馬原來竟巳落在丁不倒的義子手中。」

八腿貓也抽了口冷氣：「他們如此重視碧玉馬，豈非此馬的價値，當眞如此重大？」

郎如鐵點頭道：「能够令到荊家五絕，不辭跋涉去找尋的東西，價値當然非同小可。」

八腿貓想了想，笑道：「幸好我對甚麼碧玉馬全無興趣，否則光是想也想爆腦袋了，還爭個屁！」

郎如鐵突然挺起英雄槍，彷如一支箭般向車廂外衝了出去。

八腿貓急道：「你往哪裏？」

遠處傳來了郎如鐵的聲音，道：「丁家飯舖！」

（二）

直到荊連天、荊連湖兩條老狐狸出手的時候，海飄才發覺闖蕩江湖並不如想像中那股輕鬆寫意。

這兩個老怪物爲了要替荊連淵報仇，一出手就施展毒辣的招數，誓殺海飄而甘心。

兩人來勢洶洶，四掌如雷電交錯般向海飄攔腰掃去。

醜臉八郎急道：「你是打不過他們的，還是走爲上算。」

但這時候海飄巳勢成騎虎，豈有逃脫的機會？

她唯一還能藉以自保的，就是飛星九絕劍。

飛星九絕劍乃海三爺成名江湖絕技之一，宜攻宜守，雖然海飄的劍法與內力難與父親相提並論，但施展出劍譜上的「守字訣」，仍然可以自保。

醜臉八郎雖然極欲相助海飄一臂之力，但無奈自己也被荊連山和荊連坡苦苦相纏，可謂心有餘而力不足。

時間一長，海飄的情況漸漸不支。

荊連天忽然怒喝一聲，叱道：「臭丫頭看掌！」

他口中大喝「看掌」，但他的雙掌却只是虛着，眞正致命的一擊却是他的穿心腿！

× × ×

荊連天從十歲開始苦棟穿心腿。

直到現在，死在他這一招穿心腿之下的人，最少超過半百之數。

他並非經常使用穿心腿，但他每次使用穿心腿，對手就一定乖乖的躺下去。

沒有例外。

從來沒有人能在他的穿心腿下倖免。

因爲他每次使用穿心腿，都是在胸有成竹、萬無一失的情況之下才使用的。

所以，當他大喝「看掌」的時候，荊連湖巳可以肯定這個長髮女郎立刻就會變成一具屍體。

荊連天每次對敵人說「看掌」，必然是聲東擊西，眞正要命的絕不是掌，而是穿心腿。

而荊老大的穿心腿，從來都不會失手，所以，海飄實是非死不可的。

可是，任何事也會有意外和例外的時候。

這一次，意外和例外的事都同時發生了。

當荊連天的穿心腿全力出擊，而且眼看必可命中目標的時候，穿心腿竟然變成了「穿洞腿」。

何謂「穿洞腿」？原來荊連天的腿，竟然在這個時候忽然穿了一個大洞！

（三）

荊連天苦練數十年的穿心腿非但沒有殺死海飄，而且還廢了一條左腿。的確令人大感意外。

荊連天驚魂未定，又聽得一人冷笑道：「荊老大的穿心腿好像還有另一條，怎麼不一起施展出來，讓在下大開眼界？」

荊連天蹌跟後退。

他渾身發抖。

他發抖是因爲發怒？還是震驚？

也許連他自己都不清楚。

他只知道自己的穿心腿，是被一桿突如其來的鐵槍所破的。

荊連湖扶着老大，突然脫口道：「英雄槍郎如鐵？」

「不錯，在下正是郎如鐵。」

海飄也是驚魂未定，但當她聽見這把聲音之後，一顆芳心差點沒有跳了出來。

那要命的傢伙，原來就是英雄槍郎如鐵。

× × ×

對於荊家五絕來說，這一天實在倒霉極了。

他們滿以爲對付醜臉八郎這個渾人，絕不會花費太多的氣力，那知對方福大命大，竟然接二連三出現强援，以致荊家五絕非但未能完成預期中的計劃，而且還要損兵折將。

荊連淵之仇尚未報，荊老大的左腿又被廢掉，對於他們來說，眞是一個難以逆料的結果。

荊連天的臉色巳變得比雪還白，而他的左腿却是一片殷紅。

他抽了口氣，怒目瞪着郎如鐵，「你這是幹甚麼？存心與荊家爲敵？」

他的聲音仍然是那麼响亮，但氣勢却巳大爲減弱。

無論是誰受了這種創傷，他的氣勢都很難保持平時一樣。

郎如鐵面上全無表情。

他只是淡淡道：「無論是誰傷害她，最少都要捱在下一槍。」

海飄的臉陡地一紅。

她覺得自己的心跳忽然快了一倍。

不是一倍，而是兩倍、三倍，甚至無數倍。

但她仍然裝做很鎭靜，好像根本沒有聽見郎如鐵的說話。

× × ×

剛才還是七尺二寸長的英雄槍，現在又變成了只有兩尺。

這是郎如鐵的槍。

這一桿英雄槍，最令江湖匪類頭疼和心疼。

現在荊連天的心也許不怎麼樣，但他的腿却巳疼得要命。

他甚至不敢在這個時候包裹自己的傷口。

他生怕英雄槍忽然就刺進自己的心窩裏。

荊連湖還想再拚。

但荊連天却把他喝止：「別輕舉妄動，要宰掉這個瘟神，將來還是有機會。」

郎如鐵冷冷一笑，「恐怕你們的機會巳無多。」

荊連天沉默半晌，道：「難道你竟要趕盡殺絕，但你可別忘記，荊家五絕並非那麼容易收拾的。」

郎如鐵目光環視一掃，緩緩道：「就算我不殺你們，你們餘下來四人又能活得了多久？」

荊連湖厲聲道：「這算甚麼意思？」

郎如鐵沉默了很久，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秦帮主是怎樣的人，難道你們

不清楚？」

荊連天、荊連湖互望一眼，臉色俱又自一變。

郎如鐵揮了揮手，道：「你們已無勝望，碧玉馬也絕不會落在你們的手中，還是早一點走罷。」

荊連天突然目光一轉，向門外喝道：「甚麼人在外面鬼鬼祟祟？」

郎如鐵淡淡道：「倘若在下所料不差，在外面的是泰山雙雄之一的白髮聖君軒轅梁。」

「軒轅梁？」荊連天、荊連湖同時脫口道。

他們雖然從未見過白髮聖君軒轅梁，但江湖上又有誰沒有聽過白髮聖君軒轅梁的名字。

軒轅梁乃三十年前江湖十大高手之一，輩份比荊家五絕的父親還高，雖然他近年來已絕跡江湖，但他的名字仍然深深印在每一個江湖人的腦海裏。

軒轅梁非但武功極高，而且嫉惡如仇，江湖匪類若落在他的手裏，實在是生不如死。

就在荊連天等人面面相覷的時候，丁家飯舖門外果然出現了一個紀紀老邁的白髮老人。

荊連天眼色一變，急急道：「咱們走吧！」

遇見了白髮聖君，就算是他們的老子也得走避不迭，又何況是他們。

轉瞬間，荊家五絕已走得乾乾淨淨。

當然，荊連淵已變成一具屍體，他是走不動的。

他是給荊連坡揹走的

直到荊家五絕所有的人都走光之後，白髮聖君軒轅梁突然長長的吐出口氣。

他走到郎如鐵面前，苦笑道：「郎兄，你這個玩笑也未免開得太大了。」

海飄和醜臉八郎俱是一怔，這個白髮聖君何出此言。

郎如鐵却淡淡一笑，道：「難道你要我把你的眞正身份說給荊家五絕知道？」

軒轅梁連忙搖手不迭，「這個玩笑更加開不得，他們若知道我是誰，我這條性命可難保了。」

海飄忍不住道：「難道你不是白髮聖君？」

「我若是白髮聖君，妳就是天后娘娘、何仙姑！」

海飄大奇：「那麼你是誰？」

「我是誰？哈哈，說來慚愧，我只不過是隻貓。」

「貓也有很多種，有些饞嘴，有些貪睡，有些頑皮，也有些懶惰得很，連老鼠在貓鬚前經過也不瞅不睬哩。」

白髮老人搖頭。

「妳說的貓統統都不是我。」

「難道你還有兩條尾巴不成。」

「那倒沒有，」白髮老人嘻嘻一笑，「我不但沒有兩條尾巴，連一條也欠奉，但貓腿却比別的貓多一倍。」

海飄先是一怔，繼而失聲問道：「莫非閣下就是江湖上人稱小偷之王的八腿貓麼？」

「小偷之王這個雅譽，鄙人愧不敢當，但八腿貓却是受之無愧。」

醜臉八郎向八腿貓上下打量一番，笑道：「但你現在怎樣也不像個小偷，倒與傳說中的白髮聖君頗爲相似。」

八腿貓盯着他，道：「你曾見過白髮聖君？」

醜臉八郎搖頭：「沒有。」

八腿貓板起了臉孔，道：「你既然從來都沒有見過白髮聖君，又怎知道我與白髮聖君很相似？」

醜臉八郎道：「我雖然沒有見過白髮聖君，但我有他的畫像。」

八腿貓一怔。

海飄也是大感意外。

但郎如鐵却反而臉上毫無詫異之色，好像早已知道醜臉八郎擁有一幅白髮聖君的畫像似的。

海飄看了郎如鐵一眼，忽然道：「你不覺得奇怪？」

郎如鐵淡淡道：「這有甚麼值得奇怪？白髮聖君的畫像，本來就是藏在碧玉馬之內。」

海飄更感奇怪，又問醜臉八郎：「他說的都是眞的？」

醜臉八郎道：「不錯，白髮聖君的畫像，就藏在碧玉馬之中。」

海飄想了一想，道：「這幅畫有甚麼用？」

醜臉八郎搔了搔頸子，道：「不知道呀。」

郎如鐵淡淡道：「丁不倒沒有把畫像的秘密告訴你？。」

醜臉八郎一呆。

「畫像有甚麼秘密？」

郎如鐵淡淡道：「你一定知道的，丁不倒既然已把碧玉馬和畫像都交了給你，絕不會把事實隱瞞的。」

醜臉八郎臉上一紅。

他的確知道。

但他仍然裝糊塗，這畢竟是一個極大的秘密，他絕不能隨隨便便的就把秘密告訴別人。

郎如鐵悠然一笑，接道：「能够令秦大官人垂涎的東西，當然具有極重大的價值，但你儘管可以放心，郎某人對它的興趣並不大。」

八腿貓忙道：「秦大官人也看中了這匹碧玉馬？」

「不錯，」郎如鐵點點頭，道：「荊家五絕雖然武功不錯，而且黨羽衆多，但他們若與秦大官人相比，却還是相去甚遠，早在十年前，荊家五絕已歸附在秦大官人麾下，成爲秦大官人的秘密殺手。」

八腿貓舌頭一伸，道：「想不到荊家五絕也是秦大官人的爪牙，如此說來，秦大官人倒是個不世梟雄。」

郎如鐵道：「秦大官人現在已聲勢喧天，勢力日漸增强，不出三年，江湖上就會因此人而掀起一場可怕的浩劫。」

海飄點點頭，道：「項大媽也曾對我說過，刻下江湖上最可怕、野心最大的人，就是秦大官人。」

郎如鐵道：「他秘密組織的帮會，就叫强秦帮。」

「强秦帮？」

「不錯。」

八腿貓「哼」了一聲，道：「只要天下羣雄齊心協力，就算秦大官人有三頭六臂，也非要把他粉身碎骨，化爲肉醬不可。」

郎如鐵道：「可惜中原各派，都抱着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心理，要他們齊心協力對付强秦帮，無異是痴人說夢話。」

八腿貓敲了敲自己的腦袋，跌足道：「只恨我並非少林、武當的掌門人，否則我必定登高一呼，召集天下英雄到此，誓死與奸徒決一死戰。」

他說得慷慨激昂，煞介有事般，海飄不禁爲之一陣失笑。

郎如鐵的目光忽然注視在醜臉八郎的臉上：「荊家鎭絕非久留之地，你還是另往他處，否則秦大官人必將對你不利。」

醜臉八郎也明白這是事實。

驀地，丁家飯舖門外，出現了一羣僧侶，爲首一人正高喧佛號。

他們赫然正是大吃四方寺的僧侶！

畫像裏的秘密

（一）

雖然外面的光綫已很黯淡，但郎如鐵一眼就認出站在左首第二個僧人，就是吃人大師。吃人大師的法號也許很可怕，但他法相莊嚴，一點也不可怕。站在吃人大師身旁的還有一個年紀比他更老的和尚。

高喧佛號的，就是這個老和尚。

郎如鐵緩緩走出店舖外，淡笑道：「這位想必是大吃四方寺的方丈大師了？」

老和尚合十道：「老衲正是吃苦。」

郎如鐵道：「大師雖然不能算是德高望重，但在下對大師行事的爽朗作風，早已心儀甚久。」

吃苦大師微笑道：「郎檀樾在江湖上的英勇事跡，老衲亦時有所聞，今日相逢，果然英雄出少年，唯一美中不足者，就是殺氣太重了一點。」

郎如鐵笑道：「在下滿身罪孽，自然殺氣騰騰，但大師身上的殺氣，恐怕亦與在下不相伯仲之間。」

吃苦大師突然大笑。

「說得好！老衲雖然是個出家人，但若說到身上的殺氣，比起你來說，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郎如鐵淡淡道：「大師快人快語，雖然是個殺氣沖天的和尚，但大吃四方寺所吃所殺的，都是該吃該殺的人，像這種殺氣沖天的和尚，江湖上最少應該再增加七八萬個，可惜現在還是太少太少了。」

吃苦大師又是哈哈一笑：「可惜的是，老衲在十年前就已戒了酒，否則單憑這一番說話，就值得老衲與你共飲三杯！」

郎如鐵忽然眉頭一皺，道：「大師大概已知道醜臉八郎的事？」

吃苦大師嘆息一聲，道：「丁不倒與老衲曾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老朋友，他的事情老衲就算所知不算太多，也絕不會比郎檀樾爲少。」

郎如鐵嘆道：「碧玉馬和那幅畫像，絕不能落入秦大官人的手中，否則將來江湖上還有誰能把他制服？」

吃苦大師點頭，道：「不錯，眼下唯一的辦法，就是把碧玉馬和那幅畫像送到泰山聖君府！」

吃人大師插口道：「但醜臉八郎願意嗎？」

醜臉八郞立時說：「義父早已囑咐，若有機會的時候，就要把碧玉馬送到聖君府。」

郎如鐵道：「你爲甚麼一直都不到聖君府？」

醜臉八郎吶吶道：「我根本就不知道聖君府在甚麼地方，而且帶着這種寶物遠赴泰山，我着實沒有半點把握。」

郎如鐵點點頭，道：「這一點你做對了，但現在你已有機會，可以完成自己的任務。」

醜臉八郎打量着大吃四方寺的僧侶：「莫非他們願意護送碧玉馬到泰山？」

郎如鐵道：「不錯，他們是你唯一可以信賴的人。」

醜臉八郎沉吟片刻，終於毅然道：「好！就照這麼辦，反正碧玉馬留在我的身上，也是等於廢物一樣。」

郎如鐵道：「你可知道碧玉馬和那幅畫像有甚麼用處？」

醜胸八郎搖搖頭。

郎如鐵接道：「碧玉馬固然是稀世之寶，但更重要的還是那幅畫像。」

醜臉八郎道：「義父曾對我說，那是關係着一種極深奧的武功。」

郎如鐵道：「不錯，昔年白髮聖君軒轅梁爲了要得到這種武功，不惜散盡家財，還歷盡艱險，才把這種武功的秘笈弄到手，但他還沒有練成秘笈上的武功，就已給仇家暗算，而那本秘笈也在爭持之中，被軒轅梁拋進洪爐之中，化爲灰燼。」

衆人聞言，皆是心中一凜。

郎如鐵又接着說道：「軒轅梁負創走，中途不支倒地，全憑丁不倒在途中救，否則他已死在仇家的手下。」

醜臉八郎道：「難道那匹碧玉馬及畫像，都是白髮聖君送給我義父的？」

「不錯，」郎如鐵道：「雖然那本武功秘笈已化爲灰燼，但軒轅梁腦中已把秘笈中的文字記得滾瓜爛熟，遂把這套武功，記載在自己的一幅畫像背後，並把它藏在碧玉馬中。」

醜臉八郎道：「後來又怎樣？」

郎如鐵道：「軒轅梁雖然一度傷癒，但仇家暗算他所用的武器淬有奇毒，傷勢時癒時發，終於在半年之後毒發身亡。」

醜臉八郎道：「於是碧玉馬和那幅畫像就落在義父的手中？」

郎如鐵點點頭，道：「事情大概就是如此。」

醜臉八郎大奇：「你怎會對這件事知道得這麼清楚？」

郎如鐵淡淡道：「知道這件事最清楚的人並不是我，而是老尉遲。」

「老尉遲？」

郎如鐵道：「老尉遲就是你義父的同門師兄，換而言之，也就是你的師伯。」

醜臉八郎吸了口氣，道：「難怪你知道得如此詳細。」

郎如鐵道：「畫像裏的武功，丁不倒並沒有企圖指染，他是個老實人，他一心只想把這些武功交回泰山聖君府，由軒轅梁門下的弟子加以練習。」

（未完）

東方四女俠傳奇小說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罪惡之園（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陳秀蓮在李昆的陪伴下，參觀島上的設施，除了五花八門的消閑設備外，更看到島上所建的秘密船塢，赫然發現其中還有武裝配備的戰艦，這才意識到天堂島的性質不僅是純爲圖利，而且還包藏着更大的野心，更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她想說服李昆叛離波士，反而給李昆教訓了一頓。最後李昆帶她坐上往保齡館的自動車廂裏，叫她單獨去見波士。走了一程，她到達一間洗手間，見到波士胡可爲放有一張條子，表示歡迎她……

不惜同玩命 各以死相搏

陳秀蓮已經平心靜氣地接受目前的遭遇了，她知道要想應付目前這個困境，她必須平靜。

李昆說錯了一句話——她沒有選擇的餘地。

陳秀蓮却認爲自己還是有選擇的權利的，假如她無法選擇自己所要走的路，但至少她還能選擇一條不是人家要她走的路來走。在一個圓周上取兩點，只要不是恰好在直徑上，那麼兩點之間的連綫一定會有長短之分，不是長，就是短，看起來似乎沒有第三條路了，但陳秀蓮却知道即使能選擇到那條短的路，仍然不是最近的路，因爲在圓周的弧綫上必然是曲綫，而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是直綫。

她要爲自己劃一條直綫，一條在圓周上看不到，而實際上却是比那條短的弧綫更短的直綫——弦。

胡可爲把自己看成了萬能的上帝，但陳秀蓮並沒有把自己看得那麼偉大，她不會無中生有去創造奇跡，但是只要有兩個不重疊的點，就一定可以用一條最短的直綫，把兩點連接起來。

圓周是沒有角度的，胡可爲的天堂島已經是近乎完全，而無瑕可擊，無隙可乘了。

可是只要有兩個點，就一定可以構成一條弦，而弦就是把圓切掉下來一塊的東西。

陳秀蓮已經找到一個點了。

李昆對她的友誼，就是一個點，現在只要照着那個點劃一條直綫，到達另一個點上，就構成了一個觚面，一根把圓分割的觚弦。

陳秀蓮知道只要再找到另一個點就成了。

於是她平心靜氣地淋了一個浴，擦乾身子後，又休息了一下，使自己進入很安詳的狀態。

然後，她才推開門出去，耳朵裏已經聽見了隆隆的滾球聲以及乒乓的瓶子撞擊聲。

她循着聲音的來源，沿着一條光亮的走道，終於走到了保齡館。從這一所館看

，她不禁爲天堂島上的大手筆而感到咋舌了。

李昆告訴過她，天堂島上一切的設備都是以三十人份爲基礎的，雖然因爲登記的顧客很多，有時超額放寬限制到五十名，但將來一定要設法調整，不是添置設備的，就是嚴格限制人數。

實際上已經是屬於浪費了，以近百種的遊樂設施，供應五十名顧客已是足足有餘，因爲這些客人的興趣不同，絕不會同時集中在一次活動上的。

以保齡球一項而言，一條球道，普通可以供二至四人同時使用，那麼只要有十幾條到二十條球道就足够了，事實上恐怕連五條球道都用不了，因爲這一項運動需要有足够的腕力，擧動一個十五六磅的塑膠球，不斷地拋滾出去，對養尊處優的百萬富翁而言，運動量太大，可是對一些熱中於運動的富翁們而言，運動量太小，因爲這是一種缺乏變化的呆板運動，就是那麼幾個姿勢，以及極少有變化的手法，容易學，却很難打得好，缺少刺激性。

可是這一所保齡館不但有着第一流最現代化的設備，而且也足足有着三十條球道。

而且，在每一條球道，都有着一名健美的女郎，穿着暴露適度的運動裝在等候着。

她們的工作可能是記分，也可以陪伴顧客遊戲，當然也有着一些應顧客的需要而作更澈底的服務，不過她們最重要的工作，恐怕就是爲客人們鼓掌喝采了。

球道中只有四條道是眞正地在服務着，也就是說，只有四位男性的顧客在玩兒着。

兩個是中年的西方人，而且是屬於運動家型的遊客，身材很魁偉，但球技並不高明，只是憑着蠻力把球丟出去而已，顯然地，他們的興趣不在玩球，而在享受着那些女郎們對他們的歆羨與喝采捧場。

每個人都擁有近千名的擁護者，壁壘分明，但又極有風度，當一方有一次全倒出現時，敵對的一方給予熱烈的鼓掌，而屬於他的擁護者則近乎像歡迎凱旋的英雄一般，熱烈地獻吻，甚至於還把她們的英雄用玉手高擧着抬回來。當一方失誤，球還沒有到達木瓶前就下了溝，對方一定發出寄於惋惜的一聲嘆息。

而他的擁護者則表現了更多的忠心，輕輕的一吻，溫言的鼓勵，並且替他找出一些意外而可以原諒的理由，歸之非戰之罪。

總之，成功是英雄的努力，失敗是上帝的不公，英雄們是沒有錯失的。

她們把人性中虛榮的弱點運用到了極點，使勝者感到尊榮，失敗者也同樣地有已盡力矣，時不我與，雖敗猶榮的感覺。

陳秀蓮觀察了一下，剛好他們是一局終了，一個八十九分，一個八十五分，成績不高，相差也很小。

輸的一方每人從窄得只剩一條布的胸罩中，每人掏出了十元美元，交給勝利的一方，然後又提出了要求加倍賭注，當對方接受後，她們又羣集在他們的選手身邊，鼓勵他再起作戰，寄於無限的信心。

而勝利的一方，把贏來的賭注一半硬塞給她們的擁護者作爲獻禮，同樣地也激勸他繼續應戰，對他的衞冕也寄了無限的信心。

陳秀蓮看了微微在笑，她知道雙方賭注勝負到最後都會出在兩個顧客的身上，贏了的人絕不會接受她們的奉獻，說不定還會自己添上一部份作爲打賞，而失敗者更不好意思要這些美麗的女郎爲他而蒙受損失，貼補的數字遠比她們輸掉的多，尤其是她們輸了錢後毫無怨懟，反而去安慰失敗的英雄的熱情，便任何一個爲人都會感動的。

陳秀蓮的注意移向另一組，那是一場眞正高手的比賽，進行得很嚴肅，躲在靠邊的兩條球道上，只有兩名東方的女郎在爲兩名競爭者記分，表情也很嚴肅。

兩個競賽者都是東方人，一個較爲年輕，長得也很瀟洒，高身材，投出去的球很有力，成績也很高，每次不是全倒，就是在第二次投擊時把剩下的一兩個瓶子全部擊倒，很少有落空，可是他的表情却很緊張，頻頻地擦着汗。

他的對手是個中年人，年齡大概在四十多，方形的臉，堅毅，沉着，穿了一身雪白的運動衣，却沒有中年的發福現象，皮膚很白，但不是蒼白，因爲他的身上在T字恤的緊裳襯托下，肌肉的曲綫很勻稱的呈現着。

這個人的臉上似乎沒有表情，但又如大海般的深沉，蘊藏着無窮無盡的變化，因此不會使人感到呆板。

他的嘴角牽起兩條深紋，似乎在笑，但誰也不會認爲他在笑，雖然他的對手比他年輕，成績比他佔先，但是任何人都會有一種勝利者一定是他的感覺。

這個人，似乎天生有一種凌駕乎上的氣質，給予人一種無形的壓力。

無需介紹，陳秀蓮幾乎立刻就知道他是誰了。

李昆說過，不管有多少人在一起，你能立刻從衆多的人中把他認出來，即使在千萬人中，只要有他的存在，別的人似乎都不存在了。

陳秀蓮悄悄地在後面坐了下來，看他們的比賽，雙方都打到了第七球，年輕人是一百八十四分，中年人是一百六十五，雙方相差了十九分。

兩人都準備投出第八球時，中年人回頭看見了，陳秀蓮立刻放下了手中的球，含笑走過來。

「哦！陳小姐，歡迎，歡迎，敝人胡可爲。」

陳秀蓮身不由已地伸手出去，跟他握了一下，她發現胡可爲是有着令人無法抗拒的力量。

胡可爲又替那個年輕人介紹道：「范保羅，南洋最年輕的實業鉅子，不過跟陳小姐比起來，保羅的那點產業只能排到第五位以上去了。」

范保羅似乎有點不信，胡可爲笑道：「陳秀蓮陳小姐是陳氏企業公司董事長，而且她這個董事長與衆不同，整個企業百分之九十的股權都是她的，另外百分之十只是她酬勞一些資深職員的紅股而已。」

范保羅的臉色變了，陳秀蓮在南洋很少有人知道，但陳氏企業公司却是無人不

知，而且只有一些眞正的大企業主持人，才知道陳秀蓮在南洋的經濟圈子內，佔有了多麼具有影響力的比重。

× × ×

陳秀蓮對天堂島的觀察雖然是錯誤的，但是她對一般人的觀察却十分正確。

一個驕傲的人所以驕傲，就是因爲他擁有了別人所沒有或是別人雖有份量不如他的東西。

學者因自己在學術上的成就而驕傲。

藝術家因自己的卓越超人的造詣而驕傲。

將軍因自己所擁有的軍隊而驕傲。

這些人的驕傲是發自天性，滲入了他的人格靈魂深處，所以他們的驕傲是頑固的，極難消除的。

學者鄙視與他同等地位的人，藝術家指責別人的作品，而一個眞正的軍人，即使戰敗，寧可自殺也不肯投降。

他們把自己置於一個至上的地位，很少會承認別人能超越他，除非他們原本就是一個謙虛的人，那會使他們更偉大，但大部份的人都是寧取驕傲而摒棄了偉大。

所以亞歷山大、成吉斯汗、拿破崙，都曾站在高山嘆息，嘆息他們找不到一個可堪匹敵的對手。

蕭伯納垂死前遺憾着世界上沒有眞正的喜劇，他連自己的成就都否定了。

但是有一種人——富翁，他們爲自己所擁有的財富而驕傲，却不會因偉大的心胸而謙卑，但是在比他更富有的人之前，他們會放棄自己的驕傲。

天才無價，藝術無價，金錢却是有價的，是可以比較的，富人的驕傲是以數字來作標準的。范保羅就是這樣一個類型，他在陳秀蓮初出現時，曾爲她的美麗與高雅的風度而震撼了一下，但是他的表情却是一種攫取的慾望，因爲他在天堂島而天堂島上的女人，却是可以用金錢買到的。

但是當他知道陳秀蓮是南洋陳氏企業公司的董事長時，他的表情立刻就完全改變了。

陳秀蓮大方地伸出手時，他有着受寵若驚的感覺，握着陳秀蓮的手在顫抖，說話的聲音也顫抖了。「幸會，幸會，一向久聞大名，如雷灌耳……」

他的臉紅了，訥訥地無法接下去，因爲他發現自己的措辭實在不當，對一個美麗的女士，這些話實在太俗。

陳秀蓮也笑了，保羅·范在社會圈子裏很有名，不僅因爲他的富有，而且也因爲他的其他條件。

年輕、英俊、未婚、劍橋畢業生，曾經大英國聯邦的女王召見，御封爲拿督的身份，一個典型的社交名人，更是無數社交名媛爭逐的獨身漢，他的照片經常與各國的政要一起出現在報紙上，也曾經與一些名女人同時出現在社交版中，這是一個八面玲瓏的花花公子。

居然會在一個女郎的面前失態，這實在使人難以相信，但居然就發生了。

陳秀蓮抽回手，很瀟洒地坐了下來，爲了解除他的窘態，擺擺手道：「不敢打攪二位的雅興，請繼續玩下去，像二位這樣的高手對抗還很難一見，有賭注嗎？」

范保羅的喉結在上下地跳動着：「有，不過很小，十萬美金一局。」

「十萬美金一局，是很大的注了。」

胡可爲笑笑道：「而且我已經連輸了兩局，這一局也等於是輸定了，保羅輕而易舉就賺了我三十萬去。」

陳秀蓮看看兩人的積分，微微一笑：「看來胡先生是兇多吉少，我來湊個趣，范先生，我們也賭一下，照你們的賭注，你肯接受嗎？」

「光榮之至，下一局我一定奉陪。」

「不，我就賭這一局，加十萬賭注，由我來接打胡先生以後的三球。」

這個提議使得胡可爲也一怔：「陳小姐，我已經落後十九分，只剩下三球，保羅是個高手，妳這不是白白送錢嗎？」

「是的，不過我對自己的球技有信心，如果我能擲出三次全倒，再加上兩次加分的機會，就有兩百四十五分，范先生雖然現在積分高達一百八十四，但是他最高的紀錄是兩百四十四，我還有一分擊倒他的機會。」

范保羅感到很愕然：「陳小姐對敵人的紀錄很清楚。」

「前個月在星加坡報紙上還爲這件事大事渲染過，我剛好看見了，以後范先生沒有再創紀錄吧？」

范保羅顯然很興奮：「沒有，不過這一局我的手氣特別好，祇有一次失誤打了個七分，我相信破紀錄的希望很大。」

「祇可惜此地的活動對外是不公開的，不過，我可以替你證明你破紀錄，接受嗎？」

范保羅笑笑道：「對於十拿九穩的賺錢機會，我是從不放棄的。」

陳秀蓮笑道：「那跟我不同，我只對百分之九十九的輸面的賭博才感興趣，只有百分之一的勝利機會我才感到刺激。」

胡可爲大笑道：「好！好！保羅，這就是你的資產無法追上陳小姐的原因，你太重視得失而缺乏了冒險的精神。」

范保羅笑了一笑：「我對賺進十萬美金的機會倒不重視，但是對能贏過一次陳氏企業的主持人很感興趣，在商場上，我跟陳氏企業的競爭從沒有勝過。」

胡可爲招招手，叫過兩名女郎來，她們推着一架精緻的不銹鋼推車，車上放着四枚全新的球。

陳秀蓮選了一隻紅色的球，站了起來，范保羅道：「陳小姐用十六磅的，那不太重嗎？」

「不，這是標準重量，我一向是遵守標準的。」

范保羅又殷勤地道：「請陳小姐開始練習。」

「不，我是接替胡先生繼續比賽的，沒有中途練習的規矩，這不是比賽棒球，更換投手時有練投的規定。」

她以一個隨便的姿勢投了出去，球順着邊緣滾出去，但是在球瓶前五英尺的地方，就落下了溝。

一次失誤，胡可爲搖搖頭，陳秀蓮笑道：「胡先生，你別急，這一局的賭注由我全部負担。」

胡可爲一笑道：「這是什麽話，我本來就是一個必負之局，祇是爲妳感到抱屈，輸得太冤枉。」

陳秀蓮等輸送帶把球送回後，擦擦手，投了第二球，仍是那一條同樣路綫，只是在半個球快要落溝前，球忽然以旋轉的力量折了回來，撞上一號瓶，砰然聲中，全排的木瓶都倒了下去。

連記分的那位金髮女郎都不禁歡呼道：「司倍爾，望得福！……」

司倍爾是在第二次把餘瓶擊倒的術語，除了本次球的十分外，還有下一次投擊加分的成績。

范保羅很熱烈的鼓掌，說道：「陳小姐習慣打旋轉球，就應該先試一下球道，才可以控制球的進行路綫與落點，尤其是在一個新的場地，必須要先適應球道的性質，妳在第二球已經摸對位置，可見在這一方面下過不少工夫。」

陳秀蓮一笑道：「那裏，我只是偶爾逢場作戲玩玩，該你了，范先生，希望你能創造新紀錄，現在距你的紀錄還有六十分，在三擲中要想達到這個成績固然不算難，但也不容易。」

范保羅充滿了信心擲出一球，也不知是他的心情緊張，抑或是太過輕敵，這第一球竟失了準，沒有對準最前的1號瓶，而且更糟的他的球運也太壞，除了1號瓶外，他還留了7號瓶與10號瓶。

這三號瓶恰好是一個等腰三角形的三個頂點，屬於很難打的技術球，范保羅還有第二投擲的機會，但是要想擊倒這三個瓶子却很不容易。

他選了一條斜綫擲出了直球，以7號瓶爲重心，希望球由1號瓶的邊緣擦過，以一個角落反彈向10號瓶，而球則滾向7號瓶去。

打法很正確，但球的進行却沒有太理想，球以些微之差滑過一號，却又以些微之差，在7號瓶的右側滑過，一個瓶子都沒有碰倒。

兩次投擲只得到七分，成績到一百九十一，雖然還是領先，但已經不多了，尤其是陳秀蓮的第九球，擊出了一個漂亮的全倒後，使她的第八球高到一百八十五。

范保羅的第九球也不理想，在兩擊中勉强得到一個司倍爾，雖然在勝算上還有着很高的比率，但已經不可能達到他最高紀錄的二百四十四分了。

勝負的關鍵在第十球上，陳秀蓮在球出手後，自己輕吁了一聲，表示這一擲不理想，果然只倒下了七個瓶子，巧合的是情形一如范保羅的第八球，剩下了1 7 10三個頂端的瓶子沒倒。

胡可爲也吁了一聲，攤攤手：「陳小姐，妳的十萬美金已經長了翅膀了。」

陳秀蓮却輕鬆地笑笑：「胡先生，你不像是把得失看得很重的人。」

胡可爲的臉上泛起一絲訕然的微紅，陳秀蓮等球回來後，選了一個靠近中綫的位置拋出了球，球一直滾向了1號瓶，力量很强，把1號瓶撞出去，撞倒了第10號的瓶子，然後球以一種不可思議的角落斜旋，又筆直地去向7號瓶，乾淨俐落地把它帶進了球道後的濠溝。

「司倍爾！」

一聲歡聲，發自幾十個人之口，接着是如雷的掌聲，因爲這邊的龍爭虎鬥，把另一邊的比賽者也吸引了過來。

包括那兩個西方男士以及他們的擁護者在內，都爲陳秀蓮的精湛球技而歡呼，這一次司倍爾使成績高到了二百零五，但那只是第九球的成績，總成績要等她再拋一球才能知道。因爲她擊出司倍爾後，還有一次加分的機會，以及第十球的本身已得十分，假如再有一次全倒，她可以得到兩百二十五分。

陳秀蓮笑了一笑，再度拋出一球，球是滑出去的，因爲她的紅色球上，有兩個白色的阿拉伯字——16，那是標明球的重量，這兩個字恰好在面對着正後方的位置，每個人都看得很清楚，球的進行速度不快，但却是固定不動，在球道上滑將出去球的去向不直，而且沒有對向1號瓶，不過這已無關緊要，因爲這是一次加分球。

球在第2號瓶的方向進入，砰砰聲中，後面的瓶子全倒了，只有1號與3號瓶，因爲位置在前面，大概這一擲的八分是定了。

但出人意外的是那枚球在進行到球道底端的時候，忽然停住了，而且以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往回滾來，碰倒了留在後面的兩個瓶子。

沒有人歡呼，每個人都以驚詫的眼光看着陳秀蓮，因爲這是一種使人無法相信的事。

保齡球的手法很多，但從來沒有這一種手法的。

陳秀蓮笑了一笑：「這種手法不稀奇，完全是力學的運用，打過乒乓的人都會，用手指壓住球加力擠出去，球到彈力用盡時，就會以本身的反旋力轉回來。」

不需要她解釋，每個人都懂，但保齡與乒乓雖然都是圓形的球，却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東西，體積、重量，都差得很遠，可以用在乒乓上的手法，以人的體能而言，很難作用在保齡球上。

但陳秀蓮就是做到了，她爲了示範，又拿起一枚球，向大家說道：「球離手的時候，着力點要在球的底部，使它有反旋力，出球的力量要强，使它能以一個固定的位置滑動而不滾動，一直到摩擦力把拋力完全抵消，反旋的內涵力發生作用，雖然很小，但足夠把球拉回幾英尺，而瓶子很輕，碰一碰就倒了，實際並不難。」

她一連拋出三隻球，有兩隻都像她所說的回來了，只有一枚，一直滑到底端。

「空的球道很難控制，因爲木瓶的阻力也要計算進去的，何況人的手不是機器，總有一兩次出勁的力量强弱差別而失手的，這不是一種很好的手法。」

但是無需要她的補充了，那兩枚回旋的球，已經證實了這種手法的可能性。

她的成績確定了，兩百二十五分，她笑向范保羅道：「范先生，該你了，你只要有一次司倍爾，就可以超過我的分數，對你說來，那是很輕易的事。」

范保羅顯得特別緊張，就因爲過度緊張，使他的球路失去了控制，球偏歪了，只擊倒了邊上的三個瓶子，這完全粉碎了他勝利的可能，他的第九球分數因爲這一次加分太少，只到達二百零四，即使第十球再得到一次司倍爾，繼之的一次加分擲擊再有個全倒，也不過是兩百二十四分而已。

這一局是輸定了，他反而穩定了下來，巧妙地達成了司倍爾，又以美妙的一擲得了一個全倒。

輸了一分，這一分却是出入四十萬美金的差距。

他也贏得了熱烈的掌聲，而且他很有風度地上前向陳秀蓮握手道賀。

「陳小姐，了不起，了不起，我雖然輸了，却輸得心甘情願，妳這種技術已經是世界第一流水準了！」

陳秀蓮微微一笑，說道：「這個倒是不敢當，不過在香港是有人邀我參加職業選手比賽，因爲我曾經有過三局九百分的紀錄。」

范保羅點頭道：「在沒有看妳投球前，殺了我也不會相信，但是現在我確實相信妳有這個水準，妳爲什麼不參加呢？」

「第一，我不是以此爲職業，第二，我沒時間去練習，第三，這項運動太缺乏變化，而且它的進步有極限，不適合我的興趣，范先生還有意思繼續玩下去嗎？」

范保羅搖搖頭道：「不，我認輸，就是一個毫子一局的賭注，我也不來，因爲我絕對沒有贏的機會。」

「假如我願意用一百萬比一的賭注向你挑戰呢？」

范保羅思索了一下，仍是搖頭道：「我還是不幹，這倒不是我心疼一元錢，而是我知道這一元錢投資下去是必定虧掉的，我的勝率比買馬票中頭獎的機會還渺茫，但是陳小姐如果肯以一百美金一局爲注，我倒是願意接受的。」

「哦，這是爲什麼？」

「我花這一百元美金來欣賞妳的技術，我認爲妳的球技如果賣門票的話，可以值得這個代價的。」

胡可爲忍不住道：「保羅，以陳小姐的技術，一場表演只值一百元美金，那你的算盤也太精了。」

「不，我不是指陳小姐的表演代價，你聽清楚我的話沒有，我是說如果賣門票的話，一百美金是一張門票的代價。」

「你如果接受挑戰，只花一元美金，就達到了一百元的目的，而且你還有贏進一百萬的希望。」

「胡先生，我是個商人，我的看法與你不同，如果這是價值一百元的東西，我不願意用九十九元的代價去獲得，這就是生意經，也是商場的藝術。」

胡可爲頗感興趣地道：「這倒是我沒有聽過的生意經，能否請妳說明一下。」

陳秀蓮道：「胡先生，這是大企業的精神。低價買進，而希圖以高價賣出，那是擺地攤的小生意手法，那種手法也許可以獲得一時的暴利，却永遠發不了財。大企業的做法則是將利潤調整在一個合理的標準上，使得生產與消費協調，生產者得到合理的報酬，消費者付出最低的代價，才有餘力從事更多的消費，尤其是多元性的企業機構，更是必須用這種方法才能獲得更多的利潤！」

「我還是不明白！」

「我舉個例子好了，我的橡膠廠製成的膠鞋，如果我買一百元一雙，一百個員工只有兩個人買得起，成本是十元，我只能賺進一百八十元，但是我降低到二十元一雙，至少有三十個人買得起，我就可以賺進三百元，如果我把這一百名員工的待遇，每人再增加五元一個月，在兩個月後那七十名員工也可買得起了，我就收入一千六了。」

胡可爲道：「這個道理我懂，可是每人增加了五元一百人兩個月增加了一千元，收支剛好相抵，妳並不賺錢。」

陳秀蓮笑道：「我可以另外生產高級品，成本增加一元的，售價提到廿五元，成品增加兩元的，售價提到三十元，於是原先能夠負担的兩個人，提高到三十元的標準，我賺進他們廿六元，那三十個人穿得起廿五元的，我賺他們四百二十元，合計四百四十六元！」

「那已經比早先的一百八十元多很多了。」

「不僅如此，還有一點胡先生沒有估計，原先九十八個買不起的一直打赤脚，他們想不到穿鞋，等他們穿慣了鞋子後，慾望提高了，原先他們有五元錢的節餘，消耗在別的支出上，買第一雙鞋，只是因爲我增加了他們的收入，等慢慢地他們提高了慾望，就把其他的費用移在鞋子上以期改善，於是到了最後，很可能他們全穿三十元的鞋了，我的盈餘就多了，何況我還可以開創更高的消費物，去賺那些高收入員工的錢，在早期，冰箱、收音機，都是奢侈品，只有中上等家庭才買得起，現在却普遍到一般家庭都有了，這兩樣東西，將近有十五到二十年的時間未能推廣，就是那些企業家的眼光短視的緣故……」

范保羅欽佩地道：「陳小姐，妳承受遺產時，陳氏企業公司在南洋的排名只是十幾名，不到十年內，居然躍昇到第一位，我想那都是妳的籌劃之功！以前我只知道妳是個不管事的小姐，只是靠着運氣妳才賺了大錢，今天拜聆妳的高論後，我才知道這完全是進步的觀念，處處先人一着而造成的。」

陳秀蓮微微一笑道：「保羅先生，商場上或許有靠運氣而起來的暴發戶，但是任何一個大企業的成長，絕沒有運氣的成份，這個道理別人不明白，你應該是明白的。」

「是！是！道理誰都明白，但是眞正能承認它正確性的，在這世界上找不出二十個來，因爲像妳我這種身份機遇的人並不多，別人都以爲我們的運氣好，承受了先人的遺產，然後以錢賺錢，越滾越大，只有我們自己才知道這種想法的謬誤，也只有我們才知道那些錢是怎麼賺來的。」

他已經開始恢復了從容與鎭定，口才也變得流利起來，但陳秀蓮欣賞的是他的神氣與說話時的態度。

因爲他說這番話的時候的態度，充分地表現了他的驕傲，自信與目空一切的狂妄，而這種狂妄居然使得一旁的胡可爲噤然無語，在嫉妒中還帶着點羨慕，更有着幾分無可奈何與自卑。

陳秀蓮很高興，但也產生了警覺；她發現了胡可爲深沉的一面——他雖然把自己當作了萬能的上帝，但他也有着一種難以企及的胸襟。

基督教創造了一個萬能而又至高無上的神——那個被尊奉於至高無上的天父上

帝却不是至善至美的，因爲他不承認另一個世界，另一個宇宙的存在，不承認他有進入不到的領域。

但胡可爲却重視別一個世界裏的另一個主宰，目前雖然只有三個人，却已分爲兩個圈子，陳秀蓮與范保羅的一個，胡可爲的一個。

嚴格地說起來，只能算是一個，就是范保羅剛才圈定的一個，那個圈子裏只有陳秀蓮與范保羅，連胡可爲也摒諸圈外了，但他只是站在一邊激賞，不勉强地想進入，也不自私地想排斥。

這個人如果眞的成爲上帝，他能做的比上帝更多！

范保羅似乎想跟陳秀蓮多接近一下，一面擦着手，一面試探地問道：「陳小姐，妳怎麼會來到此地的？」

「我自然不會是爲了渡假而來的！」

「那陳小姐是爲了……」

「爲了我的生意而來。」

「哦！陳小姐有意投資？」

「不！天堂島是胡先生獨資的經營，他沒有意思邀人參加！」

「那眞太遺憾了，我是第二次來，上一次我就向胡先生提議增資入股，擴大經營，可是被他拒絕了！」

胡可爲笑了一笑：「我並不缺乏擴建的資本，而是這個世界上無法供應更多的顧客，這兒已經到達飽和點了！」

「不！我認爲這兒還可以容納更多的名額，你看大部份的設備都是空着的！那就是浪費，只要略微降低收費標準，一定可以吸收更多的遊客……」

胡可爲一笑道：「保羅，五分錢一杯的咖啡有人喝，五百元一杯的咖啡也有人喝，兩杯咖啡是從一個壺裏煮出來的，只是喝咖啡的地方不同而已，如果把這兩種價格的咖啡在同一個場地裏，有人會喝五百元的嗎？」

「我想，沒有！」

「這就是了，五分錢的顧客不會增加，而五百元的顧客就不會上門了，五百元與五分錢的差別不在咖啡的好壞，所以我只會賣五百元的那一種……」

「對！對！這就是陳小姐剛才所說的生意經，我一下子就忘了。陳小姐，既然妳不是爲投資而來，還有什麼生意可談的呢？」

陳秀蓮笑笑，胡可爲也笑笑，兩個人都沒有開口說話的意思，范保羅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這是我不該問的，不過二位假如覺得需要更多的合作人時，我將是第一優先，一定要算我一份。」

陳秀蓮笑道：「你不問問生意的內容嗎？」

「不問，有妳陳小姐參加的事業，自然是可靠的投資。」

「好，謝謝你的信任，如果我們雙方面都同意要增加一個合作者的話，我一定保留你的優先權。」

范保羅笑道：「現在大概是我該暫時說一聲再見的時候了，陳小姐，妳能撥出點時間讓我們談談其他方面的合作嗎？」

「我想是可以的，當我有空的時候，我會打電話給你。」

胡可爲也笑道：「在天堂島上，只要你拿起電話，立刻就可以找到你要找的人，只要他還在島上。」

最後的一句話顯然有着警告的意味，但是只有陳秀蓮聽得懂，范保羅很有禮貌地鞠躬告退。

胡可爲這才向陳秀蓮道：「相信妳對天堂島的一切已經了解了。」

「我可以了解的大致了解了。」

「還有什麼妳不能了解的，敝人也可以奉告。」

「我相信暫時沒有，因爲那是我不該知道的。」

「不！沒有妳不該知道的，對於本島的一切，除了李昆之外，妳是第三個知道得最多的人。」

「那我該感到榮幸了！」

胡可爲狡黠地笑道：「不是榮幸，這是一份魔鬼的契約，當妳的脚步踏進了內腹，就等於在契約上簽上字了！」

「這是一份終身約？」

「是的！除了死亡之外，沒有第二種解約的方法！」

陳秀蓮笑道：「胡先生，既然是契約，那麼至少有兩方面，因此你應該說其中一方死亡時，才能解約！」

「是！是！這是我的疏忽，不過敝人才四十一歲，最近才作過全身精密檢查，健康情形極佳。」

「我也一樣，而且我才二十六歲，比胡先生更年輕。」

「是的，所以我們大家都還有很長的一段愉快的歲月，大家可在一起度過！」

「希望如此，只是造成死亡的原因很多。」

「不錯，但是在天堂島上，已經把意外事件減低到可以控制的程度了，比如說，這兒沒有武器，而我又非常小心，從不與人共同用餐，因爲那是唯一可以取得刀子的時候，我的行動很敏捷，天堂島上沒有高達五公尺以上的樓房與險坡，以前有一個人曾經想用保齡球來打我，結果我讓他打了一下，擊中在我的頭上……」

陳秀蓮道：「這是個很笨的人。」

「是的，他發現十六磅的球要拋得很高很難，因此以人體所能產生的力量拋起的高度，對我無法造成傷害時，他才知道自己有多笨。在天堂島上，別說要殺人很難，連自殺都不容易，有一個女孩子忽然想不開了，她用了一個最古老的自殺方式——上吊，結果她找到了繩子，却找不到掛繩子的地方，天堂島上的建築物都是最現代化的。」

陳秀蓮道：「的確！自殺很不容易，但是殺人却不難，如果你願意打賭的話，我可以在十分鐘內殺死一個人給你看！」

「不必打賭，我認輸，因爲妳只要稍微動動手，就能殺死三個人，甚至於妳不必動手，就有人會代妳動手。」

陳秀蓮又氣餒了，她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她只要有一點不合作的行動，三個人質就會受到報復的待遇了。

胡可爲笑笑道：「在這個島上我痛恨暴力是有名的，全體員工一致支持這種看法，所以妳無論告訴誰說這兒殺人都不會有人相信！」

「這是個很卑鄙的方法與手段！」

「我承認，我從來也沒有說我是個正人君子，不過爲了增加妳對我的信心，我願意接受妳的一次挑戰，從現在開始，我們進行一次死亡遊戲。」

「什麼叫死亡遊戲？」

「妳剛才透露過口風，也提出了解除契約的方法是雙方中一方的死亡，這是我從沒想到的問題。」

「以前不是有人襲擊過你嗎？」

「那不是謀殺，是突發的衝動，用球打我的就是那個女孩子，叫茱廸，她是個人類行爲學的博士，可是她却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爲，她襲擊我的原因是非常幼稚的，妳再也想不到是爲了什麼。」

「嫉妬？嫉妬你對另一個女人好。」

胡可爲的眼光一亮，忍不住道：「眞了不起，陳小姐，妳是自己觀察到的，還是李昆告訴妳的？」

「李昆如果告訴了我，你還會不知道嗎？」

「到目前還不知道，雖然你們的談話已經錄了下來，但是我正在跟保羅賽球，沒時間去聽。」

「李昆告訴我說有兩個高教育水準的女孩子在此地服務，她們對你非常崇拜，我來到之後，發現那位茱廸小姐一直用敵意的眼光看着我，因爲你說攻擊你的人是她，大概總是那個原因了？」

「不錯，一個很俗氣的原因，不應該發生在她身上的，所以連我都沒想到，但這是一個可以原諒的原因，所以我沒有懲罰她，這是本島唯一的一件暴力事件，以致於我從來也沒有想到有人會殺死我，經妳這一提，我倒是提起了興趣，所以我決心跟妳進行一次試驗，讓妳來殺死我，如果妳成功了，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可是那樣我就成爲一個殺人的兇手！我不幹！」

「不會的，天堂島是不設國藉的，沒有任何法律來制裁妳，而且我會事先立好一張遺囑交給妳，說明了我們這次的賭博純屬自願，更由妳來接受島上的一切。」

「這個賭注相當大呀！」

「不錯！但是賭博的條件必然是相等的，假如妳失敗……」

「怎麼樣的情形才算失敗呢？」

胡可爲想了一想才道：「這倒很難，因爲妳的意圖在沒有明確表示前，是很難確定的，即使妳採取了行動，也必然會有一個很好的掩飾，我們就以時間爲準吧，妳在二十四小時內，如果沒有把我殺死，就算是失敗了！」

「這不公平，如果你躲起來，使我無法找到呢？」

「不會的，我可以給妳一具指示器，這具指示器會隨時告訴妳我在什麼地方，同時我還會告訴李昆，給妳任何的協助，使妳在島上有充份的行動自由。」

「如果你二十四小時一直找人保護你，我怎麼下手？」

胡可爲笑道：「這是妳的問題了，我總不能讓妳安排好了再自己跳進妳的陷阱，那就變成是我自殺了。陳小姐，謀殺是一項藝術，總不能不費一點腦筋的。」

「最後一個問題，我失敗了要付什麼代價？」

「一條命換一條命，三個人質中，妳可以指定一個。」

「那不行，我從不拿別人的生命來冒險。」

「我很重視生命，如果妳不願意殺人，可以用錢買回去，妳簽署一張保證書，把妳名下所屬的企業過戶一個給我，我知道你目前擁有九項企業……」

「我不在乎，但是我買回的一條命仍然沒有保障……」

「妳可以在保證書上把人質當作監督執行人，等她們回到香港後，才能生效，這樣妳就放心了。」

陳秀蓮想了一下才道：「好吧，我接受！」

胡可爲似乎很高興，拍拍手道：「我立刻就去起草遺囑，同時妳也可以考慮一下進行的步驟，一個小時後，我叫李昆把契約送來，即刻生效！共有三個人質，妳可以進行三次謀殺，全部失敗了，妳只不過損失三分之一的財產……」

陳秀蓮道：「我要一個助手。」

「那恐怕很難，妳在天堂島上，還不可能找到一個人會帮助妳，而且我也不會同意，因爲這項賭博是妳與我之間的事，連李昆，我也不願意讓他知道。」

「那我選擇我的自己人，當我指定第一個人時，就要那個人作我的助手，假如我失敗，我就簽署好轉讓文件讓她帶走，這是必須的條件，否則我寧可放棄……」

胡可爲想了半天才道：「我實在對這個遊戲感到興趣，只好答應妳的條件，妳要那一個人，我叫李昆一起帶來。」

「我無法決定，必須先見到她們，問問她們自己的意見，因爲她們未必肯接受我的安排……」

胡可爲笑道：「妳無非是想確定一下她們是否還活着而已，我爲了讓妳放心起見，再答應妳一次，我們走吧。」

他站了起來，陳秀蓮隨後跟着，仍然是回到那間更衣室，但是這次不知道胡可爲用什麼方法打開了一個暗鈕，竟直接進入一間有兩張椅子的小房間，兩張椅子中間有一張小圓桌，桌上放了一瓶陳年的拿破崙白蘭地，兩隻杯子，他很客氣地給陳秀蓮倒了一杯酒，關上了小屋的門，自己也倒了一杯酒，坐下舉杯道：「祝妳謀殺我成功。」

陳秀蓮笑笑舉杯，她感到屋子在微微移動，先是平面的，然後轉爲垂直下降，而且輕輕地一震後，又繼續下降，最後停止了，陳秀蓮恰好啜飲完那一杯酒。

胡可爲站了起來：「陳小姐一定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海底，大概是水平面下兩百英呎深的地方。」

胡可爲臉現異色：「很精確，是兩百零二呎，妳大概是從海水的浮力上計算的，因此她也知道兩百呎下的海水壓力有多大，人質是在一個塑膠板的浮箱中，完全靠內部氣體的壓力抵制着海水壓力而造成的平衡，很輕微的破壞行動就會破壞壓力平衡，那後果是妳能想像的，一個小時後，妳可以帶一個人過來。記住，祇能帶一個人，妳們四個人的體重相差不到十五公斤，因此我把這具浮梯的載重量，提高到

一百十公斤，那是絕對大於妳們兩個人的體重和，小於任何三個人，只要多一公斤，上面的吊索就會斷掉，浮箱下沉到兩百六十呎時，裏外的壓力就不平衡了。」

他推開了門，讓陳秀蓮走了出去，陳秀蓮可以看見一個發光的吊箱上升，也可以看見吊箱周圍黝黑的海水及被光亮吸來的游魚，那些巳經是形狀奇突的深海魚類了。

她嘆了口氣，不得不向這種精密的科學設計低頭，胡可爲沒有騙她，而且這個地方一定是島上的秘密所在，一個連李昆都不知道的秘密所在。

她存身的地方是一個方形的通道，有兩公尺高，只有一條道路，有着微弱的燈光。

通道每隔兩公尺，就有一對茶杯般大的通氣孔，一邊是進氣的，另一邊是出氣的。

上面的新鮮空氣不斷進來，內部的空氣也不斷地出去來維持壓力的平衡，只要有一個氣孔不通，壓力的平衡就會發生變化。

順着通道前進，約摸五十公尺，却拐了四五個彎，她終於停在一扇門前面，她用手一推，門就開了，舉步跨進去，忽然感到一股勁風撲來，本能地一縮一躬，把一個撲來的人摔出去，遂聽得另一處有人叫着：「二姊，是大姊！」

叫聲是馬佳俐的，跟着衝過來的魯薏絲也在她面前縮回了拳頭，被摔倒的葉長青再度也擁來，四個人抱成了一堆，她們都是堅强的女性，雖然處在這麼一個危險的環境裏，難得的是沒有一個人哭，大家都爲着重逢而歡笑！

鬧過一陣後，陳秀蓮才發現葉長青的臉上有着兩塊烏青，魯薏絲的胳臂上貼着一塊膠布，她忙問道：「妳們怎麼都受傷了？」

葉長青開心地笑道：「沒什麼，這是她戰鬥的成績。」

「戰鬥的成績，跟誰戰鬥？」

「送飯來的人，一共是三批，每批都是三個人，這批母老虎很不錯，可是總讓我們打得抱頭而逃，我們自己當然也要付出點代價的。」

陳秀蓮吁了口氣：「妳們眞是的，居然還有這份閒情。」

葉長青噘着嘴道：「大姊，我們不像妳，在上面受着貴賓式的招待，就這麼一間屋子，鼈死人，再加上送飯來的那些母老虎，一個個都是橫肉滿面，看了更叫人生氣，祇有找她們出氣了，這是我們在此唯一的娛樂。」

「是誰告訴妳們我在上面受着貴賓式的招待的？」

「阮明秀，那個北越的女殺手，就是跟你們一起乘坐女神號來的，個子高的那一個。」

陳秀蓮記起了這個人，來到島上就沒有看見她，而且同船還有六個被麻醉的女人，也不知道上那兒去了。

但是陳秀蓮沒去問阮明秀，她想起了另一個問題：「妳們每次打架的對象都是些什麼樣的人？」

「滿臉橫肉，一身肥肉，年紀都在三十上下，日本人、歐州人都有，魯薏絲認得其中的一個曾經是職業摔角選手，這傢伙最横，我被她揍了兩拳，臉上就是戰果，魯薏絲手上被咬了一口，不過她自己更慘，我一膝蓋撞斷了她的鼻樑，魯薏絲一掌劈斷了她的胳臂。」

魯薏絲也興奮地道：「是啊，剛才大姊進來，我還以爲她們又調了高手前來呢，結果却是妳，要不是佳俐叫得快，我的拳頭也擊出去了。」

陳秀蓮嘆了口氣：「妳們這是幹什麼呢，打了人又能出得了氣嗎？萬一惹得她們發火，總是妳們吃虧……」

「沒關係，這是阮明秀特許的，第一次送飯來的是她，帶了兩個女孩子，我一火就要揍人，阮明秀就說打架不能揀弱的欺負，她另外找人來較量，結果就帶了兩個胖女人來，我們把她們打爬了下去，阮明秀說休息一下，回頭再調兩個厲害一點的來，一直到第三次，才調了那個摔角選手來，這些人雖然可惡，風度倒很好，傷成那個樣子，一點都不生氣，前後我們一共打傷了九個人了！」

「九個都是戰鬥型的女人？」

「是的，每個人都身手不凡，阮明秀還說下一次她要調男子打手來了，一定要勝過我們才甘心。」

陳秀蓮心中一動，觸發了一個靈機，這些人都不是在天堂島上的，那兒沒有女打手，這是一批隱藏的武力。

重逢的激動過去之後，大家都冷靜了下來，靜靜地聽陳秀蓮敘述天堂島的一切，一直到她跟胡可爲作了死亡遊戲之約爲止。

首先反應的是葉長青，她笑着說：「這簡直是天方夜譚的故事，狄斯尼樂園的主持人曾經誇言說他們的樂園設備是舉世無雙的，應該讓他們的設計專家到這兒來看看！」

馬佳俐却搖了搖頭，嘆息一聲道：「上次粉紅色的色狼案子結束後，我認爲那個傢伙巳經是天下最大的怪物了，想不到這個胡可爲會更怪！大姐，他長得什麼樣子？」

陳秀蓮忍不住笑了起來：「當然是兩隻眼睛一張嘴，兩條胳膊兩條腿，妳以爲他是三頭六臂的妖魔？」

馬佳俐的臉紅了一紅：「不！我的意思是問他的腦子裏怎麼能裝下這麼多的知識的，島上有這麼多的秘密設備不被人知道，一定是秘密安裝的，因此我想他一定要懂得很多！」

陳秀蓮笑了：「這個島絕不是一個人可以建造成功的，我想他是得到了一些國家的元首支持！」

「國家元首的支持？難道這不是一塊私人的產業嗎？」

「當然是私人的產業，不過支持者很多，美國的總統，英國的女王，日本的明治天皇，以及很多國家的政要都給予全力的支持，所以才有這麼完備的建設！」

不僅馬佳俐不信，連葉長青也不相信了。

「大姐！妳別唬人了，他們怎麼會支持這個地方？」⑤

（未完）

浪子奇行錄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勾魂香（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當畢基、司徒艷正被人追殺，處於生死危急之際，金吉成突然冒險開車衝到兩人面前，把兩人救入車內，然後疾駛他的寓所。金吉成等他們喘息過後，驚魂已定，於是便分別詳詢兩人關於薄荷筒失落的經過，司徒艷、畢基都照實講了。最後金吉成要求畢基幫忙找尋薄荷筒，而畢基也表示有把握把薄荷筒找回來，但他提出條件，要十二萬美元作為酬勞，金吉成也答應了。接着畢基要金吉成找來一張市區地圖，以明瞭各有關單位的位置……

逃出虎口　又入狼羣

金吉成道：「你的忖測有點道理。」

畢基道：「所以，我們最好先去堆放失事汽車的交通意外調查組。」

金吉成沉吟道：「讓我想想看——你朋友的失事汽車，應該被警方拖回政府車廠，等候檢驗，以確定失事原因。」

「你知道政府車廠在那兒麼？」

「很易查到的，你放心。」

金吉成表現得萬二分興奮。

× × ×

由於「愛神一〇五」香水的特殊香味，曾令到司徒艷和畢基差些兒落在「醫生」的手下的手中，於是又令到畢基想起了一件事。

那是醫院的病房之內。

當時女護士李萍姬曾在搭訕中，與畢基討論這種香水。

李萍姬也用同一樣的香水。本來這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但是，奇就奇在李萍姬竟與「背語」的口胳，要畢基道出價錢。

當時畢基說不出「尾數」。

現在畢基回憶起病房中遭盤問的事，也感到有些神秘。

畢基現在就躭在客廳的沙發上，呆呆的想。

金吉成不斷撥電話，他講的全是韓語，畢基也懶得去聽。

金吉成是為了查明白究竟警方如何去處理一些交通意外失事的汽車？

司徒艷却跑到浴室去洗澡。

畢基在心裏想：眼前這金吉成，到底是何方神聖？是商業間諜，抑或是北韓特務？

從他的槍法、身手以及外型等等忖測，肯定不會是個泛泛之輩。

他與司徒艷的關係看似情夫情婦，會不會又是同黨？

還有，醫院中的范冬，又怎麼樣？

范冬比他傷得更重，可能他還未出院，如果范冬知道他不在，又作什麼想法？

范冬一定以為他凶多吉少了。

至於那位「醫生」，是否眞的是醫院裏面的醫生？

還有李萍姬，她除了是一名女護士之外，還是什麼人？

畢基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司徒艷亦已洗過了澡，由裏面出來。

她一邊走出來，一邊問金吉成：「嗅到我身上有什麼味嗎？」

金吉成用鼻子深深呼吸了幾下：「很香。」

畢基心裏想：「即使要要花槍，也不該揀了這個時候吧？」

但畢基却沒有說到出口。

再看看司徒艷，她却束眉道：「是否跟我未洗澡之前一樣？」

「是的，同樣的香味。」金吉成看見她面帶愁容，也忍不住問：「有什麼不對嗎？」

「奇怪！」司徒艷面上全無笑容。「怎麼會這樣呢！」

畢基再看看清楚，司徒艷的手上，却拿着一瓶噴霧式的法國名廠香水。

司徒艷道：「衣服也換過了，也噴上了別的香水，但是，那股强烈的香味，為什麼還沒有消失？」

畢基這才明白，司徒艷並非存心要在他面前要花槍。

她身上的衣服，由底到面，全部都換上了新的。

她手上的香水，並非畢基聽過的「愛神——一〇五」，而是另一種法國巴黎出品的名牌子。

司徒艷為什麼要這樣？

根據她解釋，她是希望「愛神——一〇五」香水的氣味不再留在她的身上。

畢基曾經因此而埋怨過她，所以他知道她的心意。

然而金吉成却直到現在才知道。

金吉成也感覺得到，那陣香味的確令人陶醉，嗅到感覺器官裏面，情緒上迅速有一種很奇妙的變化。

就金吉成個人的感覺而言，他覺得內心有無比的溫馨，更生氣也會對眼前的女人表示熨貼，表示體諒。

然而現在，金吉成却沒有將他自己內心的感受說了出來。

他只叫司徒艷返回房間中去。

司徒艷固然一怔，就是畢基也覺得有些莫名其妙。

不過這是人家的地方，他又怎麼可以喧賓奪主呢？

等到司徒艷返回他的房間裏去之後，金吉成還要她把房門也緊緊關上。

然後，他才回到了畢基的身邊來，像一頭獵犬一樣，用鼻子狂嗅。

畢基忍不住笑道：「你很喜歡愛神一〇五的香味麼？」

「不！」金吉成一邊嗅着，一邊越來越接近畢基：「你是否也搽上同一樣牌子的香水？」

畢基怔了一怔：「你說，我也有搽香水？」

「是的，你也有。」金吉成的表情既有多少生氣，也很奇怪似的，「這香水可是你買來送給司徒艷小姐的？」

畢基忙否認：「不！我從不送香水給小姐。」

金吉成直將他的鼻子湊近畢基的衣襟：「你只須直說，我決不會怪你。」

畢基道：「我連見也未見過這種牌子的香水，更別說買來送給別人。但我感到驚奇的就是它為什麼出現在司徒小姐的身上之外，李萍姬的身上也有此香味，現在你居然也說我的身上亦一樣有。」

畢基一邊說着，也一邊自己嗅着自己的衣袖等處。

的確，他的身上也隱隱散發着同一香味。

在此之前，他所以一直不自覺，只是由於有司徒艷在他身邊，所以他以為是司徒艷身上散發出來的。

然而現在，金吉成已將司徒艷關起來了，香味仍在。

司徒艷因為不知道金吉成的用意，怕他又為難畢基，於是在房內叫了出來：「怎麼，我可以出來了吧？」

金吉成過去開了房門，讓她出來。

司徒艷看見兩個男人不斷用鼻子到處亂嗅的怪異表情，也忍不住笑了。

「嗯——我明白了！」畢基猛然想起了醫院病房中那一幕：「一定是她！——李萍姬那賊婆娘做的手脚。」

「李萍姬？」金吉成怔怔地問：「誰是李萍姬啊？」

畢基於是將醫院中的情形，告訴了金吉成和司徒艷二人。

他認為這種「愛神——一〇五」的特殊香味，一定有它的作用。否則，李萍姬就不會用「暗語」去試驗畢基。

司徒艷也給他提醒了。她回憶在香港的時候，未入機場之前，她身上仍未有「愛神——一〇五」的香味。

直至登上了飛機之後，甚至可以說，等到畢基與她併肩坐下之後，她才能感覺得到。

「我平時用的並非這種香水。」司徒艷回憶着說，「一定是有人悄悄將香水噴在我身上。就像李萍姬把香水靜靜噴給你一樣。奇怪！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做？」

「其實很簡單。」金吉成道，「他們的目的，就是要令你們無處可以藏身。由於香味特殊，又洗不掉，所以你們無論到什麼地方，都一定逃不過他們的綫眼。」

「然則，這方法倒也新奇。」畢基道，「若非你剛才想出這辦法，先把她叫入房，我還以為香味是由她那處而來，這麼看來，我更換所有的衣服，相信也無濟於事。」

金吉成忽然又像想起了什麼，去把一本電話簿取來。他一邊翻開電話簿，一邊撥電話，不斷用韓語與對方交談。

畢基趁此機會問司徒艷道：「他幹什麼？」

司徒艷道：「向各大化粧品入口商查問有沒有這名牌香水。」

她指的「名牌香水」自然是指「愛神——一〇五」。

畢基逐漸明白到：那種令人勾魂奪魄的香味，原來隱藏着極大的陰謀。

到底李萍姬和那「醫生」究竟又是何方神聖？

畢基開始弄得糊塗起來了。

金吉成一連打了幾個電話之後，回到沙發這一邊來了。

他對畢基和司徒艷說：「愛神一〇五這名字，是誰告訴你們的？」

司徒艷望望畢基。

畢基回答道：「是李萍姬在醫院中說的。」

金吉成道：「我問過幾間化粧品公司和入口商，根本就沒有『愛神一〇五』這種牌子的香水，是他們生安白造的。」

司徒艷抓抓後腦：「他們爲什麼要這樣？難道這是——」

畢基恍然大悟：「我明白了，『愛神一〇五』可能是一組密碼。」

金吉成也同意了畢基的見解。他說：「李萍姬和你所講的醫生，可能是一個秘密組織裏面的人。」

畢基對金吉成道：「因此，你最好凡事坦白對我說，因爲目前我們有了一個共同敵人，說了出來大家都有好處。」

「我知道的一定告訴你。」金吉成道，「你只要把那支薄荷筒找回來，我你心目中的疑結也可以解開了。」

畢基道：「只要你準備好，我們隨時都可以出發。」

金吉成看看腕表，也開始有些焦急。

他喃喃地說：「他們應該來了。」

較早之前，金吉成依了畢基的話，撥電話去找他的朋友協助。

畢基看過了地圖之後，金吉成也查到了政府車廠之所在。

他們打算找來幾套工作服，然後，一齊化裝混入去。

金吉成是何方神聖，畢基雖然至今還未知道清楚，但看來他神通廣大。

不久之後，有人叩門。

金吉成的反應十分敏捷，迅速拔槍在手，衝到了門後。

他在戒備中，問門外人是誰，門外人也用韓語回答了。

他仍小心謹愼地開門。

門外進來的，是一名韓國男子。

他帶來了一個大包袱。

他進來之後，金吉成立刻把大門重新緊閉。

那包袱之內，有幾套衣服，一套是警察的制服，另三套是藍色的工作服。

那男子叫朴光英。毫無疑問，他是金吉成的一名同黨。

屋內原是三個人，連同朴光英在內，總共就是四個人。

他們分別穿上了那幾套制服，還互相整理一番。

金吉成穿上警察的制服，還配上了實彈的手槍。

畢基等三人，均穿上了藍色的工作服——就是衣褲連貫在一起的那一種「工人裝」。

因爲司徒艷是個女人，所以用一頂帽子將一大把秀髮捲了上去。

各人穿好了衣服之後，還圍在一起，重溫着是次行動的步驟。

本來金吉成打算把計劃推到晚上入黑了之後才進行。但畢基認爲晚上不方便，所以就利用中午車廠下班的時間進行。

× × ×

由於那陣陣幽香，令到畢基和司徒艷都感到不方便。

他們担心又遇上了「醫生」的綫眼。

政府屬下的一間車廠，所有的人都下班去了吃午飯，只有一名老年看更守在閘口。

他看見這四個人之中有一個警察在內，其他三個又穿上了工作服，所以並未阻止他們入內。

朴光英本來就是這兒一名小工。

他對這兒的環境非常熟悉，所以入了閘門之後，就直接把各人帶到露天車場一角。

這裏停放了許多汽車，各種車型，各種牌子的都有。

畢基離遠已認得那一輛白色的汽車；那是屬於范冬的。

那車子撞得滿身傷痕。

根據這裏的條例，在公衆地方失事的車輛，必須交由政府車廠檢驗，以確定是否機件失靈，抑或另有別情。

當然，這亦與將來保險公司的賠償有關。有政府車廠的證明，保險公司總是覺得比較公道許多的。

他們四個人事先已有了默契。所以當他們到了這裏之後，立刻分頭進行。

朴光英帶領畢基和司徒艷到那輛失事撞毀的白色汽車去。

穿上了警察制服的金吉成，就負起了放哨的工作。

畢基在撞毀的汽車中搜索。

由於當時他一度昏了過去，所以事後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情，他完全不知道。

也許在他和范冬都昏迷過去之後，那黑色房車上的大漢們，曾過來搜索過他們。那麼，一切都會完了。

不過，這一次他們却抱着很大的希望而來。

因爲當時公路之上，車來車往，一旦是汽車失事，自然有許多車子被迫停了下來，有人設法致電報警，也有人跑下車來查看究竟。

就是憑想像也可以知道當時的情形。

在這種情況下，黑色汽車乃罪魁禍首，車上的人是沒有胆再留在現場。

萬一跟在他們後面的汽車羣之中，有人目睹黑色汽車有人開槍射擊白色汽車，又或者後面的車羣之中，有一輛警方人員駕駛的汽車在內，黑色汽車上的人，豈非自找麻煩？

所以，畢基他們想到：以心比己，黑色汽車的人，當白色汽車失事之後，不敢久留，可能急急把車子駛離現場。

也因此，他們才抱着很大的希望，跑到這兒來搜索那支薄荷筒。

畢基發覺那白色車子已毀壞不堪，車厢之內，呈現一片凌亂。

他當然也記得未失事之前，他所坐過的位置，以及失事後可能倒下來的情形。

當時范冬是因爲有人向他們開槍射擊，他忙於伏下來避過對方的槍彈，以致讓汽車撞向路邊欄杆的。

畢基只記得當時車子急衝之下，由於速度奇高，煞掣不及。就此一連翻翻滾滾的，打了幾個觔斗。

畢基和范冬當時在車內都身不由主，在車厢內亂撞，頭部受撞後就昏了過去。

當時畢基和范冬都坐在汽車前面的座位上，畢基的行李則放在後面座位上。

現在，畢基的行李已被搬開。

這車子當然也可能接受過檢驗。

如果這車子檢查過，那麼，那一支薄荷筒也許早已被人發現；即使不將它取去，也可能把它扔掉。

薄荷筒不似其他用具，既是讓人放在鼻孔嗅的，那麼，傳染疾病的可能性也極之高。因此，稍爲會想的人，都不會貪心把這些東西據爲己有的。

畢基找遍了這車廂之內，也找不到那一支薄荷筒。

本來他可以留下司徒艷在金吉成家裏等他們回去。

但是，畢基知道萬一找到了，最好還是讓她看看。

那是經由司徒艷從香港帶來的東西，當然也只有她最清楚。

然而現在，他們三個人——畢基、司徒艷和朴光英等三個人，分頭找了好一會，仍無所獲。

可能隱藏着的地方，他們都找過了。

包括那些撞至彎曲變形的鐵皮，以及機件等等，他們幾乎每一吋地方都沒有放過。

但是，那支很易辨認的薄荷筒，始終也無法找到。

薄荷筒是綠色的。

如果這兒有，一定很易找到。

畢基很洩氣，也很焦急；因爲車廠的人就要回來。司徒艷也担心回頭將被金吉成諸多埋怨。

她生氣地用力一拳擊向那白色汽車的車頂！藉此洩憤！

豈料司徒艷粉拳這一擊，却出現了奇蹟！

忽然有些東西自車頂的夾層之內，墮到座位上面去。

當時畢基正在裏面，死心不息地，左張右望之際，却有些東西掉下。

畢基首先情不自禁地叫將起來！

朴光英和司徒艷也都看見了。

正是他們渴望已久的薄荷筒。

金吉成也聞訊走過來。

畢基感到難以想像，這東西到底收藏了一些什麼秘密？

他也明白到在衆目睽睽之下，很難將這東西據爲己有。

但是，他這麼辛苦，歷盡艱險也完全因爲這東西，現在既然找到了，第一件事就是先要看看裏面究竟有些什麼秘密。

於是薄荷筒到了手之後，畢基就急急企圖將它旋開！

「不要動它啊！」突然有人揚聲吆喝着！

站在車廂——毀了的車廂外面的，正是僞裝成一名警員的金吉成。

金吉成面無笑容，手指緊緊扳住了手槍上面的機掣。

他的態度非常認眞！

畢基早已看出這個人十分的兇險。

他不敢動！

金吉成又命令他慢慢的，由毀壞的車厢之內走出來！

畢基帶着那支綠色的薄荷筒出來，苦笑道：「看情形，那十二萬美金，你必然是想省回了。」

「你倒猜得不錯。」金吉成冷冷地笑了笑，「你早該想到我不會給你。」

然後，他又向朴光英示意：「快些去把汽車開過來，我們走！」

畢基笑道：「難得你原形畢露。」

畢基又轉向司徒艷道：「看見了嗎？你的情郎就是這麼樣一個人。」

司徒艷木然！

金吉成握住手槍走過來：「你少講廢話！把薄荷筒給我！」

就在這刹那間，畢基看見那名老看更吆喝過來，只可惜他聽不懂韓語！

老看更離遠看見有人拔槍，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金吉成情急之下，朝他開了一槍。

「砰」的一聲，只嚇得老看更急急忙忙地伏了下去！

這兒露天車場之上，有許多舊車、爛車，老看更就藉住這些，俯伏着退後，退回到閘門一旁的看更亭去。

他立刻按響了警鐘！

這一邊，畢基難得有人分散金吉成的注意力，急忙飛起一脚！

那一脚踢向金吉成的臂彎手肘之上，足以令到金吉成感到痳了一下！

畢基早已從司徒艷的口中知道金吉成是個跆拳道高手，所以他絲毫也未敢怠慢，衝前又是一拳！

那一拳，打得金吉成的身子也歪了一歪！

畢基絕對明白到，只要給對方有還手的機會，他失敗的可能性就極大。

畢基雖然是個學過武功的人，但是，他早就聽人說過跆拳道非常之厲害，何況人家還是一名高手呢。

他趁勢奪槍！

「砰」的又是一聲槍響！

糾纏中，金吉成的手槍走火，又響了一槍，子彈擊向一輛舊車之上。

畢基早已把那支薄荷筒放入自己的口袋之內。

他拚盡全力糾纏住金吉成，絲毫也不敢大意！

他發覺金吉成儘管身手不錯，却不致如想像中那般厲害。

那支手槍在混亂中跌了開去！

畢基和金吉成雙雙跌倒在地上，扭打作一團！

警鐘響個不停！

司徒艷見狀爲之焦急萬分，她一邊頓足，一邊大聲叫道：「快些走吧！警察來了！」

果然，警車在外面響個不停！

朴光英這時已將一輛卡車開了過來。

這卡車並非他們原來的車子；他們開到這兒來的車子，停在車場範圍以外的地方。

朴光英走到中途，看見事出突然，知道來不及去把原來的車子開來，只好在車場之內，隨手開來一輛。

車子開了過來之後，司徒艷首先上了卡車的車廂之內。

畢基和金吉成也心知肚明，再纏下去，對大家都沒有好處。結果可能雙雙被警方抓去！

因此，他們不敢再打！也先後衝上了卡車！

朴光英立即開車。

但是，警車已停在車場的閘門出口處，車上的警員聽了候在閘門處的老看更的報告之後，紛紛拔槍戒備。

朴光英本來就是在這兒工作的，自然十分熟悉這裏的環境。

他曉得閘門是唯一的出口，現在既然被警車阻塞住就去路，惟有另想辦法。

朴光英趁住警車未開入來，急忙把車子改變了方向！

他急急將油門踏盡，大卡車有如火箭一樣，狂衝而去！

「轟隆」一聲！

大卡車撞向露天車場一幅鐵絲網！直闖了出去！

朴光英在這車場工作，當然明白到這個露天車場四周最少有三面是用高約七呎的鐵絲網圍住。

朴光英同時也明白到此等鐵絲網的結構無法抵擋得住大卡車的狂衝！

結果，他得手了！

大卡車從另一條街道竄了出去，令到閘口那邊的警車上的警員們，頓感鞭長莫及！

因聞警鐘大鳴而馳援的警員們，原本以為先以警車堵塞住唯一的去路，再迫裏面的人就範。却想不到大卡車由另一條街道逃了出去！

這政府車場面積十分之大，四面所面對住的，就是四條不同的街道。

因此，當警員們再坐上警車，急急追到那邊大街時，大卡車早已逃得無影無踪了。

當然，警車上都有無綫電配備，他們可以通知其他正在巡邏中的警車。

但是，大卡車的編號他們也無法看清楚，車型和顏色都是極之普遍的，其他警車又如何能一一在街道上截查？

警方人員惟有回到政府車場去，向那名老看更查問。

可惜，那老看更也不知道剛才這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 × ×

大卡車的車廂之內，坐了三個人，他們就是畢基，金吉成和司徒艷。

坐在前面開車的，是朴光英。

金吉成十分生氣，他幾番想動手揍畢基，但都給司徒艷制止！

司徒艷說：這是生死關頭，他們只有心平氣和然後彼此才可安渡危關。

畢基已跟金吉成交過了手，他發覺對方不致有如想像中那麼難對付。

因此，他始終不肯交出剛找到的一支薄荷筒。

畢基當然也明白到：那支薄荷筒將是關鍵性的東西。

如果他交了出來，後果勢難想像。

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好奇心的驅使，他要看看裏面有何秘密。

為了這東西，他差些兒連性命也丢了，如何可以無條件送給別人？

金吉成這方面也未想到遇上一個這麼强大的對手。

他心裏想：就看在司徒艷的份上，忍你片刻，等會兒你就知道厲害了。

開車的是朴光英，那是他的同路人，他當然放心有餘。

雖然這車廂與前面駕駛座之間，用鐵板隔開了，彼此無法通知，金吉成也可以想像得到：朴光英一定會把車子開回他們的秘密總部。

那是漢城市區一幢有停車場的地牢。

車廂四周也沒有玻璃，所以，畢基等人坐在車子裏，什麼也見不到。

車頂有自動抽氣系統。

突然之間，車子停了下來！

金吉成心裏明白：車子可能已到了他們地下總部之所在。

也就是說：畢基的死期已到！

因此，他——金吉成得意地，瞪住畢基冷笑不已！

金吉成道：「你一定很想知道我是什麼人吧？朋友。」

畢基不作聲！

他又何嘗不知道處境危險？只是他這一生人之中，同樣驚險的場面，他也不知道經歷過了多少。

金吉成道：「如果你知道我們正在為誰工作，你一定很替你自己担心。」

畢基冷冷地說：「我早已想到了你的身份，所以你說與不說，並無分別。」

「你早已知道？」

「是的！」

「我才不相信。」

「信不信由你！」

「你且說來聽聽，如果你真的猜得中，算我服了你。」

「你是一名北韓特務。」

「嗯！——你——」

畢基又是冷冷地笑道：「我沒有猜錯吧？」

這時候，車門開了。

這是一輛載貨的卡車，所以如果沒有人在外面開車門，他們就無法出去！

車門開處，車外出現了好一些人：那些人太不尋常！

那些人都持着槍，槍管對住車廂內三個呆若木鷄的人！

不但畢基感到無限驚奇，即使剛才還得意洋洋的金吉成，也覺得意外！

這是怎麼一回事？

金吉成真想把負責開車的朴光英找來問個明白。

但是，這裏又那裏還有他說話的餘地呢？

站在下面的人，沒有一個是金吉成認識的。

相反，最少有幾個就是畢基曾經見過他們，包括了「醫生」和女護士李萍姬在內。

儘管如此，畢基還是弄得一頭霧水。

車廂內三個人，在吆喝聲中，先後落了車！

這也是一間車房。

車房的大閘關上了。

對金吉成來說，這是一處十分陌生的地方。

他曾想過：會不會在途中被人「騎刦」？否則，他們應該在自己的總部落車。但這裏絕對不是他們的地方。

當金吉成看見有人過去拍拍朴光英的肩膊，然後又對朴光英道：「你做得好極了，我們決不會虧待你的。」

到此金吉成才恍然大悟，朴光英這傢伙原來早已被人收買了。

金吉成十分生氣，他咆哮着對朴光英道：「你會得不到好死的！」

但是，他的逞强，只換來一頓皮肉之苦：他被人揍了一頓。

有人走到畢基的身邊來，那是他所熟悉的李萍姬。

畢基嬉皮笑臉地說：「護士小姐，你好吧？很久不見了！」

李萍姬攤大了手掌：「把那支薄荷筒交給我！」

畢基笑道：「什麼薄荷筒？」

「我勸你還是別裝蒜了。」李萍姬道：「你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這不會是警局吧？」

「當然不是。」

「那麼，這是什麼地方？」

李萍姬道：「先把薄荷筒交出，我會慢慢告訴你的。」

「為了那東西，我性命差點兒也不保，我怎敢再保有它？」

李萍姬聽了面色大變，道：「你說什麼？」

此時，「醫生」也由那邊帶着朴光英過來。

朴光英當住各人面前，說出了當時在車場內，畢基和金吉成二人爭奪那支薄荷筒的情形。

於是醫生下令衆大漢，動手把三個人仔細地搜身。

大漢們去搜畢基和金吉成。

李萍姬親自去搜司徒艷。

但是，三個人都沒那支綠色的薄荷筒，令到醫生等人十分失望，就是金吉成也感到萬二分驚奇！

醫生親自登上車廂之上。

但是，整個車廂並無雜物，就是有什麼，亦早已一目瞭然！

朴光英力證他們已找到了那支薄荷筒，但是，金吉成和司徒艷就一言不發。

金吉成一直很痛恨畢基，但在這刹那間，他反而覺得畢基非常之機警。

不過，他却無法想像得到，到底畢基如何處置那支薄荷筒？

醫生情急之下，對三人說：「你們不說實情，不交出薄荷筒的話，就別怪我用刑了！」

但是，畢基等三人仍然默然！

醫生終於向一名大漢打了一個眼色。

那大漢走到那邊去了。

司徒艷却對畢基低語道：「你最好還是把那東西交出來，以免害到我受苦。」

畢基道：「要埋怨你只可以埋怨你的情郎，要不是他，我們又怎會有今日？」

那大漢搬了一綑尼龍繩過來。

醫生又向其他人示意道：「綁起他們三個，將他們倒吊起來！」

於是各大漢立即一齊動手。

這裏最少也站了超過十名大漢。其中有些還有槍在手。

因此，畢基他們即使更勇敢，相信也無法闖出一條血路。

他們只有任由各大漢用尼龍繩綑綁。

畢基這時才笑道：「你們未免太過愚蠢了。」

此語一出，果然有很大的吸引力。

醫生過來問：「你剛才說什麼？」

畢基道：「朴光英應該告訴你，當時我和他——金吉成正是勢不兩立，他反悔，不肯付出十二萬美元的酬勞給我，我當然不會讓他得到那支薄荷筒，於是我們就在那兒打了起來。立刻就驚動了看更人報警！後來……」

畢基也還沒有說完，李萍姬已經對醫生道：「對，那支薄荷筒，可能還留在車場之內。」

醫生於是吩咐朴光英：「你本來就是在那兒工作的——」

醫生又看了腕表，道：「你裝成若無其事的，繼續回去上班，現在正好是午膳之後上班的時間。」

朴光英勢成騎虎，只好依言上班去！

× × ×

畢基、金吉成和司徒艷等三個人，均被囚到一間房裏來。

這是畢基和司徒艷都非常熟悉的地方，他們甚至一齊在這兒睡過覺，只有金吉成，他完全不知道那回事。

否則，他一定會氣個半死，說不定又與畢基大打出手。然而現在，他們三個人却相處得非常之融洽。

金吉成甚至不記前嫌，低聲問畢基：

「朋友，你眞有兩手。」

「你過獎了！」畢基當然知道他想說什麼。

金吉成又說：「那東西，究竟你收藏在什麼地方？」

畢基道：「我當初也以為放進了口袋裏去了，但是，後來上卡車之後，才發覺它又溜掉了。」

「溜掉了？」

「是的，那支薄荷筒又圓又滑，放在口袋中，走起路來，一滑滑掉，這絕對是不足為奇的事啊！」

金吉成怔了一怔。

他幾乎要破口大罵。

司徒艷也說：「我還以為你設法把它收藏妥當呢。」

畢基苦笑着說：「你以為我是魔術師麼？」

金吉成本來還存在着一綫希望，但是現在，他連這一綫希望也沒有了。

× × ×

朴光英依時上班，也依時下班。

表面上，他裝成若無其事的。那老看更老眼昏花，根本也沒有注意到那「四個來歷不明的人」之中，有他存在。

因此，當他回到車場工作時，警方正在那兒展開偵查，他也只不過接受了例行的問話而已。

這裏出了事，自然每一個工作人員都要接受警方的問話。

× × ×

朴光英離開了車場。

他悄悄回到醫生的地下總部去。

他失望地告訴醫生·在車場之內·他無法可以找到那支薄荷筒。

醫生十分失望。

李萍姬想起上次畢基帶着司徒艷偸走的經過。

於是她對醫生說:「那個中國人是個旣機智又勇敢的人,從上次他逃出的過程看,可見他十分了得。」

「那又怎麼樣?」醫生反問道。

「我想再試試他!」

「我不明白你意思。」

「解鈴還須繫鈴人,我們放長綫,釣大魚!」李萍姬會心一笑!

醫生開始明白了。

於是,他把一些手下召來。

這班手下,都是曾經領教過畢基上次逃去的教訓的。

上次因爲畢基和司徒艷的逃脫,他們慘受醫生的責備。

然而現在,醫生却要他們故意「疏於防範」,難怪他們都感到莫名其妙!

× × ×

畢基獃在那兒,與金吉成和司徒艷他們默默相對,他感到十分無聊。

司徒艷忽然對畢基道:「我知道你有許多逃走的方法。」

金吉成也奉承地說:「是的,如果你有辦法,何不爲人爲己?」

畢基苦笑一下:「我們離開這裏之後,又會怎麼樣?」

金吉成道:「離開這裏之後,我們就可以自由自在。」

「我呢?」畢基道。

「你當然也可以。」金吉成說。

畢基搖搖頭:「不!我會被三方面對付,第一方面是你,第二方面是醫生他們·第三方面才是警方。」

「但是——」金吉成想了想·又帶着恐嚇的口脗道:「你如果不走·只有死路一條。」

「你放心,在這裏,他們殺了你,也不會殺我。」畢基道。

金吉成怔怔地問:「爲什麼?」

「因爲我是外來客,假如我出了事·會成爲國際新聞·南韓政府受到國際壓力,一定全力偵查。但你們可不同了。」畢基說·「看情形·你們之間是死對頭。」

金吉成無可奈何地·望望司徒艷。

司徒艷對畢基說:「目前只有你有辦法救救我們,看在我份上,再演一次身手好麼?」

畢基還是苦笑搖頭。

金吉成雖然不知道他們如何親熱過,却也聽過司徒艷提及畢基的開鎖技藝。現在的金吉成,不但對畢基完全毫無妬意·他還故意走開了,好讓司徒艷去說服畢基。

司徒艷道:「我看過門鎖的情形·似乎比上次更簡單。」

「是的·我也看過了。」畢基道:「也正因爲這樣,我才不會浪費氣力。」

「爲什麼?」

「這樣你還想不到麼?」

「我眞不明白你說些什麼。」

「如果是你,你憑上次的教訓,這一次會不會將門鎖弄得更簡單?」

「你的意思是——」

「他們反而應該加强防範才是,對不?」畢基又說,「所以,這一次,他們一定另有作用。要不是故意讓我們逃走,就是另有更可怕的目的。我才不會上當!要逃還是你們自己逃吧!」

司徒艷經過了這段時日的相處,她內心十分佩服畢基。

現在聽了他的分析之後,也覺得很有道理。

司徒艷也只好暫時死了這條心。

× × ×

醫生失望地瞪住李萍姬。

他說:「那中國人果然十分聰明。你想放他出去,他偏不上當!」

李萍姬也說:「是的,憑我的感覺,那中國人一定知道那薄荷筒的下落。」

「我們還有什麼辦法?」

「讓我試試最後一個辦法。」

李萍姬於是吩咐一名大漢,去把畢基獨個兒帶到這裏來。

× × ×

「坐吧!」李萍姬指指那張沙發。

畢基往四下裏張望了一遍:「不要客氣了,護士小姐。」

這是一間睡房的佈置。

李萍姬身披睡袍,坐在梳粧枱的前面·十分性感。

那張沙發就在離她不足三尺的一角。

但畢基却沒有坐下來。

他四處張望着。

李萍姬忍不住問他:「你找什麼?」

「電眼。」畢基一邊還是不斷地搜索,一邊又說:「如果我沒有猜錯,一定有隱蔽的電眼正在監視着這裏的一切。」

「你太多顧慮了,畢基先生。」李萍姬笑了笑:「聽說你是來自香港的一位很有名氣的花花公子,是嗎?」

「是又怎麼樣?」

「旣然你不坐沙發,坐到這兒來吧!」李萍姬拍拍床緣。

畢基笑道:「你想我變成什麼?小電影的男主角麼?」

李萍姬面色大變!

她生氣地站了起來:「你這人眞的是不知好歹!」

「如果我是你,有話不妨直說!」畢基道,「你們千方百計,無非爲了那一支薄荷筒而已!」

「是的。」李萍姬又說,「旣然你這麼說,我也不妨爽快一些。」

「你想怎樣?最好還是開門見山,切不可轉彎抹角。」

「我們要那支薄荷筒,你要什麼代價呢?」

「你也知道,我只不過是局外人。」

「我們當然明白,否則,我們要殺你,實在易如反掌。」

「但是現在——」畢基指指他的左臂傷口·「我一樣無可避免地,受了傷!如果你是我·傷了一次又一次,你會怎麼樣想?」

李萍姬道:「你放心,我們這裏有正式的醫生,也有護士,我們會照料你。」

「你們都是眞正的醫生護士?」

「當然是眞的,難道也有假的麼?」

「那麼,可否先告訴我,關於你們的眞正身份?」

「說出來,你也未必相信。」李萍姬道·「我們是一個情報販賣集團。所以,在商言商,只要你肯合作·我可以保證你穩撈一筆。我們決不會像金吉成那樣賴賬的。」

「很難說·」畢基故意冷笑,「總之,笨蛋我做過了。」

「聽我說吧?如果我你之間合作得好,以後大把機會。錢是街外的,我們這一條是大財路,政治家往往不計工本的。」

「先告訴我,那薄荷筒之內,到底有些什麼?」

「老實對你說,如果我們已經知道了其中有些什麼秘密,根本亦不必千方百計希望得到它。對嗎?」李萍姬又說,「總之,我們知道有一份秘密情報,已被人在香港縮影成微粒菲林,放在一支薄荷筒之內,交給一名中國女郎帶入漢城,我們奉命兜截!」

畢基忍不住問:「然則,你們到底帮誰工作?」

「錢——我們只爲金錢服務。」李萍姬一本正經說,「我們純粹商業性質,誰出得起價錢,我們就把情報賣給他們。」

「利用國際政治舞台的矛盾,做的又是大買賣,你們眞是聰明!」畢基道:「然則,薄荷筒的秘密,你們又能出若干代價?」

「先要看貨色。」

「上一次,你們不是出價十萬美元了麼?」

「那只不過是初步估計,說不定它可能值一百幾十萬呢。」

「嗯——」畢基佯作爲錢而心動,「如果我能助你們一臂之力的話,除了錢之外,還有那些證件,以及——」

李萍姬立刻就作出反應:「你放心,我們一切已爲你準備好。例如醫院裏,我們佈置成你被一班不明來歷的人擄去。將來你大可以向當局報告說:你在睡夢中被人抬走。」

「事實上也是如此。」畢基又道:「我的朋友范冬,他怎麼樣了?」

「他這兩天可以出院。」

「還有些問題希望妳解答。」

「什麼問題?」

「愛神一〇五,在何處有得買?」

「你想買?」

「是的,我想買一瓶,送給女朋友。」畢基故意說,「那香味太誘惑了。」

「告訴你吧,那是我們立刻可以自製的,市面根本就沒有這種牌子的香水。」

「沒有得出售?」

「我們不賣,但有得送。」

「送的方式就是——」畢基會心地笑了:「靜悄悄的,噴在某人的身上,作爲一種無形的記認,是不?」

李萍姬面色一沉:「你似乎知得很多呢!」

「只因爲我本人就是領過你們盛情的受惠者之一。」

「你眞聰明。」李萍姬又說,「旣然你已經知道了,我就坦白的告訴你,我們這一集團,是一個國際性的大集團,在世界各大都市,我們都廣佈綫眼。例如香港,那是國際間諜中心,我們當然也有人在那裏。當我們的人發覺有一份秘密交給你的女朋友司徒艷小姐之後,我們的人立即悄悄將『愛神一〇五』噴在她身上。目的是等於用一種新的方式,供我們這邊的人知道那一位才是我們要『迎接』的人。」

畢基道:「旣然在香港巳知道她身懷秘密,爲什麼不立即動手,反而要等她來了這邊才動手?」

「如果在香港動手,第一,我們即使順利得手,也要另想辦法,找人把秘密運回來,那又何必多此一舉?」李萍姬又道:「第二,香港的政治密探十分厲害,我們未必得手。」

「你這番說話,如果讓香港的警方聽到了,一定樂死他們!」

「但是現在我們這特別的方式,可以稱得上神不知鬼不覺,等到他們發覺時,亦已經太遲了。」

李萍姬的意思就是說:他們認人的方法只是憑那一股香味。

就像司徒艷一樣,她在香港機場登機之前,被悄悄噴上了那種香味,然後來了漢城。當她步出漢城機場之後,立即被李萍姬的人憑嗅覺認人。

但是有一點是畢基無法明白的,就是:當他離開了機場之後,范冬的車子,又是被誰襲擊的呢?

李萍姬道:「除了我們之外,還有金氏兄弟爲首的北韓特務。」

「你的意思是指:金石成和金吉成麼?」畢基問道。

「是的,就是他們。」李萍姬又說,「他們拿了北韓政府的錢到南韓來花,正是無孔不入。機場海關也有他們的綫眼,飛機之上亦有。因此,當海關從司徒艷身上找不到那支薄荷筒之後,金氏兄弟佈置在海關的綫眼立即通知金氏兄弟派在機場守候的人馬。結果在他們追査之下,迅速從空姐口中知道你是唯一在機上接近過司徒艷的人。於是他們便開始追踪你。可惜,你們的車子失了控制,撞車之後,金氏兄弟的人,仍不敢搜索你們,因爲當時有一輛警車剛好開到現場調查,而你和你朋友所以及時獲救,也多得那輛巡邏車。」

「你似乎知道很多。」

「我當然知道,因爲我們的綫眼也多。」李萍姬說。

「那麼,你爲什麼不向南韓政府告密?」畢基問。

「向南韓政府告密?」李萍姬瞪住畢基,笑道:「那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嗯——」畢基差些兒也忘記了,他們是「獨立性質」的「商業機構」,又不是什麼「政府機構」。

李萍姬道:「如果沒有金氏兄弟,我們的生意反而難做。有時他們辦不到的,而我們得到,北韓政府反而給我們更高的代價。因此,我們又何必枉作小人?」

畢基忍不住又問:「你和醫生是什麼關係?夫婦麼?」

「不!只能算得是拍檔。」

「你們可眞的是醫生和護士?」

「當然是眞的,怎麼可能是假呢?」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小說

浣花洗劍錄

古龍·原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周方與方寶兒、李鐵娃乘着方舟。溯江而上，航次經過黃鶴樓，遠遠望去，只見這千古名樓之外，是日遊人如鯽，却俱是武林中人，鮮有文人雅士。正感奇怪之際，驀聽得舟旁一艘豪華大船有人招呼，原來是白馬將軍李名生，邀請周方等人過船共敍。席間，李名生講述近來江湖動態，原來王大娘已取代丐帮之主，而王半俠則職司該帮第一護法。由於萬老夫人之子萬大俠在丁家灣丁氏兄弟處獲得一個從淺灘上檢來的酒瓶，瓶中有一紙條，上寫：王大娘便是狐女吳蘇……

黃鶴樓大會

李名生雖覺他面上神色，有些奇怪，但也未放在心上，自管接道：「萬大俠瞧了這張紙條後，面上雖不動聲色，但暗中却立刻開始了搜查工作，他究竟搜出了什麼，查出了什麼，江湖中並無一人知道，直到一月後，萬大俠却在江湖中遍發英雄帖，邀集武林中英雄之士，同聚黃鶴樓，來商量大事，至於那究竟是什麼大事？帖上雖未寫明，但以在下猜測，必定與此事有關。」

周方微笑道：「難怪黃鶴樓今日如此熱鬧了。」

李名生道：「黃鶴樓今日如此熱鬧，除了萬大俠所下之英雄帖之外，據聞還另有兩三件出人意料之外的事要發生……據聞那鐵金刀，今日也要來趕這熱鬧，與他的對頭寃家決一死戰！」

周方笑道：「果然是好戲連台啊，不可不看。」

李名生壓低語聲，輕輕笑道：「這場熱鬧自是必定要看的，說不定還可乘機做上兩票買賣。」

周方撫掌道：「有道理。」

李名生道：「但此刻主角人物尚未登場，

高歌別紅塵

你我爲了表示氣派，也不可坐在那裏乾等，不如先在江上遊逛遊逛。」

周方大笑道：「有道理。」

李名生雙掌一拍，向那些鶯鶯燕燕們笑道：「如今我才知道，這位方公子帶出來的銀子，已使光了，你們若要銀子，還是來這裏的好。」少女們又是輕嗔，又是嬌笑，都說：「李大爺壞死了。」口中雖說「壞死了」，但身子還是向這壞死的人，緊緊貼了過去。

寶兒長長舒了一口氣，這些女子們再不走，他可眞有點受不了，此刻拍了拍身上的衣服，走到窗口，探首外望。

只見江上風帆，往來如鯽，這武漢三鎮，原是長江中流貨物交易，水運轉送之中心，江上風光，自較他處繁盛的多。

江風撲面而來，雖然帶着一股魚腥烟湯之氣，却恰巧可將寶兒身上那股傭俗脂粉的氣味，吹得乾乾凈凈。

寶兒但覺神智一清，但後面絃歌之聲又起，還是不能落得個耳根清凈，但聞後面一個又尖又細的聲音裝腔作勢，膩聲而歌道：「二八的小佳人，忸忸捏捏，上了牙床，三更天裏靜無人，只聽得牙床上，吱吱喳喳，好似……」

李名生不住拍掌大笑怪聲叫好，寶兒却恨不得用棉花緊緊塞住耳朵，將頭拚命向窗外伸了出去。

但見又是一艘官船，四艘漁舟，護衛在兩旁。

那漁舟造的十分奇特，狹身尖頭，顯然全速前行時，必定其急如箭，漁舟上各各卓立着八條彪形大漢，紫色緊身衣，紫巾包頭，背插一柄單鉤，紅綢迎風飛舞，胸膛前却繡着海碗大一個「丁」字。

官船的船頭，擺着張錦墩交椅，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婦人，手持一隻三尺長的翡翠旱烟管，端坐在交椅上。

四個垂髫小丫環，有的手持紫蓋傘，有的手拿旱烟袋，卓立在她身後，還有兩個長身玉立，英姿颯爽的佩劍少年，恭恭敬敬，站在一旁，不時俯下身子，指點着江上風物，與那老婦人解悶。

寶兒心中方自暗暗忖道：「這位老夫人又不知是何許人物？看這氣派，必定又是個了不起的角色吧！」

後面李名生已笑道：「周兄老請看，這位夫人，便是長江水路，武林第一名家，丁家灣的丁老夫人了，這位丁老夫人已有多年未出丁家灣一步，不想今日這場熱鬧，委實不同凡響。」

周方道：「聞說這位老夫人，昔日不但風華絕代，傾倒衆生，而且武功之高，亦稱非凡之品。」

李名生笑道：「『人面如花嬌，劍法美如人……』這一句昔日江湖傳頌甚廣的話，便是說的這位丁老夫人柳依人。」

周方嘆道：「花開必謝，紅顏易老，她近年絕足江湖，想必便是不許人間俗子，見到老去後之面目。」

李名生大笑道：「周兄話中含意深遠，總是令人消魂。」

周方微微一笑，道：「消魂，消魂……李兄可知道這位丁老夫人，昔日還有一段令人消魂的故事麼？」

李名生沉吟半晌道：「周兄說的，可是她昔年『獨騎胭脂馬，手提如意鈎，怒闖祁連山，揮鈎誅十寇』這段故事嗎？」

周方含笑道：「這段故事雖然動人，但也只能說是緊張熱烈刺激，又怎能說的上消魂兩字？」

李名生道：「是那個故事？」

周方道：「丁家灣本是江南武林世家，其時之少主人丁飄，更是風流倜儻，瀟洒不羣，但他苦追柳依人多年，柳依人總是對他不理不睬，到後來丁飄酒後遇仇，大醉揮刀，江上一戰，他雖將仇人斬在江中，自己却也中了別人一掌，震散了全身武功，雖仍可以行動，却已形如廢人。」

李名生苦嘆道：「千古以來，唯酒最是誤人，這話果然不錯……」長長嘆息聲中，自己却仰首痛飲了一杯。

周方道：「從此之後，那丁飄是生趣索然，更是沉迷醉鄉，不能自拔，丁家灣自也日漸沒落，一蹶不振。」

李名生道：「可悲！可嘆！」於是又乾了一杯。

周方道：「這時的丁飄，實已衆叛親離，途窮日暮了，那知就在這時，他苦追多年而不可得的柳依人，竟翩然來到丁家灣，要下嫁於他。」

李名生拍案道：「好個柳依人！」自然再乾一杯。

寶兒早已在他身旁坐下，竟也在不知不覺間，陪着他連乾了三杯老酒，小臉上立刻泛起紅霞。

周方接道：「想那丁飄本是條漢子，在此等情況下，怎肯與自己心目中最最喜愛之女子成親，索性終日沉醉不醒，若是換了別的女子，縱然感於他昔日恩情，見他如此自暴自棄，這時也必然要絕裾而去，但這位柳依人確是不同凡人，竟放下如意鈎，洗手作羹湯，痴纏到底，十年後丁家灣聲名已重振，柳依人却已憔悴將老，而丁飄大醉十年，也終於醒了，感於她的情意，兩人這才成親，但十年大好時光，已在醉中逝去……」

寶兒早已聽得黯然魂消，雙目之中，又是淚光盈盈，此刻忍不住接口問道：「後……後來又怎麼樣？」

周方道：「後來丁飄折節讀書，竟成了江南有名之才子，一闋『美人名劍賦』，更是傳誦武林，至今不絕。」

寶兒道：「好……太好了……」垂下頭去，揉揉眼睛，將李名生面前方自加滿的一杯酒，也端過來喝了。

李名生道：「江湖中都知道江南丁家兄弟，一文一武，弟弟雖有萬夫莫敵之勇，哥哥却是弱不禁風的才子，這原因想必就是丁老夫人爲了紀念她昔日夫婿，是以才不願丁大公子學武的。」

這時丁老夫人柳依人，與丁氏兄弟早已棄船登岸，但李名生所乘這艘官船，却總是在江心漂盪，却仍未駛向江岸。李名生持酒在船窗畔，閑眺江上，緩緩的道：「漢陽天威鏢局總鏢頭常懷威終於到了……『三箭定花山、神箭手』潘濟城也到了……好，『四目溫侯、長醉小將軍』金祖林金大少爺也來了。」

寶兒自然忍不住要走過去，走到窗前，隨着他語聲一一觀望，只見那常懷威乃是條鐵塔般大漢，滿面虬髯雖然已灰白，但仍是神情威猛，不輸少年，寶兒暗笑道：「鐵娃老了時，想必也是這般的模樣。」

又瞧見那潘濟城乃是個面色慘白的錦衣少年，獨立船頭，似在遠眺江上風物，其實一雙眼睛，却只是在搜尋遠遠近近的船隻上可有美女，目光惺忪，又似是終年也沒有睡醒似的，寶兒又不禁暗笑忖道：「瞧這位神箭手的眼睛，似乎連別人站在他面前都瞧不見，眞不知道他那定了花山的三箭是怎樣射出去的？」

那「四目溫侯、長醉小將軍」金祖林模樣最爲奇特，但是他衣着却最爲華麗，氣派也比別人都大些。

只見他也是乘着艘華麗的大船，也是坐在船頭，身穿一件五花錦袍，鈕扣俱是黃金所製，在月色下閃閃發光。

兩個錦衣少女，站在他身後，一人手裏拿的是柄一丈多長精光閃亮的方天畫戟，另一個手裏却捧着罎陳年老酒。

金祖林年紀也不甚大，鼻子却不小。

大大的鼻子，配着個櫻桃般的小嘴，小嘴裏不停地喝酒，喝了一杯，接着又是一杯，眼睛越喝越睜不開，突然，自懷中取出個黃金盒子，自盒子裏取出個奇奇怪怪的東西，戴在臉上，驟眼望去，彷彿是個眼罩，將眼睛都罩住了。

寶兒吃了一驚：「這算什麼？」仔細一瞧，才知道這彷彿眼罩般的東西乃是兩塊墨晶，嵌在金環裏，兩邊用金綫套住耳朵，於是再強的陽光，也不致耀得他眼睛發花，寶兒不禁笑道：「難怪他要被喚作『四目溫侯……』」瞧了半晌，又道：「這位金大少爺雖不英俊，但模樣倒可愛得很。」

李名生笑道：「此人也是武林中有名之世家子弟，家財萬貫，富可敵國，江湖中有歌謠：『金屋頂，銀飯碗，大旱十年後，金家仍吃

肉。』便是說的此人，只是好酒如命，他那萬貫家財，已被他弄得差不多了。」

周方亦自笑道：「但此人酒醉之後，與人交戰，確有萬夫不擋之勇。別人武功縱然勝他十倍，但他拚起命來，任何人都未見能戰得勝他，連江湖中有名的硬手蔡羅，一生少見敵手，與他對敵時，却也未佔得便宜，而且此人爲人甚是義氣，你日後走動江湖時，倒可與他交上一交。」

寶兒笑道：「要交的……」

只見那少女又在倒酒，金祖林嘻嘻一笑，伸手握住她的玉腕，那少女想必也對這金大少爺甚是傾心，雖在垂首含羞，身子却依偎了過去。

突聽船艙中一聲嬌叱：「幹什麼？你要死麼？」

少女聽得這聲音立刻嚇得倒退三步，金祖林亦是面色如土，連手掌都顫抖了起來，掌中酒杯，「噹」的落在船板上。

一個紫衣紫裙，滿頭珠翠的美婦人，自船艙中急步而出，一把拉起金祖林的耳朵，連拖帶拉，將他拉入船艙裏去了。

寶兒失笑道：「原來此人還畏妻如虎。」

周方捻鬚大笑道：「畏妻之人，必定發財，又有何不好？」

此後又有許許多多知名或不知名的豪傑，乘船直駛黃鶴樓，周方終於忍不住了，笑道：「你我此時上去，氣派已算不少，不必再等了吧！」

李名生哈哈大笑，道：「好，掉轉船頭，黃鶴樓去。」

黃鶴樓，樓雖寬廣，但也容不下這成千成百的武林豪傑，連樓外都擠滿了人，一團團，一層層，擠得密不透風。

周方、李名生上得岸來，却已上不了樓。

鐵娃伸了伸胳臂，道：「讓我來帶路！咱們得硬擠進去！」伸開兩隻大手，就往人叢中硬闖了進去。

寶兒道：「你當這些人全是鄉下看社戲的，被你一擠就倒的麼？」

話未說完，鐵娃果然已被人家推了出來，苦着臉，顯然連骨頭都被人擠疼了，只是不好意思說出口來。

周方目光一轉，突然大聲嘆道：「李兄，你身中之奇毒，然雖唯有萬大俠可解，但此樓既然被圍住，你切切不可往裏擠了，要知你所受毒性蔓延最快，若是不留意沾着別人身子，豈非害人麼？」

李名生眼珠子也轉了轉，亦自大聲道：「小弟總要試試能不能擠進去，只要小心些莫沾着別人身子就是了。」

他一面說話，一面往前走，還未到人羣中，前面人羣已四散開來，人人俱是面帶驚惶，輕聲道：「小心些啊！此人身上有毒，沾不得的。」

一個傳一個，擠得密不透風的人羣，轉眼就讓開一條道路。

李名生大搖大擺走在前面，周方、寶兒、鐵娃，大搖大擺跟在他身後，四個人不費吹灰之力，便進了黃鶴樓。樓梯口本有兩條大漢在把守，此刻橫身擋住了他們的去路，沉聲道：「有貴賓帖的才能上樓。」

周方笑道：「在下自然有的，李兄，拿出來讓人瞧瞧。」忽又緊緊皺起眉頭，嘆道：「只是……那貴賓帖上只怕也沾了毒……」伸手入懷，似乎眞的要掏帖子。

兩條大漢，對望一眼，齊地脫口道：「不必瞧了，四位請上去吧！」急急讓開了路，竟走的遠遠的。

四人走上樓梯，寶兒一直忍住笑，這時終於忍不住「噗哧」笑出聲來，李名生回首笑道：「周方果然妙計。」

周方道：「噓……輕聲一些，若被人聽見了，豈非要氣破了肚子？」說罷拉着方寶兒的手，大步走上了樓頭。

樓外人頭雖然擠擁，但樓上大廳人却不多，約摸有數十人圍坐在大廳四側，周方悄悄自後面繞過去，在角落中尋地坐下。

只見那丁老夫人居中坐在一排幾張方桌後，那丁氏兄弟，仍是垂手肅立在一旁，那常懷威、潘濟城、金祖林居然也都上了樓。

金祖林似乎因爲沒有酒喝，顯得有些垂頭喪氣。

那紫衣美婦却是滿面笑容，顯得開心得很，亦因她發現這黃鶴樓上，委實沒有比她更年輕，更漂亮的人了。

寶兒眼睛一直在轉來轉去，只希望能發覺幾張熟悉的面孔，怎奈他前面坐的偏偏是個頭戴高冠的漢子，始終在擋着他的目光。

寶兒恨得牙癢癢的，眞恨不得一把摘下他帽子，踩兩腳出氣。

但鐵娃只要稍爲一伸脖子，便可將大廳中四面情況，一覽無遺。只是他對武林豪傑實在是太過生疏，簡直可說一個也不認得。

只見堂上羣豪，大都俱在交頭接耳，竊竊私語：

「鐵金刀今日一戰，只怕還是要敗。」

「這倒未必，他自從走了五色帆船一趟，武功據說已大有進境，此番只怕終於能出一口沉潛在胸中多年的悶氣了。」

「賭，小弟以五百兩銀子，博他必敗。」

「五百兩？好，一言爲定。」

還有人說話聲音更是低沉：

「萬大俠怎地還未來？莫非……莫非在途中遇着事？」

「以萬大俠的威望、武功、人緣，莫說萬萬不會在途中遇着事故，便是眞的遇着了，也必能立時解決的。」

「那麼……他爲何此刻還不來？」

「天知道……」

也有人說話聲音較響：

「據聞今日在這堂上說不定還會突然發生一些令人想不到的事故呢，兄台可知道究竟將會發生些什麼事故？」

「小弟若能猜到，這些事便不能稱爲令人想不到的了。」

「小弟却隱約猜到一些，據說這些事都與……與……」

「咳，咳，有些話你答應永遠不說的，莫要忘記了。」

還有人暗中猜測：

「萬大俠母子已有多年未曾團聚了，不知爲了什麼？」

「萬老夫人今日不知是否會在此現身？」

「少林、武當兩大門派，還未見派出門下弟子前來，顯然是不想管這場閑事的了，但點蒼……」

「噤聲，你瞧，武當派來人了。」

「那邊是少林……是俗家弟子。」

一片紛紛議論之聲，有如夏日羣蠅飛舞，嗡嗡不絕。

突然間，一陣沉重的脚步之聲，自樓梯下傳了上來，那脚步之聲，左足輕，右足重，而且輕重相差不少。

寶兒輕輕道：「上來的人一定負傷了。」

鐵娃奇道：「大哥還未瞧見，怎會……」

話猶未了，已有一條大漢，在樓梯口現身了。

只見此人穿着一身極爲樸實的長袍，國字

臉，四方口，濃眉大眼，面色微黃，全身顯得特別，只是此刻看來神情有些焦慮不安，走起路來，也東一跛西一拐的，果然受傷了。

此人看來雖不起眼，但羣豪瞧見此人，十人中却有九人肅然長身而起，又有幾人搶步而出，扶住他，惶聲問道：「萬大俠，可是受傷了？」

長衫大漢微微一笑，道：「還好。」

笑容一起，這平凡而樸實的大漢，平凡而刻板的面容，立刻變得說不出的生動而富有魅力，甚至，連他身上那件洗得已經有些發白的藍布長衫，在這笑容的輝映下，也變得極富光彩。

寶兒看見如此平凡的一條漢子，便是江湖中傳誦已久之「萬大俠」，本來覺得有些失望，但瞧見這笑容後，失望立刻變作高興，暗道：「那萬老夫人笑時的臉容是那般可怕，不想她少爺笑容竟是如此神奇。」

只見幾條錦衣漢子，圍着萬大俠走到丁老夫人身旁坐下，萬大俠向丁老夫人行過禮後，丁氏兄弟便趕過來殷殷相問，問的也與別人完全一樣。

「你怎會受了傷？可是途遇敵人？是誰傷了你？」

萬大俠還只是微微一笑，道：「沒有什麼，只不過是遭到三五個人，一言不合，動起手來……」

那丁氏兄弟中之幼弟丁柔楓目光轉動，截口道：「若說三五個毛賊能傷的了萬大哥，這話各位可相信麼……」

羣豪一齊哄然道：「自是不信。」

丁柔楓道：「萬大哥究竟是被誰所傷，爲何不肯說出？」

萬大俠微笑道：「大事當前，這些枝節之事必須放在一旁……」目光四轉，道：「王半俠王老前輩可來了？」

話猶未了，坐在窗口的幾人，已大聲叫道：「說曹操，曹操便到，王大俠此刻便在樓下了。」

過了半晌，一人匆匆趕上樓來，正是王半俠。

他神情看來更是疲憊憔悴，果然是一個悲天憫人，常爲萬民奔波受苦的模樣，寶兒越瞧便越是有氣，索性不去瞧他。

樓上立時又起了一陣騷動——江湖中對王半俠之謠言雖然已傳遍，但羣豪此刻對他却仍然不失尊敬。

王半俠上得樓來，立刻一個箭步，竄到萬大俠面前，柔聲道：「你可受傷了？傷的可重？唉，方才一戰，也眞虧了你。」

丁柔楓忍不住又接口道：「方才一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王老前輩莫非知道了詳情？……不知可否……」

王半俠長長嘆了口氣，道：「萬兄莫非還未說出……唉，方才在路途之上，在下聞得手下兄弟相報，有十七條蒙面黑衣，來歷不明的大漢，攔住了萬兄之去路，而且這十七人俱是身手敏捷，武功特異之徒。」

丁柔楓道：「是那一門的武功？」

王半俠道：「我手下兄弟雖然未完全看出，但已是可斷定乃是玉門關以外的武林宗派，他們所使的每一招式，都與中原武林人士大不相同，而這十七條大漢，每一人的武功，在江湖中却已可被稱爲好手。」

羣豪驚喟一聲，目光又齊地轉向萬大俠。

王半俠接道：「在下接得急報之時，據聞萬大俠已是身在險境，雖然力創了對方兩人，但自身亦已負傷，眼見無法再支持許久，在下聞訊大驚之下，立刻急着趕去，那知……」長長吐了口氣，滿面俱是欣慰之容，接着道：「那知僥天之幸，萬兄竟已脫險了。」

羣豪情不自禁，也跟着鬆了一口氣，寶兒也暗中更是大爲稱讚：「這位萬大俠果然不愧爲人中之傑，身歷那般險境，到此後却只是淡淡一笑，却絕口不提，若是換了別人，不加油添醬地說上半天才怪哩！」

只聽一陣步履響動，一陣銀鈴般嬌笑，王大娘已在少女們的扶持下自梯口現身，嬌笑着道：「不但王半俠，就連咱們又何嘗不是在爲萬大俠擔了半天心呢！萬大俠你是如何脫險的，可得說給咱們聽聽。」

羣豪久已聽聞這初出江湖，便榮登武林第一大幫幫主之位的奇人，雖不相識於她，但聽了這句話後便都已猜到這斜倚在軟椅上，銀鈴般嬌笑不絕的美婦人，便是那近日在江湖中引起爭議最多的傳奇人物，目光不禁一齊向她投視了過去。

寶兒却覺得她彷彿又年輕了些。

萬大俠却微微一笑，緩緩道：「多承幫主關心，在下感激不盡……那十七條大漢，端的俱是孔手人物，在下若非有人相助，此刻只怕早已是命赴黃泉，再也無法見着幫主之面了，那當眞要令萬某死不瞑目。」

王大娘格格大笑，道：「你眞的那麼想見我麼？我可眞開心死了，看樣子，我還不太老哩！」

萬大俠仍然含笑道：「在下急着要見幫主之面，倒不是要瞻仰幫主之風采，而是想請教幫主一件事。」

王大娘媚笑道：「可是要我替你做媒？」

羣豪有的皺眉，有的竊笑，唯有萬大俠仍然不動聲色，只是慢慢道：「不知幫主可知道那十七條大漢的來歷？」

王大娘眨了眨眼睛，眼波四飛，笑道：「塞外武家門派，我可一點也不熟悉，何況，我根本未瞧見他們的武功招式，你這眞把我難住了。」

萬大俠截口道：「那十七條好漢用的雖然是塞外武功招式，但却只不過是用來掩飾身份的烟幕而已。」

王大娘揚了揚柳眉，道：「哦？那我更猜不出了。」

萬大俠微微一笑，道：「幸好那其中還有幾人在下認得，揭開他們的蒙面黑巾，在下便看出他們原來竟都是丐幫門下的弟子。」

羣豪不禁齊地驟然變色，寶兒暗暗忖道：「好狠毒的婦人，竟想將萬大俠置之死地，好教此會無法繼續，如今她陰謀既被揭破，却不知她又要如何巧辯？」

那知王大娘面不改色，仍然面帶嬌笑，道：「萬大俠言重如山，說出來的話，那是萬萬不會有假的。」

羣豪齊地一征，誰都想不到她竟如此輕易便承認了。

只聽王大娘輕嘆接道：

「丐幫門下弟子，本就良莠不齊，我執長丐幫，又未有許久，等我回去查明眞象，必將那主使之人，重重治罪，替萬大俠來出這一口氣。」

輕輕幾句話，又將責任推得乾乾淨淨。

羣豪又不禁齊地怔住，雖知她乃强辯，却又無言可駁，萬大俠面上已現怒容，沉聲道：「如此說來，此事幫主是毫無所知的了？」

王大娘嬌笑着，緩緩道：「哎喲，這種事我若是知道，又怎會讓它發生？我又怎會捨得讓萬大俠這樣的男兒死呢？」

萬大俠道：「在下死了，豈非便無人再來追究幫主的來歷……」

王大娘面色一變，嬌媚的面容，立時變的冷若冰霜，冷冷道：「我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來

歷，要怕人追究？萬大俠你既有如此身份，說話可得負起責任，拿出證據，若是聞得一些捕風捉影的謠言，便來胡言亂語，我縱然打不過你，也要請天下武林英雄，來爲我主持公道，那時，我就不信還有人帮着你。」

萬大俠怒極之下，反而仰天狂笑起來：道：「好個能言會道的婦人，萬某倒要領敎你手下是否與口舌同樣厲害。」霍然長身而起。

突聽丁老夫人輕叱一聲：「且慢，你若拿不出證據來，人家自會找一些武林豪傑來制裁於你，此刻又怎會與你動手？」

語雖緩慢低沉，但是每一個字裏，却似帶着一股的力量，羣豪不禁在暗中喝采：「果然薑是老的辣。」

萬大俠怔了一怔，頹然坐下，王大娘嬌笑道：「這位想必就是丁老夫人了，你老人家的話，可眞說到我心裏去了。」

丁老夫人微微笑道：「但此等死無對證的事，若要拿出證據，實是難如登天，只因昔日能見着『狐女』吳蘇的眞面目的人，本就不多，那些人不是被她害死，便是被害得身敗名裂，只好自己去見閻王了。」

王大娘笑道：「哎喲，世上眞有這麼厲害的女子麼？丁老夫人你年輕的時候，不知是否比她還厲害？」

丁老夫人也不理她，只是微笑道：「但那些人雖已死得差不多了，幸好還未死光死絕，剩下的還有十一個之多。」

羣豪情不自禁，脫口問道：「在那裏？」

丁老夫人緩緩道：「這十一個人，除了有兩人去向不明，四人遠在關外，其餘的五位，都已被老身請來，如今只怕已在途中，就要到了。」

這句話自然又引起了一陣騷動，更有許多人已忍不住探首窗外去瞧。

王大娘冷冷道：「丁老夫人若是隨便找幾個江湖無賴來隨便指認我就是吳蘇，那不是要冤枉死人了麼？」

丁老夫人道：「這五人俱是武林中威鎮一方的人物。

而且忠義之名，久著江湖……『千鈞擔』石銘，『鐵掌』林强，『仙人劍』宋琪光，『威鎮八方』吳立德，『火靈官』汪明，就憑這五位，有那一個不是言重九鼎的好漢子，他們說出的話，江湖中有誰敢不信？」

她每說一個名字，羣豪間便要起一陣輕微的騷動。

王大娘嫣然一笑，道：「就是這五人麼？好，他們絕不會誣賴我的，我也可放心了。」

羣豪見她滿面含笑，絲毫不現惶恐之色，心頭不禁打鼓：「莫非她眞的不是『狐女』吳蘇，這只是萬大俠捕風捉影，平白吹皺一池春水？」

突見丁老夫人霍然起身，沉聲道：「在這五位未來到之前，老身還有一件事，要乘這段空閑說出來。」

這輕易不涉江湖的丁老夫人，此刻滿面俱是鄭重之色，顯然所說的必定又是件震動人心之事，羣豪屏息而聽，那敢多言。

丁老夫人一字字沉聲道：「東海那一戰，紫衣侯力竭身亡，白衣人再來有期，江湖中雖是後起無人，年青一輩之高手，却莫不以七年後能與白衣人一戰爲志，只因這一戰若是毁了，最多也不過喪命而已，而拚命正是年輕人的，拿手本領，但若一戰而勝，非但勢必名揚天下，江湖中成千成萬豪傑英雄之聲名性命，亦將因此而保全。」

她年華雖已老去，但目光敏銳，言詞動人，昔日之風采，猶依稀可見，羣豪凝神傾聽，有的面上已露出躍躍欲試之態。

丁老夫人嘆息一聲，接道：「只是此輩年輕人，無論以武功或經驗而言，要想戰勝白衣人，實在海底尋針，緣木求魚，除非那世上唯一與白衣人交手後還活着的人，能說出白衣人劍法中之秘密與破綻，否則白衣人掌中長劍，七年後勢必又將會血洗武林……那人是誰，各位想必也知道？」

羣豪間不約而同低誦出一人的名字。

「白三空……只可惜他非但不肯說出秘密，連人都已失踪了。」

寶兒心神一陣震懾，丁老夫人已沉聲道：「不錯，白三空下落不明，但普天之下，還有一個人知道他的行踪。」

羣豪脫口問道：「誰？」

丁老夫人兩道敏銳的目光，突然電光般直射到金祖林的身上，金祖林身上一陣震顫，趕緊垂下了頭來。

就在此時，一條大漢匆匆奔上樓來，滿面驚惶之色，嘶聲道：「威鎮八方吳立德吳大俠昨夜半夜失去首級，兇手也不知是誰，方才他的家人，快馬報來凶訊，說……說是要請萬大俠爲吳大俠復此仇。」

羣豪嘩然，丁老夫人却絲毫不動聲色，緩緩道：「知道了，令吳府家人樓下等候。」目光回視金祖林，「白三空在那裏？」

金祖林摸了摸頭，笑道：「老前輩是在問在下麼？白三空大俠此刻在那裏，我金祖林又怎會知道呢？」

丁老夫人道：「金大少又裝的什麼糊塗，男子漢，大丈夫，敢作敢當，裝糊塗的就是不够男子漢了。」

金祖林胸膛一挺，大聲道：「不錯，白大俠的去處我知道，可是他既然信得過我，我就不能將他的秘密說出來。」

羣豪又自嘩然，那紫衣少婦暗咬嘴唇，恨聲低罵道：「大笨瓜，只會稱英雄，被人一激就激出來了。」

這時又有一條大漢飛也似的奔了上來，大聲道：「石家莊的車馬已到……」

羣豪一喜，那知道這大漢却顫聲接道：「但其車裏坐的，却只是『千鈞擔』石銘石大俠的屍身，一柄長劍，由前心直插到他背後。」

黃鶴樓頭立時沸騰了起來，驚惶嘈亂的人聲中，只聽丁老夫人清亮而鎭定的語聲緩緩道：「知道了，飛騎石家莊，通報石大俠之凶訊，快去！」

語聲突轉嚴厲：「白三空的下落，你眞的不肯說麼？」

金祖林大聲道：「不說！」

丁老夫人厲聲道：「你可知此時此刻，唯他握有武林中一綫生機，你若不說出他的下落，只怕天下英雄都要對不住你了。」

金祖林眼睛瞪得圓圓的，大聲道：「白大俠不肯做無義的小人，我金祖林也不是無義的匹夫，不說，死也不說……」

羣豪之間已有幾人怒罵着撲了過去，金祖林長身而起，還未說話，那位紫衣少婦已一拍桌子，大罵道：「他不願說就不許迫他說，你們誰敢欺負他？誰要是欺負金祖林，我『紫蘭花』花清清和他拚命……」

不知是誰，怒道：「好個潑辣婦人……」一句還未說完，花清清已將面前桌子翻了，桌上的茶杯茶碗，也被她雨點般擲了出去。

羣豪驚呼、躲閃，丁老夫人厲聲阻止，花清清頓足大罵，雙手却絲毫不停，羣豪竟將她無可奈何。

突然間，又是一條大漢奔上，大呼道：「不好了……不好了……」驚呼、厲喝、踢打……如中魔法，一齊停止。

只聽那大漢喘息着道：「方才飛騎來報：

『鐵掌』林強，『仙人劍』宋琪光本是並騎而來，却在路上同時遇難了，兩位大俠身上，傷痕至少都有十餘處之多，便是神仙，也救不活了。」

話聲方了，又有一人狂呼着奔上樓來，嘶聲道：「火……火靈官汪明已……已經被人燒成一團焦炭了。」大廳中再無騷動，再無聲息。羣豪一個個木立當地，都呆住了。

「千鈞擔」石銘，「威鎮八方」吳立德，「鐵掌」林強，「仙人劍」宋琪光，「火靈官」汪明，這五人武功俱非泛泛之輩，但如今却在一日之間盡遭毒手！若說這五人死因並非爲着同一事，那麼他五人死的豈非太過湊巧麼？若說他五人果然乃是爲了同一件事而死，那下手之人，手段豈非太過毒辣可怖？

羣豪不約而同，目光齊地轉向王大娘。

丁老夫人冷冷道：「他五人一死，可再也沒有人能認得出妳是誰了。」冰冷的語聲，仍掩不住心頭的悲與哀失望。

王大娘悠悠道：「我眞希望他們未死，還能證明我不是吳蘇，如今……唉，你們怎地不好生保護着他們，早知如此，丐帮弟子們可保護他們的。」

雖然，裝模作樣，却也掩不住眉宇間之得色，目光四轉，又道：「金大少既是死也不肯說出白三空的下落，他五人又不幸死了，這兩件事，世上只怕再也無人解決，看來都只有不了了之，咱們再躭下去，也沒意思了，還是走吧！」

少女們抬起軟椅，羣豪只有眼睜睜的瞧着，萬大俠雙目之中甚至已有悲憤的淚光，但這兩件事確是無人能够解決，縱是天大的英雄，心胸間俱已悲憤欲裂。突然間，一個清脆的聲音大喝道：「誰說這兩件事無法解決。」寶兒實在忍不住了，竟大喝着一躍而出。

羣豪全都怔住，就連周方，面上都變了顏色。

王大娘揚了揚眉，道：「小弟弟，這兩件事誰能解決呀？」

寶兒道：「就是我。」

羣豪間之驚奇詫異，至此方自忍不住爆發出來。

訕笑、叱罵聲中，王大娘却仍可忍住笑，道：「這兩件連丁老夫人、萬大俠，與在座這許多成名英雄都不能解決的事，你這小小的孩子反能解決？我看你只怕是病了，發燒了，還是回去歇歇吧！」

羣豪面上俱流露輕訕不信之色，唯有王半俠面色却甚是凝重，退到窗口，向窗外悄悄打了一個手式。

只聽寶兒大聲道：「七年後那白衣人若是重來，江湖中自然有人抵擋，各位俱是俠義中人，又何必定要逼人作那不信不義之事，縱然因此勝了那白衣人，非但不算光榮，武林還因此而要蒙羞！今日武林中，若是多有幾個像白三空、金祖林這樣的好漢，七年後縱然勝不了那白衣人，却也雖死猶生，雖敗猶榮。」

他小臉上已因激動而變成粉紅顏色，一雙大眼睛裏更是閃閃發光，短短一段話說完，羣豪間竟無人敢再輕視於他。

滿堂肅然中，丁老夫人輕嘆道：「好孩子，你說的雖不錯，但七年之後白衣人重來，有誰眞能抵擋？」

寶兒大聲道：「就是我。」

王大娘「嗤」的一笑，道：「乖乖，人雖小，牛皮却不小。」

寶兒瞪眼道：「你笑什麼？難道你自以爲武功不弱？哼！你那雙杖的招式，看來雖如天花亂墜，繁複變化無窮，其實所有的變化，都脫不開六輔一主，六虛一實之理，正如北斗七星的奧妙一般，你對手只要不被你招式眩亂目光，避虛擊實，專找你虛招與實招間，雙杖交替時那一刹那進攻，縱是功力不如你之人，也可在三六一十八招中將你擊敗。」

羣豪再也想不到這小小的孩子，竟能說出這等武學中深奧之極的道理，都不禁瞠目結舌，聳然失色。

王大娘更是滿面驚駭激怒，再也做不出那嬌媚之態，嘶聲道：「我武功招式之奧妙，中原武林無人能破，是誰敎你的？」

寶兒道：「唯天是我師，唯心通劍道！若能窮天地間變化之理，何愁不能知武功變化之學……」

王大娘雙目瞪視着這孩子，有如見到什麼精靈鬼怪一般，目光再也不會移動，周方面上却不禁泛起得意的笑容。

寶兒大眼睛四轉，接口又道：「至於第二件一事……那江湖瓦瓶中，洩露機密的紙條，本是我寫的……」

羣豪問「嗡」然一聲，已有許多人爲之聳然離座。

寶兒接道：「這只因我雖不認得這位王大娘是否就是昔日的『狐女』吳蘇，却自有人認得。」

萬大俠雙拳緊握，滿頭大汗，嘶聲道：「誰？在那裏？」方寶兒忽然回身，面對周方，道：「老爺子，這件事關係武林委實太大，你老人家再不出面，可不行哪！」

周方面上忽青忽白，默然半响，終於緩緩長身而起。

數百雙睜得大大的眼睛，瞬也不瞬地望着他，廣大的廳堂裏，靜寂如死，幾乎連呼吸之聲都已不聞。周方一字字道：「不錯，我認得她便是吳蘇。」

王半俠忽然仰天狂笑起來，指着周方狂笑道：「此人乃是武林中最無恥的騙子，他說的話誰會相信？」

不知是誰，應聲呼道：「不錯，他便是武林二騙中的周方，另外一個騙子李名生也就坐在那裏。」

另一人喝道：「上次騙了我三罎美酒，半隻肥羊去的就是他。這騙子也敢到這裏來胡言亂語，宰了他！」

於是羣豪紛紛大喝：「宰了他！活埋了他……」樓梯口不知何時來了一羣丐帮弟子，不但喝聲最響，此刻已帶頭撲了上來，丁老夫人、萬大俠本已滿面喜色，這時又覺大是失望。

突聽一聲霹靂般的大喝，有如半空中劈下個焦雷，撲上前去的漢子，竟有幾人被這一聲大喝震得嘴角流血。翻身跌倒，後面的人也被震得雙耳發麻，胸口發悶，嘴角指尖，不由自主的簌簌發抖。

來到這樓頭之人，縱然武功並非極高，但也是見過世面的江湖好漢，聽得這一聲大喝，都已知道發出這喝聲之人內力之强，非同小可，奇怪的是，這喝聲竟是自這「騙子」口中所發。」

羣豪一個個又驚又疑，一個個俱已被駭得呆如不鷄，那裏還有一人再撲上前去，向這「騙子」動手。

周方大喝一聲過後，面上突然沒了血色，胸口亦自起伏不停，口中却沉聲道：「王半俠，你可認得我？」

王半俠道：「我認得你是個……騙子……」這「騙子」兩字，却又說的有氣無力，再無先前那般得意。

周方哈哈一笑，道：「你眞認得我麼……哈哈，吳蘇兒，王癡兒，柳依人，且看看我是誰？」

癡兒本是王半俠童年時混號，柳依人自是

丁老夫人未出嫁時的閨名，近數十年來江湖中非但早已無人再敢呼喚，根本就已少有人知，但此刻這兩個名字却偏偏又自這「騙子」口中呼喚出來，丁老夫人固是大吃一驚，王半俠更是面目失色，道：「你……你究竟是誰？」

就在這時，周方竟一把將他頷下那部修潔美觀之雪白長髯扯了下來，他下半邊面目，竟似跟着被扯落下。

羣豪這一驚更是不小，驚亂中齊地凝目望去，只見這周方上半邊面目仍是原來模樣，寬額端鼻，雙眉如劍，目中有光，膚色蒼白，但自雙頰以下，人中口側，原來生滿雪白鬍鬚之處，竟已變得形如魔鬼，非但肉色漆黑如鐵，而且滿佈紫赤色的創痕，在他上半邊面目相襯之下，更顯得說不出的詭異可怖，「紫蘭花」花清清驚呼一聲，竟被嚇得生生暈倒在金祖林懷中。

黃鶴樓頭，立時大亂，誰也夢想不到，同是一個人的面上，竟會生着天神與魔鬼兩種容貌。

丁老夫人以手掩嘴，免得自己駭極失聲，顫聲道：「你……你竟被金河王『金河聖水』傷成這般模樣？」

周方道：「不錯……王癡兒，你可想起我是誰了麼？」他語聲慈和雖如往昔，但嘴角牽動，白齒森森，柔和的語聲自這樣的嘴中說出，也變得說不出的悽厲陰森，教人聽了，不禁毛骨悚然。

王半俠喉間咿唔作聲，口中却無法說出半個字。

王大娘連那靈活的眸子都已駭得癡癡呆呆，只是重複着道：「原來是你……原來是你……原來是你……」

周方道：「想不到吧，我竟未死，我竟來到這裏，你只當世上再也無人能揭破你的奸謀，却忘了還有我……」

王大娘顫聲道：「你……你竟已避藏多年，此刻爲……爲何要現身？你……你不怕金河王來……來找你？你師弟紫衣侯已死了，世上還有誰能保護你……」羣豪心頭齊地一震，才知道此人竟是紫衣侯之師兄，寶兒驟然驚喜交集，淚珠忍不住奪眶而出，暗中喃喃道：「果然就是他。」

只聽周方仰天大笑，道：「金河王敢來找我？」

王半俠目中突然暴射兇光，獰笑道：「你武功已失，誰不知道？毋庸金河王來，我此刻就能取你性命。」

周方道：「你敢！」突然大步走上前去，反手一個耳光，摑在王半俠臉上，微微笑道：「你不妨試試……」

當今之世，王半俠聲名正如日中天，誰敢觸怒於他？此刻羣豪見他竟被人摑了一掌，更是驚亂，竟都忘了上前插手。

王半俠厲喝一聲，雙臂暴起，但瞧了周方目光一眼，暴起的雙臂，生生停在半空，再也不敢遞出去。

周方冷冷道：「看在你師傅之面，饒你一命，滾吧！」

王半俠面如死灰，倒退三步，突然凌空一個翻身，穿窗而出，他做僞半世，辛苦博來的聲名，從此化爲流水。

王大娘望着他穿窗而去的身影，突然狂笑道：「好，好，你又棄我而去了，好……好……」劈手奪過她身側少女腰間一柄七首，往自己胸口猛地插了下去，少女們嘶聲嬌呼，眼見已將血光崩現。

那知就在這刹那間，丁老夫人掌中楔杖已凌空飛來，擊落了王大娘手裏的七首，王大娘嘶喝道：「誰要你救我，我不想活了！」

丁老夫人緩緩道：「王半俠三番兩次不念恩情，在危急時將你置之不顧，這口氣你忍得下麼？」

王大娘怔了一怔，目光中滿是怨毒之色。

周方揮手道：「我也饒了你，去吧！」

丁老夫人接道：「莫忘了將你害成這般模樣的人，不是別人，乃是你老公！」

王大娘仰天長嘯一聲，反手摑了她身旁少女們幾十個耳光，厲聲道：「走！走！」少女們粉靨已被打的紅腫，忍住眼淚，匆匆抬起軟椅，奪路下樓，樓梯口的丐帮弟子，瞧見王大娘披頭散髮，凶神惡煞的模樣，竟無一人敢加攔阻。

丁老夫人長身而起，徐徐走到周方面前，檢衽拜倒，道：「賤妾多年未見前輩之面，不想前輩猶自健在人間。」

周方道：「雖生猶死，雖死亦生，只不過遊戲人間而已，昔日之我，已非今日之我了，相記不如忘去的好。」

萬大俠搶步過來，撲地而拜，恭聲道：「此番若非老前輩現身，晚輩只有眼見奸人計謀得逞，晚輩實是感激。」

周方微微一笑，截口道：「你莫感激我，你該感激他才是。」他手一指寶兒，又道：「若非這孩子逼我，我也不會現身。」

萬大俠垂首道：「但望老前輩此次現身之後，以無邊降魔之力，鎮懾於江湖羣小，莫再隱跡世外了。」

周方道：「這個……」

突聽一陣喧嚷之聲，自樓下傳了上來，站在窗口邊的，忍不住探首向下瞧了過去，只見黃鶴樓下近江岸處，已閃起一片刀光劍影！

本自擠在黃鶴樓前的武林豪士，此刻已經向江岸邊湧了過去，人叢間議論紛紛，隱約可聽出說的是：「鐵金刀與韓一鈎，可眞是生寃家活對頭，兩人一見面，還未說到三句話，便動起手來！」

「多年未見韓一鈎施展武功，不想他蟠龍鈎法更是洗練了……嗯，鐵金刀臥虎刀法也不弱，這一戰勝負之數，端的難料，只是鐵金刀臥薪嚐膽多年，又自五色帆船學了幾招，想必已非昔日吳下阿蒙了，這一戰我博他勝！」

「你瞧着吧，韓一鈎又何嘗沒有壓箱底的絕活兒！」

樓上羣豪，本雖都在注目着周方，但此刻情不自禁又被這一場武林中最令人矚目之大戰吸引了過去，湧在窗口，遙遙相望。惟有丁老夫人與萬大俠，却仍守候在周方身側。

周方笑道：「這一戰雙方都已準備多年，想必精采得很，你我若是不瞧上一瞧，豈非遺憾？」

寶兒一心想自金祖林口中打聽他爺爺消息，但金祖林一心却在他愛妻身上，不住柔聲呼喚：「蘭兒，怕什麼？醒來呀！」

寶兒叫了他十幾聲：「金大叔，金大俠！金大哥！」

他什麼稱呼都叫出來了，金祖林却連一句也未聽過。

寶兒嘆了口氣，轉目望見周方也已去到窗前觀戰，便也跟了過去，只見刀光劍影中，跳動着一黑一白兩條人影！

鐵金刀仍是一身黑衣勁裝，韓一鈎却是通體潔白如雪，鐵金刀身材魁偉高大，韓一鈎却是瘦骨嶙峋。

寶兒暗笑忖道：「這兩人連長相看來，都似天生的對頭尅星，武功更是一陰一陽，一柔一剛，難怪兩人如此不能相容。」

兩人以快打快，身法俱是迅急無倫。

片刻之間，兩人已折了百餘招之多，寶兒目光凝注，顯然又在留意着兩人招式之變化，

嘴角不時露出笑容，顯然頗有會心。

昔日他觀人惡戰，雖然也曾驚心動魄，但只覺那不過僅是流血拚命的殘酷勾當，而此刻他已能看出雙方招式間每一個精微的變化，便覺武道之中實也含蘊着極爲深奧的學問，這正如不知棋道之人，觀人棋戲，必覺索然無味，但他如知棋道，自身便也會在不知不覺間沉浸於那艱辛的佈局，神奇的變化，爲出人意表之殺手撫掌稱快，爲大意疏忽之漏着搖頭嘆息，因而出神，因而忘倦。

這其中差異之微妙，亦存乎一心之間。

忽聽得一人大呼道：「韓一鈎，使那一鈎啊！」

呼聲方起，已有幾人從旁附合，轉瞬間響應之人便越來越多，但聞人叢間響起一陣怒濤的呼喝。

「韓一鈎……使那一鈎……韓一鈎……使那一鈎……」

這些人身在局外，坐山觀虎鬥，對雙方誰勝誰負，都不關心，自希望韓一鈎快些使出那一鈎來，再瞧瞧鐵金刀究竟學了些什麼驚人的招式來破解於他，更不管這震耳的呼聲，是否會影響作戰者之心境。

但呼聲雖越來越響，韓一鈎那一鈎却是遲遲不曾使用。

寶兒方自暗暗嘆息這羣人的自私，忽覺一隻手掌拉住他的手腕，將他自人叢中拉了出去，別人正看的出神，也未在意。

拉他的人，却是周方，悄聲道：「喚過鐵娃，快走。」

寶兒眼睛又圓了，吃驚道：「走？」

周方道：「不錯，莫非你也想看那一鈎，不捨得走？」

寶兒微笑道：「我早知那一鈎今日瞧不到的，韓一鈎明知鐵金刀已自紫衣侯學得破解他那一鈎的招式，今日若再使出那一鈎來，豈非呆子……那一鈎今日確是絕對瞧不到的了。」

周方頷首笑道：「好孩子，越來越聰明了，既是如此，快走，此刻莫問我爲什麼，走了再說。」

寶兒雖是滿腹狐疑，但已對周方完全信服，當下拉了鐵娃，以指封唇，要他噤聲，鐵娃嘴巴雖張開，瞧見他手式，立刻將聲音嚥回了去。

人羣俱在窗口觀戰，樓梯口已空無一人，他們三個人神不知鬼不覺地下了樓，自後門溜了出去！

寶兒心裏還在奇怪：「周老爺子不拉鐵娃，却叫我拉，想必是知道鐵娃，只聽我一個人的話，我要他不響，他便不響，周老爺子若是自己去拉，鐵娃必定要問，他那大喉嚨一開口，必定就會驚動別人……周老爺子這種小地方却計算得如此精密，顯見是決心要走，但爲了什麼他非走不可呢？」

× × ×

三個人大步而行，一直走入武昌城鎮，鐵娃終於問了：「那邊恁地熱鬧，咱們爲什麼要走，你可知道？」

寶兒道：「方才我也在奇怪，此刻我却想通了，老爺子你想必是怕被萬大俠他們拉住不能脫身，是以便溜了？」

周方問道：「你可知我爲何不願被人拉住麼？」

寶兒道：「這……」

周方嘆道：「我只怕王半俠與王大娘去而復返，也怕金河王那斷聞訊趕來，更怕別人看出我武功已失，有此三怕，自然要走。」寶兒大奇道：「老爺子你……你武功……」

周方道：「別人聽我那一聲大喝，必當我內力更勝往昔，今日若有那『踏雪無痕』李英虹在此，更會說是如此，只因那日天風水塘一戰中，我曾以『傳音入密』之術助他一臂之力，他也已經隱約猜出……其實，唉！我武功早已散去，雖經多年苦練，也不過只能將內力提聚於一時，連一聲大喝過後我都已舉手無力，如何能與別人動手，方才王半俠若非懾於我昔日之威，只怕我此刻已在黃鶴樓頭喪命了！」

寶兒聽得目定口呆，心裏却有說不出的難受，過了半晌，方自黯然道：「如此說來，是寶兒害了你老人家了，寶兒若不逼你老人家自露身份，江湖中誰也不會猜得到今日的武林騙徒，便是昔日的天下第一高手！」

那知周方却自仰天大笑，道：「十多年來，我今日方做了件大快人心之事，多年之積鬱，至今方得一暢，你爲我難受什麼？」

寶兒歉然道：「但……但從今以後，你老人家又要時時刻刻來提防仇家之追踪，豈非都是寶兒害的？」

周方仰天大笑道：「我若眞要藏身，誰能找得到我？」

寶兒見他這般豪氣，也不覺開心起來，道：「無論你老人家去那裏，鐵娃與寶兒都在一旁陪着，爲你老人家消愁解悶，你老人家若是閑着，便可將那冠絕古今的劍道傳授給寶兒，寶兒七年後便可將那白衣人打回大海裏去！」

周方微笑道：「小鬼，你怎麼知我定會傳你劍道？」

寶兒眨了眨眼睛，緩緩道：「我見了紫衣侯爺留給我的密柬，本覺奇怪，且因那密柬上根本一個字也沒有，只畫了無數圈圈，就算是神仙，也猜不出這些圈圈是什麼呀，又教我如何去找？」

周方道：「難道你此刻已猜出了不成？」

寶兒微微笑道：「如今我已知道，那密柬只不過是用來安紫衣侯爺的心，其實，你老人家化身紅塵中，時時刻刻，都在留意着侯爺的動靜，無論何時，侯爺若要人去找你老人家，你老人家必定會先去找他的，是以寶兒雖找不着你老人家，你老人家却找着了寶兒，密柬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圈圈，不正可解說做：『化身紅塵中，非君能揣度，且入紅塵行，自有團圓處』麼……」

周方拍掌道：「好個聰明的孩子，世上只怕再也沒是第二個了……唉！我若非要等個像你這麼樣的孩子來傳我無窮無極之劍意劍道，此生又有何惜，我爲何要躲躲閃閃，逃避別人追踪？」

寶兒見他又將說的傷感起來，忙打岔道：「我雖不笨，但世上比我聰明的孩子眞不知道有多少，譬如……」忽然想起小公主已落魔掌，生死難卜，自己反不覺先自傷感起來。

鐵娃大聲道：「鐵娃雖笨，但跟着大哥，不知不覺已染了些聰明氣，老爺子，你也肯傳給鐵娃些武功麼？鐵娃不貪多，只學幾招就够了。」

周方撫掌大笑道：「好，從今之後，我等不妨暫別紅塵，等你兩人武功練成，再來與江湖兒輩周旋周旋。」

寶兒精神一振，抬頭問道：「咱們往那兒去？」

周方道：「天地之間，四海之內，何處不可去得……」忽然仰天長嘯，拍掌作歌，歌道：「揮手別紅塵，且去雲端坐，探手摘天星，莫教星兒墮……星光爲我燈，蒼穹爲我廬，但使心常明，自可通劍道……劍道理無窮，此心亦無極，傳得心劍而合一，一劍掃羣魔！」

歌聲嘹亮，直冲雲霄！

路上行人不禁都爲之側目，但周方却已拉着寶兒與鐵娃，擠過人羣，穿入小巷，走得不見了。

唯有那歌聲餘韻，還繚繞在人們耳畔……

× × ×

暮去朝來，朝朝暮暮，逝如流水。

燕子飛來又飛去，桃花謝了又重開，時序之變遷，在寂寞失意者眼中看來雖慢。

但在歡樂得意者眼中却有如白駒過隙，轉眼便過。

但是天闊白雲高，羣雁競南飛，正是一年容易又秋風，不知不覺又到了荷枯菊老，鱸肥鶴瘦的深秋季節，距離黃鶴樓一會，竟已有五年多了。

五年多時間裏，江湖人事之遷轉，武林豪傑之升沉，正是千變萬化，縱有太史之筆，只怕也難叙說得清。

鐵金刀與韓一鈎在黃鶴樓下，長江岸邊之一戰，竟是不分勝負，只因果然不出寶兒所料，韓一鈎終是未曾使出那一鈎來。

從此之後，鐵金刀與韓一鈎雙雙失踪，他兩人此後是否還曾再戰，江湖間千萬豪傑，竟無一人知道。

丐幫幫主之位仍虛懸，由葉冷代攝幫務，只因江湖豪傑誰也不敢挑起這副重擔，而昔日的幫主諸葛通仍是下落不明。

長江之上，不時有褸衣散髮之丐幫子弟往來，尋找他們諸葛幫主的踪跡。

他們每一次經過江流下源一個小小山坡時，都可望見山坡上並肩立着兩個青衣女子，她們的髮絲在江風中飄散，她們的衣袂在江風中飛舞。

襯着蒼穹白雲，江上烟水，望之當眞有如遠離紅塵的天上仙子。

但她們的目光却是寂寞而幽怨的，只是癡癡地遙視着烟水深處，似是在期待着遠人之歸來……

於是丐幫子弟便會在暗中竊竊私語：

「聞說左面那女子，便是昔日稱雄江上的『天風幫』幫主姜風。」

「唉！人說：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這話一點也不錯，瞧她今日的寂寞，又有誰會想得到她昔日竟是那般的威風。」

但他們却不知姜風與鐵蘭今日雖然寂寞，但心境却是寧靜的。

只因她們深知寶兒與鐵娃終有一日必將歸來。

而這時，距離白衣人重來之日，已越來越近了！

每過一年，江湖中人的心情便緊張一分。

只因這一戰非但關係着武林豪傑之鮮血生命。

還關係着整個武林的名譽。

江湖豪傑們將鮮血生命看的雖輕。

但是，「名譽」在他們心目中却是重逾泰山的。

丁老夫人柳依人並未料中，這五年多江湖並未大亂。

只因無論上下兩輩，黑白兩道英雄，都在勤練武功，準備在白衣人重來之日，奮起為整個武林的聲名一戰！雖致拋頭顱、洒熱血，亦在所不惜！

可惜的是，五年多來，武林中並未有出現一顆明星。

江湖後起一輩高手中，武功高强之輩雖有不少，但若令他們與昔日的紫衣侯相比，仍是差得太遠了。

又怎能與白衣人爭鋒？

老一輩人中，「雲夢大俠」萬子良聲譽雖日隆，但武功並無進境。

只因為他管的事情委實太多，那有功夫練武？

但環顧武林，武功能勝過萬大俠的，還是不多。

於是，老去的英雄們，只有將滿腔希望，消極地寄托在一個虛無飄渺，幾乎近於神話的傳說裏。

這近年在江湖中已越傳越廣的神話，說的是：

紫衣侯並未死，他仍然逍遙在海上，等着白衣人再戰！

只因遠越重洋的海客們，曾經有一次在夕陽餘暉中，瞥見了那艘昔日威鎭天下的五色帆船影。

雖然，等到他們追尋時，那船影已神秘的失踪。

江湖中也再無一人見到，但那些目光敏銳的海客們，却發誓曾在海天深處瞧見那艘威鎭四海的名船——紫衣侯猶在人間的傳說，便因此喧騰江湖。

這傳說確是美麗動人，老去的英雄們每當意興蕭索之時，都會忍不住將這傳說說了一遍，再說一遍……

只因唯有這樣，他們痛苦的心境才能平靜，他們灰色的人生才有希望，他們飽經憂患的面容上才會乏出笑容。

但少年英雄們，左耳聽到這傳說，立時轉自右耳拋了出去，他們的熱血奔騰，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打算。

洛陽、開封、金陵、北京、蘇州，從南到北，幾乎每一個名城裏，都興起了一個膽比地大，心有天高的少年豪傑，他們死也不信自己的武功勝不了那白衣人，每一人都在躍躍欲試，要爭那第一個與白衣人交手的榮譽，彷彿生怕自己若是落敗了，便永遠再無與白衣人交手的機會。

老年英雄們瞧着這些初生虎子，唯有搖頭嘆息。

他們雖也曾諄諄告誡：「你們若與白衣人交手，只是枉送性命而已……你們的雄心雖可嘉，但又何苦要爭先那第一個交手的榮譽，如此相爭下去，白衣人還未來，你們都已先自相殘殺起來，這豈非愚不可及？」

但少年英雄却不過將這些話當做耳邊風而已。

他們已在暗中計議，要在臘月初八那一日，各携臘八粥，齊上泰山巔，要在這天下第一山的峯頭，比一比武功，看看彼此間究竟是誰高誰低？看看究竟誰能爭得第一個與白衣人交手的榮譽？

老年英雄們明知這些血氣方剛的少年人一戰之下，勢必又將血洗泰山，但却又無法加以阻攔。

眼見重陽已過，臘八就在眼前了……

就在這時，武林中又出了件激勵人心的大事：

少林、武當、峨嵋、點蒼、崆峒、華山、淮陽。

這七大劍派的當代掌門人，於九九重陽之日，同時昭示天下武林，要派遣門下一大弟子出山，參預有關與白衣人交戰之事，自也要參與泰山之會。

這七大門派，派遣門下弟子出山，本極尋常。

每一門派，每一年中都不知要派出多少個弟子，却也未有昭示天下武林之舉，如今這七大門派之掌門人竟如此鄭重其事，顯見此番派出的七大弟子必非一般弟子可比，武林羣豪，自都不禁為之側目，要打聽這七大弟子究竟是何等角色。

這時「雲夢大俠」萬子良却已接得少林當代掌門無相大師的飛騎傳書，這封書信正也是針對江湖中之疑惑而發。

（未完）

武俠長篇小說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造詣未登峯　決另訪明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風剪伍天麒見到女兒伍青萍，自是驚喜一番，同時對白如雲也改變了以往對他的憎恨，加上白如雲表現得對他十分有禮，使伍天麒覺得自己以前確是錯怪了這位少俠，而伍青萍和白如雲之間，雖然心中各人都在思念對方，但因雙方曾有過一段誤會，加上各人的自尊心特强，都不願表露出各人的情感，因而就此默默地離開了……白如雲敗在星潭手下，覺得自己內烝功力均不如人，故決心到別處，希望能繼續練功，這天和墨狐子秦狸告別，秦狸以及南水，北星都依依不捨。

南水漲紅了面，說道：「少爺！……使不得！」

北星也上前一步，用着粗啞的嗓子道：「少爺！使……不……不使得！」

他學了半天還是學錯了！

白如雲皺了一下眉頭，揮手道：「照我吩咐的去作，不要惹嫌！」

二小這才受寵若驚的答應着，轉身而去。

當他們走到門口時，白如雲聽見南水低聲道：「少爺變了！……等會我要換件漂亮衣服來！」

北星的啞聲立時重覆道：「少爺變了！等會我要換件漂亮的衣服來！」

南水又說道：「我穿白的，像少爺一樣！」

北星接道：「我穿白的！像……像你一樣！」

南水又氣道：「不行！不准穿一樣的，你自己有的是……」

他們越說越遠，聲音也漸漸隱去。

白如雲感慨頗深，不禁輕聲的嘆了一口氣，他發覺自己以前是作錯了，把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看得太醜惡。

可是現在，當他受挫於星潭，失戀於青萍之後，他變得便不同了！

他處於一種自感渺小，而又視人若草芥的矛盾下，這種結果，把他對於人類的「恨」，改變成「憎惡」和「卑視」，這種轉變當然不是好的，可是他以後是否還會改變？那就沒有人知道！

老道皺了一下眉道：「徒弟！你怎麼了？」

每當老道叫他「徒弟」的時候，就是老道最關心他的時候。

白如雲搖了搖頭，把他頹喪的心情收斂了一下，含笑道：「沒什麼！我只是在想，我要怎麼樣才能變得與衆不同，遠遠的超過他們！」

白如雲說到這裏，他的目中發出了如炬的光芒，顯示出這個年青人是多麼的狂妄和堅强！

老道又呷了一口酒，說道：「小鬼頭，你現在已經超過他們了，想想看，他們誰能比你？」

白如雲連連的搖着頭，說道：「不行！差多了！」

老道知道他在為今天的敗績頹喪，不禁笑道：「他媽的！你這小子也太心急了，你想，三百老人是跟你師父同時的人物，那有這麼好惹的。

「小鬼頭，我告訴你，十年下來，連我這個師父都不如你了！」

白如雲知道老道所說是實，可是仍無法開脫他憂鬱的心情，低聲道：「可是……我差太遠了！」

他說着大口的喝了一口酒，老道不禁有些奇怪，問道：「小鬼頭，今天給你動手的，倒底是誰呀？」

白如雲咬着嘴唇，他不願意說出來，因為這是一個絕大的侮辱。

可是在他師父的面前，他是一個孩子，可以傾訴一切，於是他抬起了眼睛說道：「是……是星潭！」

老道聞言雙目射出了一陣奇光，他輕輕的「啊！」了一聲道：「啊！是星潭？

她……她眞的來過了？」

白如雲發覺老道的神情有些怪，望了他一眼道：「是的！她來過了！我……我挫在她的手下！」

老道這時已恢復了正常，他呵呵笑道：「原來你挫在她手中，這可一點也不丟人！恐怕連我也沒有勝她的把握呢。」

白如雲搖頭道：「你不知道，這情形是……她挫敗了我，我自己還不知道！」

這句話使老道愈發驚奇起來，睜大了一雙眼睛問道：「啊？有這等事？以你的功夫是可以覺察出的呀？」

白如雲慚愧的搖頭道：「她破了我天、地二眼，我連一點都不知道！」

老道聞言瞪眼道：「別胡說了！天、地二眼被破，你還有命在？」

白如雲猶豫一下，因爲他知道師父的脾氣，最是護短，生性好強，如果他知道了，他最心愛的徒弟，被人如此戲弄的話，一定會暴跳如雷，並且要尋那人，弄得天翻地覆。

白如雲在考慮着要不要說時，老道已不耐煩道：「你這孩子怎麼今天完全變了？快說！到底甚麼回事？」

白如雲一咬牙，忖道：「反正他已經知道是星潭，乾脆告訴他算了！」

於是，白如雲在羞愧和憤怒之下，把星潭救去哈小敏，以及星潭點破他鞋、帽之事，告訴了秦狸。

在白如雲以爲，秦狸必然大發雷霆，甚至會將桌面掀去。

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老道滿臉含笑，眼中傳出了一種迷惑的神色。

他笑着，用舌頭舐着嘴唇，發出了一些讚美的聲音，說道：「嘖……嘖嘖！這老婆子的功夫，居然到了這等地步，可眞是出我意料呢！」

點破一頂帽子和鞋子，在學武之人是輕而易舉的，可是在動手之際點破，而對方又不知道，更何況是在白如雲身上，那簡直是不可能的。

白如雲不知道秦狸爲何沒有發怒，反而讚美起來——當然他也不知道，秦狸和星潭早年的那一段戀情。

秦狸喝了一大口酒，這才由回憶中醒來，笑道：「所以你要發奮練功，將來打敗星潭？」

白如雲點頭不語，秦狸大笑道：「好孩子！你有這種志氣，我很高興！來！乾了這一杯！」

於是他們又對飲了一杯酒，秦狸感慨頗深的嘆了一口氣道：「唉！說起來，我這個師父對你是不錯的了，我的絕技完全都傳了你，我的脾氣也傳了你。

今天，在你離開我的時候，我感到很慚愧，太慚愧了！」

白如雲早日不大飲酒，這時已然有些酒意，聞言推了秦狸一把，笑道：「算了吧！老道，你又有什麼地方對不起我？」

老道連連的嘆息着道：「你知道，我是沒什麼學問的，所以在文學方面，一點不能傳授你，雖然你自己聰明，自修了好幾年，可是總不如有人指點呀？」

白如雲驀然一驚，他從沒有想到這個問題，以往他看書，寫作，只是爲了興趣，從來沒有想到，用讀書來改變氣質。

可是他表面上却裝出不在乎的樣子，笑道：「可是我讀的書不比人少，我寫的字也不比人差，再說我還年青，以後還可以讀書！」

老道點頭道：「那全靠你的聰明，這次到廬山，希望你能讀點書，以前人家批評我太怪，是因爲不讀書的緣故，也許有些道理。」

白如雲笑道：「別開玩笑了！廬山那來的書？」

老道微微一笑，他所以勸白如雲到廬去，實在別有用心，但他却不說出。

這時二小上完了菜，一同坐了下來，白如雲含笑望了他們一陣，說道：「南水，北星、我今晚出外，以後你們要聽老道爺的話，這裏一切都由他作主。」

白如雲話未說完，二小眼中立時露出一種非常不服氣的神色，望了老道一眼。

老道仰着頭，正把一塊肥肉送入嘴中，嚼得「叭嗒！叭嗒！」的響。

他神氣活現的笑着道：「聽見沒有？以後誰不聽話，沒別的，只有揍！」

二小聞言立時沉不住氣，臉上現出一種恐懼之色，南水連道：「少爺！我們跟你去！」

北星立時接道：「少爺！我們跟你去！老……老道……壞！」

老道一瞪眼，方要發作，白如雲已沉着臉道：「你們也太不知規矩了，他是我師父，你們不知道麼？」

白如雲才說到這裏，老道已插口道：「對呀！我是他師父，你們還當我是誰呀？眞……」

白如雲瞪了他一眼，說道：「老道！你不要說話……以後，監牢全歸你管，對待犯人那些花樣取消！」

二小及老道同時驚奇起來，白如雲又道：「把所有犯人的名單交給老道，叫他看情形，可放的就放，不可放的再關！」

二小口中稱是，心中却想道：「犯人交給他，可完蛋了！」

白如雲接着道：「山莊裏面，各處的情形，你們要多照顧，一切都要像我在家一樣，說不定我什麼時候，就會回來看一次的！」

白如雲言罷，二小才要說話，白如雲已搖頭道：「不必多說，現在你們各酌一盃酒，我們共飲！」

這些年來，二小與白如雲雖是主僕，可是他們之間的感情却深厚至極。

二小心中很悲痛，他們各酌了一盃酒，站了起來，南水低聲說道：「少爺！願你一路順風，早些回來……」

南水說到這裏，聲音有些哽咽，北星也低聲的重覆一遍，他們含淚飲乾了這盃酒。

別離的霎那，時間似乎過得特別快，已經是初更了！

他們都有了七八成酒意，老道喝的更多，他的話可說個沒完。

他談話的範圍很廣，包括他自己學藝的經過等等，他並且提示了很多「坐禪」練功的要訣，要白如雲好好把握，避免走火入魔。

白如雲推桌而起，含笑道：「老道！我要走了！」

老道眼中傳出一種眞摯的感情，他搖頭道：「還早呢！你忙什麼？」

白如雲笑道：「不早了，再躭誤天就亮了！」

白如雲說到這裏，囑咐二小將衣囊取過，戴上了一頂黑緞儒帽，在三人的擁護下，出了正廳。

這時候金山莊的僕佣下人，都排好了隊相送，白如雲感慨艮深，他含笑道：「你們以後要聽老道爺的話，我不久就會回來。」

他拉過了一匹烏黑的駿馬，在老道和二小的伴同下，緩緩的向大門走去。

是深秋的日子，寒風習習，滿地落葉，遠行在即的白如雲，心頭有一種無法形容的沉痛。

馬蹄聲和脚步聲，清晰的交响着，白如雲強笑着打破了沉寂，說道：「老道，留步吧！」

老道眼角有些濕，答道：「再走一陣，我醒醒酒！」

「我走以後，你可要好好的照顧這個山莊，因爲這是我們的家。」

「我知道，小鬼頭！我老道不會管寺院，可會管家！」

「南水！北星！你們不要忘記我的話，跟道爺多練點功夫！」

「是！少爺！」

「是！少爺！」

「我走了！下一次見面，我會更叫你們高興！……師父！……您老保重！」

「徒兒！如雲！」

駿馬長嘶，閃電而去。秋風凌厲，離聲淒冷：

「悠悠天地心
悽悽斷腸人
我有千里仇
世人皆我敵！
……………

× × ×

黎明，白如雲已然下得巫山。

巫山位於四川與湖北的交界處，濱長江，是一個很大的貿易中心，也是一個很大的名勝。

一夜的時間，白如雲過了巫山十二峯，來到「巫山」縣和交界處「楠木園」之間。

在這裏有一座小鎭名叫「洛村」，緊靠着江邊，居民多半是漁民，顯得甚是安樂。

白如雲整整的騎了一夜的馬，覺得有些倦累，他緩緩的馳進了「洛村」。

他發覺到身上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濕了！

他在馬上尋思道：「要到廬山去，沿途都有長江水路，看樣子，我可以坐船去了！」

由四川到江西，正好橫貫湖北全省，這是一條很遙遠的路程，可是長江水路可以直到九江，所以白如雲倒用不着陸路跋涉之苦。

這時天邊方有曙色，漁民已然紛紛的上了船，船火點點，像是一大羣飛螢，緩緩的散了開去。

水色濛濛，整個的江面上像是撒上了一層網，又如同蒙上了一層紗，飄飄渺渺，若遠若近。

點點漁火，在水面上飄開，像是一羣幽靈，又像是一羣生命的火花。

浪潮輕湧，漁歌陣陣，傳遍了整個的江面，然後分化開，漸漸的遙遠，漸漸的消失。

揚子江又恢復了原來的平靜，只有浪潮冲打着堤岸，發出了輕脆的响聲。

白如雲駐馬江岸，眼看着這一幅神奇的景色，使得他眩迷起來。

數年來他居於山頂，清風、林濤、枯樹、寒鴉、晚霞、旭日……可能他比別人聽得多，看得多，可是這一幅捕魚圖，和如詩如畫的江景，却是他生平所未見。

他微喟的搖頭，自語道：「要知道天下如此神妙，我早就應該下山遊歷了！」

他在江邊足足的站了一個時辰，天光已經大亮了。

今天沒有太陽，可是天色很明朗，只是寒冷更甚，立在江邊更增人寒意。

白如雲突然驚覺過來，自己也不免暗笑太痴，心中想道：「我何必如此着迷？這一路水程，還怕不够看的麼？」想到這裏，他策馬緩行，沿着江堤向前走來。

他心中忖道：「我先找個地方吃點東西，然後再搭船！」

白如雲決定之後，立時轉過了馬頭，由一條小路，向村內馳去。

這個小鎭的居民，百分之九十以捕魚爲業，所以這時除了病得不能動的人以外，全都起牀了。

白如雲馳入之後，由於他俊美的儀表，講究的衣着，和那匹高大的駿馬，立時引起衆人的好奇。

他們紛紛注視着他，但却沒有一個人詢問。

白如雲見不遠有一座小蓆棚，正在販賣豆漿和油餅，油餅的熱烟冒起老高，陣陣的香氣隨風傳了過來。

白如雲腹內正餓，忖道：「我就在這裏隨便吃點吧！出門在外，可不能像在家那麼講究。」

白如雲想着已然馳到了近前，勒住了馬。

棚內跑出一個小伙計，操着四川土話道：「哥子！來吃熱食，去寒！」

白如雲點點頭，下了馬，入棚坐下。

這時棚內還有四五個食客，他們雖然不認識白如雲，但也都向他點了點頭，含笑爲禮。白如雲雖然奇怪，可是也只好點首還禮。

這時小伙計已然含笑迎上，笑道：「少爺！我們這裏只有豆漿，油餅，別的沒有。」

白如雲點點頭：「只要豆漿，油餅就行了！」

伙計答應一聲，立時送了上來。

白如雲略嚐一下，居然甜美可口。

自從他藝成之後，由於童年時所受的欺凌和壓榨，使他變得怪癖和剛強，所以他的衣着，飲食，都是選取最上等的。

這時，他偶爾一嚐鄉土風味，居然也吃得甚是可口。

白如雲又將伙計喚到面前，問道：「小兄弟！這兒往湖北的船，多不多呀？」

小伙計笑道：「少爺！往湖北的客船

多的是，你只要到江邊一問就行了！」

白如雲點了點頭，又問道：「這附近可有賣馬料的？」

小伙計思索了一下道：「啊！對了！前幾天才新開了一家，只有這麼一家！」

白如雲由囊中摸出了一塊銀子，遞予小伙計道：「麻煩你去給我買兩天的馬料來！」

小伙計連聲的答應而去。

不大的工夫，他提着兩隻大口袋，哼哼連聲的走了回來。

到了竹棚之前，小伙計放下了麻袋，用力的喘了一口氣。笑道：「乖乖！眞不輕！」

他說着走到白如雲身前，笑道：「買的是最好的豆料，還剩下八錢一！」

他說着將餘錢拿了出來，白如雲一揮手道：「你留下好了！」

小伙計簡直不敢相信，睜大了眼睛道：「少爺！你這是……」

他話未說完，白如雲已不耐煩，道：「給你就是給你，銀子你還不敢要嗎？」

小伙計喜出望外，千恩萬謝，因為他一個月也掙不了這麼些銀子。

白如雲飲食已畢，又摸出一塊銀子，丟在了桌上。

大司務拚命的辭謝，可是白如雲却連理也不理。

他出得棚來，便提起了麻袋，上馬而去。

一羣人圍在一起，望着他的背影，指點討論着，一人說道：「這龜兒子眞有錢，你老子出手就是大塊的銀子！」

另一個人接口說道：「媽的！你眼紅呀？」

接着吵了起來。

白如雲又回到了江邊，這時早有三四個舟子，一起擁了上來，爭着要載他。

白如雲在馬上問道：「你們最遠的到什麼地方？」

一個舟子答道：「我到巴東，客人，那是大縣，什麼都有啊！」

另一個舟子搶道：「我到歸州，比他的路程遠！」

最後白如雲選了一條航程最遠的船，這條船由一個十八九的孩子執篙，直到「黃陵廟」，已然很接近宜昌了！

白如雲上船以後，把馬拴在了後艙，站在船頭，觀賞江景。

不一會的工夫，舟子已然備好了航行各物，並帶了一個年老的下人，以為燒飯之用。

白如雲問道：「小哥，你叫什麼名字呀？」

舟子含笑答道：「我叫蔡哲，少爺你呢？」

白如雲沉吟了一下，回答道：「我姓白！」

他與人交談，永遠是這麼簡單，使人無法親近，甚至連再說幾句話都感到不適當。

蔡哲隔了一下，又笑道：「白少爺，你可是馬上要走？」

白如雲的目光，仍然投在遠江，聞言冷冷的問道：「現在可以走嗎？」

蔡哲滿臉陪笑，說道：「可以！可以！現在已起風，趁着風，可以趕好幾十里哩！」

白如雲點點頭，說道：「好！開船，叫老人家別忘了餵馬！」

蔡哲答應而去，立時起錨揚帆，小船蕩然湧出，順流而下。

白如雲凝立船頭，他有一種神奇的感覺。

儘管他有着一身出奇的功夫，儘管他是天下第一個怪人，可是這却是他第一次正式的闖蕩江湖。

像任何一個青年人一樣，他覺得有些莫名的喜悅，然而在這種喜悅中，又滲有一種很大的空虛。

這種空虛的產生，是由於使他想到了歲月和前途，任何一個人，想到他前途的時候，必然會產生這種複雜的情緒。

帆，被風吹滿了，蔡哲穩住了舵，又往船頭跑。

雖然白如雲外貌冷酷，為人怪癖，可是每一個接觸他的人，都不自禁的想去接近他，了解他。

每當他在人羣出現的時候，其他的人都成了頑鐵，而他則是一塊磁石，自然的把他們吸引過去。

蔡哲由船舷走到前船板，笑了一下，道：「白少爺，這陣風可眞好！」

白如雲點了點頭，只是「嗯！」了一聲。

蔡哲縮了一下頸子說道：「白少爺，裏面泡了香茶，外面太冷，你到艙裏頭坐吧！」

白如雲這才回過了頭，明亮的眼睛望了他一眼，用着他一貫的，低沉的聲音說道：「不要緊，我不怕冷！」

蔡哲尷尬的笑了兩聲，他感覺到與白如雲交談是太困難了！

他進入艙裏，搬出了一把有靠背的椅子，放在白如雲身後，笑道：「白少爺，你坐下來看吧！」

白如雲雖嫌他過於殷勤，但亦頗感激他的好意，當下微微一笑，說道：「好的，你費心了！」

白如雲接着坐了下來，蔡哲又笑道：「我再去給你端茶！」

白如雲却搖手止住了他，說道：「不必了！」

蔡哲答應了一聲，坐在船板上。

他不時的找些話與白如雲打訕，可是白如雲極少回答，即使是回答，也總是「嗯」，「啊」之類。

船行甚速，霎那已駛出了十餘里。

白如雲望着遼闊的江面「波紋如鱗」，時有魚兒出水，激起了點點浪花。

江面上帆影點點，水鳥翱翔，襯着遠天的幾朵白雲，顯得恬靜和清麗。

白如雲正在觀賞之際，突見正中水道的大小船隻，紛紛的向外避去，霎時讓開了一條約十丈寬的水道。

白如雲正在詫異，突聽蔡哲慌忙的說道：「唷，我們可要讓道了！」

白如雲不解，問道：「為什麼？」

蔡哲已是滿面驚慌之狀，向前面望了一眼，急促的說道：「少爺，你別問，快進艙去，晚了，就來不及了！」

白如雲頗感到興趣，這時蔡哲已趕到

船尾去改舵，白如雲霍然站起，厲聲道：「不許去，告訴我，怎麼回事？』

蔡哲已然吓得臉上變了色，左顧右盼，好似大禍臨頭似的，顫聲道：「少爺……這可不是開玩笑的，小的還要命，你千萬別管。」

白如雲大怒，趕前一步，一把將蔡哲抓住，像提小鷄似的提了起來，怒喝道：「你再鬼叫，我一拳打死你！」

蔡哲身強體壯，怕沒有百斤以上，竟被白如雲提小鷄似的提着。

他懸空好幾寸，胸口奇痛，加上白如雲之那種可滅萬敵的豪氣，吓得他連搖雙手，怪叫道：「少爺，你……放下，我說！我說！」

白如雲這才把他放下來，喝道：「快說！」

蔡哲無可奈何的說道：「少爺，你大概是過路的，不曉得情形，最近這一帶出了個豪傑，他叫莫雨秋，號叫萬江龍，功夫高得厲害，沒人不怕他，要是他的船在江面上走，大家都得讓路，不然就是死路一條。」

他說着，不時的引頸向前望，狀至焦急。

這時江面上的船，全都讓得遠遠的，只有白如雲這條小船，仍然航行在中央水道上。

有那些好心的，或熟識的船家，紛紛吶喊着，警告蔡哲。

蔡哲急得滿頭大汗，不住的頓足搓手，偏是被白如雲的豪氣所震，不敢再提改道之事。

白如雲聽他說完，不禁劍眉飛揚，冷哼連聲，點頭道：「啊——江湖上原來這麼多強橫霸道的事，我倒要會會他！」

白如雲說到這裏，臉上突然浮上了一種從未有過的笑容，使人感覺到很親切。

他笑着對蔡哲說道：「你放心的掌舵，我保你一點事沒有！」

蔡哲滿面驚奇的望着他，遲疑着道：「少爺，眞的？」

白如雲含笑說道：「你放心！我和莫雨秋是最要好的朋友，已經有兩年沒見面了呢！」

蔡哲聞言大喜，這才完全的放了心，含笑到後艙去了。

白如雲雖然甚少外出，可是他「鐵旗俠」的大名，已經响遍了江湖，沒有人不知道他那件出奇的武器，和那怪癖的個性的。

白如雲不願暴露自己的身份，他把背後的鐵旗，收在了懷中，靜坐船頭，觀賞江景，一派安詳之態。

蔡哲在後艙看見白如雲如此模樣，越發的放了心。

偌大一片江面，附近的船隻，都紛紛的躲向了兩旁，只有白如雲這條小船，在航道中央，扯滿了蓬索，速度極快的向下游而去。

不久的工夫，白如雲望見一隻彩木雕花的大船，緩緩的搖了過來。

兩下的船很快的接近了，白如雲一生嫉惡如仇，看見這種情形，心中的怒火早已冒起了千丈。

可是他的面上却一絲也看不出來，仍是冷冰冰的，毫無喜怒的表情。

等到兩下相隔百十丈時，對面船上的一羣爪牙，已經大聲的吆喝起來，「混賬王八旦！還不讓路，要找死呀？」

蔡哲立時又驚慌起來，顫聲道：「少爺，你快說！……」

白如雲冷冷說道：「不必管他，保你沒事就是了。」

兩條船越來越接近，白如雲見大船船頭上，站了四五個漢子，一個個膀大腰圓，孔武有力。

這時兩下相隔約有十餘丈，白如雲扭過了頭，對蔡哲道：「下帆！」

蔡哲如奉綸旨，立時將蓬索降下，與那作飯的老頭，各操過一隻槳，穩住了船身。

大船慢慢地逼近，喝罵之聲响成了一片。

白如雲只是穩坐船頭，連眼皮都沒有動一下，他只是低着頭，望着江面上的波濤出神。

大船在相隔兩丈餘時，也停了下來，立時有兩個漢子，大罵道：「王八龜兒，不要命了！」

他們罵着，立時騰身而起，向小船上落下。

可是，奇怪的是，他們的來勢極猛，但在半空之時，好似受到一種突然的阻力，只聽他們「啊唷！」一聲，二人手忙脚亂的滿空亂舞，「嘭！」的一聲，落在了江心。

這件事，立時使得大船上混亂起來，可是他們看得清清楚楚，白如雲坐在船頭，連眼皮都沒動一下。

這時船頭走過一個大漢，指着白如雲喝道：「喂！小子，你沒長眼睛，看不見這是莫大爺的船麼？」

白如雲慢慢的抬起了頭，雙目如炬，立時把他們鎮懾下來。

他們心中想道：「啊，這小子眞俊！……樣子也眞怪！」

白如雲仍然坐着不動，面上帶起了一絲笑容，向江心望了一眼，說道：「你們伙計落了江，還不把他們救起來！」

那大漢聞言向江心望了一眼，心中不禁奇怪起來，忖道：「他們水性極好，怎麼全這等模樣？」

原來那兩個人只在水面撲打，完全像不懂水性的人一樣，咕嚕嚕的喝着江水，直喊救命。

那大漢見情形不對，立時命人伸下竹篙，把他們引上了來。

他心中雖然奇怪萬分，可是絕沒有想到是白如雲使了手脚。

他站在船頭，神氣活現的說道：「小子，你怎麼不話話？為什麼不讓路！」

白如雲含笑如常，緩緩說道：「我是過路之人，不知道這些，莫非這長江水路，還有這條規矩？」

那大漢被他說得臉上一紅，粗聲道：「長江雖沒這規矩，可是我們大爺有這規矩！」

白如雲奇怪的眨了一下眼睛，問道：「你們大爺是誰？」

那大漢神氣活現的挺着胸，昂然道：「哈哈，你眞是過路人，連我們莫大爺都

不知道，這就難怪了！」

白如雲緊接着道：「既然我不知道，那麼就沒什麼事了，你們去吧！」

白如雲的話，說得那大漢仰天大笑道：「哈……你眞是個孩子，說得可眞簡單，走吧？叫誰走呀？你不知道，難道划船的也不知道？」

白如雲心中怒極，忖道：「好小子，居然敢在我面前賣狂，少時有得你受！」

白如雲越是憤怒，他的笑容却越發明顯，含笑自若的說道：「那麼，現在怎麼辦呢？」

那漢子聞言把白如雲上下打量了好一陣，態度稍微和緩一些，說道：「我看你衣着打扮，倒也像個人物，現在你上船向我莫大爺陪個禮，看他怎麼發落。至於那划船的人，明知故犯，少不得要驅出長江了！」

白如雲劍眉一揚，說道：「啊，有這麼嚴重麼？」

大漢冷笑一聲道：「這已經算對你開恩了，快上來，進去請安。」

白如雲嘴角現出了一絲冷笑，搖頭道：「我不去，你叫他出來吧！」

大漢粗眉一挑，怒道：「小子，你可是眞找死？」

白如雲緩緩的搖着手，止住了他，說道：「朋友，你出言不遜，你可知道我是誰麼？」

白如雲這句話說得大漢一怔，加上白如雲出奇的儀表，和鎭定的態度，立時使他減了不少氣焰。

他用手指着白如雲道：「你……你到底是什麼人？」

白如雲淺淺一笑，說道：「我是莫雨秋的幼叔，你不怕得罪我麼？」

白如雲此言一出，大船上的人都發出了一聲驚訝之聲，驚異的望着白如雲。

白如雲面帶微笑，一派安詳，讓人看不出一絲虛假來。

那大漢驚恐的望了他幾眼，說道：「啊……先等等，等我問問！」

他說着，轉頭對後面叫了一聲：「李爺，請你來一趟！」

不大的工夫，由艙內走出了一個師爺模樣的人物。

他穿着一身錦繡的棉袍，頭上戴着一頂黑絨瓜皮帽，正中鑲一塊上好的白玉。

他年約五十餘歲，生得枯瘦矮小，黃皮削瘦，小眼如豆，頷下有一把花白的山羊鬍子。

他右手拿着一枝晶亮的旱烟袋，慢吞吞的走過來，一付腐酸勁。

他抽了一口烟，伸了個懶腰，四下望了望，小眼珠亂轉，道：「我說，這是到那了……啊，快到巫山了吧，黃老大，什麼事呀？」

他說的一口河南話，聽來甚是滑稽。

黃老大趕前一禮，低聲道：「李爺，江面上出了事，有人要來認親！」

李師爺皺了一下禿眉，說道：「啊，有人來認親，認什麼親呀？」

黃老大道：「他說是少爺的叔父！」

李師爺又啊了一聲，接道：「少爺的叔叔？……嗯！少爺家鄉人丁倒是很旺，說不定是眞的，他多大年紀了？」

黃老大遲疑了一下，說道：「大約二十歲左右！」

李師爺一聽這話，立時把小眼一瞪，罵道：「奶奶，你他娘，怎搞麼的？少爺都快三十了，他叔叔才二十，這是你們家的規矩嗎？」

黃老大被李師爺罵得滿面怒容，偏又不敢回嘴，臉上的表情就別提多難看了。

他接着道：「若說是幼叔也是有的，你老去看看吧！」

李師爺翻了半天眼，自語道：「少爺二十九，少爺的爹四十八，嗯，這也有可能！」

說着他慢慢恍到了船頭，瞇縫着小眼，四下看了看，問道：「你們那一位來認親呀？」

白如雲仍然端坐不動，含笑答道：「是我，我來看我姪兒莫雨秋來了！」

那李師爺一到船頭便站不穩身子，東倒西歪的，由兩個漢子扶着。

他把白如雲細看了一陣，心中已然有些相信了！

因白如雲的衣着，風度，品貌，無一不是上乘，看起來眞與私訪的天子一般。

李師爺立時嘻嘻一笑，說道：「喲！……是位少爺，您先請過船來吧！」

白如雲突把面色一沉，說道：「李師爺，你是讀書人，該懂得長、卑之分，莫雨秋不出來迎我，我是不過去的！」

李師爺聞言翻了半天白眼，忖道：「看樣子還眞是他叔叔來了，他衣着這麼華貴，家財必定更多，我可不能得罪他！」

李師爺想到這裏，立時狗顛屁股，施了一個大禮，口中唱了一聲喏，說道：「原來是東翁大人的叔大老，晚生不知，多有得罪，還望寬恕則個！」

白如雲心中暗自好笑，忖道：「這種勢利小人，我可要捉弄他一下。」

這時衆人看師爺都如此恭敬，不禁一齊彎下了腰，向白如雲施起禮來。

黃老大更是跪下來叩頭，連連道歉不已。

白如雲看在眼內，忖道：「看樣子莫雨秋還眞有些威勢呢！」

白如雲想着，便對李師爺說道：「原來是李師爺！但是不知李師爺台甫如何稱呼？」

李師爺連忙陪笑道：「不敢，晚生李八斗。」

白如雲長笑一聲，說道：「這八字可是王八之八？」

李師爺氣得哼哼的一聲，但也只好笑道：「大爺取笑，乃八九之八！」

白如雲一笑道：「還是一樣！……老先生名為八斗，腹中之才，想必也是八斗了？」

李八斗一瞪小眼，怔了一下，接着道：「大爺又取笑了，晚生一無所學，拙名八斗，乃取文才八斗之意，以便時時自勵，倒叫大人取笑了。」

白如雲豎起大姆指，誇道：「好名字，高雅，高雅！」

李八斗紅着臉道：「豈敢！豈敢！」

衆人早已竊笑不已，李八斗雖然惱怒，却是無可奈何。

白如雲又道：「我那不孝姪兒莫雨秋

可在船上麼？」

李八斗雖覺得白如雲每句話都刺耳，却是不敢得罪，媚笑道：「東翁正在船上，與侍妾飲酒論詩，待晚生去通知他！」

白如雲笑道：「長江泛舟，擁妾飲酒，觀景拈詩，實在快人，這想必又是老夫子的高見了？」

李八斗得意的笑了起來，連道：「正是晚生拙見，叔爺有此同感，果然是高雅之士，佩服，佩服之極也！」

白如雲差點沒笑出來，忖道：「這種師爺可眞是酒囊飯袋之流了。」

白如雲強忍着笑，說道：「老夫子果然與敝人投緣得很，改日當設宴共飲，暢聆教言，不知老夫子可肯賞光麼？」

李師爺已然合不上嘴，連聲稱謝道：「定要叨擾，定要叨擾！」

白如雲心道：「你這老王八別作夢了，後面有得你受的！」

白如雲想着說道：「現請老夫子把那不孝的奴才叫出來吧！」

李八斗聞言忖道：「看樣子這位叔爺對東翁很是不滿，我何不作個人情，緩頰幾句，一來可得東翁之喜，二來也可令這位叔翁對我好感。」

李八斗想到這裏，立時恭身一禮道：「叔爺大人，東翁雖然少禮，不知大人來臨，未曾備船遠接，但東翁日常與晚生談起，時常慕念大人風儀，昨日還在與晚生談起，準備月內還鄉去向大人請安呢。」

白如雲聞言直要笑，點頭道：「既是老夫子如此說，我便不怪罪他，由這幾句話兒，可見平日老夫子對他關愛之深，實在令人感動，少時，當以重金酬謝！」

李八斗聞言大喜，樂得幾乎從船頭掉下江去，連聲謝謝，搖擺着而去。

不大的工夫，艙內傳出一個粗暴的聲音道：「放你媽的屁！我最小的叔叔也四十二了！」

又聽李八斗接口道：「東翁息怒！也許……也許你離鄉之後，太老爺又生了一個小的……」

話未說完，那人又罵道：「滾你娘的蛋！我爺爺死了三年了，我前年才去上的墳，你們家，才他媽死人還養兒子！」

說着一陣踏步之聲，一人已喊道：「那來的小王八旦，敢如此戲弄我？」

又聽李八斗的聲音追着道：「東翁！說不定是遠房的……」

話未說完，只聽得「拍！」的一聲，李八斗想是挨了一巴掌，怪叫不已。

那人又罵道：「什麼遠房，進（近）房？進你娘的房！」

接着「嘭！」的一聲，艙門被人一掌打開，出來一個粗壯的年青人。

他穿着一件錦緞的儒衣，邊上滾有毛邊，顯得一派華貴。

可是他生得粗眉大眼，虎虎有力，與他的衣着極不相稱。

他身後跟着李八斗，用手掩着臉，歪着個腦袋，一臉的苦像。

那先前之人就是莫雨秋，他怒氣沖沖的跨到船頭，用手指着白如雲，大叫道：「呔，你是什麼東西，竟敢如此侮辱你少爺？」

白如雲始終坐着不動，抬目笑道：「姪兒，你怎麼連卑尊之禮都不懂啦？」

莫雨秋氣得怪叫，便要作勢撲來。

白如雲緩緩站起了身子，用手止住了他，慢慢吞吞的說道：「莫雨秋，看你也是練武之人，不過還不配與我動手，我此來專為教訓你。」

白如雲話未講完，莫雨秋又怪叫道：「小子眞個胆大包天，敢捋虎鬚。」

白如雲雙眉一挑，喝斷了他，說道：「莫雨秋，我要不現些功夫，諒你也不知道我是什麼人，你過來。」

莫雨秋一點船板，已然越了過來，小船毫不搖晃，可見他輕功還不錯。

他才一站定，便要動手，白如雲突道：「你不用急，老實說，我實在不願與你動手，現在我們定一個較技的辦法，你看如何。」

莫雨秋昂然笑道：「一切由你，我如不勝，由你處置。」

白如雲笑道：「好得很，我如不勝，蹈江而死？」

莫雨秋點頭道：「好，你說說怎麼比吧？」

白如雲問道：「你身上可有玉牌或翠翡麼？」

莫雨秋一怔道：「你問這作什麼？」

白如雲笑着由身上摸出了一塊翠翡，笑道：「你別躭心我詐你的財，我自己有的是！你再拿一塊來，我自有道理！」

莫雨秋見白如雲手上的，是一塊極上品的玻璃翠，眞可說是價值連城。

他自己雖也有幾塊好翠，可是均未帶在身上，當下想起上月曾送給師爺一塊極好的翠塊。

於是，他轉過了頭，對師爺李八斗道：「師爺，你先把我上次給了你的那塊翠塊借來用用。」

李八斗如中急電，睜大着小眼道：「什麼？什麼翠牌？」

莫雨秋大怒，喝道：「什麼！什麼！別裝蒜，快拿出來！」

李八斗無奈，顫顫的由懷中摸出一個紅綢包，極小心的打開，拿出一塊翠牌，哭喪着臉，往前移了一步，說道：「東翁！你借……借去幹什麼？」

莫雨秋喝道：「你不用管！」

他飛身過去，由李八斗手中取過翠牌，又回到了小船上。

翠牌一離手，李八斗臉上的光彩幾乎失去了一半，他差點沒掉下淚來。

這時幸虧有兩個漢子扶着他，不然只怕要掉下船去了！

莫雨秋倒是毫不在乎，把翠牌交予白如雲，問道：「翠塊已有了，你說怎麼辦吧！」

白如雲一笑，由艙門上拆下了手掌大的兩塊木板，把兩塊翠分別放上，含笑道：「現在我將木板丟在水面，人不能離此船，要以掌力把翠塊取回，你可辦得到麼？」

莫雨秋不禁一驚，那李八斗更是怪叫起來！

莫雨秋心道：「如果我用掌力，把浪花震起，木板震到船邊，我就可將翠牌取回了！」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秀凡等四人，來到湘西辰州，住在客棧裏，大家正在苦思如何能找到五毒門中的人會面。余秀凡忽然想起以買毒物、毒器爲名，引出五毒門中人來談生意。於是由桃花童子詢問客棧老闆，望他搭綫購買毒物、毒器，卒於三千兩銀子爲介紹費，付與客棧老闆，請他通知五毒門派人前來斟盤，翌日，果然有一自稱關飛的五毒門中人前來客棧，直趨余秀凡的房間，桃花童子想阻攔也阻攔不住，關飛入房後，見到了余秀凡、王翔、王當等人……

出入五毒門　處變而不驚

關飛道：「在下想找一位朋友，故而尋到此地。」

雙方心裏都已明知對方是要會晤之人，但誰也不肯先自承認下來。

俞秀凡道：「你找的那位朋友，可有一個姓名麼？」

關飛一想道：「那位朋友的姓名，在下不知。但，記得他作的一首打油詩，口氣狂妄得很。」

俞秀凡道：「嗯！不知是什麼樣的一首打油詩？」

關飛道：「登天摘日月，下海鎖蛟龍，專短英雄氣，湘西拜高明。」

俞秀凡笑了一笑，道：「閣下唸錯了一個字。」

關飛道：「那裏錯了？」

俞秀凡道：「就在下所知，那原句上似乎是未用拜字，好像是湘西會高明。」

關飛道：「全詩之中，只有這一句謙虛的話，如把會字易作拜字，那就高多了。」

俞秀凡笑一笑，道：「閣下非作詩人，怎知他詩的心情呢？」

關飛淡淡道：「區區今日來此，就是要找他的。」

俞秀凡冷冷說道：「找他作甚？」

關飛仰天打個哈哈，道：「那人能作下如此誇張的詩，想必是一位很狂妄的人了。」

俞秀凡道：「閣下是求見那作詩的人呢，還是想在區區前罵他幾句？」

關飛冷笑道：「聽公子的口氣，似乎是和那作詩人十分熟悉了？」

俞秀凡道：「關飛！不用再裝作了，你要找作詩人麼，區區便是。」

關飛雙目中閃過一抹冷厲的光芒，仰天大笑三聲，道：「失敬啊，失敬！」

用詞雖然不錯，但那聲音古古怪怪，尾音拖得很長，聽起來，顯然是一種極大的諷刺。

俞秀凡倒還能沉得住氣，王當却是忍受不住，怒聲喝道：「你這是恭維，還是藐視？」

關飛冷冷說道：「閣下是什麼人？」

王當道：「俞公子的跟班，怎麼你，可是覺得在下不該問麼？」

關飛冷笑一聲，道：「因爲那詩句口氣太大，在下還以爲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想不到竟然是這麼一個少不更事的年輕人。」

王當道：「你小子說話最好客氣一些。」

關飛面泛殺機，目光却投注在俞秀凡的身上，道：「閣下最好約束一下你的屬下，太過放縱他們，對他們有害無益。本門對顧主一向和氣，但如太過放肆的，也得受點懲罰。」

俞秀凡歎口氣，道：「貴門果然是氣勢凌人。」臉色一整，冷冷的接道：「閣下可是覺得很委曲麼？」

關飛冷冷道：「區區只是在强按着心頭的怒火。」

俞秀凡道：「因爲，我們是購買毒物、毒器的顧主！」

關飛道：「不錯，而且還是大件。本門對顧主一向有相當的容忍。」

俞秀凡哦了一聲，道：「貴門對顧主，一向就用你閣下這樣的迎客之法麼？」

關飛道：「那是你姓俞的先違背了我們交易的規則，不肯留下門派、姓名，却寫了那麼四句詩，大有輕視本門之意。」

俞秀凡希望能對五毒門多一些了解，故而很鎮靜，笑一笑，道：「任何門派，向貴門買了毒藥之後，就留下了一個把柄在貴門之中。所以，任何江湖上的仇殺、搏鬥，只要用上毒物，貴門都可以瞭如指掌了。」

關飛道：「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本門中素來守信，何人購去毒物，爲本門中絕對機密，閣下可曾聽過，何人因購買本門毒物的消息外洩。」

俞秀凡道：「既然如此，你們留下購毒人的出身姓名何用？」

關飛道：「本門毒物，千百餘種，每種妙用不同。留下的底案，用作代爲配製解藥之用，以免他們解藥用完之後，無法再行配製。」

俞秀凡心中暗道：這眞是很惡毒的用心，那一家門戶中，購去了什麼解藥，他們淸淸楚楚，可以向另一方出售解藥，敲詐更多的金錢，也可控制購藥門戶，使他重金購得的毒物，完全失去效用。想不到那些購買毒物的人，竟然未能思慮及此。

他心中感慨萬端，但却沒有直接揭穿，淡然一笑，道：「在下覺着生意歸生意，作顧客的不願留下出身姓名，貴門沒有理由，迫他們非要說出不可。」

關飛冷冷道：「但你輕侮本門，却是理所未該。」

王當冷笑一聲，道：「這是什麼話，橫說直說，都是你們有理了。」

關飛臉色本已稍復鎭靜，此刻又泛出濃重的殺機，道：「俞公子，你僕從三番兩次冒犯在下，我要教訓他們一次了。」

俞秀凡道：「用毒？」

關飛道：「用不着施毒。」

俞秀凡道：「那很好，他們確然有些多口，只要你不用毒，代我教訓他們一下也好。」

關飛目光轉注到王當的身上，道：「有一句話，不知閣下是否聽過？」

王當道：「什麼話？」

關飛道：「禍從口出，由於你的多口，你已經闖下了大禍，輕則受傷，重則殞命。」

王當只覺一股怒火，由胸中直衝起來，冷笑一聲道：「姓關的，就憑你這付德行，也配教訓我麼？」

關飛氣得一張臉全變成鐵青顏色，一上步，直向王當欺去，右手拍出一掌。

王當厲喝道：「回去。」呼的一聲，拔刀擊出。

刀如閃光，劃出了一道寒虹。

關飛只覺那一刀不但來勢快捷，而且無懈可擊，被逼的疾退到大門外面。

因爲，那一股森寒的刀氣，似是整個湧滿了全室，只有退出門外，才能避開那一刀。關飛的感覺之中，有生以來，從未遇上過這等凌厲的刀勢。

頓然間，怒火消退，變的十分持重起來。

王當還刀入鞘，道：「閣下爲什麼不也亮出兵刃呢？」

關飛道：「因爲你們是本門中顧客，在下不願壞了我們立下的規矩，傷到顧客。」

俞秀凡嗯了一聲道：「關朋友，怎麼樣，區區可不可以寫下那幾句狂妄的詩句？」

忍耐着心中怒火，關飛冷然一笑道：「咱們還沒有到底。在下總有機會，領教閣下僕從的刀法。」

俞秀凡生恐事情鬧砸了，點點頭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此刻，閣下準備如何？」

關飛道：「破例帶諸位去見在下門主，至於能否談成生意，在下無法奉告。」

顯然，那一刀威勢，使得關飛見風轉舵，已默認了俞秀凡有那份狂妄的本錢。

俞秀凡道：「那很好，咱們幾時才可以動身？」

關飛道：「早已備好快馬，最好能立刻動身。」

俞秀凡一揮手，道：「有勞帶路。」

關飛一抱拳，道：「在下在客棧外面候駕。」轉身大步而去。

桃花童子緩步入室，笑一笑，道：「公子，這人的成就如何？」

俞秀凡道：「對江湖上事咱們知曉的不多，你看那人的武功如何？出於何門，何派？」

桃花童子道：「關飛的武功，應該列入武林中第一高手，但他仍然被王兄一刀給逼出室外。」目光投注在王當的身上，神色間流露出無限的羨慕。

俞秀凡輕輕咳了一聲，道：「小桃童，你看咱們應該有些什麼準備？」

桃花童子道：「如是想防止五毒門在咱們身上下毒，不是我小桃童滅咱們自己的威風，那是沒有一點辦法。不過，我感覺到未見到他們的門主之前，他們不會在咱們身上用毒。」

俞秀凡吟了一陣，道：「看來，咱們進入了五毒門的區域之後，生離的機會不大，諸位如是不願去，現在還來得及！」說完話，舉步向外行去。

王翔、王當、桃花童子相視一笑，緊隨在俞秀凡的身後，向外行去。

客棧門外，備好了五匹馬，關飛早已在門外等候。

俞秀凡望望那五匹健馬，却沒有一匹是自己四人騎來的。

關飛似是已瞧出了俞秀凡心中之疑，緩緩說道：「老馬識途。此去晋見本門門主，需要走過一段天險路途，如無這長年行走的識路老馬，那將是一段十分辛苦的行程。」

俞秀凡哦了一聲。

關飛一躍上馬，放轡向前奔馳而去。

俞秀凡，王翔，王當，桃花童子，也一躍上馬，緊追關飛。

桃花童子突然一加勁，胯下馬衝刺而出，越過了俞秀凡，走在關飛身後。

五匹馬，出了辰州，行向西北。

桃花童子輕輕咳了一聲，道：「關朋友，在下想請教一件事。」

關飛頭也未回的說道：「請說吧！」

桃花童子道：「你在五毒門中的身份很高吧？」

關飛搖搖道：「你沒有說對，我的身份不高。」

桃花童子笑一笑，道：「可不可以告訴我什麼職司？」

關飛道：「你呢？」

桃花童子道：「叫化子的鞋，不能提。說出來，要你關朋友見笑。」

關飛道：「不要緊，說來聽聽！」

桃花童子道：「跟班的。」

關飛道：「我比你高明不了多少。」

桃花童子嗯了一聲，接口問道：「關朋友是——」

關飛道：「侍衛。和你跟班的身份，相差不多吧！」

桃花童子道：「五毒門門主的侍衛？」

關飛道：「不錯。」

桃花童子道：「關朋友大概是那五毒門主的親信，所以，才把你留在身側。」

關飛道：「何以見得？」

桃花童子嘆道：「以你關朋友這份才氣、武功，至少也該在五毒門中有一個總護法的地位。」

關飛似乎有所警覺，未再答話。快馬加鞭，奔行如飛。

他熟悉地形，走的盡都是入山捷徑，明明看到是絕壁攔路，但見關飛帶馬一轉，又踏上一條山徑。

忽然間，衣袂飄動，快馬減緩，一陣冷風，迎面吹來。敢情四匹健馬，已然登上了一座高峯之上。

只聽關飛的聲音說道：「諸位要相信胯下的老馬，這是一段險途，馬行懸崖，下臨絕壑，摔下去，屍骨不存。」

俞秀凡低頭看去，果見峭壁千尋，馬行在絕壁之上，荒草蔓徑，座下馬一步踏空，即將摔下峭壁，粉身碎骨。

但胯下健馬，卻走得十分穩健，步步踏實，越過了巨險。

又轉過一個彎，關飛當先下馬，道：「這就到了，諸位請下馬走幾步吧！」

俞秀凡四人下了馬，山壁一側，突然轉出來幾個大漢，接過馬韁而去。

關飛舉步而行，帶幾人行入了一座竹林之中。

就是那一片竹林分隔，却有着兩種完全不同的氣象。

那是面淺山斜坡，短草如茵，夾着不少盛開的山花，自然的形勢，再加上龐大人工的修整，在這片荒山窮野中，構成了一幅特殊的畫面。

一座灰色磚砌成的宅院，矗立在淺坡中間的草坪中。

室門口處，站着兩個佩刀的大漢，兩個人對關飛，都有着跡近畏懼的客氣，連連欠身作禮。

關飛只輕輕揮了揮手，帶四人直入宅院，步向大廳。

大廳中佈置的十分豪華，鵝黃地毡鋪地，鵝黃色綾羅幔壁，鵝黃色的椅墊，鵝黃色的桌單，總之是一色鵝黃，整個大廳中，看不到第二種顏色。

兩個年約十七八身着鵝黃衫裙，梳着雙辮的丫頭，辮子上也打了兩個鵝黃色的蝴蝶結。

關飛一路行來，對迎接之人，神情都很冷漠，一付高高在上的味道。但對這兩個女婢，却是很客氣，一抱拳，道：「門主在麼？」

左手女婢微一欠身，「關爺一路辛苦，請到廂房休息，這些人交給我們姊妹。」

關飛很乾脆，拱拱手，道：「有勞兩位姑娘了。」轉身自去。

左首黃衣女，打量了俞秀凡等四人一眼，道：「諸位，請解下身上的兵刃如何？」

王當冷哼了一聲，道：「兩位姑娘有本領何不自己來取？」

黃衣女婢皺皺眉頭，道：「閻王好見，小鬼難纏。只要聽你這句話，就知道你不是正主兒。」

目光轉注到俞秀凡的身上，道：「你怎麼說？」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這是貴門的規矩呢，還是江湖上的禮數？」

黃衣女婢道：「江湖上雖無明文規定，但如晉見一派尊長時，大都會自解兵刃，公子難道連這一點也不懂麼？」

俞秀凡回頭望望桃花童子，桃花童子微微頷首。俞秀凡解下佩劍，王當立刻伸手接過。

黃衣女緩緩說道：「兩位不願解下佩刀也行，但必得守在大廳門外。」

王當冷冷說道：「守在門外也成。」

黃衣女不再理會王當，引着俞秀凡和桃花童子就坐。

俞秀凡已解下了佩劍，桃花童子一直是赤手空拳，王翔、王當雖然沒有觧下佩刀，不過，兩人都很守規矩，站在門口，未入廳內。

黃衣女捧上了兩杯香茗，蓮步細碎的行了過來，道：「兩位請用茶。」

桃花童子淡淡一笑，道：「姑娘，這杯香茗之內，是否下的有毒？」

黃衣女婢一笑，道：「如若對你們幾位下毒，你們每人有八條命，也到不了這地方。」

桃花童子吁了一口長氣，道：「話是不錯，一個人如是中必死之毒，那也沒有什麼可怕，大不了一條命，說起來比一刀砍了腦袋，死的還舒服一些。」

黃衣女婢道：「聽來你很勇敢，這茶中是否有毒，應該不放在你的心上了！」

搖搖頭，桃花童子緩緩說道：「但我怕一種毒，使人不死不活。」

黃衣女婢嫣然一笑，道：「看來，你對用毒一道，還有一點了解。」

桃花童子笑一笑，道：「姑娘，我最了解不是用毒，——」

桃花童子雖然衣着破舊，但他却生的機警、伶俐，黑黑的面孔，一口白牙，是一個看上去很可愛的年輕人。

黃衣女婢嗯了一聲，道：「你最了解的是什麼？」

桃花童子笑道：「女人——各種各樣的女人。」

只聽一個清朗有如銀鈴的笑聲，傳了過來，打斷了桃花童子未完之言。

轉頭望去，只見一身着黃緞子衣裙的麗人緩步行了過來。

一道黃綾，橫束着披肩長髮，慢步行來，從容瀟洒。

只聽她緩緩接道：「有其主必有其僕，一個筆下詩句，藐視天下英雄；一個竟敢說了解世上各色各樣的女人。」

桃花童子眨一下眼睛，凝神望去。那黃衣麗人果然和一般女人有些不同。第一個就無法看出她的年齡。她好像二十一二，也像二十七八，說她三十多一些，似乎也不能算錯。

桃花童子出入風塵，確實見過了很多種不同的女人，名妓、蕩婦，各具特性，眞情假意，大部份的男人都無法分辨，但桃花童子却能在一眼間瞧出眞假。自然，那非經過一番長時間深入觀察，很難辦到。

緩緩在俞秀凡對面一張木椅上坐了下來，黃衣麗人伸出纖長白嫩的玉手，理一理鬢邊的散髮，接道：「你就是寫下那首狂詩的人？」

俞秀凡道：「正是不才手筆。」

黃衣麗人哦了一聲，道：「你姓俞？」

俞秀凡道：「雙名秀凡，姑娘可是五毒門的門主？」

黃衣麗人淡然一笑，道：「江湖上對我有一個很不雅的稱號，都叫我五毒夫人，你不是本門中人，用不着稱我門主。」

俞秀凡道：「貴門大賣奇毒，財源廣進，夫人近年，集聚了不少財物？」

五毒夫人道：「單以財物而論，五毒門集聚之豐，不輸天下任何門派。」

俞秀凡道：「一個人就算是把金銀堆積成山，死後也無法把它帶走，不知夫人對此看法如何？」

五毒夫人大感意外的呆了一呆，道：「你這話什麼意思？」

俞秀凡道：「也許是在下說的太直接了，夫人無法適應，所以一時間會不過意。」

五毒夫人眨動兩下大眼睛，突然格格一笑，道：「你可是勸我收手，不再出賣毒物、毒器！」

俞秀凡道：「夫人悟性過人，實乃武林朋友之幸。」

五毒夫人忽然臉色一寒，冷冷說道：「俞秀凡，你當眞狂妄的可以。我還沒有對你做那首狂詩問罪，你倒先發制人，勸起我來了。」

俞秀凡道：「在下那首詩，確也是狂了一些，但非如此，只怕也見不到夫人之面。」

五毒夫人道：「說的倒也有理。可惜的是見了我，對你並沒有什麼好處。」

俞秀凡歎口氣道：「夫人，不知有多少江湖兇人，仗着貴門出賣的毒物、毒器爲惡，不知有多少武林同道，死於出售的毒物、毒器之下。」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接道：「他們買去了毒物、毒器，用以殺人，和我有什麼關係？」

略一沉吟，接道：「千百年來，江湖上未有過眞正的平靜，每一個年代中，都有着無法調和的衝突，就算五毒門不賣毒藥，他們也一樣不會停下衝突、搏殺。」

俞秀凡道：「夫人之言，驟然聽來，十分有理。」

五毒夫人接道：「仔細想想呢？」

俞秀凡道：「那就大有商榷餘地。」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道：「那一定有一篇很高明的道理了！」

俞秀凡道：「江湖上萬流歸宗，三教一家，能相爭殺的，大都是實力相差無幾的門派。要他們各以武功相搏，敗者固可悲，勝者亦極慘，這就使得雙方有着很多的顧慮。如再有人從旁勸說一番，一場紛爭，就可免去。但有了毒物、毒器，那就大大的不同了！」

轉頭望去，只見五毒夫人臉色一片冷肅，似是在强自按耐着性子，聽他的話。

俞秀凡歎息一聲，接道：「擁有毒物的人，仗持毒物傷人，就增多下手的機會，在下親眼看到兩派門戶之爭，一面因擁有毒物，使另一面還手無力，幾造成束手待斃的局面。」

五毒夫人冷冷說道：「如是兩處門戶，都買有本派的毒物、毒器，豈不是秋色平分，各有所忌了！」

俞秀凡道：「夫人，因爲還有一個最爲人所不恥之處，那就是講究暗算，有失武林中光明磊落的傳統氣度。」

五毒夫人道：「俞相公，你是來買毒呢，還是來教訓本門？」

俞秀凡道：「在下一非買毒，二非教訓貴門。」

五毒夫人道：「這倒叫我不明白了，你的用心何在呢？」

俞秀凡道：「夫人已財源廣聚，收手此其時也。在下的來意，是想勸夫人不再出賣毒物，以維護武林安寧。」

五毒夫人格格一笑，道：「俞公子，我倒也想勸你幾句話，不知你願否聽聞？」

俞秀凡道：「在下洗耳恭聽。」

五毒夫人道：「關飛這人如何？」

俞秀凡道：「英雄人物！」

五毒夫人道：「關飛並非出身本門，但本門中像關飛這樣的人物，收羅了不少。」

俞秀凡接道：「夫人的意思是——」

五毒夫人道：「人活百歲，難免一死，何不活得快樂一些。湘西地區，一向爲世人誤解，覺着這地方充滿着神秘、詭異。其實，本門已在此地建立了世外的樂園，善飲者，我可供給他最好的酒；喜色者，我有南北佳麗，華屋美酒，麗姝若仙；人生追求的，莫過如是，你如願意留下來……」

俞秀凡淡然接道：「夫人，不可能。我如能留下來，就不會到這裏來了。」

五毒夫人冷然說道：「到湘西五毒門來的人，只有兩件事：一件是購買毒藥，一件是前來投靠。」

俞秀凡接道：「除此兩件事外，就不能到湘西貴門一遊了？」

五毒夫人道：「是的。那很不幸，有很多人來過，但他們都長眠於斯。你俞公子假托購買毒物，混入本門，老實說，犯了我們很大的忌諱，你唯一可以選擇的，就是投靠本門。」

俞秀凡冷冷一笑，道：「夫人，五毒門在江湖上凶名卓著，但咱們既然來了，自然也有一點準備！」

五毒夫人平和的笑一笑，緩緩說道：「你們準備些什麼？」

俞秀凡仰天大笑三聲，道：「一條命，和不畏死亡的勇氣！」

五毒夫人道：「很可惜，俞公子，那嚇不住我。我看的太多了，很多成名、自負的人，都不幸埋骨於此。五毒門的聲名，也許是眞的不太好，但我們的生意，却是愈來愈好，我們講求的是實際，不尚虛名。」

俞秀凡神情冷肅，一字一句的說道：「夫人之意是也要我們埋骨於此了？」

五毒夫人道：「是的。俞公子，沒有外人見過五毒門的掌門人，你如堅持不願投入五毒門中，看來，也只有死路一條了。」

俞秀凡歎口氣，道：「夫人，區區在死去之前，只怕你夫人要先我而去。」

五毒夫人霍然站起身子，道：「放肆！」

俞秀凡也站了起來，冷冷道：「夫人不相信？」

五毒夫人看俞秀凡眉目間充滿着强烈的自信，不禁一呆，道：「你是說你能把我留在這裏？」

俞秀凡道：「不錯。」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道：「俞公子，你狂妄得太過份了。」

突然一揮右手，拂了過來。隨着他拂出的了右手，一片無色無味的毒粉，直撲過來。

俞秀凡早已運氣戒備，閉住了呼吸。

但那裏知曉五毒夫人打出的毒粉，並不要人吸入腹中，只要有那麼一粒肉眼難見的粉粒中人，立刻就有反應。

俞秀凡感覺到右手腕上，似有微物相觸，肌膚上立時有火炙的感覺。但他仍然一把扣住了五毒夫人的腕脈。

五毒夫人一身武功，亦非小可，想不到一交手就被扣住了腕脈要穴，不禁一呆。

就在她一呆之間，俞秀凡已施出震脈、拂穴手法，傷了她五處大穴。

這都是艾九靈畢生精研的奇學，在化繁爲簡之後，都傳給了俞秀凡。慌急之間，俞秀凡全都施展了出來。

雙方都快得不可思議。

局外人看到的，只是那五毒夫人一揮手，俞秀凡迎出一掌。

只是那一眨眼的工夫，雙方就收手後退。但已經有了結局。

俞秀凡手腕手背上，都已起了白色的濃泡，而且迅快的向臂上蔓延。

五毒夫人的形色，也有着無比的痛苦。一條右臂，軟軟垂着，但肌肉却不停的抽動、顫慄，頭上滿是汗珠，一顆接一顆，滾落下來。

兩個黃衣女婢，急急的奔了過來，但見主人肌肉抽動的痛苦之狀，乃過去從所未見之事，一時間手足無措，不敢伸手攙扶。

王翔、王當，也舉步向室中衝來。

但聞俞秀凡大喝道：「退出去！這室內毒粉飛揚，你們守住廳門，不准任何人出入！」

王翔震驚的叫道：「公子，你中了毒？」

俞秀凡厲聲喝道：「守住門，咱們收回本利。」

王翔、王當，不敢抗命，重又退到室外，但兩人滿懷着激忿怒火，雙目盡赤，手握刀柄，作勢欲撲。

桃花童子呆呆的望着俞秀凡，只見他劍眉聳立，星目放光，中毒後望過臂上蔓延的水泡，一眼之外就未再多看過一次。

桃花童子從沒有見過這樣勇敢的人，那不祇是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而是面臨着死亡時，絲毫無懼。

五毒夫人舉起衣袖，拭一下臉上的汗珠兒，冷厲的說道：「我化肌毒粉，中人之後，肌膚就開始起泡、潰爛，十二個時辰內，全身化作濃血！」

俞秀凡淡然接道：「五毒門名揚天下，這一點化肌毒粉，又算得什麼，在下相信，妳夫人會有更毒的毒粉。」

五毒夫人道：「不錯。有一種毒粉，可以中人立死，但那只是取人性命，有些人不怕死，死亡就對他構不成威脅，但化膚成濃，變肉成血的痛苦，決非一個人所能忍受。」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妳這藥粉，有多大威力，身受者自會知曉。」

五毒夫人神色大變，她目睹過名滿江湖的大英雄，中了這化肌毒粉後的震驚、畏懼。也有人咬牙苦撐，但神情間，却流現出內心的恐懼。也有人立刻自碎了天靈要穴而死。

五毒夫人從沒有看過一個人，在中了化肌毒粉仍然保持着如此平靜，就像那條手臂，完全和他無關一樣。

忽然間，五毒夫人感覺到害怕，俞秀凡的勇敢，使她自己受到了死亡的威脅。

化肌毒粉誠然是人間至毒之物，在死亡的過程中，給予人無比的痛苦，但不能立刻致人於死。俞秀凡有很從容的時間，出手取她的性命。她已半身僵木，消失了大部份反抗的能力。她也瞭解以俞秀凡快速的身手，再出手取她性命時，兩個女婢絕對救援不及。何況，大廳中還有桃花童子。

陡然，大廳外面，刀光閃動緊接着響起了兩聲慘叫。

五毒夫人站的角度，清晰看到了大廳門口，見兩個門下弟子衝向大廳，但守在門口的王翔、王當，只拔刀一擊，兩個人頭落地，兩人只叫出了短暫的一聲。

桃花童子疾快行到了廳門口處，由王當手中取過寶劍，再行入室中，低聲道：「公子，劍。」

這一次，俞秀凡沒有拒絕，伸出左手，接過長劍。

桃花童子瞧清楚俞秀凡的右手背，整個成一個大白濃泡，似乎已延展小手臂上，可惜被衣袖蓋住了，無法瞧到。

心頭一陣劇烈的跳動，桃花童子的聲音也變的有些發抖了，顫聲道：「公子，你……的手背……」

俞秀凡淡然的笑一笑，道：「告訴我，是什麼樣子？」

桃花童子道：「我……我看到的，只是一片濃泡。」

俞秀凡道：「看來，五毒門中，果然有些古古怪怪的毒物，告訴王翔、王當，不要殺太多的人，但不准有人衝入廳中。」

桃花童子道：「他們已經聽到了公子的話了。」

忽然間，兩個女婢像兩道黃色閃電一般，衝向了俞秀凡。

原來，二婢看無人能衝入廳中，相互施了一個眼色，分由兩路衝來。

但見寒光一閃，拍拍兩聲，兩個女婢驚叫着退到了五毒夫人的身側。

兩個女婢的長髮披散，辮梢上的蝴蝶結，已被利劍削掉，長髮散亂，披垂肩上。同樣在右肩的衣袖上，陷下一道兩指多的劍痕。

敢情俞秀凡用劍身拍中了兩婢的右肩，把兩人震退回來，同時又削去了二女辮結！

如是俞秀凡想取二女之命，二女長八個腦袋，也被削去了。

二婢驚魂歸竅，凝目望去，俞秀凡早已還劍入鞘。

五毒夫人長長吁一口氣，是震驚和佩服混合的一口長氣，回顧二婢一眼，道：「去，替俞公子敷上療治化肌毒粉的解藥。」

二婢呆了一呆，道：「夫人！妳……」

五毒夫人冷冷的接道：「快些去！聽清楚了沒有？」

二婢同時伸手由懷中摸出一個翠玉小瓶，拔開瓶塞，倒出了很多藥丸，選出了一粒，又把另外的藥丸放入瓶中，合上瓶塞，放入袋內，緩步的向俞秀凡行了過去。

桃花童子暗裏留心，看清了二婢選出的解藥顏色，默默記下。

俞秀凡冷然一笑，道：「夫人，俞秀凡不拒絕妳下令女婢療治毒傷，但我也不領妳這份情！」

五毒夫人道：「你不用領情，我不想同歸於盡，替自己也留下一點餘地。」

俞秀凡道：「夫人，就算咱們互解了對方之傷，吃虧的還是夫人。」

五毒夫人道：「別得寸進尺威脅我，我看到你的快劍，也看到你兩個僕從的刀法。」

俞秀凡道：「那很好，兩位姑娘請動手療傷。」緩緩坐了下去，左手握劍支地，伸出右手。

五毒夫人歎道：「唯大英雄能本色，公子無畏懼，無虛偽，不矜飾，不矯情。」

俞秀凡道：「誇獎了。」

五毒夫人道：「撇開咱們敵對不談，你是我這一生中所見的第一個眞君子，大丈夫。」

俞秀凡輕輕歎息一聲，說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夫人爲什麼一定要出售毒物、毒器？」

五毒夫人冷冷說道：「俞秀凡，現在不談這些，等那腫起的毒泡，超過了肩頭，療治起來，就麻煩多了。」

這時，右首的黃衣女婢已托起了俞秀凡的右肩，道：「閣下是否能相信我們？」

俞秀凡淡然一笑，道：「兩位姑娘儘管出手療傷。」

右首女婢嗯了一聲，伸手從懷中取出一把鋒利的七首，一揮手間，俞秀凡的右袖已然齊肩脫落。

就在這一陣工夫，那隆起的水泡，已然蔓

延肘間關節，大半個手臂上，都是腫起很高的水泡，看上去極爲恐怖。

俞秀凡暗暗忖道：「極短的時刻中，能使一個人大半條手臂，腫起了這樣大的水泡，這毒性之烈，實是駭人聽聞。」

但見那右首女婢舉刀一劃，那巨大的水泡，立時破開。一股濃水，標射而出。

左首女婢迅快的揑碎了一粒丹丸，洒在傷口處。另一粒丹丸，送入了俞秀凡的口中。

五毒夫人冷冷說道：「普通的人，總要一日時間，才能完全復元。但你內功精深，大約你內腑中根本就沒有中毒。」

俞秀凡道：「夫人打出毒粉時，在下已經閉住了呼吸，不過——」突然住口不言。

五毒夫人道：「不過什麼？」

俞秀凡道：「在下自覺，問的不太恰當，所以——」

五毒夫人接道：「說說看，也許我會回答呢？」

俞秀凡道：「如若把毒粉吸入了腹中，是否會和這手臂一樣，腫起水泡？」

五毒夫人道：「會！所以我給你服下了一粒解藥。」

這時，兩個女婢早已退回到了五毒夫人的身後。

俞秀凡道：「多謝指教。」

五毒夫人冷冷的說道：「不用客氣，本門中有百種以上的奇毒，你如想聽每一種奇毒的功用，我們可以談一天。」

俞秀凡淡淡道：「但願在下有機會向夫人領教。」

低頭看去，只見臂上的水泡，已然完全消退了下去。他手中長劍交給了桃花童子，緩步行向了五毒夫人。

五毒夫人兩道奇異的目光，盯住在俞秀凡的身上，緩緩說道：「我的右臂能醫好麼？」

俞秀凡道：「能！像夫人的解毒藥物一樣有效。」

五毒夫人道：「那是對症之藥，我親手調毒粉，再配解藥，自然是功效神速。」

俞秀凡道：「夫人也別忘了，妳身上受傷的穴道，是在下所傷，自然也能手到傷除。」

一面說話，一面暗中運氣，揮手點出。

他雙手連環動作，右指左掌或點或拍，很快的拍開了五毒夫人身上的受傷穴道。

果然，和五毒夫人手配的解毒藥物一樣，五毒夫人一條痲木的右臂，很快的恢復了活動，收縮的經脈也完全復常。

伸動了一下手臂，五毒夫人緩緩說道：「你用的什麼手法，不像是點穴，也不像是拂穴手法。」

俞秀凡實在也無法說出自己用的什麼武功，只好淡然一笑，道：「在下的手法很複雜，很難說出它是什麼手法。」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你既然不願說，我也不想多問。不過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我這一生中，是第一次被人傷了穴道。」

俞秀凡道：「彼此，彼此。我也是第一次中毒。」

五毒夫人道：「你解了我的傷穴，我醫好也你的毒傷，咱們彼此已互不相欠，你可以離開了。我派人爲你帶路。」

俞秀凡道：「夫人可是下逐客令？」

五毒夫人道：「你已可對江湖同道誇耀，出入過湘西五毒門，也見過五毒門主。因爲，在你之前，從來沒有一個擅闖五毒禁區的人，能夠生離此地。」

俞秀凡仰天大笑三聲，道：「見過五毒夫人，算不得什麼榮耀之事，也不值誇耀於武林同道之間。」

五毒夫人臉色大變，冷冷說道：「俞秀凡，從沒有人像你這樣的對我說話。」

俞秀凡道：「夫人可是覺着在下不太敬重夫人。」

五毒夫人道：「何祇是不太敬重，而是粗魯無禮。」

俞秀凡肅然說道：「夫人說的也是，在下敬重的是忠臣、義士、仁俠、孝子，像妳這樣製造毒物售於江湖人，確也不值在下敬重。」

五毒夫人雙目脹紅，怒喝道：「你——」

俞秀凡接道：「我說的是眞情實話，也是至理名言。不過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只要你夫人能答允從此不再製造毒藥出賣，立刻就受到我俞某人的敬重。」

一面說話，一面伸手由桃花童子手中，取過了長劍。

突然間，五毒夫人發覺了俞秀凡那堂堂正正的氣勢，有着一股凜然難犯之威。

俞秀凡神情冷肅的接道：「很不幸的是，在下很容易的見到了夫人，如夫人不能對在下所求之事，有一個肯定的答覆，只怕要鬧出一個血流五步的慘局。」

五毒夫人道：「你敢殺我？」

俞秀凡道：「俞某不敢，但那些屈死於夫人毒物之下的冤魂，會給在下拔劍的勇氣。」

五毒夫人看到過他的快劍，那眞如閃電一般的迅快，不禁爲之氣餒。緩緩說道：「你要我答應你不再出賣毒物、毒器？」

俞秀凡道：「最好是五毒門從此後也不用毒傷人。」

五毒夫人道：「湘西五毒門結仇甚多，如是不能用毒，不出半年，就要瓦解、冰消。」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夫人可以不再出賣毒藥。」

五毒夫人心中恨得暗咬銀牙，但她知道目下的情勢決難逃避開俞秀凡的快劍，只好强忍怒火，緩緩道：「我可以仔細想想這件事。」

俞秀凡接道：「不行，你非得立時答允，而且付諸行動。」

五毒夫人道：「你這算是仁俠之道麼？傲氣凌人，目無餘子。告訴你，你逼我過甚，那是玉石俱焚之局面。你可能殺了我們三人，你和你的從人，也都將身中奇毒而死。」

俞秀凡道：「如是在下和幾位兄弟之死，能使五毒門瓦解，死而何憾！」

五毒夫人呆住了，想不到這表面瞧上去文秀、飄逸、俊美動人的小伙子，竟然是一個十分難纏的人物。

沉吟了一陣，五毒夫人才緩緩說道：「你決心一拚了？」

俞秀凡道：「在下很明白，我見到夫人的機會不多，錯過今天，以後，在下只怕很難見到夫人了。」

五毒夫人臉上泛起一個奇異的笑容道：「如若你不是這樣難纏，我倒希望你常來五毒門中作客。」

俞秀凡道：「如是夫人能上體天心，下顧人道，不再製毒物、毒器出售，咱們又何嘗不可常常相見呢？」

五毒夫人道：「你不怕我騙了你？」

俞秀凡道：「夫人的意思是——」

五毒夫人接道：「我現在答應你不售毒藥，但如你離去之後，我仍然照作生意呢？」

俞秀凡道：「夫人能當一門之主，似這等失信天下的事，只怕還不會作吧？」

五毒夫人道：「如是作了呢？」

俞秀凡道：「那就是一件不幸的事。在下將重入湘西，搏殺夫人。自然，那時問，在下的手段，也不會堂堂正正了。」

五毒夫人道：「俞秀凡，你不會再有機會

進入五毒門了。」

俞秀凡道：「到時間再試試看吧！生死之事，威脅不住我俞某人。」

這等軟硬不吃的態度，使得統率五毒門濟濟羣豪的五毒夫人，頓有着無能應付的感覺。一時間，廳中默然，靜的落針可聞。

桃花童子輕輕咳了一聲，道：「公子，這件事，夫人也不能馬上答應，得給夫人一些時間思索一下才成。」

俞秀凡歎口氣，道：「你知道，咱們再度捨命而來，也無法見到五毒夫人。」

桃花童子道：「我知道。公子，就算咱們能殺了五毒夫人，也不能制止五毒門出賣毒物啊。」

俞秀凡道：「不錯。所以，咱們要把握住唯一的機會。」

五毒夫人，突然冷笑一聲，道：「俞秀凡，我答應你了。」

俞秀凡微微一怔，道：「眞的答應了？」

五毒夫人道：「我不想死，你却又有着非拚不可的用心，兩害相權取其輕，所以，我只好答應了。」

俞秀凡一抱拳，道：「多謝夫人！」

五毒夫人冷冷道：「現在，你們是否可以走了？」

俞秀凡道：「可以。」

五毒夫人道：「關飛接你們來，我要關飛再送你們走。」

俞秀凡突然抬頭望了五毒夫人一眼，道：「夫人，請運氣試試，看看經脈是否暢通？」

五毒夫人怔了一怔，道：「為什麼？」

口中問話，人却暗中運相氣試，只覺眞氣暢通，並無阻滯。笑一笑，道：「多謝關心，粗軀還算頑健，傷勢已然全好，眞氣暢通無阻。」言來，滿臉欷疚之色，似乎對俞秀凡的關顧，甚感歡愉。

俞秀凡長長吁一口氣，道：「這就好了。大概可以支撐過一年了。」

五毒夫人臉色一寒，道：「你說什麼？」

俞秀凡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夫人眞氣暢通，那證明了傷穴已癒，至少在一年內不會發作了。」

五毒夫人道：「那一年後呢？」

俞秀凡道：「一年後傷勢復發。」

五毒夫人道：「發了之後，又怎麼樣？」

俞秀凡道：「和剛才一樣，全身的肌肉收縮，七日內萎枯而死。」

五毒夫人眨動了一下眼睛，道：「不可能吧！我精研藥性，對一個人的身體結構，稍有瞭解。身受內傷，要過了一年才會發作？」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夫人最好相信，說到震脈傷穴的手法，不是區區小看妳夫人，大約妳不會强過區區。」

五毒夫人冷哼一聲，道：「下流。我還認為你是正人君子，想不到竟也是個如此奸險之人。」

俞秀凡冷冷說道：「只要妳不再出賣毒物、毒器，俞某人明年此日，定然重來此地，療治好夫人的傷勢。」

五毒夫人道：「要是你活不過一年呢？」

桃花童子接口道：「夫人，這就打到點上了，如是咱們公子活不過一年，夫人也只好陪我們公子殉葬了。」

五毒夫人道：「你是什麼身份，竟然插言接口。」

桃花童子道：「夫人，我只是一個牽馬隨鐙的書童。我們公子不像妳夫人一樣，馭下嚴苛，我們雖是僕從，卻受到相當的尊重，所以，我們有時候，也可以說幾句話。」

五毒夫人冷笑一聲，道：「如是俞秀凡活不了，你也要陪他殉命。」

桃花童子道：「說的是啊！夫人，如是我們公子不來，只怕我們主僕四人，走不出這段山區。如今夫人為自己，也不會取我們主僕的性命了。」

五毒夫人長長吁一口氣，道：「看來對一個人，實不能驟然論定，沒有蓋棺之前，隨時都可能有變化。」

桃花童子道：「夫人！在江湖上行走，任誰都要留一招保命的手段，這和一個人是否君子沒有多大的關係。有時候一個人老成了，反而難得好報。」

俞秀凡突然一抱拳，道：「夫人對俞某人作何看法，俞某人不願多作解說。論妳罪行，早就該死於我的劍下，我留妳一年性命，使妳閉門思過，在我來說，已經是够仁慈了。」

五毒夫人道：「你不是要走了麼，那就快些走吧！我不願再看到你。」

俞秀凡點點頭，轉身向外行去。

走出廳門，才發覺桃花童子沒有出來。不禁心中一動。但俞秀凡並未停下腳步，仍是向前大步行去。

行出三十步，才見桃花童子急急的追了出來。

俞秀凡心中暗作盤算，在這一段時間之內，一個人能講多少話，作多少事？

五毒夫人未見出廳，連那兩個女婢，也未再度出現。

桃花童子追上了俞秀凡，低聲道：「公子，我看那五毒夫人神色不善，只怕會對咱們用毒。」

俞秀凡淡然道：「她自己難道也不要命了麼？」

桃花童子道：「就算公子說的千眞萬確，她還有一年的時間，可以訪名醫高手，治療內傷，但咱們再中毒，只怕立刻就會送命。」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小桃童，你久年在江湖上走動，見識廣，主意多，你看咱們該如何防備？」

桃花童子輕輕歎一口氣，道：「公子，壞在那一句正人君子的稱讚上了。」

俞秀凡道：「怎麼說？」

桃花童子道：「如若當時公子能够問問小桃童的意思，我定會奉勸公子，擒住那五毒夫人的脈穴，讓他們送咱們離開這一片湘西地區，只要過了辰州，咱們就不怕他們用毒了。」

俞秀凡道：「為什麼？」

桃花童子道：「因為，在湘西這片地面上，他們可能佈置有很多毒區，這地方的事事物物，都可能使咱們中毒。但如離開辰州，他們想下毒，那就得派人動手，只要咱們小心一些，就可以防止了。」

俞秀凡道：「現在呢，還來得及麼？」

桃花童子搖搖頭，道：「晚了，晚了，來不及啦！」

俞秀凡神情突然間變的十分嚴肅，道：「小桃童，想法子告訴他們，任何一種毒藥，大約都要沾上了人身之後，才能制命。我想，湘西五毒門大約還沒有殺人於一丈外的毒藥，只要他們敢用毒對付咱們，我就回馬重入五毒門，殺他一個血流成渠，屍骨如山，我會盡我最大的力量，踏平五毒門，一直到我毒發而死為止。」

桃花童子呆了一呆，道：「要小的告訴他們？」

俞秀凡道：「不錯。你閱歷豐富，總會有辦法把消息傳入五毒夫人的耳中。」

桃花童子道：「這個，小的試試吧！」

俞秀凡道：「小桃童，我想你心中已很明白。」

桃花童子見到俞秀凡多次的出劍手法，那是叫人沒有辦法閃避的快劍，目睹俞秀凡臉上冷肅的神色，不禁閃掠過一抹驚震之色，急急說道：「小的明白什麼？」

俞秀凡道：「我是個不善作偽的人，說出口的話，我相信一定能够作到。」

桃花童子道：「這個，小的明白。」

俞秀凡道：「你明白就好。想法子把我的話告訴他們。」

桃花童子應道：「小的一定想法子把話傳到。」

俞秀凡回顧了王翔、王當一眼，道：「你們記着，對五毒門中人，咱們用不着手下留情。從現在開始，我准許你們放手施為，而且，要盡力防範，不要中毒。」

王翔、王當，齊齊一欠身，道：「敬領公子之命。」

桃花童子神色很奇異，不是悲苦，也不是歡樂，似是他盡力抑制着什麼。笑一笑，說道：「希望五毒門不要自作孽，鬧成不堪收拾之局。」

談話之間，人已出大門。

只見廣闊山坡草坪上，並肩站了五個人。那是五個形貌很特異的怪人，穿着黑色的衣服，黑人，黑衣，黑靴子，手中各執着不見一點光亮的兵刃，但看上去，却是刀的形狀。

但最為恐怖的是，五個人臉上都泛着濃重的黑氣。似乎是，這些人都住在烟筒中，常年被烟氣薰成了一種發亮的黑色。

王當冷笑一聲，道：「公子，請留步，我先去試試他們。」

俞秀凡喝道：「慢着。此時、此情，咱們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先行中毒，我瞧這五個人怪怪異異，必有特殊奇能，不可掉以輕心。」

王當拔刀在手，道：「公子，我會小心一些。」

他對捲雲十八刀，充滿着强烈的信心，覺得這是天下至强、至高的刀法。

俞秀凡冷冷說道：「不許妄動！」

目光轉注到桃花童子的身上，接道：「你認得出這五個人麼？」

桃花童子凝目在五個黑衣人身上瞧了一陣，道：「五毒門中訓練了一種毒人，用以對付强敵，大約這是那些傳說中的毒人了。」

俞秀凡點點頭，道：「你既然知道毒人，自然也知道毒人的特性了。」

桃花童子道：「小的也只是聽到過傳說，談不上對他們瞭解。」

俞秀凡道：「那你就根據傳說，說出來聽聽吧！」

桃花童子道：「聽說這些毒人，全都是食用毒物生活，他們全身上下，無一處不毒，衣物、兵刃，都是毒物淬練而成。」

只聽王翔急急接道：「公子，看！他們站的地方。」

俞秀凡凝目望去，只見五人足下的青草，都已變成了枯黃之色。不禁心頭一震，暗道：把一個人訓練成全身能散發出奇毒，當眞是可怕得很。

只聽桃花童子接道：「他們服用的毒藥中，有一種能够激發出一個人生命中潛能的藥物，據說，一個人如只有五分武功，服下那毒物之後，可以發揮出十成威力。」

俞秀凡點點頭，道：「還有麼？」

桃花童子道：「有。」

俞秀凡道：「請說！」

桃花童子道：「還有一種藥物，能使他們忘去痛苦。所以，他們不畏傷亡，一旦和人動上手，那就勇往直前，不作反顧，直到他們死去為止。」

俞秀凡道：「還有些什麼特異之處？」

桃花童子道：「公子，我聽得的傳說，不知道是否對。」

俞秀凡道：「不對也無妨，你只管說出來吧。」

桃花童子道：「他們全身散發劇毒，和他們動手搏殺，不論勝敗，都難免身受毒傷。」

俞秀凡皺皺眉頭，道：「是不是他們一定要把毒物、毒粉中人之身，才能使人中毒？」

桃花童子道：「這些毒人，不但滿身的奇毒，而且武功很高。他們攻出的一掌一足，都可能帶着强烈劇毒，掌力、拳風中，只怕也有毒性。」

王當肅容說道：「不要緊。小弟先出手試試，我如能一擧殺死了他們五人，就算中毒也算值得。三位替我掠陣。」

喞的一聲，抽出長刀，大步向前行去。他豪氣干雲，橫刀行進，充滿着自信。

俞秀凡沒有再阻止王當。他明白，今日非有一場兇猛的惡戰不可。只沉聲說道：「王當，小心一些。閉住呼吸，能够防毒的方法，都用出來。」

王當豪壯一笑，道：「公子放心，這區區五個毒人，還不放在我的眼中。」

他身挾刀法絕技，氣壯山河，大有口吞五嶽氣勢。

桃花童子突然高聲叫道：「王兄，不可躁進。」

俞秀凡也冷肅的說道：「王當，對方以毒技制人，不可輕敵，要選在最適當的時候，揮刀一擊成功。」

五個形狀怪異跡近麻木的毒人，大約也被王當那豪壯的氣勢所動，突然向兩側分散，佈成了合擊之勢。

在桃花童子和俞秀凡連番警告之下，王當也變的小心起來，停下腳步，長刀斜擧，運集了全身的功力，虎目中神光閃閃，凝注着五個毒人，等待着出手的時機。

俞秀凡突然回過頭來，望了桃花童子一眼，態神很冷肅，但口氣却很平靜，緩緩說道：「小桃童，如是很不幸的，我們決心和五毒門全力一拚時，你準備作何打算？」

桃花童子微微一怔，道：「這個，小的自然是跟着公子共生死了。」

俞秀凡道：「好！咱們商量一下，如何對付五毒門？」

桃花童子突然間感覺到俞秀凡的智慧，高過了自己很多，似是事事都被他套在頭上，沉吟了一陣，道：「公子的意思？」

俞秀凡道：「你既然決定了，和我們生死與共，希望你能够全力施為。」

桃花童子道：「生死大事，小弟自然不會藏私了。」

俞秀凡道：「不論王當能不能對付得了這五個毒人，我決定不再多問五個毒人的事，咱們回頭殺盡五毒門去。」

桃花童子輕輕歎息一聲，道：「公子，你認為那五毒夫人，還會在廳中等我們麼？」

俞秀凡四顧了一眼，道：「這座巨大的宅院，似乎只有一條出路。」

桃花童子道：「以五毒夫人那身武功，似乎是用不着走路了。」

俞秀凡道：「就算五毒夫人逃走了，但這宅院中還有很多人，五毒門如若害死咱們一個人，我就要他們十條、百條的人命抵償。」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小桃童，我不喜歡殺人，但並不是不敢殺人，激怒了我，那只有以殺止殺。」

桃花童子突然一側身子，道：「公子，我去助王兄一臂之力。」身子一側，直向王當衝

了過去。

這時五個毒人也已提聚了全身的功力。定神看去，只見五個毒人，全身都籠罩在一層黑氣之下，看上去極是恐怖。

王當也把全身功力提聚到了十二成，身上的衣服，大部都鼓了起來。

雙方似乎都已運足了全力，把生死付之一拚。

在一邊的王翔，目睹弟弟的凝重之色，不禁聳然動容，低聲說道：「公子，對方有五個人，只怕當弟有些照顧不來，我去助他一臂之力。」

兪秀凡歎口氣，道：「我知道你的心情，兄弟如手足，血肉相連，但如對方用的是武功，王兄弟至少可以應付他們一擊，我相信，能在他們一擊之後，用快劍制服他們。如若對方是以毒取勝，那就有些不好對付了。你上去對他又能有何帮助？」

王翔決然道：「我是長兄，應該去替他下來。」

兪秀凡道：「來不及了。雙方已到了弓拉滿月的境界，你一上去，不但對他沒有帮助，而且還會影響到他。何況，桃花童子已經趕上去了，他武功不弱，長於對敵經驗，敢上去必有退敵之策，你不用急，咱們先看看再說。」

王翔想了一想，確也如此，也只好站着不動。

就在兩人談話之間，桃花童子已然輕巧異常的走到了王當的身側。低聲道：「王兄。不要搶先發動，給他們以可乘之機。」

王當刀氣凝聚，行近他身側都感覺到刀氣逼人。

王當道：「不行！我這一刀已經到了非發不可的形勢。」

桃花童子道：「對方也是如此，所以，最好由他們先發。」

王當道：「制敵機先——」

桃花童子接道：「那是對敵原則，不是一成不變，你仔細想想，你刀勢發出，只能攻向一人，但身受四面的攻襲。」

王當高聲叫道：「我不怕。」

桃花童子冷冷說道：「王兄，這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時間，就算你殺了五個毒人，五毒門可以再製造出十個二十個毒人出來，但你王當的命只有一條。」

他說話時間，雙手不停的揮動，似是以補語氣之不足。

但奇怪的是五個作勢欲撲的毒人，突然收勢而退，片刻間走的踪影不見。

王當長長吁一口氣，緩緩收下了提足的功力，還刀入鞘。望着桃花童子，道：「小桃童，這是怎麼回事？」

桃花童子淡淡一笑，道：「大約是你王兄那一股逼人的刀氣，嚇走了五個毒人。」

王當有些茫然的說道：「不可能吧！」

桃花童子道：「他們都走了，難道還會是假的不成。」

兪秀凡緩步行了過來，道：「這就是能者無所不能。小桃童，咱們此後，還有中毒的可能沒有？」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道：「公子，咱們只要未離開五毒門所轄之區，隨時都可能中毒。」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以公子的精明，只要咱們過了辰州，他們再想對咱們下毒，那就不容易了。」

兪秀凡神情嚴肅，抬頭望着天際一片飄浮的白雲，道：「一個人苦心練武，習了十年、八年，也許更久一些，但一把毒粉，一點毒汁，就可能使他立刻死亡，或是變成殘廢，實是有欠公平了。」

桃花童子道：「江湖上險詐手段，用毒不過是一種罷了。」

兪秀凡緩緩說道：「財色誘惑，名利枷鎖，都要人先自動心，如是一個人，能够不爲所誘，廉潔自持，即無所懼。但用毒一道，却是全不由己，只要沾染上毒物，就可能立刻死亡了。」

桃花童子笑一笑，道：「公子，爲人處世之道，別有立論，實非咱們江湖中人所能道及的。」

兪秀凡微一沉吟，道：「小桃童，你可是覺着有些食古不化麼？」

桃花童子道：「那倒沒有。不過，公子讀的書多一些，有很多特別的看法，就不是我們所能瞭解了。」

兪秀凡道：「一個人讀書的多少，和他行事爲人，雖有些關係，但並非絕對如此。草莽英雄，江湖豪傑，雖然讀書不多，以武犯禁，但他們所作所爲，都是上應天心，下順人情，仗義濟危，令人敬佩。」

桃花童子臉上閃掠過一抹異樣的神色，但只一掠即逝，很快恢復正常。笑道：「常年追隨公子，正可學不少立世處人之道。」

×　×　×

兪秀凡等一行四人，離開了湘西，回到辰州，竟然是一路順利，未遇到任何暗襲、攔擊。回到了五福客棧，店東主兼伙計立刻迎了上來。

這一次，變的很客氣，拱手帶笑，道：「四位回來的好快啊！生意成交了吧！」

兪秀凡笑一笑，道：「多謝你店東主的引荐。」牽了馬匹，立刻上馬。

馬出辰州城，桃花童子突然輕輕咳了一聲，道：「公子，現在公子準備到那裏走走？」

兪秀凡道：「你說呢？」

桃花童子道：「小的不敢亂出主意了。我提出五毒門，公子就要來湘西一遊，雖然，咱們都好好的活着出來，但個中的驚險，想起來，仍然是心有餘悸。」

笑一笑，兪秀凡道：「小桃童，我倒是對你越來越有信心了。」

桃花童子怔了一怔，道：「怎麼說？」

兪秀凡道：「你機智過人，而且運氣又好，每每能逢凶化吉，遇難成祥。」

桃花童子道：「運氣不可恃，機智也非萬應丹，再遇什麼兇險，只怕是我也無能爲力。」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公子，你們三位，這一番出道江湖，難道眞沒有一點目的麼？」

兪秀凡道：「沒有。只是想見識一番，歷練、歷練。」

桃花童子一笑道：「說起來，我也很好玩，江湖上有很多可望而難及的地方，仗公子和兩位王兄的翼護，小的麼也可以開開眼界。不過——」

兪秀凡道：「不過什麼？」

桃花童子正容說道：「有很多事，是我碰巧找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法。豐富江湖閱歷，使我學得一些人所難及之長。我留神細節，每每能在山窮水盡之中，找出了解決之道。公子說的不錯，我是運氣好，處處留心皆學問，但公子如是覺着我眞有過人之能，那我就萬萬不敢當了。」

兪秀凡道：「小桃童，你的話用意何在，爲什麼不明白些說出來呢？」

桃花童子道：「我的意思是，公子錯把小的當作無所不能的人，這就使小的不敢答允和公子等再涉險區。因爲遇上了小的不能解決的事，公子又不肯下顧內情，不死於對方之手，也難逃公子的快劍，這是全無生機的冒險，小的不願嘗試。」

——未完——

